武俠世界
$2.00
63



本刊特別啓事！

本刊自一九五九年創刊至今已有十二年了。頗蒙各地讀友擁愛，銷數不斷激增，致使本刊原有印刷機不敷應用，爲適應時代及彩色世紀發展，特向西德訂購彩色印刷機，現已運港，一俟裝配完妥，即將原來之18開書度改爲32開書度（即由163頁改爲288頁，定價照舊），配以彩色插圖，務求內容盡善盡美，更使讀友易於攜帶閱讀方便。



謹此奉告。　　武俠世界編輯部謹啓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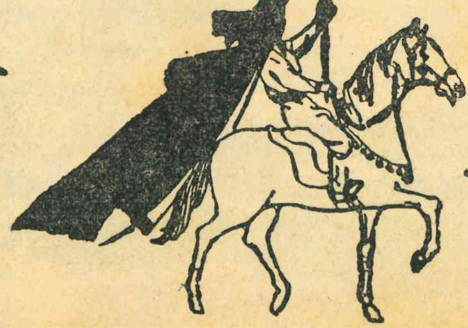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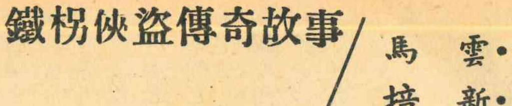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3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輪盤伯爵

千里追踪　海角求援

「飛鏢俱樂部」裏的酒吧間，呂偉良正與他的徒弟阿生在聊天，突然有個年約三十餘歲的男子，捧着一杯酒走過來，欠身說道：「呂先生，我可以坐下來嗎？」

呂偉良仰首瞥了他一眼，他發覺並不認識這個人，他向阿生傳遞了一個疑問的目光，回頭向那男子道：「請問閣下貴姓？」

那男子老實不客氣，一屁股坐了下來，自我介紹道：「小姓尤，尤三根。」

阿生小心戒備着，因爲他不知道這個人是否喝醉了酒，在這種地方，酒鬼鬧事的事雖然甚少，但有酒的地方，就有令人驚奇的事。

呂偉良冷靜地問：「我們在此之前，似乎從未見過，是不？」

「是的。」尤三根呷了一口酒，「所以首先希望你不要怪我唐突，然後我們談談生意。」

「生意？什麼生意？」

「一宗大生意。」

呂偉良苦笑道：「你似乎找錯了對象，我並不是個商人。」

「這種生意商人是做不來的。」

呂偉良又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似乎意味到這傢伙的用心了。

呂偉良問：「閣下是做什麼行業的？」

「我是個小偷。」尤三根說道：「我知道你是我們這種行業中最出色的一員。所以……」

阿生不等他說完，就瞪住他說：「你說話最好小心點，千萬別侮辱我師父，我師父絕對不是什麼小偷鼠摸之類可比。」

尤三根陪着笑臉說：「對不起，我一時說漏了口，呂先生是個大俠盜。」

呂偉良挿嘴說：「你們別再爭論了，小偷也好，大俠盜也好，反正我就是個不正派的人，何必斤斤計較這些名詞？」

阿生說道：「那又不同了，有些人化了十萬八萬，亦無非爲了一個名銜，再化多些錢，名銜又會再高一級，不計較才是假的。」

尤三根笑道：「對了對了，名銜的確很有用，阿生兄弟說得對。」

阿生一怔，問道：「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叫阿生？」

「既然認識呂先生，那有不認識他愛徒之理？

」尤三根說，「現在讓我講個故事給二位聽聽，這是關乎名銜的故事。」

呂偉良看這傢伙不似是個醉漢，笑道：「我的頭腦很簡單，剛才我還以爲閣下是個做生意的人，但現在才知道閣下原來是個講故事的人。」

「不！我的確是個小偷。」尤三根說，「但是，一定要二位聽完在下講這個故事，你們才感到有興趣。」

「相信你這個故事一定十分動聽。」呂偉良說着又示意阿生，別阻止他，讓他說下去。

尤三根呷了一口酒，畧作思索，然後說道：「有一位高奇伯爵，他在外國是個私梟，積蓄了一筆寃孽錢之後，便千方百計，弄得了伯爵這名銜，此後便是個特級人物，甚至有許多國家的海關檢查，也被他的名銜瞞住，對他不加檢查。於是，他的財富便越來越多，目前已是面團團作富家翁。像這麼樣一個人，相信呂先生一定對他大感興趣。」

呂偉良問阿生道：「你可聽過高奇伯爵這個名字？」

「從未聽過。」阿生說道：「如果他是個名氣甚响的人，相信此地的報章一定大事渲染。」

「一個人如果未成名，有多少錢一定力爭上游，沽名釣譽，希望爭到一個名銜之後，方便自己發大財。」尤三根說，「但是，如果當他有了太多的金錢之後，他會在滿足的心情之下，而悄悄地躲到一處地方去，好好地享受一下。目前，這位伯爵就是選擇了本市，作爲他享樂的地方。」

呂偉良問道：「你怎麼樣證明他的錢，是寃孽得來的？」

「如果二位不嫌棄，請到舍下來一次，我給二位足够的證據。」尤三根呷着杯中的餘酒，等待師徒二人的答覆。

呂偉良覺得這人來歷不明，但是他的說話却深深地吸引着他。於是，他們終於結賬離開了俱樂部而去。

阿生與呂偉良併肩走着，低聲說道：「師父，小心這傢伙有詭計。」

呂偉良道：「人家這麼看重我們，要是這是一個陷阱，倒也有趣。」

尤三根走到停車場一輛房車旁邊，回頭對師徒二人說：「我知道二位也有車開到這兒來，現在就由我帶路，你們駕車跟在我後面好了。舍下就離這裏不遠的地方。」

尤三根開車走在前面，阿生一邊開車跟在後面，一邊向呂偉良說道：「師父，你猜這傢伙是什麼來頭的？」

「如果我能够猜到，他就無法吸引到我的興趣。」呂偉良說，「現在我們既來之則安之，當然不會中途退縮，一定要偵查到底。」

車子開入和平大道，尤三根把車子開入一幢大厦底層的停車場去。阿生也把那輛銀灰色的房車開了入內，停在尤三根汽車的旁邊。

尤三根下了車，引領着師徒二人走到電梯之前，笑道：「難得二位那麼大方。」

阿生瞪住他說：「別在我們面前耍花招，否則你自討苦吃！」

尤三根道：「放心好了，我不是那種壞蛋。江湖上的道義，多少我總會明白一些。」

電梯到了，三人進入電梯，直登七樓。尤三根掏出門匙，開了A座的大門，呂偉良毫不遲疑地，挂杖跟了進去。

阿生在後面保持相當距離，心理上有戒備，目光亦不期而然在四下裏掃射。

屋子裏沒有人，傢俱亦十分的簡單。

「隨便坐！」尤三根把手一攤，走到酒柜前取杯子和酒。

呂偉良說：「我們不喝酒，有汽水嗎？」

「有的……」尤三根正把一瓶拔蘭地放回原處，想走向雪柜這邊！

阿生忽然走過來，說道：「不必勞動你了，我可以自己動手嗎？」

尤三根呆了呆，隨即明白阿生的意思，他顯然怕自己施詭計。於是他聳肩苦笑道：「隨便好了，雪柜裏有各式各樣的汽水。你喜歡那一種就取那一種吧！」

阿生拉開雪柜，裏面有許多食物和汽水，他順手取出一枝，用拇指一頂，「卜」地一聲响，汽水蓋立即應聲彈開。

尤三根知道阿生有意表演指功，拍手叫好道：「名師出高徒，果然是名不虛傳。」

阿生把那枝汽水扔過去：「主人請先喝！」

尤三根並沒有用手去接，身子一矮，嘴巴伸長，剛好接住瓶口，一飲而盡！

別說有氣體的汽水，即使是一瓶開水，要把它一口氣喝個清光，也不是常人可以做得到的事。但是，尤三根面不紅，氣不喘，當瓶子內一滴無存時，也不用手去將空瓶拿下來，順勢一揚，瓶子凌空打了一個筋斗，然後跌落一個有着許多方格子的汽水盤內。

呂偉良担心阿生再有其他令人難堪的舉動，忙走過來說：「阿生，別玩了，我們還有正經事要談呢。」

尤三根微笑道：「他還是個大孩子，有時玩玩也很有意思。」

呂偉良從這小小舉動已經看出尤三根不是泛泛之輩，知道他是個有來頭的人。因此更加急於要知道這件事的幕後情形。

尤三根進入睡房，將一叠舊報紙拿了出來：「這是南埠的舊報紙，其中有些新聞以紅筆畫着，請先看看吧！」

呂偉良逐份攤開，其中有一份，用紅筆畫着的標題，是：「伯爵牽涉毒品走私，罪無佐證法官放人」。

另一份的標題則大大出乎呂偉良意料之外，因爲其中有尤三根的名字。

那標題亦同樣以紅筆加在旁邊，二行大字是：「毒品案餘波未了，尤三根探長辭職」。

呂偉良仰頭瞪了尤三根一眼，笑道：「原來閣下是偵探，失敬失敬。」

尤三根苦笑聳肩：「不！在下已經改變了原來的職業，不做偵探，要做小偷。」

「這是什麼意思？」

「在南埠警界中，我服務了不少時日，想不到法律竟然與我開玩笑。」

「是不是你冒生命危險去捉賊，而法官大人則大發慈悲？」

「對了，所以我一氣之下，辭職不幹。」尤三根又說：「但這並不表示我向罪惡投降，相反，我要跟高奇糾纏到底。」

「你跟踪高奇到本市來？」

「是的。」

「那你找我們，又是爲了什麼？」

尤三根說道：「我知道二位嫉惡如仇，所以當我追踪高奇伯爵到了本市之後，就決定要找二位幫忙。」

「閣下曾任南埠探長，要找本市警方從中帮忙亦未嘗不可。」呂偉良又說：「至於我，我並不如傳說中那麼樣，件件皆能。」

尤三根道：「不要客氣，這件事只要你答允助我一臂之力，十九可以成功，我知道有許多犯罪證據收藏在一個保險庫內，但我却無法可以將它打開，所以，我非請二位合作不可。」

阿生說道：「如果你另有企圖，要利用我們，這辦法也太殘舊了。」

呂偉良却問道：「你有護照嗎？」

尤三根順手摸出一本護照，交給呂偉良。「這是有我的照片貼在上面的證件，不會是假的。你可以仔細看個清楚，我們再談其他。」

呂偉良接過護照檢閱，阿生又說：「即使證實了你的身份不是假的，又怎麼可以證明伯爵曾經犯罪？」

「我不遠千里追踪而來，當然爲了證明我的見解是對的。如果有足够的證據，他早已在南埠坐牢了。問題却是南埠政府和法庭方面，全被他的名銜影响了視綫，我覺得這是不够公平的。」尤三根說道。

呂偉良把護照交還尤三根，問道：「你以爲我應該怎樣帮你？」

「跟你們在一起，相信你們的辦法更多，但是，我擬定的步驟是：跟踪和秘密搜查高奇伯爵。」尤三根說，「表面上，他這番是到來本市旅遊，其實，却是打算在這裏長居，這裏的人不知道他的底子，同樣會被他的伯爵名銜所矇閉。」

呂偉良又問：「高奇伯爵住在什麼地方？」

「綠林大道一百三十五號。」

「綠林大道似乎就在附近。」

「是的，我此來的目的就是爲了監視高奇，自然選擇一處較爲容易監視他行動的住所。綠林大道就在後面，我的睡房可以窺伺他的住宅。」

尤三根說着，把呂偉良師徒二人引領入房間之內。

房間的一個窗口落下了窗簾，把窗外的光綫擋住，所以尤三根須要亮着一支壁燈。窗簾後面有一具配有三脚架的望遠鏡，鏡頭對準了綠林大道那邊一幢大厦六樓的一個窗口。而這時仍然是日間。

尤三根先把眼睛湊近望遠鏡，打算較好了角度之後才讓師徒二人窺看，但是，他看得兩眼，竟然看得呆了一陣。

原來高奇正在他的睡房裏執拾行裝，似乎有遠行。

望遠鏡就夾在窗簾縫之間，稍爲傾斜向下，因爲這兒是七樓，對戶只是六樓而已。呂偉良和阿生則站在尤三根肩後。

尤三根一邊讓呂偉良湊近望遠鏡，一邊對他說道：「正在執拾行裝的那個中年男子，就是高奇伯爵了。」

「他似乎要去旅行呢。」呂偉良邊看邊說道。

「是的。」尤三根說，「如果他要離開那兒，正是給予我們最好的機會。」

「他會不會離開這裏，不再回來？」

「我想不會吧！」

尤三根一邊走向牆角那邊。那兒放置了一座錄音機，舊式的圓形音帶，仍在不斷轉動。尤三根把機掣扭停，將聲帶重播。

這是接駁電話街綫的自動錄音。從聲帶上留下來的電話對答，知道高奇伯爵只是要到隣埠去渡假

的。

尤三根說道：「既是到隣埠去，我們大可以不必跟踪他，一心一意潛入屋內，把保險庫開啓，我懷疑其中定有秘密。」

當呂偉良與尤三根在收聽錄音聲帶時，阿生埋首於望遠鏡中。

阿生忽然高聲對二人說道：「他離家外出了，你們過來看看吧！」

尤三根跑回到窗緣，與呂偉良分別輕揭窗幃，窺望過對戶六樓，果然看見高奇伯爵和他的隨從開始起程了。

雖然彼此相隔在十丈八丈左右遠，但時在日間，加上高奇伯爵家中光綫充足，所以他們不須借助望遠鏡，仍然隱約可見那邊的情形。

當然，阿生在望遠鏡中就看得更為清楚了。

尤三根喃喃自語道：「興師動衆的，難道所有的隨從都隨他去？」

「眞奇怪，到隣埠去，何必搬動這許多行李？」呂偉良說。

阿生道：「我看！他們又要轉移到別個地方去居住了。」

「嗯……」尤三根沉吟道：「照道理他不可能這麼快改變主意的，我確實知道他們以此作為根據地。他買下那層高價樓，之後，也曾化費一大筆錢加以改革。而最引起我注意的，當然是那個隱藏起來的保險庫，化了這許多錢去裝修，怎麼會輕輕放棄？這是說不通的。」

呂偉良也覺得甚有道理。他自從檢閱過尤三根的護照和看過了那些舊報紙之後，的確對這件事發生了莫大的興趣。

呂偉良首先問尤三根：「在這裏，你有其他伙伴麼？」

「沒有。」尤三根說，「我這番是孤軍作戰，所以無論如何，希望二位答允助我一臂之力。」

「已然如此，我們帮定了你。」呂偉良說，「現在阿生先去跟踪他們。」

阿生本來彎腰俯視着望遠鏡的，現在却站直了身體，反問道：「怎麼？我也要到隣埠去？」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須要防止高奇先到隣埠，再轉赴別地。」

阿生又問：「那麼，你們呢？」

「我們先設法開啓了保險庫，再來會你。」呂偉良說：「如果高奇眞的在隣埠轉赴別地，你就打長途電話給我們好了。」

阿生道：「那麼，我立刻就要去準備一下。我那本可以用三年的通行證留在家裏。」

呂偉良道：「你去吧！你可以抄起這裏的電話號碼，我不在這裏，便在家中，說不定明天我們也會趕到隣埠去會你。」

阿生抄下尤三根家裏的電話號碼之後，便匆匆離去。

尤三根伸出手來，握住呂偉良的手，說道：「謝謝你！希望有了閣下師徒二人的帮助，我們會有收穫。」

高奇伯爵把所有的隨從帶走，只留下一個人看門。

晚上，呂偉良飯後又跟尤三根回到他的住所，阿生有過一次長途電話回來，他們都是乘搭水翼船前往隣埠去的，水程只須一小時多一點，就可以到達了。

阿生在電話裏說，高奇等人已在賭城大酒店安頓下來。暫時看不出他們有轉往別處的趨勢。

呂偉良與尤三根都覺得可以安心下來，現在只須一心一意計劃如何進入高奇伯爵的住宅內。時間還早，二人在談論一些關於今夜行事的步驟，以及尤三根在南埠警界服務的往事。

尤三根說：「我在南埠警界服務時，已經聽過閣下的大名，當時我就曾這樣想過，如果像閣下這種人才，能够加入警界服務，一定會屢立奇功。但是，自從高奇伯爵這宗案子發生之後，我才明白到，警方辦事有時受到法律的制肘，還是閣下這樣收效大。」

呂偉良苦笑道：「警方做事是交差性質的居多，但我却是眞的憎恨罪惡。假如我主觀認為值得去做的事，任何人我也不怕。」

「是的，我在南埠時已聽人說過你是個硬漢子，所以我要找你合作。」

「希望不會令你失望。」

二人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呂偉良信步走過窗前，利用望遠鏡窺望了一下，高宅的燈光熄滅了，而剛才還是亮着的。

尤三根倚在窗緣的簾子背後，也看到了那邊的情形，他說：「看門人可能睡了。」

呂偉良沒有立即回答他，只是緩緩地將望遠鏡的角度移向街道上，在鏡頭裏，他發覺有人自大厦正門走出來，呂偉良認得他正是高宅的看門人。

那傢伙截了一部街車，離開了綠林大道。他可能去吃宵夜，又可能找消遣去了。

呂偉良這時才說道：「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行動了。」

尤三根看不見看門人的樣子，不知道他出去了，只相信呂偉良的判斷。

呂偉良與尤三根進入綠林大道一百三十五號六樓，一直都十分順利。

呂偉良利用他的開鎖技巧，輕輕將高奇伯爵的住宅大門打開。二人迅速閃身入內，將門反鎖起來。尤三根這時才知道屋內一個人也沒有。

尤三根對屋內情形相當熟悉，他前此曾經來過這裏，因此，呂偉良在他的帶領下，找到了保險庫之所在。

那是隱藏在一幅巨型壁畫後面的。

高奇伯爵的處境，已經由尤三根約畧對呂偉良說過了。他在南埠有許多物業，但此番到本市來，只買了這個千多尺的住宅單位，看來也是降格了，但尤三根認為他另有企圖，甚至說他洗脫了販毒罪名之後，不想再留原地，帶着所有現金到這裏來享福亦未嘗不可。

呂偉良在尤三根移開了那幅巨型壁畫之後，發覺保險庫是相當新型的，主要關鍵用二個號碼盤控制，如果要逐個試測，恐怕非化上一晚時間不可。

但是，那個看門人隨時會回來。

當然不可能用炸藥，因為那樣，會驚動所有左隣右里。因此，呂偉良只能憑着自己的經驗和技巧了。

任何保險箱的結構都差不多同一原理，呂偉良先後開過不知幾許保險箱，也參觀過製造新式保險箱的廠房，所以對於這門技術可以說得上是熟能生巧。

他小心翼翼地開始他的工作，尤三根則站在窗口旁邊，留心那看門人什麼時候回來。

呂偉良很久沒有像今夜一樣，再做這種工作，但他頭腦冷靜，甚至半點緊張的心情也沒有，反而是尤三根不歇地跑過來看看他是否已經得手。

呂偉良如果開一個密碼盤的保險箱，頂多不過一至三分鐘左右，但這一回，整整半小時有多，才可以把那度數寸厚的鋼門拉開。

呂偉良舒了一口氣。但是，在電筒光圈的照射下，却令他大感失望。

因為，保險庫大到可以走進一個人，然而裏面却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

尤三根也踱了進來，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當二人都感到失望之際，呂偉良發覺了保險庫之內，另外有一度秘密小門，那小鋼門幾乎連一些縫隙也沒有。外行人看過去，會以為那是鋼板的接合地方，但呂偉良曉得那是秘密所在。

他用手輕輕推動四邊，終於有一邊凹了進去。在電筒的照耀下，可以見到裏面的保險箱小得有如女人所用的首飾箱。

尤三根大喜過望，他握住手電筒，也有點兒抖。

呂偉良再施展熟練的開鎖技巧，將那小小保險小箱開啓。

但是，四隻眼睛注視之下，二人又是一陣的迷惑。

原來小小保險箱之內，只有一幅地圖，陳舊得有點發黃，而且，上面的文字既不是中文，亦非英文，兩個人根本也不認識。

尤三根取出一副間諜用的袖珍攝影機，將它攝了下來。

呂偉良幾乎不相信，他們的收穫就只有一張縮影的菲林。

一切弄回原狀時，二人突然聽到有人開鎖開門的聲音，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他們早已觀察過這兒四周的環境，除了由正門入來之外，窗口都加上了鐵枝，根本不可以爬出去。

呂偉良急忙和尤三根閃至大門附近的黑暗角落裏。

大門轉眼間開了。

一個黑影走入來，順手就旺亮了燈。

呂偉良從黑暗處望出去，發覺那人的確就是那個看門人。他的神情很古怪，顯然對某些事物感到可疑。

呂偉良看見他企圖伸手摸向口袋。因此，可以想像得到，他的下一步動作可能是拔槍或者拔刀，然後展開搜索行動。

對於這些事，呂偉良最富經驗，他出其不意，就想先發制人，揮杖先將看門人擊暈。但是，那大漢的身手非常敏捷，一側身，順勢倒地！

呂偉良驚愕不已，他想不到那人會避過來自腦後的一杖！

當看門人翻身而起時，手中已執住一把刀。

但是，尤三根冷眼旁觀，却看得比誰都更為清楚，他担心看門人會在燈光照耀下認出他們的眞面目，這對今後他們的行動非常不便。因此，當那看門人還未回轉身來之前一刹那間，他突然出其不意的，抓起几上一個烟灰缸，朝準那盞吊燈擲去！

「嘩啦」一聲，全間屋登時又變成了黑暗的世界。

看門人仍然持刀飛撲過來，呂偉良雖然不見其人，却聽清楚了步聲，鐵枴伸前一揮，只聽得「哎」的一聲，一個人影跌倒地上，撞向几子那邊。

尤三根已趁住燈光熄滅的刹那間，衝前將門打開。二人就此衝了出去，呂偉良走在最後，順手將門關上了。

看門人頭部撞正几子，昏了一陣，等到清醒時

，二人已逃得無影無踪。

二人一口氣逃返和平大道尤三根的住所。尤三根担心地說：「這可能變成打草驚蛇。」

呂偉良道：「你已經非常機警，他認不出我你二人的樣貌。」

「看情形，他一定會把今晚的事情，向高奇報告。」

「如果他們熟悉本地情形，就不會大驚小怪，因爲這兒劫案之多，已到了見怪不怪地步。」

尤三根嘆氣說：「我們的收穫，的確令人難以相信，一張莫名其妙的地圖，這是什麼意義？」

「那好像是印度文。」

「印度文？」

「是的，你也見過地圖旁邊一大堆文字了，那絕對不是英文。」

「噢！糟糕！」尤三根突然大叫起來，「我的打火機……」

呂偉良道：「打火機？是不是那個打火機型的袖珍攝影機？」

「對了。」

「你找清楚點，那是我們唯一的收穫。」

尤三根再由頭到尾，裏裏外外的搜索了一遍，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呂偉良也覺得可惜。他說：「那可能是一張藏寶地圖。」

尤三根說：「我要回去現場，想辦法把它找回來。」

呂偉良拄杖走到窗前，俯視街中，看見一輛警車停在對戶，那幢大厦門前，他對尤三根說：「你再回去那裏，等於自投羅網，你瞧！」

尤三根也看見了，他們以爲看門人已經報警，其實，警車只是偶然經過，在那兒停了下來。

呂偉良看看手表，時間已經不早，差不多午夜十二時了。

他說道：「我先返家休息，明早我們在碼頭見面吧。」

「碼頭？」尤三根不知道他的意思，「什麼碼頭？」

「到隣埠去的水翼船碼頭。」

「你的意思是——」

呂偉良道：「我們現在只好向高奇伯爵的身上找答案了。」

尤三根透了一口大氣，道：「好吧！現在一切只好聽你的主意了。」

難怪尤三根灰心的，他等了很久才等到今晚這機會，難得「鐵枴俠盜」呂偉良也答應帮他，結果現在却一無所獲。

呂偉良不是個傻瓜，他是個非常機警的著名俠盜，自然不會輕易被人利用。所以，他表面上雖然慨允助尤三根一臂之力，實則他一直留心着對方的一舉一動，當他發覺尤三根準備了間諜用的打火機型攝影機之後，心裏明白到，尤三根的目的，可能就是只這麼一幅地圖。否則，何必帶了攝影器材來呢？

因此，呂偉良在逃走過程中，施展了空空妙手，把尤三根那具袖珍攝影機偸了過來。他要査明白這件事的眞相。

呂偉良駕車離開和平大道，但是，他不走返回家裏去，而是到一位朋友家中，那是一位攝影記者小丁的住所。

小丁剛好沒有出外勤。他是在一間大報社工作的，單是攝影記者亦有好幾人，因此他們可以輪流休息——所謂「休息」，只是早一二小時收工回家睡覺。實際上記者這種職業，一年之中幾乎要做足三百六十五天。

小丁是個王老五，住所裏只有一個人，他知道呂偉良無事不登三寶殿，笑問道：「又有什麼大新聞麼？」

呂偉良說：「不，你最好不要把這件事宣揚出去，我求你帮個忙！」

「老朋友，何須客氣？有什麼話，儘管吩咐好了。只要做得到，我一定做得非常妥當。」

呂偉良把那具打火機型的攝影機交給小丁，說道：「替我將底片沖晒放大，但除了你之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小丁家裏有着黑房設備，一切沖晒放大等等，都非常齊全。

小丁也喜歡新奇刺激的事物，否則，他也不會選擇這種職業。

他接過了袖珍攝影機，立刻就要展開工作。但是，呂偉良說：「不必焦急，替我保存一個短時期，我明天要去隣埠，回來之後，還得找一個翻譯專家。」

「怎麼？是秘密文件麼？日文，法文我也懂得一些，英文當然也會。」

「不！是印度文。」

「印度文？」

「是的，所以，你必須小心保存，我要找個靠得住的人，替我翻譯。」

「報社的電訊翻譯，也懂印文，但不知道是否可靠。」

「這件事，還是讓我回來再說。」

小丁把呂偉良送到門旁，道過了晚安之後，掩

上門，他已急不及待地，漏夜進入黑房工作。

呂偉良剛入門口，家裏的電話就响了起來。電話是阿生打回來的。

阿生在長途電話中說：「高奇伯爵今晚輸了不少錢，我約畧計算過，總數在十萬左右，他的手段十分闊綽，輸了錢還給小賬。賭場中人，對他的印象看來十分的良好。」

呂偉良想起他的保險箱內一無所有，忍不住說道：「他不應該如此闊綽的，這看來有點反常。阿生，你小心監視他，明天我們就來會你。」

「好極了。我就住在賭城大酒店六一六號房。」阿生又問：「你們有什麼收穫？」

「一無所有，只有一幅地圖在保險箱內。」

「那可能就是重要綫索之一。」

「是的，我也這樣想。」呂偉良問道：「高奇有沒有與陌生人接觸？」

「沒有，有的盡是賭場中的男女職員。此外整天陪住他的，只有三名隨從。」

「明天，我們就搭九時一班水翼船過來，你可以出來碼頭接我們。」

阿生答應了，電話也掛了綫。

翌日，呂偉良用電話與尤三根連絡好，二人在往隣埠的水翼船碼頭會合。

一小時又十五分之後，呂偉良和尤三根二人，已經在隣埠這邊，又再會晤了阿生。

尤三根稍爲經過化裝，爲的是担心高奇伯爵的人會認出他。

阿生不是第一次到隣埠，過去他跟呂偉良先後來過了好幾次，許多門路已經摸熟了。因此，他設法租來一輛私家車，這樣較爲方便得多了。

阿生駕車送二人到賭場去，三人先到賭城大酒店六一六號房。阿生就住在這裏。他對呂偉良和尤三根說：「高奇本人和一名近身保鏢，住在對面六一三號房，其餘二名隨從住在六一五號。」

阿生又把一副儀器扭開，但是，除了「沙沙」的電波聲之外，並沒有聲音傳出來。

呂偉良和尤三根都可以認得出，這是一副竊聽儀器的接收部份。原來阿生已趁住高奇不在房內的時候，把一具袖珍偸聽器，放到他的房裏去。

阿生此不到聲音，把儀器關上。說道：「這時候，他們可能出去了，也可能還未起床。」

呂偉良看了看腕表，尙欠五分鐘才到上午十一時正。

阿生說道：「我們先到二樓去吃點東西，他們可能也在那裏吃午飯。」

三人到了二樓，人客不多，也許今天不是假期的緣故。

他們揀了一個較爲偏僻的座位，點了一些小菜。豈料就在這時候，高奇伯爵率領着他的三名隨從進來了。他們佔據了一張方桌。可不知是否侍應生認得這位闊客昨天來過了，對他的招呼可謂周到之至。

呂偉良仔細看清楚，高奇是個高鼻藍眼的中年人，他的身材也高大。衣着高貴，處處顯出一派紳士作風，他的三名助手，都是膚色較黑的亞洲人，除了一個年紀較大外，其他二人都年青得很，看來最多也不過二十五歲左右。

呂偉良低聲問尤三根：「他是什麼人？」

「英國人，但是，在南埠住了不少日子。」尤三根低聲說道，「最大年紀的那名大漢，是他的保鏢。」

「這伯爵的名銜如何得來的？」

「天曉得！」尤三根苦笑聳肩，「如果你想起像披頭四這一類青年也會受封，對於什麼伯爵，自然不以爲奇。」

不久，他們叫的小菜來了。

他們吃完了那一頓飯，高奇伯爵等人尙未走。爲了方便監視，他們飯後仍在喝啤酒，拖時間。直至到高奇伯爵等人結了賬，他們才離去。

高奇等人是到樓下賭場去的。呂偉良等人則分頭監視着。

他們發覺高奇又輸了幾萬元。

賭場中人對他奉承備至，烟酒捧到面前。因爲這種豪客是少見的。這也難怪！

呂偉良和阿生看見尤三根坐下去賭「二十一點」撲克牌，師徒二人於是跑到即塲彩票那邊去。

那兒有許多沙發椅，供投注彩票的人坐的。但實際上，許多坐在那兒的人，只是看看熱鬧，眞正投注者反而沒有得坐。

即塲彩票是用八十個乒乓球，每球加上一個號碼，用一種特殊的攪珠的新法——利用吸氣將一個個乒乓球吸進二個長筒去。每個長筒可載十個乒乓球，因此每次被吸進去的，就有二十個。如果你事先投注的若干個號碼之中，在這二十個號碼裏佔有若干個，便可得獎。

通常買六個號碼，若能中了五個，一元亦可獲賠數十元。問題是八十個號碼即使開了二十個，你還是往往只中三兩個而已。

所以公開的賭博方式，賭場方面都有專家經過精密研究過「機會率」，如果賭場方面不是十拿九結，他們也不會隨便推出。

最簡單莫如賭骰寶，非大即小，賠額是一元賠一元，賭場也不從中「抽稅」，但是，如果開「全

骰」——即三個都是一樣，莊家「統吃」。除非你投注在「全骰」一欄又當別論。

因此，想得深的人，都只可以抱着娛樂的心情去開開眼界，要從賭場贏些錢回來，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呢！

高奇伯爵先後轉換過了幾個賭桌，表面上是「改變位置，可能連氣也改變」，但是，呂偉良和阿生却在竊竊私議。

師徒二人坐在彩票部面前的沙發上。呂偉良問：「根據你偷聽到的資料，他們會不會在計劃打劫這間賭場？」

「師父，不怕坦白對你說，那偷聽儀器等於廢物一無所用。」阿生說，「因爲他們講的話，我也無法聽得懂。」

「他們講英語麼？」

「不！不像英語，英語我倒還可以聽得懂多少。大概是南埠的土話吧。」

「嗯！這麼看來，這件事可越來越古怪了。」呂偉良沉吟着說道：「他們不會是專心來搶鈔票的吧。」

阿生說道：「如果是憑這四個人的力量來打劫這家賭場，他們也太不自量力了。」

「世間的事，往往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許多時一般人認爲不可能發生的事，但結果就發生了。」

呂偉良話猶未完，那邊傳來人聲哄動。

師徒二人同時吃了一驚，立即起座，跑過去看究竟。但是，人們並不走避，也不驚惶，這表示不會是有劫案發生。

人聲哄動的原因，是因爲高奇伯爵，他中了巨獎。

高奇伯爵是在輪盤賭桌上下注的。他像許多賭客一樣，分別以不同的注碼，押到那些小方格的數目字上面去。

輪盤之上有着三十多個小方格，要在這三十多個號碼之中，買中其中一個，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事實上高奇是中了。

他在「0」字上面買了一千元，結果那顆小圓球就跌正「0」字那個小框框。以輪盤一賠三十五的賠率，高奇這回便贏了三萬五千元。

雖然，他下注在其他的數字上是輸了，但總數不足二千元。

他給了小賬五百元，數名站在賭桌旁的賭場職員，聲聲「多謝」。

高奇的保鏢給他燃着了一口雪茄，他又在低首計算，準備下注。

但是，賭場職員們認爲他只是「幸運」而已，賭輪盤那裏有數可計的？如果高奇懂得計數，他昨夜與今天，就不必輸掉了十多萬元了。

不過，各人心裏儘管這樣想，身爲賭場職員，除了那份月薪之外，最主要的收入，還是靠賭客們的賞賜。因此，他們仍然希望高奇伯爵再創出奇蹟來。

高奇伯爵在那張記錄表格上計算着。

表格上的數目字是每次輪盤開出的數目字的記錄，高奇十分認眞地研究了片刻，才再下注。

這一次，高奇毅然把三千元押到「十三」上面，一百元押到「六」字去，五百元放在「三十四」，還有二百元押在「九」字的方格。

許多懂得賭輪盤的人，都不會如此賭法，他們習慣了「大包圍」，但並不是押正一個小方格，而是一口注碼押在兩個小方格的夾縫中間，中了任何一個，他們也不會落空。

就這一點可以看出，高奇不似是個職業賭徒，賭場職員冷眼旁觀，也覺得他浪費注碼，遲早也會把這三萬多元輸回去。

賭場中本來有限制注碼的規定，例如骰寶，每口限二千元，如投注超過了此數，必須獲得賭場一名高級職員的允許。

但是，年來遊客劇增，他們都以美金作爲本位，注碼自然大了許多，因此，賭場爲了爭取更多豪賭客，注碼限額加大之外，也要看人而定，像高奇伯爵這類被他們認爲「闊客」的，根本就不加限制。假如早加限制，他又怎會輸掉那十多萬？

輪盤上的圓球在邊緣滑走得有如人造衞星，眼看慢了下來，仍然有人不停下注，直至主持人按鈴，才不准下注。

事實上，那顆圓珠兒即使停止滑動，跌向某一個小框內，仍會跳彈而出，落入隣近的小框裏去。等到它完全停止在一個小框內，買中那小框上的數字者，才算是中了獎。

結果，這一回又給高奇買中了。那顆小圓珠就跌在「十三」字之上。

賭桌旁邊圍觀的人，爲之哄然。

三十六個小方格，要買中其中一個已經難乎其難，他還要中足二次，連賭場中的職員們，也不能不認爲是奇蹟。

一賠三十五，三千元的注碼，便是十萬零五千元。

剛才袖手旁觀的人，爲之懊悔不已，早知如此，跟他一百元，也有三千五百元的彩金。

因此，賭徒們都拿定了注碼，看準高奇伯爵何下注，實行跟到底。

高奇又在埋首計算，不斷的抽雪茄，好像贏了

二次之後，信心大爲加強。

賭場中一般來說，都是輸多贏小，因此，賭敗了的賭徒，決定跟高奇買，希望憑住他的運氣，贏回一大筆。因此，人也越聚越衆。

高奇似乎計算出這次要開的數目字了，他分別把一大堆籌碼押到數個不同的小方格去。於是，那十個八個小方格之上，也堆滿了其他幾種不同顏色的籌碼。

賭輪盤不能不用籌碼的原因，是由於「大包圍」的賭法往往不能將注碼集中。每個賭客下注十瓣八瓣，如果那是現鈔，賭場職員根本無法辨認。

因此，每一名要賭輪盤的賭客，必須以現鈔換上籌碼，而每一名賭客所擁有的一副籌碼，都有一種特殊的色澤或花紋，以資識別。

高奇伯爵獲得配給一種棗紅色的籌碼，因此，所有那些小方格上，只要有棗紅色花紋的籌碼，就招來無數跟風者。

但是，這一次高奇完全落空了。

跟風者，輸得焦頭爛額。但是沒有人敢埋怨半句，因爲沒有人叫他們盲目跟風。

倒是一名賭客替高奇伯爵不值，他說：「運氣是屬於個人的，其他人想分享一份，只有令到運氣好的人倒霉。」

儘管如此，下一次仍有人要跟下去。

高奇雖然表現得有些不大高興，但是，他却不能不准別人下注。

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注碼縮小。

許多跟風者已經對他失去了信心，而人潮亦漸漸散去！

看見這情形，不難想到社會的人心也是一樣：當某一個人名成利就時，一定會招來不少羨慕的目光，甚至有人跟在你後面，希望你帶挈一下。相反，當你倒運的時候，你身旁的人亦會一哄而散。要找個人來同情你麼？那有點近乎侈望。

就在人潮散去了之後，高奇伯爵對一名高級職員說：「我身體有點不舒服，只想再賭一手，希望不限注碼，讓我賭大一點，可以嗎？」

高級職員心裏盤算一下，三十六份之一的機會，的確是可一不可再的，因此沒有人反對。

結果，高奇把五千元押到「三十一」，其他較零碎的注碼共計也在三千元左右，單是這一次，他下注便是八千元。

眞教人不敢相信小圓珠不偏不倚，就跌在「三十一」那一瓣。

高奇又贏了。這一回是十七萬五千元。

他獨自上樓休息，他的隨從替他把籌碼去換現金。

呂偉良與尤三根交換着眼色，他們也繞道返回樓上酒店的房間去。

呂偉良邊走邊對尤三根說：「輸了十多萬，贏回二十多萬，除本仍有盈餘。但是，我覺得這仍然不是正確的答案。」

尤三根道：「賭博不過是掩人耳目，眞正的行動可能是尋寶。可惜，那個打火機失掉了，否則，我們已有了答案。」

返回房間，阿生打開接收儀器，傳來了高奇和他手下的聲音。

阿生仍然聽不懂，但是，尤三根却在聽得出了神。

後來他說：「高奇他們說的是馬拉話。他在南埠住了很久，自然懂得講那邊的土話。」

呂偉良問：「他說什麼？」

尤三根道：「高奇說今晚要到賊船去再賭過。他好像充滿了信心。」

阿生喃喃地說：「他有什麼秘訣？」

「賭博沒有秘訣的。」呂偉良說：「運氣佔了九成。」

尤三根道：「對了，但是，下注這麼大，他應該手頭上有許多錢才對，爲什麼保險庫內，却是空空如也？眞奇怪！」

「他可能把錢都帶來作賭本。」阿生說道：「你沒有看見他帶了許多皮箱麼？那些皮箱之內可能全是錢。」

這時候，竊聽儀器又有聲音傳出。

尤三根說道：「替他換錢的人已經回來了。」

高奇伯爵在親自檢點鈔票。

尤三根逐句把他們的對白翻譯過來，讓呂偉良師徒二人也知道他說什麼。

高奇用馬拉話說道：「贏够了費用之後，我們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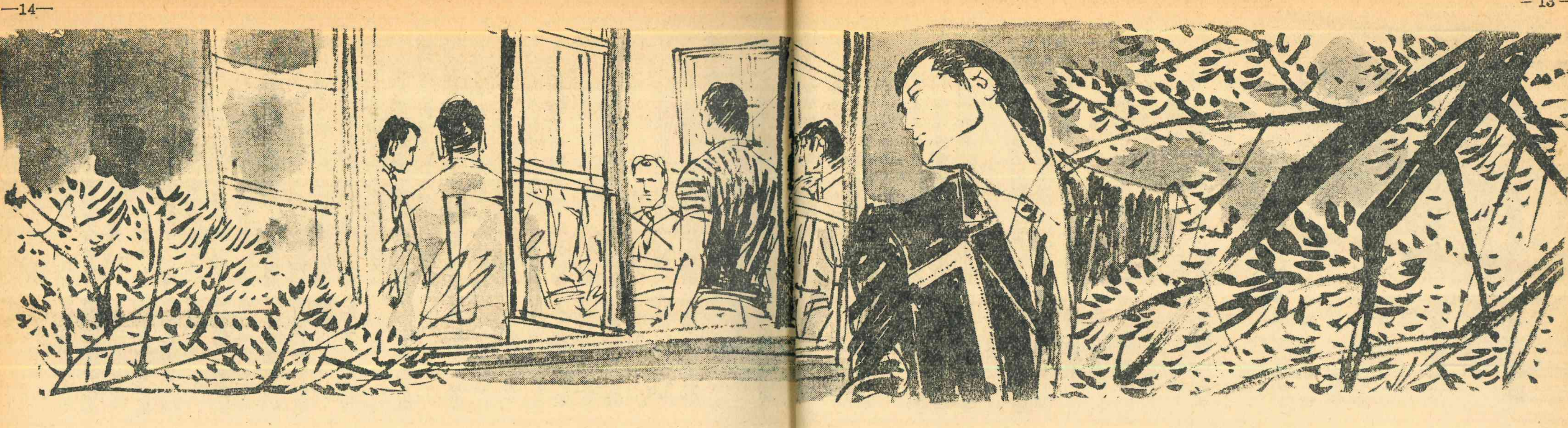
但他一名手下却說：「打鐵趁熱，其實你應該再贏一二十萬才走，看清楚，他們絕不會懷疑你有古怪。」

高奇道：「不！贏得太多，容易引起賭場當局的疑心。今晚，我們再去賊船賭。你們小心一點，不要出錯啊！」

賊船是一處海上賭場，人們習慣了叫那艘船爲「賊船」。但以高奇這個「外來遊客」而懂得這麼叫法，可見得他對這裏的環境十分熟悉。

他的一名手下說：「放心好了，他們發夢也想不到我們如何可以保證必勝。但是，要把寶貝運出去，豈不麻煩麼？」

尤三根喃喃地說：「寶貝？什麼是寶貝？」



呂偉良道：「他說什麼？」

尤三根道：「他用馬拉話說：要把寶貝運出去，會很麻煩。」

「寶貝？」阿生夾指一彈，「我知道了。那可能是一些儀器。」

「儀器？什麼儀器？」尤三根問。

阿生說：「他們可能利用某一種儀器，控制着輪盤的轉動，怪不得刹那之間，他們就可以贏了這許多。」

「好傢伙！」尤三根頓足說：「虧他想得到，這比打刼更實際。」

呂偉良道：「照道理不可能的，賭場一日二十四小時有人看守，不易被人在賭具上下手脚。」

「照原理是這樣的：首先要在輪盤上下手脚，然後才可以加以控制。」阿生說道：「但是，會不會有更新的方法？」

尤三根道：「只要有綫索，我們就有辦法查出內幕。」

呂偉良又聽到儀器中傳出聲音，叫尤三根快翻譯。

高奇原來說：「我對他們說身體不適，爲什麼不用另一種辦法？」

他的手下問：「什麼辦法？」

「化裝。」高奇說，「當作另一個人到賊船去再大勝一塲好了。」

他的手下拍腿道：「妙極了。」

尤三根把他們的說話一一翻譯之後，說道：「我現在明白了。」

阿生問：「你明白什麼？」

「他們不過只得那十餘萬元現金。」尤三根道，「他們顯然在籌措一筆經費。」

呂偉良也覺得這有點道理。

他說：「今晚我們應該可以找出答案來了。我們要分頭跟踪他們。」

尤三根也認爲這件事大有文章，爲什麼高奇有「必勝」的把握？

晚上，高奇等人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化好了裝之後，便離開酒店房間。

高奇最先離去，他的頭髮原是棕色的，現在却變了金色。

侍者未有注意。直至另一間房——「六一五」號，有人把一個皮箱挽了出去，侍者才留意他的行動。但是，賬房知道「六一三」與「六一五」二間房有足够的按金，所以查明了亦不加理會。

呂偉良和尤三根分工合作，由尤三根負責跟踪高奇的手下。呂偉良則跟踪高奇，阿生做的是連絡工作。

高奇雖然化了裝，但呂偉良早在門縫中窺伺，認出了他的樣貌。只憑高度，呂偉良就知道他是高奇，而不是他的打手。

高奇故意先在樓下賭場盤桓片刻，這才走上餐室去。

在餐室吃了一些東西後，才離開了賭城大酒店去。

呂偉良一步也不放鬆，他非常技巧地，跟踪着這位「貴族」。

到了賊船，呂偉良發覺高奇雖然先後賭過各式賭博，但是，都是拖時間的。

高奇不斷看腕表。

呂偉良心裏想：難道秘密就在腕表裏？還是他跟他的手下約好了時間。

大約到了晚上九時半。高奇開始坐到輪盤賭桌

旁邊去。

他掏出了一大叠鈔票，其中不少是美金，使到旁觀者以爲他是遊客身份。

他有鬍子，看上去是個中年人，咬着烟斗，更顯得老成持重。

籌碼一換便是五千元。這是少見的，普通只是一元一個，數百元是常見的。但一萬數千，却少得很。

幌眼之間，五千元籌碼已輸光了。

呂偉良冷眼旁觀，知道這是高奇故意輸掉的。這大概叫做「抛磚引玉」吧！

這一回，他換了三萬元大籌碼，下注自然相應加大了。

呂偉良發覺他又在看腕表。

這一次，高奇伯爵看手腕上的金表看得很技巧，旁人不易發覺他在看表，但呂偉良既是專心監視他的，自然不易被他瞞過。

高奇就像一般外國遊客一樣，看來完全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他的神氣對於金錢毫不在乎。這種人不但在賭場上受歡迎，到處都同樣受人歡迎，問題却是他實際上並不如此。

他的注碼越加越大，看情形是非贏回一次不可似的。賭桌旁邊的高級職員目睹他輸掉了不少錢，覺得他這麼樣子賭下去，還是要輸下去的，因此，沒有限制他下注。

高奇的賭法還是一樣，集中賭注在幾個號碼之上，但那幾個號碼總沒有開。

突然之間，高奇的注碼加大了，加到每一注三二千元，只押在三幾個號碼之上。最大的注碼在「十」字之上，單是這一方格，便有三千元籌碼。

結果，他中了。三千元該獲得十萬零五千元，除輪掉的老本之外，還有利潤。

高奇給了小賬，賭桌上數名職員猛說「多謝」。其實他們都覺得高奇贏得有點幸運。

下一次，他的範圍更小，注碼更大。

高奇只賭三個號碼，那是：14，21，28，每一注的賭本是五千元，總數便是一萬五千。

結果，這一回他又贏了十七萬五千元。除本仍有十六萬元利潤。

賭場裏的高級職員開始注意這位輪盤賭客了。但是，高奇却若無其事的賭下去，注碼忽大忽小，有時輸了，有時贏，由於一賠三十五，如果讓他贏一次，數目可不在小。

呂偉良約畧估計一下，他差不多在這艘賭船上，贏了六七十萬元。然而看他的情形，他似乎還未滿足，好像還要再贏下去。

呂偉良站在那桌輪盤附近，一邊佯作下注，一邊小心監視高奇伯爵。當然他的目的不是在於賭博，但他總不能不賭，那樣反而會引起人家的注意，他換來二百元籌碼，逐十元搭注去賭「二十一點」，搭注的好處就是隨時可以走開。

世事往往就是這樣：越希望贏到錢的，往往輸到一敗塗地，反而像呂偉良現在一樣，却在不知不覺中，贏了好幾百元。

忽然間有個人靠到他身旁，低聲說道：「師父，你有沒有發現什麼秘密？」

這個人當然就是阿生。阿生是負責連絡工作的，他來往於賭場內外，但出現在呂偉良身邊，這却是第一次，他一直陪伴着尤三根。

呂偉良低聲反問道：「怎麼你這個時候才進來？外面的情形如何？」

阿生道：「高奇伯爵二名手下躲在一艘小艇上

，我們有理由相信那個箱子裏是儀器。」

「很接近這艘船麼？」

「是的。」

「尤三根呢？」

阿生道：「他就留在汽車裏，暗中監視着那小艇的動靜。」

呂偉良對阿生說：「秘密可能在伯爵的金錶裏，我發覺他有意無意之間，看過了許多次手錶。但是，手錶與輪盤，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

「問題應該在乎那些儀器之上，可惜我們無法見到那是什麼儀器。」

呂偉良正想說下去，高奇伯爵突然離座，一名賭場裏的高級職員，用一個銀托盤替他將一大堆籌碼捧進賬房裏去。

阿生詫異地問：「怎麼他不再賭了？」

呂偉良說：「也許他贏够了。」

原來高奇伯爵這時候差不多贏了一百萬元，他要到賬房裏去換回現鈔。

在這當兒，呂偉良又發覺一名大漢暗中保護着高奇，他正是那名保鏢。

不久，高奇伯爵由賬房出來，他只帶了一張九十多萬元的支票，而不是一大叠現鈔。

他施施然離開賭船，那名保鏢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

呂偉良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也離開了那賭船。

師徒二人目送高奇坐上一輛街車離去，他的保鏢也召來另一輛，跟在後面，表面上看來，他們絕不認識，但呂偉良却認得這名保鏢。

阿生低聲說：「他們肯就此收手麼？」

「這裏一共有三間規模較大的賭場，現在已有二間遭他光顧……」

呂偉良剛想說下去，突然看見四名彪形大漢跳上一輛街車。他記得這四名大漢也是剛剛由賭場裏跟出來的，他們好像在追踪高奇伯爵。

呂偉良心裏一凛，忙改變語氣對阿生說：「看來好像有人想發財。」

阿生也發覺了事情有點不對。忽然有一輛房車開過來，車中人正是尤三根，車子是阿生租來的那一輛，於是師徒二人匆匆搶登汽車。

原來尤三根剛才坐在汽車裏，車子就停在附近，剛才這裏的情形，他都一一看見了。因此，也不必師徒二人開口說話，他也懂得開車追踪前面三輛車子——兩輛分別載了高奇伯爵主僕二人，一輛則載着那四名可疑的彪形大漢。

輪盤大勝　伯爵現形

眞想不到，尤三根的駕駛技術比起阿生絕不遜色，轉眼之間，他們的房車已追貼那四名大漢的街車。而高奇伯爵和他的保鏢，也在前面不遠處。

如果不是假期或跑狗的晚上，隣埠的街道十分靜寂，因此，在月色之下，可以清清楚楚看見三輛街車和一輛房車向着同一方向駛去，而且速度相當高。

四名大漢的街車轉眼已越過了保鏢的汽車，節節進迫高奇所乘搭的街車。

呂偉良雖然沒有跟住高奇進入賭場的賬房，但是，明明見他贏了將近一百萬元的籌碼，走出來時手上却空無一物，就已經想到他收的一定是支票。因此他說：「傻瓜，刦了那張支票，難道漏夜去銀行拍門提欵麼？眞笨！」

尤三根一直沒有進入賭船，所以不知道高奇把贏得的欵項變爲支票，現在聽呂偉良這麼說，倒也放下心來。他並不是担心高奇被劫，而是担心高奇出了事之後，可能會影响他的下一步計劃。

尤三根最感興趣的，正是高奇伯爵等人的下一步行動，那可能與那幅神秘地圖有關。

四輛車子先後開抵松山，那兒幾乎全無人跡，卽使在這迷人的月夜裏，連情人也找不到一對。

四名大漢所乘坐的街車已越過了高奇的一輛，隨卽打橫擺在他前頭。

高奇所乘坐的街車司機及時剎掣，二輛車子這才不致撞在一起。

四名大漢分別自兩邊車門迅速跳下車來，直撲向高奇伯爵的街車這邊來，拉開了車門，立刻有人摸出一張證件在高奇的面前一揚，說：「我們是警探，現在懷疑你蓄意行騙，請你跟我們返回警探部去一次！」

高奇保鏢的一輛街車也停了下來，那保鏢正要衝過去，二名大漢及時拔槍指嚇住他，其中一人過來搜身，另一人持槍監視，同時問道：「你是什麼人？是不是與他同路的？」

高奇伯爵眼看完全處於下風，洩氣地對他的保鏢說：「劉廣，算了，既然這幾位先生說我們欺詐，就讓我們跟他們返回警探部一次，好把事情弄清楚。」

高奇的保鏢不再反抗。

尤三根本來想把車子開過去，但被呂偉良制止住。

呂偉良自然有他的想法，俗語有道「猛虎不及地頭虫」，何况這四名大漢來勢洶洶，顯然是有備而來的，及後離遠看見他們有槍在手，尤三根才知

道呂偉良沒有做錯。

尤三根把車子開進了樹林的陰影底下，以免被對方發覺。

不久，高奇與他的保鏢被驅進一輛街車去，四名大漢也擠進後座，小心監視着。三輛街車就有二輛空車開走，只有一輛載了客。

尤三根看得清楚，問計於呂偉良。

呂偉良說：「跟踪他們，我看他們這些人未必就是警探。」

「什麼？」尤三根怔了一怔，「如果他們不是警探，怎麼有槍？」

呂偉良道：「你不明白這兒的環境，這裏是三山五嶽人馬聚居之地，有槍不是奇事，單是香市那邊，就不知失掉了多少枝警槍。」

尤三根一邊開車離遠跟踪前面那輛街車，一邊說道：「如果他們不是警探，又是什麼人？」

「你也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他們是此地的警探，早該動手了，何必跟踪到這僻靜的地方來？」

「然則，他的目的又是什麼？」

「如果他們也在賭船上看見高奇領到的只是一紙支票，他應該知道高奇身上不會有太多現鈔，所以我早已判斷他們目的不在乎錢。現在他們既然把人帶走，表示他們不是一般刦匪。」

阿生插嘴道：「他們會不會是賭場裏派來的人呢？」

呂偉良道：「不可能的，賭場年中不知殺進了多少注碼，怎麼會稀罕這區區一百幾十萬元？而且，高奇是遊客身份，賭場正恨不得他回去外國多多宣傳，讓更多外國人湧到這東方賭城來。」

街車轉彎抹角，很快又駛入市區。

尤三根始終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不敢跟得太貼近。

街道上很靜。街車突然在這條僻靜街道的中段停了下來。尤三根不敢把車子開過去，只停在街口轉角處。他們在月色下可以看見前面街車上的人，先後魚貫下車。

這兒當然不是警局之所在，呂偉良完全猜中了。這班人絕對不是警探。

他們看見四名大漢，把高奇伯爵與他的保鏢劉廣，推入一間屋子裏去。

這一帶的房屋，絕大部份都是舊式的建築物，樓高只二層，門前有一度矮牆，中央進口處是一度鐵欄柵——那根本算不上是什麼鐵閘，因爲這裏沒有鎖，就是鎖上了也等於沒有鎖，它矮得僅僅有一個人那麼高，身手好一點的，也會一躍而過。

矮牆後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圃，再進去才是屋子裏的大門，那兒反而有一副加了鎖的大鐵閘。

呂偉良等人先後下了車，由對方的行人道慢慢的走過來，他們只可以看見屋內有燈光透出，剛才一輛街車已經開走了。

呂偉良看見門前沒有守衞，却担心圍牆後面可能有狼狗把守。

但是，當阿生由前面的鐵欄柵掠過時，也見不到有狗。

尤三根道：「我們一定要救高奇出來，否則這件事就會沒有了下文。」

呂偉良也決心偸進裏面去，但是他對於能否將高奇伯爵救出來，已不大重視，最重要的還是這班人的來歷以及高奇贏錢的秘密。

圍牆僅高五六尺之間，三個人都身手不凡，輕輕一躍，已經落入花圃之內。

屋內有燈光自窻口透出，三個人立卽竄至窻緣旁邊，蛇行鼠步，繞到屋子的另一邊去。

裏面有人聲傳出，那是高奇伯爵的咆哮聲。他瘋狂地叫道：「你們這算是什麼？這裏不是警局，你們也不是什麼警探。」

屋內除了剛才押他們進來的四名大漢之外，還有其他人在看。

其中一個中年人正是這班人的首腦人物，他格格大笑道：「誰告訴你我們是警探？我們不過避免你反抗，所以說了一次謊。」

高奇怒問道：「那麼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想發大財的人，知道你有這種方法，所以把你抓來。」

高奇道：「原來你們在賭場裏發覺我贏了大錢，好吧！我就把那筆錢送給你們，但是，你們必須把我放走。」

「錢？誰要你的錢？」中年男子又笑了起來，「我們知道你有必勝的把握，所以，我們只要那張秘方。」

高奇心裏一凛，忙說：「賭博賭博，那裏有什麼秘方呢？碰碰運氣吧了。」

「別耍花招了，我們的人監視了你很久，知道你有方法穩勝。大家出來無非想發財，如果我們要害你，只要通知一聲賭場，你就痲煩，但是，我們不會那麼小氣的，希望你合作點。」

「你們眞怪！賭博那有穩勝之方？別開玩笑了，最多我把我身上所有的財物留給你們，而且保證不去報警，你們放心好了。」

中年男子就地拍了兩下手掌，示意他的手下們。他的手下走到高奇身邊，動手將他頭上的金髮套脫了下來，高奇立卽現出了一頭棕髮。

高奇的保鏢突然搶了過去，但是，給那中年男

子反手一掌，打得他搖幌幾下，倒回那張椅子上，立即被二個大漢連人帶椅的綁起來。

高奇怒不可抑，極力掙扎，無奈衆寡懸殊，他到頭來還是被人像他的保鏢一樣，綁在一張椅子之上。

中年男子說道：「如果你要浪費時間，我也懶得跟你說下去。」

他說完就想走，但給高奇伯爵叫住。

高奇的本地話講得十分好，完全不似是外國人。他說：「你們到底要我怎麼樣？」

中年男子回頭走過來，說道：「你在香市的時候，曾經與一名裝修商人接洽一宗秘密交易，這商人是專替本埠幾家賭場做保養工作的。你要他們把賭場中的輪盤改裝——趁住大修時，將內格加進了一些金屬儀器，至於那個小圓珠，內裏也有一塊磁鐵。這些事情，我們全都知道。」

高奇的面色越來越變得青白。

中年男子又說：「小圓珠因爲具有磁性，所以輪盤中的儀器隨時可以將它吸進那些小方格去。大致情形就是這樣，對不？」

高奇極力令到自己的神經冷靜下來，他說：「如果你們都知得這般清楚，又何必把我抓到這裏來呢？」

「我們只是把所得的情報再加上正常的推測，實際的情形，則有待你證實。」中年男子又說，「如果你不合作，我們只有向賭場當局告密，然後把你交到他們的手上去。」

高奇說道：「那又何必？我可以把實情告訴你，甚至將全部裝備轉贈，但是，也有條件。」

「什麼條件？」

「讓我再贏一次，然後你要保證我們可以安然離開這裏。」

「你眞不心足！現在你已經贏了過百萬。」

「我須要一大筆金錢作爲經費，去完成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什麼事？」

「如果你的目的在乎錢，我以爲你不該再追問下去，總之，我只要再贏幾十萬元，就離開本埠，返回香市去，在這期間，你們要保證我的安全。」

中年男子沉吟片刻，道：「好吧！那麼，我們就一言爲定。不過，你要把其中秘密先告訴我。」

「如果你知道了全部眞相，我的安全就會變得毫無保證。」

「你眞笨！如果我要出賣你，你早已經被警方抓去了，還怎麼會留在這裏？」

高奇想了一會，終於說道：「好吧！就讓我告訴你，你的情報沒有錯，我確實與一名負責保養賭場各式賭具的商人有連絡。秘密全在輪盤底下，每個小方格都與一具隱藏着的小儀器有連系。小儀器是半導體的，可以利用遙遠控制。儀器一經開動，它就會令到輪盤上的某一個小方格通電，那個小方格既然變成一個活動磁場，磁性的小圓珠在緩慢下來後，自然而然就會掉進那個指定的小方格去。」

「然而，你又怎麼可以知道小圓珠將會掉進那一個小方格去？」

「很簡單，因爲小儀器是遙遠控制的，我的手下在附近操縱着那副母機，它可以指揮小儀器令到某一個小方格子通電，與此同時，我這隻手錶也收到訊號——」高奇說到這裏，想讓對方看看他的特製腕表，但是，他的手被綁住。

中年男子親自爲他解開了繩索。

高奇伯爵的手錶果然有點與別不同，仔細看清楚，錶面上就有如一個縮小了的輪盤。

高奇解釋道：「錶面上的數目字與輪盤上面的一模一樣，因此，遙控儀器對我會有所指示，例如遙控儀器要輪盤的「十」號方格通上電流，我的手錶上的「十字」亦會亮了一小粒，我便下注在那一個數目字之上。但往往爲了轉移賭場職員的注意力，我故意隨隨便便的，在其他號碼上下注。」

中年人和他的手下們，都聽得津津有味。他拍腿道：「果然是天衣無縫的妙計。」

呂偉良和尤三根等人分別躲在窗外，也聽得一清二楚。果然不出阿生所料，全部是電子機械化的新式設計。

呂偉良正想撤退，又聽到屋內傳出了聲音。

中年人道：「那副遙控儀器在什麼地方？」

「我的手下把它帶着。」高奇說道，「如果你同意我的做法，到時我會一併交給你。」

「好吧！那我們就這樣決定。希望你不要貪而無厭，否則我會得物無所用。」

中年人這番說話的意思，是表示担心高奇贏得太多，而引起賭場當局的注意，那時這些秘密儀器就可能變成廢物。

高奇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中年人的手下將保鏢劉廣解下，然後讓他們主僕二人自由離去。

呂偉良等人則由於撤退不及，而被迫暫時留下來，躲在黑暗的牆角處。

高奇伯爵和他的保鏢離去了，但後面一直有人在暗裏跟踪着。這情形呂偉良等人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們又聽到屋子裏的人說：「大哥，怎麼會輕放走他？」

那像是首領的中年人說道：「傻瓜，要不是這樣，我們如何可以把全部儀器弄到手？」

「如果他再在賭場大勝一場，只怕在情理上會引起賭場當局的疑心，那時我們有了這副儀器，恐怕也沒有用了。」

中年人說：「我們到時會監視他，不能讓他贏得太多，以免引起賭場方面的疑心。但是，事到如今，我們可不能不實踐諾言，而且，我們還要澈底保護他，讓他們安全離開這裏，否則，我們會變成一拍兩散，那時大家都沒有利益。」

呂偉良這時又聽到那邊傳來一下關門聲，送走高奇等人的歹徒，已將門關好。於是，呂偉良等人也悄悄越過矮牆離去。

× × ×

在酒店的房間裏，高奇伯爵與他的其餘二名手下重聚，高奇伯爵下令各人收拾行裝，要漏夜離開本埠。

他的保鏢劉廣這時才明白，高奇無心與那中年男人合作。剛才他不過是虛與委蛇，謀求脫身之計而已。

於是，他們一邊召來侍者結賬，一邊收拾行囊要離去。

他們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悄悄將各物搬上汽車，就要直駛碼頭。

午夜有一班輪船開出，不是假期，隨時都可以買到船票的。高奇以爲一逃返香市，一切也就安全了。可是他却不知道，一直被人暗裏跟踪住。

就當他們的行李剛剛搬上汽車之際，呂偉良等人剛好回到酒店門前。

呂偉良看出了高奇的企圖，低聲對尤三根和阿生二人說：「這笨蛋，他一定不知道有人跟踪他。看來他還要吃苦頭呢！」

高奇等人僱用的街車剛開走，呂偉良等人的車子立卽在後面跟踪他們。

車子直開碼頭，但未抵達之前，半途已經有一輛車子閃了出來，攔住他們的去路。

出現在高奇等人面前的，又是那個中年人，他是接獲他手下的報告，而帶人及時趕來兜截的。

中年人叉腰笑道：「這麼快就想走，不怕我報警麼？」

高奇苦笑道：「我正是担心你報警，所以我，……我非走不可。」

中年人大怒，一掌摑向伯爵的面頰上，高奇被摑得怒火冲天，立卽還手！

中年人迅速拔出了一支手槍，呂偉良等人跟在另一輛汽車裏，看情形知道劇鬥已是勢所難免的事，於是停車開門衝出！

呂偉良制杖在手，「卡察」一聲，一枚銀針奪了出來，射中了中年人的手腕，手槍不由自主地墮在地上。

高奇手急眼快，俯首彎腰，伸手一撈，手槍已被他奪獲。

尤三根與阿生二人正想撲前，高奇突然冷冰冰地高喝一聲：「不准動！」

所有的人都呆了一呆！

中年人的手下正想反抗，却給中年人喝住：「大家不要輕舉妄動，他逃不了的。」

高奇冷笑道：「未必，你們雖然是地頭虫，但我們也不是蠢才，正是『不是猛龍不過江』，等着瞧我們的好了。」

說着，高奇已退回車內。

他伸首車窗外，說道：「如果誰先動手，我在射程範圍內仍可一槍射中他的心。明白嗎？」

車子隨卽開動，高奇持槍的手仍留車窗外，所以那中年人和他的手下，以及呂偉良等人，一個也不敢輕舉妄動。

那中年人雙手雖則高舉，嘴裏却不停地埋怨。他問呂偉良：「你是什麼人？」

「在下姓呂，呂偉良。閣下呢？」呂偉良溫聲說道。

中年人瞪他一眼：「誰有空跟你通姓名？我問你，爲什麼破壞了我們？」

「我只是阻止你殺他。」呂偉良說，「因爲他在我們保險公司購下巨額保險費，如果他一死，我們就損失慘重。」

呂偉良剛才用鐵杖中發射的一枚銀針是不帶麻醉性的，所以中年人只是被刺痛了一下手腕而已，並未倒下去。

他看見高奇等人的車子直向碼頭駛去，大爲焦急，也不顧一切的，叫他的手下開車追踪。

呂偉良等人並沒有制止他，也在後面開車，直駛往碼頭方面。

呂偉良想不到有此一着，要不是那中年人在萬分焦急中無法分心，一定不會放過他們。但是，現在那中年人只希望及時截回高奇等人。

可是，當中年人等一班大漢衝入碼頭時，但見人頭湧湧，却找不到高奇等人。

他們非常焦急，分頭在碼頭之內展開搜索。

結果，碼頭內無法找到高奇他們。中年人遷怒於呂偉良等人，但是，當他們由碼頭出來時，也不見了呂偉良等人。

原來呂偉良眼明手快，發覺高奇等人所僱用的車子躲在路旁一處樹蔭下，在黑夜中難怪中年人不

見到，但當中年人等的車子駛過後，高奇的車子就由那兒駛出，同時掉頭往後駛。

呂偉良看得分明，於是一步也不放鬆，也掉頭追過去。

高奇伯爵顯然控制了那街車司機，否則他不會輕易逃過那班惡人的追踪，也許高奇軟硬兼施，給了錢之外，高奇的手上還有一支手槍——那是屬於那中年人的。高奇就憑這支手槍扭轉了局勢。

呂偉良等人的車子在後面，亦步亦趨，終於也給高奇發覺了。

高奇命令街車司機擺脫呂偉良等人的跟踪，但是，無論如何，呂偉良也不會放棄他的原意，決心跟到底。

高奇幾次想開槍制止，但投鼠忌器，担心槍聲會驚動警察。

高奇終於忍無可忍，令司機將車子停向道旁，迅速推開車門，直向呂偉良衝過來！

高奇衝至車旁，彎腰質問呂偉良：「你想怎麼樣？跛子。」

呂偉良笑道：「你這個好不講理的蠻牛，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怎麼你連多謝也沒有一句？算了，你不多謝也就算了，却不該這麼兇神惡煞的對付我啊！」

高奇咬牙切齒地說：「你再跟住我，我就一槍毀了你！聽清楚了沒有？」那枝手槍的槍影壓在呂偉良的腦部。

呂偉良聳聳肩說：「你不怕警察聽到，隨便開槍好了。」

高奇給呂偉良抓正了弱點，無可奈何地問：「你到底想怎麼樣？」

「告訴你吧，如果沒有我的帮助，你將無法離開這裏。因爲由現在開始，那個惡人會派出他的手下到處碼頭等候大駕光臨。」

高奇總算是給呂偉良提醒了。是的，看來那中年人是當地一名惡勢力的首領，高奇和他的三名手下若要離去，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呂偉良剛才這番說話，實在有百分之一百的可能性。

高奇軟了下來，以懷疑的口吻問：「你眞的有辦法可以帮助我離開這裏？」

「如果你要光明正大的離開這裏，當然無須我協助。只是不知你將會選擇何種方式。」

「別嚕嘛了，就讓我們好好地談一談。」高奇又詫異地問：「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會無端白事的，跑來帮我？」

呂偉良笑道：「你就當我是做偸渡生意的好了，而這門不正當的生意，必須找個有錢的人客，你應該是個理想的人選。」

高奇往車內瞥了一眼，即使如此，他仍無法認出尤三根。一來是由於光綫太暗，二來是尤三根稍爲化了裝。所以，他即使坐在呂偉良身邊，高奇仍無法認出對方到底是誰？

高奇伯爵說道：「我們如果同意，費用又如何呢？」

「要看你有多少人，是不是包船性質。目的地當然是香市，但時間須要由我們選擇。」呂偉良充作內行的，一連串地說下去。

「包一艘船，須要多少錢？」

「一萬元左右。」

一萬元這數目在高奇看來，實在太少了，但呂偉良担心說得太多他會跑去光顧別人。

高奇問道：「什麼時候可以答覆我？」

「你當然須要等候一下。但是，決不會令閣下等得太久。」

「好吧！如果你能替我辦妥這件事，我願意付二萬元，比你原價多一倍的代價。」

呂偉良裝作十分高興地說：「謝謝你！那麼，你就在車上等我片刻，我去接洽好之後，立刻來帶你落船。」

「什麼？就在街車上等你？」高奇道，「萬一給交通警員見到，如何是好？」

「你叫司機把車子開進樹林中去，沒有人會想到你們躲在那裏的。我不會出賣你，只有這樣最安全。無論是警察或者剛才那班惡人，只要他們在附近出現，你仍然來得及逃去。」

高奇覺得頗有道理，如果躲在酒店或任何一間屋子裏。都可能會有危險。但是，這兒四通八達，視綫十分廣闊，誰也不可能偸偸摸摸的過來圍捕他們。

但是，高奇仍然要回到他手下的身邊，跟他們商量。

商量的結果：三名手下仍留在原來的街車上，負責監視那位街車司機。由高奇親自與呂偉良等人去找偸渡的主持人接洽。

這似乎是可以保證呂偉良不至出賣他們的辦法，但在呂偉良來說，却感到非常不便，原因之一是呂偉良本身也是香市市民。根本沒有參加任何偸渡組織，不過，他却認識這裏不少三山五岳人馬，要把幾個人偸運返香市，相信也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但是，假如有了高奇步步跟在身邊，對他來說，可能會露出馬脚。何況，呂偉良還要與尤三根商量下一個步驟。總之有高奇在着，就是不便。

呂偉良苦笑道：「既然你不相信我，這件事就

拉倒好了。」

高奇面色一沉：「拉倒？嘿！怕沒有那麼簡單！」他突然又以手槍指嚇呂偉良：「事到如今，你非帮我們不可！」

呂偉良非常冷靜地說：「這是一個現實的世界，有錢自然有人肯去冒險，但是，多了你這個外國人在身邊，教我如何接洽？」

高奇在極度矛盾中，他的心情非常徬徨，既然想早些離開這裏，又怕被人出賣。

終於他又想出了一個折衷辦法來，就是把三個人之中其中一個留下，作爲人質。呂偉良於是叫阿生下車去。

阿生自然明白，呂偉良並不是故意要他冒險，事實上尤三根如果留下，很容易會被高奇認出眞面目。

阿生下了車，跟高奇一齊走過去。

呂偉良立即開車離去。他要爭取時間，希望眞的能够辦妥這件事。

尤三根反而担心着阿生的安全。他問呂偉良：「你眞的有方法令他們偸渡出境麼？」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笑道：「試一試吧！」

車子開抵一條街道，停在一間古老大屋門前。呂偉良下了車，跑進屋子裏去。

約莫十分鐘左右，他由屋子裏出來時，身畔多了一個人。

呂偉良只簡單地對尤三根說：「這是我的朋友何先生，現在，我們先去碼頭看看是否有船可以調動。」

經過一連串的事實表現，尤三根對呂偉良已經沒有什麼疑心。反而呂偉良覺得他出現得太過突然，不得不處處小心提防。

那姓何的男子，是麻子老三的一名得力助手。麻子老三在當地的三流九教社會中，非常吃得開，對呂偉良也向來尊重。所以，每次呂偉良求他老人家帮忙的事，他總會盡力而爲。

姓何的男子帶呂偉良到一處碼頭，找着一名艇戶，這班人正是經常幹着「偸渡」這門生意的。平時每個人收一千元，據說最近風聲甚緊，艇家要收三千元一個人。

呂偉良師徒加上尤三根，已是三個人，加上高奇伯爵那一股四個人，總數便是七個人。照計應該是二萬一千元。但終於講好了二萬元包賬。

呂偉良謝過了那姓何的。同時給他五百元作爲酬謝他。但是，那姓何的無論如何也不敢收。他說，麻子老三如果知道了，會打斷他的脚骨。

呂偉良久歷江湖，自然明白到江湖中有不少眞正「有義氣」的人，所以也不敢勉强他，只叫他回去感謝麻子老三又一次帮了他的忙。

爲了節省時間，姓何的甚至自己召街車返回麻子老三那兒去。

呂偉良心裏實在有些過意不去，但是，艇家說，如果太遲起程的話，天亮前無法趕抵香市，那就可能有麻煩。因此，呂偉良不能不趕緊回到那僻靜的樹林大道去。

尤三根看見呂偉良的迅速行動，以及人面之熟，覺得他並沒有找錯與他合作的人，他情不自禁地，嘆道：「你眞了不起！」

呂偉良道：「這算不了什麼，是麻子老三的面子，沒有他，我也沒有辦法。不過，等會兒在船上，高奇一定會認出你！」

「我會設法掩飾一下。」尤三根說，「那傢伙有槍，我們不能不處處小心提防。」

「是的。」呂偉良說，「如果你是他，你也會處處小心提防。他有企圖，又有那麼多的錢，再加上今夜裏的遭遇。偶一不愼，他就會中了人家的圈套。」

「經過這一次，希望他會信任你。」

汽車開向那條靜得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的樹林大道附近，竟然不見了高奇他們的車子。

呂偉良心裏一凛，連忙下車找尋。他記得跟高奇約好的見面地方正是這棵大樹附近，但這兒却不見有人，只聽到虫聲唧唧。

呂偉良突然聽到一點異聲——那是一個人踏足在落葉上的聲音。

他立即回轉身去，但是，一枝光亮的手電筒，照射着他的面部，强烈的光綫令到他的眼睛無法睜開。

一個男子的聲音喝了過來：「舉高雙手！不准動！」

呂偉良認得出這聲音絕對不是高奇的。他心裏仍然存有一綫希望，希望對方是高奇伯爵三名手下之中其中一人。

就在這同時，路邊有人衝出，高聲喝道：「車上的人快些下車，否則開槍！」

尤三根感到事情來得太過突然，有理沒理立即將汽車開走。

「砰砰砰……」一連串的槍聲響了起來！

緊接着的，是一聲「隆」然巨响，汽車輪胎中彈，撞向路旁鐵欄，又是「轟隆」一聲，這條馬路的另一邊便是大海，車墮海中，瞬即沒頂！

在這一刹那間，呂偉良的腦海中有如一幅闊銀幕，上面所出現的，盡是一連串的刺激鏡頭——飛車，撞欄，墮海……等等，幾乎每一步驟都是呂偉

良可以想像得到的。

他一動也不敢動！因爲另外一件令他輕易想到的事，就是那強光手電筒的方向既然對準他，相信必有一枝手槍的槍嘴也瞄準他的胸膛。

毫無疑問，他們决不會是高奇伯爵的人。

黑暗中，迅速有數輛車子開出，吕偉良在槍嘴底下，貼貼伏伏的被人推上車帶走！

吕偉良心裏很難過，尤三根看來是凶多吉少了，這似乎與吕偉良無關，但是，他追源禍始，總覺得開始時是由於自己的判斷錯誤所致。

吕偉良謬謬然下車的原因，是在他的想像中以爲高奇等人躲了起來，要是他不現身，高奇可能誤會他是「敵人」。那反而會躭誤時間。想不到就是這樣，把事情弄糟了。

吕偉良被人帶至一幢二層高的大屋裏，這是他所熟悉的地方——這兒也就是囚禁過高奇伯爵和他保鏢劉廣的地方。

屋內的大廳裏，所有的人都在着，那包括高奇伯爵和他的手下們，阿生和那個街車司機。唯一不同的，就是那個街車司機沒有被綁。

那個惡人對吕偉良怒目而視，吕偉良已經從廡子老三那裏查到，他可能就是新興的惡勢力——印尼帮首領林志水。

據說，印尼帮是一班印尼歸僑，他們控制了大部份的街車司機。林志水的綽號叫「大水牛」，他是這股新興惡勢力的頭號人物。

但是，廡子老三年事已老，他處於半退休狀態，若非迫不得已，決不輕易與人交惡，這正是江湖中所謂「河水不犯海水」的道理。

吕偉良瞥了阿生一眼，阿生聳聳肩，表示出一派無可奈何的神態。

高奇伯爵的行李箱子等物，都攤放在廳子的中央。

那中年男子的腰帶之間，插了一枝手槍，神氣十足地說：「你們也太不識趣了，敬酒不喝喝罰酒，這不是自作賤是什麼？」

吕偉良道：「你所講的『你們』，不該把我包括在內，因爲我是局外人啊！」

中年男子冷笑道：「你用一枚銀針射傷了我，我還未與你算賬呢。」

他說時一步一步的走過來，舉起右手，讓吕偉良看看他那受創的手腕，有如給蚊子咬了一口的皮膚，畧爲浮腫，那正是給銀針射中的地方。

吕偉良的萬能枴杖之內，起碼可以發射二種銀針，一種是無毒的，一種是富有痲醉作用的。吕偉良現在倒有點後悔，當時爲什麼不使用有痲醉性的一種。也許是時間上來得太急促，他沒有仔細考慮吧！

中年男子突然舉起手掌，運足勁力就想一記耳光摑向吕偉良的臉頰上。

吕偉良反應敏捷，急忙退倒兩步，避過了他的巨靈之掌！

身後二名彪形大漢一湧而上，分左右兩邊將吕偉良的手臂捉住！

吕偉良曉得在這個時候反抗是愚蠢的事，因爲環顧四周，十多名大漢之中竟有數名有槍在手的。

吕偉良冷冷地笑道：「林志水，你不過希望得到這批儀器而已，現在旣然已經得到了，就算啦，何必將我們爲難？」

中年人怔了一怔：「你怎麼認識我？」

吕偉良笑了笑，道：「誰不知道老兄是印尼帮的負責人！」

能够說出他的姓名他已感驚奇，再說到「印尼帮」，簡直令到這中年人呆了一陣。他怔怔地問吕偉良：「閣下到底高姓大名？」

吕偉良反問道：「你在這裏可曾聽過廡子老三這個名字？」

「三哥的大名誰不認識呢！他是這裏的老前輩，閣下是三哥的——」

「好朋友。」吕偉良不待他再問下去，已經答了。

林志水果然改變了態度，變得客氣了許多。他說道：「既然是自己人，爲什麼不早些通知我一聲呢？」

吕偉良笑道：「假如老兄網開一面，現在知道了也不算遲吧？」

林志水說道：「識英雄重英雄，請說出你的大名，我查過無誤，回頭還要向你賠罪。」

吕偉良把姓名告訴了他，林志水於是去打電話給廡子老三。

吕偉良趁住這時候問阿生：「你們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

阿生低聲答道：「那街車司機出賣了我們，車子的脚掣旁邊，隱藏着一副電話機。他們原來是同黨。」

高奇在旁也說：「早知如此，我一槍殺了他，就省下了許多事。」

「你冷靜點，也許我們還有一綫生機。」吕偉良說，「否則，你將無法實現你的美夢。」

高奇反問道：「什麼美夢？」

吕偉良笑道：「你心裏明白。如果我估計不差，你下一個步驟應該是到印度去。」

高奇面色一沉：「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有根據的，決不是瞎猜。」

「是的，我有一套旅行計劃，所以我須要一大筆金錢。」

「以你這種人才，賺錢，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能够有本領發明這些儀器，爲什麼不在別的方面去動腦筋賺錢。」

高奇看着那些已經裝箱的儀器，嘆氣說：「人各有志，有時很難解釋的。」

不久，林志水又由那邊走過來，說道：「三哥已證明這裏有兩位是他的好朋友。吕先生，你可以和你的弟子離開這裏了。」

高奇忙問：「那麼，我們呢？」

林志水瞪他一眼。「你害得我們苦了，要不是你企圖偷偷逃離本埠，今晚就沒有開槍，汽車撞堤墮海等等事情發生，現在警方正在追究這件事的眞相。」

高奇當時已被押離現場，他不知道事情是怎麼樣發生的，但是吕偉良却淸楚，那是由於尤三根企圖開車逃出包圍網，被林志水的手下開槍擊中汽車輪胎，以致撞欄墮入海中。

至於尤三根是否生存，吕偉良雖然不得而知，但是，照推測將是凶多吉少。

吕偉良說道：「林老兄，旣然這些儀器他答應留下，我以爲你也不必與他爲難。」

高奇乘機說道：「對了，我們前世無冤，今世無仇，你有了這批儀器就不愁沒有錢，還何必苦苦與我們爲難呢？」

林志水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看在吕老兄的面上，把你一併放走。但是，你必須教導我的手下，如何使用這些儀器，否則，我們會得物無所用。」

高奇答道：「這個容易了，我立刻就可以教曉你們使用這些儀器。」

林志水叫人把高奇伯爵等人解開，一邊將儀器搬出，高奇把腕表解下，向各人示範。

高奇說道：「只要安裝在各賭場輪盤架下的隱藏儀器不被發覺，這副儀器可以在數百尺範圍以內發生遙控作用。因此有幾件事必須注意的：第一，你的手下要先在賭場附近佈置好遙控儀器。第二，落場賭輪盤的人不能一出即勝，要像演戲一樣，第三，看這腕表時不要惹人注意，否則就會露出破綻。第四，不要太過貪心，賭輪盤的好處是賠率高，三十幾倍，只要中二三次已經盤滿砵滿，次次中反而不妙。這些都是我的經驗之談，希望你贏得比我更多。」

林志水本來很生氣，但是，看在廡子老三的面份，既然放走吕偉良師徒二人，與高奇爲難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現在看見高奇說得這麼有誠意，想到日後可以發大財，怒氣也就消失。

吕偉良與高奇等人離開林志水的總部，時已深夜。各人既與印尼帮的人和解，亦無須閃閃縮縮，因此，吕偉良對那幹偷渡的蛇家交代淸楚之後，回到失事現場看看尤三根是否生還。

警方人員在汽車失事墮海現場搜索，但是，尤三根却沒有下落。

各人再回到酒店，希望渡過了今晚之後，明天看看尤三根的體屍是否撈起。

高奇伯爵始終未知道出了事的人是尤三根，只道是吕偉良的朋友。但是經過了那一晚之後，高奇對吕偉良的印象極之深刻，因此，他願意等待吕偉良師徒一齊返香市。

高奇那張支票是可以在香市或者隣埠任何一處提欵的，因爲賭場以爲他是遊客，自然是盡量予以方便。但是，高奇爲安全計，支票還是留待返回香市時才提取。

翌日，當地的報紙只報導有一輛出租汽車不知何故失事墮海，駕駛人可能已被溺斃，但屍體仍未撈獲。

汽車本來是由阿生經手租來的，但阿生一向是個鬼靈精，國際駕駛執照是假的，連姓名也是假的，因此警方也無從査究。

雖然尤三根有點咎由自取，他不開車逃走就什麼事也沒有，但吕偉良總覺得心裏不好過。

整個上午都沒有消息，吕偉良雖則不敢出面査探，也知道尤三根毫無音訊。

失事汽車撈了起來，車門是打開的，可能是失事時衝力太猛而撞開的，也可能是尤三根當汽車墮海後，他仍保持淸醒，爬出汽車逃生。但是，看失事汽車的傷痕纍纍，後者的可能性極小。

下午，高奇伯爵與吕偉良等人，乘船離開了隣埠。

在船上，高奇看見吕偉良一言不發，知道他仍在悼念故友，回心想想，一切都是爲了自己，於是他走過去吕偉良的身邊，安慰了他幾句。

吕偉良反問道：「你可知道那位朋友叫什麼名字嗎？」

高奇迷惑地搖搖頭。

吕偉良說：「這個人你也認識。」

高奇一怔：「你的朋友，我也認識？」他苦笑了一下，「你別開玩笑了，我在香市居住並不太長久，認識的人也不多。」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他的確是你的朋友。」

呂偉良反問道：「你可記得，南埠有一位探長叫做尤三根？」

高奇一聽到「尤三根」這三個字，立卽呆了一陣。他渾身有如觸電一般，好一會兒也說不出半句話來。

呂偉良又說道：「不怕坦白對你說吧，尤三根是追踪你到這裏來。」

「什麼？他……他追踪我？」

「要不是他不幸死了，我也不想告訴你。但現在人也死了，說出來也沒有什麼相干吧！」

高奇忽然又咬牙切齒地說：「那傢伙好卑鄙，他爲什麼要追踪我？」

「卑鄙？不！他是個盡忠職守的警探，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頭來你這『伯爵』的名銜，畢竟還是佔盡了上風。」

「他生前可能對你說了我許多壞話，但是，他自己本身又何嘗不是個大壞蛋？」

呂偉良的思想開始有點混亂，問道：「你怎麼會罵他是壞蛋？」

「可不是麼，他們這班警界中人根本沒有一個是好東西！」高奇含恨地說，「我在南埠犯了販毒嫌疑，結果給他們幾乎弄到傾家蕩產。」

呂偉良想起尤三根出示的舊報紙中的記載，不禁問道：「難道你是被寃枉的麼？」

高奇伯爵嘆一口氣說：「坦白說吧，這個世界如果不冒險，憑正當生意試問賺得幾多？每一位大富翁都有一些見不得光的生意，要不是走私，就是販毒。這樣說似乎有些過份，但事實是大話怕計數，他們手上的正當生意每年能賺了多少？先祖的遺蔭又有多少？只要細心計一下，馬脚自露。問題卻是有幸有不幸。幸運者，過海神仙，名成利就，壓根兒就沒有人追究他的錢從何處而來，不幸的給當局捉住，動輒便身敗名裂。」

「那麼，你是屬於後者，是不？」

「是的，事過情遷我也不怕說吧，由於我外强中乾，開支浩大，不能不幹一些走私販毒生意，但是，不幸有一次給南埠警方拿着了，要不是我伯爵這榮銜還可以鎭壓一下，恐怕現在已是階下之囚。但是，話也得說回來，雖然我靠走私販毒賺了不少錢，這一次給他們抓住痛脚，便弄到傾家蕩產。首先是打官司，律師很懂得要錢，我爲了保存聲譽地位，更多錢也得照給他，其次是疏通警方各階層的人。……」

高奇伯爵還沒有說下去，就給呂偉良截住問：

「既然通了天，還何必再化錢疏通他們。」

「這些竅門怎麼你也一點不明白呢？正因爲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才不能不設法補救一下。警方各階層的人收了我大量金錢之後，搬上法庭的證據相應減少，於是他們表面上與我的律師針鋒相對，實則合作得天衣無縫，終於我就因爲『證據不足』而化險爲夷。但是經此一役，我已陷於破產地步。」

「我一向以爲南埠的警方會較爲正派。」

「正派？嘿！」高奇用鼻子哼了一聲，「還不是天下烏鴉一樣黑！」

呂偉良道：「你涉嫌走私的事，當年報章也有刊載，但是，尤三根爲什麼辭職？」

「天曉得！」高奇聳聳肩！「也許他已經盤滿砵滿。」

「報章說他不滿判決的結果。」

「這不過是他對報章的宣傳，眞正的原因，相信也只有我才明白。」

「眞正的原因，又是什麼？」

高奇伯爵忽然變得非常愼重：「你眞的想知道麼？」

呂偉良點點頭。

高奇說道：「他一定是對你說，由於我無罪釋放，所以他死心不息，千里追踪我，目的是要再找我的錯處，是不？」

呂偉良又點頭表示同意他的說法。

高奇說下去：「記得當年帶隊進入我住所搜索的，正是探長尤三根。他們帶有入屋手令，幾乎把我的住所翻倒了，他曾進入我的書房，搜出我的一本日記，也許他是因爲翻閱了我日記中的一頁，而對我產生了某種狂想。」

「你的日記中寫了一些什麼？」

「其中一頁寫住：『爲了那張地圖，我化費了不少精神和時間，終於給我發覺了一些端倪。那可能是一幅藏寶圖，那些古怪的文字，可能是印度文，因此，那地圖中顯示出的山區，自然應該在印度國境之內。爲了明白眞相起見，我決心要到印度去一次……』老實說，我就不相信尤三根是爲了正義的理由，而追踪着我，最有可能是給我的日記迷住了。所以，他要千里追踪我。目的無非也是爲了金錢，甚至希望知得更多，而吞掉我的收穫。」

呂偉良對他的說法當然保持着若干懷疑，但是，這說法與保險箱內的古怪地圖，則十分脗合，因此，他忍不住問道：「你怎麼知道那是一幅藏寶地圖？」

「我只是這樣推測，實際上它可以說是來歷不明的。偶然有一次，我家中一幅油畫毀了，我感到非常可惜，親自爲它檢驗，看看是否可以修補。想

不到就是這樣，給我發覺了一個秘密。油畫後面的木框架子，本應由四條木方構成的，但拆開了之後，我發覺其中底下一條不是木方，而是一條通心的方形鉛管。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都會引起一陣疑惑，我亦不會例外。於是，我設法將通心的鉛管鎅開，其中就收藏了那幅古怪的地圖，我請敎過不少人，却沒有人曉得那是什麼文字。但地圖上所繪畫的，顯然是一處山區。」

呂偉良見過那幅地圖，自然是毫不懷疑。他問：「你要到印度去的目的，又是什麼？」

「有一個人告訴我，那些字似印度文，又似西藏文，如果能到二個地方體察一下，也許會找出答案來。」

呂偉良道：「你已經破產了，爲什麼還要帶着這麼多的人？」

「他們都是我的忠心僕人，每一個都跟隨了我不少時日，我不忍辭退他們，何況，我還有一個發達的機會，如果地圖上是顯示出一個藏寶地點的話，我更加須要一班人帮手，與我組成探險隊。」

呂偉良感到這件事非常有趣，尤三根來得如此突然，去得也突然，既然找不到他的屍體，只能當他失了踪，道理上不能說他死了。

高奇伯爵忽然又對呂偉良說：「像你這種人才，本來是我理想中的拍檔！可惜，你不知道有沒有興趣去尋寶。」

呂偉良笑道：「地圖可能是開玩笑的，你不怕白行一遭麼？」

「不會的，我就當作去旅行好了，如果你有興趣，我願意請你同行。」

「首先謝謝你的好意。」

「如果此行有收穫，你也有十份之一。」

「如果是一個金鑛，這數目已經不小。」

高奇道：「請你不要以爲我開玩笑，我是有心聘用你的。」

「你爲什麼這樣看得起我？」

「也許是你的通天本領令我驚服。」

呂偉良笑道：「跛子做不了什麼的。」

「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事實上你有頭腦，又機警，難得的是身手敏捷，令人佩服之至。」

「謝謝你的過奬。」

「如果你喜歡冒險，我們就此決定下來。」

呂偉良道：「不！我對於發財這回事，已經失去了興趣。」

「你太消極了。」高奇說，「做人一定要有向上心，何況你年紀不算老，看樣子不過三十幾歲，如果這次成功的話，收穫可不小。假如萬一失敗了，我也不會令你白白化費時間，給你包起食宿和來回機票，另外還有一份津貼。」

「你眞闊氣！」呂偉良又說：「如果我須要錢，辦法可多了。」

「多極也不會像尋寶那麼開心。」高奇又問：「你在那裏上　的？」

「許多地方都可能成爲我的辦公室，例如一些富人的住宅。」

「閣下幹什麼行業？」

「鋤强扶弱，刧富濟貧，這應該是七十二行以外的職業吧！」

高奇怔了一怔道：「原來你是一位俠盜。失敬失敬。」

呂偉良說道：「我沒有什麼可敬的，我只是做喜歡做的事。這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實在太多，我也不是嫉妒人家有錢，問題是有些人太過不擇手段，我就要用我的方法去對付他！」

高奇苦笑道：「還好你不是住在南埠，否則，恐怕我早就遇上了閣下。」

高奇側過頭來，看看阿生已在安樂椅上睡着了，不禁又問：「他是你什麼人？」

「徒弟——唯一的徒弟。」

「那麼，我連帶他也一起聘請，你大概可以成行了吧？」

呂偉良道：「爲什麼一定要我？」

「反正須要人帮手，當然要選擇一些精明能幹的。經過這一次之後，我對閣下充滿了信心，希望你認眞考慮一下。」

呂偉良沒有再作聲了，他在座椅上也閉上了眼睛。

他們一行人是擠到「航空位」這邊船艙來的。這種位就在船頭部份，視野廣闊，光綫充足，日間乘搭這種艙位最好。

船已駛入香市水域。

阿生其實一直沒有眞正睡着，他只是閉目養神，所以，剛才高奇伯爵與他師父呂偉良講一些什麼，阿生都可以聽到。

阿生年紀不足二十歲，對於一些新奇事物均感興趣，就像許多青少年人一樣。他未到過印度，自然希望有機會去玩玩。

因此，當船抵埗之後，呂偉良正經過海關檢查站，阿生就揀了一個機會，在海關的枱拾起一枚粉筆末，迅速在高奇伯爵的行李箱上寫上了他的電話號碼。

由於這鬼靈精的行動敏捷，海關關卡內又人頭湧湧，竟然沒有人發覺這件事。

呂偉良走在前面，更加沒有留意到。

離開了檢查關卡，阿生陪着呂偉良召街車匆匆離去。

他們跟伯爵一班人在船上已經道別。這是呂偉良的經驗，由於碼頭人擠，等候檢查的人又多，所以在船上道別，總好過留在碼頭久候。

本來各人可以乘搭水翼船，但是，當日有數百日本遊客要離開隣埠返回香市，他們包起了各班水翼船的客位，以致弄得呂偉良等人，不能不轉搭大船。

在歸途中，阿生一直盤算着如何說服呂偉良，但是，總想不到如何開腔。

終於，阿生在街車上透過車窗外望，看見一間金舖門前圍上了一大批警員，店門半掩，途人圍觀如注，他故意驚奇地問：「發生了什麼事?」

司機和呂偉良自然也發覺了。

司機說：「還不是被刼麼?這情形一看就可以猜想得到。」

阿生唉聲嘆氣道：「金舖銀行，差不多每天被刼，這到底是什麼世界?」

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埋怨：「有什麼辦法?刼上一百幾十萬，到頭來不過被判幾年監禁，年紀輕的阿飛，幸運的話，可能只被判簽保守行爲，最不幸的亦不過被判入感化院。兄弟，如果你是個好食懶飛的青少年，也可能不喜歡正正當當的工作，而跑去冒險，如果安然得手的話，又可以安享一年半載了。」

阿生半開玩笑道：「那麼好的生意，爲什麼你還要開街車?」

街車司機苦笑道：「我家裏有老婆子女，否則，我眞想試試。反正損失的是保險公司而已，店伴們保證不會追捕你。」

這些話如果給警方負責人聽到，一定以爲他們存心不良，但是，事實也確實如此。社會秩序日壞一日，刼案一天數宗。看來警方一些澈底解決的辦法也沒有。

呂偉良很久不見夏維探長和他的手下辛尼，也許他們忙得不亦樂乎。

想起尤三根也是南埠警局中一名退休探長，呂偉良心裏就難過。

阿生忽然又對呂偉良說道：「這都市住得人好不厭悶，有機會到別處去逛逛，那眞的是最好不過了。」

呂偉良不知道這鬼靈精徒弟已聽到他和伯爵的談話，只道他是剛才看見街頭又發生金舖刼案，所以才有感而發。

他回頭想想：也是的，打開每日的報紙，不是兇殺，就是打刼的新聞，眞的教人有點不寒而凜。

呂偉良說：「過一兩天，如果尤三根還是沒有消息，我與你到外地去旅行。」

阿生忙不迭地問：「是不是印度?」

呂偉良出奇地問道：「爲什麼一定要去印度的呢?」

阿生發覺說漏了口，只好苦笑道：「許多神話故事都是發生在印度的，我想，那一邊一定有許多有趣的事物。」

「不!我的意思是南埠。」

「南埠?爲什麼去南埠旅行?」

「尤三根萬一眞的死了，他的家人應該要知道這件事。」

阿生嘆氣說：「你這人責任心眞重，尤三根是自討苦吃，早知高奇伯爵意圖不軌，他偏不報警，卻要看看下集的上演，結果，連自己性命也丟了，這與我們又何關?」

呂偉良說：「阿生，做人不能這樣的，人之所以叫做『人』，是因爲人有性，我們撇開正邪不談，但每一個人如果死了，起碼對他的家人很重要，因此，我們應該讓他的家人知道。」

「那麼，打封電報過南埠好了。」

「問題却是他不知是生是死。」

「那麼，何不暫時擱置起來?」

呂偉良說：「我想去看看實情，因爲今天在船上，伯爵的說話與尤三根又是兩樣。」

阿生腦筋一轉，又問：「是哩，你不是偷偷進入過伯爵位於綠林大道的住所麼?」

「是的。」

「有什麼發現?」

「我不是早已告訴你麼，只有一張古怪的地圖放在保險箱裏。」

「你似乎說過，那是印度文，是不?」

呂偉良說：「只是有些像，可能不是。今天在船上你睡着了，伯爵也提及此事了。」

阿生其實沒有睡，他只是閉目養神，所以才會把呂偉良和高奇的談話偷聽到。

呂偉良忽然也想起了這位鬼靈精的徒兒，他沒有理由要去印度旅行的，那兒並不是什麼旅遊勝地，爲什麼阿生偏偏提及那兒?

他恍然大悟，說道：「小鬼，你大概聽到高奇伯爵的提議了，是不?」

阿生伸伸舌頭，聳聳肩。

呂偉良不作聲，一直沉默至車子停下來。

師徒二人返到家中，「多利」撲到阿生的懷裏，像孩子們久別父母，一旦重逢一樣。

呂偉良連行李也未放下，電話就響了。

「誰?」呂偉良執起聽筒就問。

「呂先生，我是高奇，」對方是一個男子，帶着外國人口音的本地話，他當然就是高奇伯爵。

呂偉良已經認得他的口音，問道：「你怎麼知道我的電話號碼?」

「嗯……」高奇支吾片刻，想到寫在皮箱上的電話號碼，當然不會是呂偉良本人，他哈哈大笑道：「我有心與你合作，當然什麼都得查清楚。」

「好了，別開玩笑，留下你的電話號碼，我剛入門口，讓我仔細想清楚之後，再打電話給你。」

「好極了，希望我們合作成功，旅途愉快……」

高奇於是把他家中的電話號碼說了一遍。

電話掛了線，阿生抱住「多利」入來，他問：「是不是高奇伯爵?」

「是的，正是他。眞奇怪!他怎麼會知道我們這裏的電話號碼?」呂偉良是眞的有些莫名其妙。

阿生却在心裏好笑。

呂偉良在沙發上坐了下來，「多利」又跳進了他的懷抱，那依依之情，令到呂偉良把牠當作孩子一般看待。

牠低哼着，搖頭擺尾的。

呂偉良摸着牠的頭，揉着牠的腹，問道：「帶你去旅行好不好?」

阿生拍腿道：「對了，把多利一併帶去，這倒是個好主意。」

呂偉良瞪了阿生一眼，道：「我不過跟牠開開玩笑罷了。」

阿生的面孔與心情一齊冷却下來。

呂偉良拍拍「多利」的背脊，示意牠離去；「多利」非常聰明，跳落地，跑出門口。

呂偉良拄杖返回他的房間，阿生則默默無言地獃在那裏。

抗日時期 一段秘史

「鐵拐俠盜」呂偉良還未起床，家裏就來了一批不速之客。

他很少這麼晏還沒有起床的，大概是經過連日來奔奔波波，感到有點筋疲力倦吧!因此，當阿生走進他房間裏告訴他有客到訪時，他以爲又是高奇伯爵等人，不想接見，回頭又想再睡!

阿生說道：「來訪的人客是傷殘會的代表們。好吧!既然你不想見他們，我就叫他們走好了!」

阿生說着，眞的走了出去!

呂偉良急忙叫住他，隨即由床上一骨碌的坐了起來。

傷殘會的代表，對了，呂偉良本身也是個傷殘的人，唯一不同的，大概是他較爲幸運，因爲他拄住鐵拐杖便可以自由走動；最近年來他裝上了義腿之後，則更加方便得像常人一樣。再加上他懂武功，當然沒有人可以欺負他，他反而去做了不少鋤强扶弱的事。

但是，社會上有些缺乏修養的人，他們對傷殘人仕的嘲諷與歧視，呂偉良也曾身受過，所以無論站在任何立場，呂偉良都是極之同情他們的。

呂偉良吩咐阿生先去招呼他們，自己則進入套房的浴室裏，匆匆梳洗。

傷殘會幾位青年人都是剛由外地回來的，他們正是當地傷殘會派出去參加一年一度世界傷殘青年運動會的代表們。

呂偉良在他們誓師出發之前，曾出錢出力支持過他們，除了捐出大量金錢之外，還親自指導過各選手關於射箭、標槍等等，各項運動的要訣。這次各代表凱歸來，特意到來感謝呂偉良的指導和鼓勵。

但是，如此一來反而令呂偉良有點不好意思。

他親切地和各傷殘代表交談，雙方都覺得當地的慈善福利機構雖多，但對傷殘人仕方面的福利工作，實在做得不够。

尤其是呂偉良，他一直以來就覺得政府的責任心太少；要不是民間有這許多熱心人仕組織這許多慈善社團，福利工作相信必然是一團糟。

呂偉良心有所思，毅然答應在年內再捐一大筆錢出來，建造一座專供傷殘人仕使用的室內運動場。裏面一切機械化，有太陽燈，務求盡善盡美。

這幾位青年人知道呂偉良這個人講得出就做得到，例如再推上一次，爲了興建一間永久會所給傷殘人仕，他竟毫不考慮地把一間祖屋拍賣，得欵盡捐傷殘會。這做法相信許多千萬富豪也未必做得到。別說過百萬，卽使三幾十萬，他們也愼而重之的捐了出去之後，跟尾一個條件就是要把自己的大名加在一些建築物之上，以便死後「萬世留芳」。

但是，呂偉良做善事却是爲求心之所安，既非爲名亦非求利。他的作風早已爲人所熟悉，根本亦無須多費筆墨了。

且說傷殘會數名青年代表走了之後，阿生忍不住說：「師父，怎麼你又答應捐錢?」

「是的，這一次，相信非數百萬元不可。」

「別開玩笑了，我雖然知道你手上還有多少有價証券，但是，數百萬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呂偉良笑道：「你不是很希望去印度旅行麼?也許你眞的有個機會。」

阿生曉得他會眞考慮高奇伯爵的建議，不禁爲

之喜上眉梢。

呂偉良首先打了一個電話給攝影記者小丁。

小丁還沒有起床，他在電話中說：「早已放大沖晒好了。你什麼時候來我這裏？」

「半小時之後好嗎？」呂偉良問。

小丁答應一聲，就掛斷了綫。

果然是半小時不到，師徒二人已來到了小丁的住所。

小丁睜開惺忪睡眼，帶呂偉良入黑房取照片。照片丁方約有一尺左右，小丁儀器設備齊全，沖晒得十分清楚。

呂偉良一邊用一個硬皮紙袋套了照片進去，一邊問小丁：「你可知道這照片上的文字是說些什麼的？」

「不是印度文，也不是泰國文，看得我一頭霧水。」小丁聳聳肩把手一攤，「至於那幅地圖，更加不知道指的是那一個地方。」

阿生接過呂偉良手中的厚皮紙袋，把照片拿出來仔細看清楚，只見放大的照片中有許多山，那些「山」是地圖上常見的形狀；旁邊附有說明，可惜他們都不知道這是那一個國家的文字。

此外，地圖上又有些符號，彷彿算術符號的「十」、「一」、「×」等，而星標則只有一個。

阿生說道：「這分明是藏寶地圖，我們只要懂得這些文字裏說些什麼，就可以解決一切。」

小丁說道：「我們報社裏有個專譯電訊的，是個語文專家，他認識許多國的文字，但却不知道這是那一國的語文。」

許多報社都有譯電訊的人才，但大部份是英譯中的，因為大部份外國電訊都是英文發出電文，只要是個對中英文均有修養的人，便可勝任愉快。像小丁所講的，能懂多國語文的人，實不多見。

因此呂偉良問小丁：「你的同事眞的懂得多國語文麼？」

小丁道：「是的。不過，你放心，這張照片他從未見過。因此你的秘密，他也不會知道。」

阿生說：「我給你弄得糊塗了，你的同事既未見過這照片，又怎知道他並不認識其中的文字？」

小丁道：「很簡單，我只把照片中的文字讓他看，問他這是講什麼的。」

「那就是說，他已經見過這張照片了。」阿生道。

小丁解釋道：「我只不過將文字部份攝取成另一張照片，讓我的同事看。」

呂偉良向來對小丁的為人很了解，他對於保密工作也做得不錯，所以呂偉良才會信任他。這一次呂偉良也深信他沒有把這份秘密宣洩出去。不過，如果照眼前這情形看，呂偉良覺得這份地圖即使給任何人看也看不出什麼結論來。

呂偉良的意思是要找小丁的同事研究一下，但是小丁說，他已經跟這位同事詳細地談過了，就算呂偉良找他也恐怕談不出什麼結果。

師徒二人最後告別了小丁，帶了那幀放大了的照片，到和平大道一百九十七號七樓A座去。這兒就是尤三根的居所。

裏面沒有人，這是呂偉良早已想到的事。他把門鎖弄開，然後才小心翼翼地入內。雖則他早已知道這住宅只住了尤三根一個人，尤三根既然在隣埠撞車墮海，看來是九死而無一生的機會，但世間的事往往會令人意料不到的。所以呂偉良不能不小心從事。

結果，屋子裏果然是沒有人。

呂偉良把門掩上，然後回到窗幃後面，把眼睛湊到架設在窗前的望遠鏡去。

鏡頭中出現的，正是高奇伯爵的住宅。

高奇伯爵剛好由外面回來，手上挽住一個旅行袋，後面跟住二名他的手下。

大門掩上後，高奇非常愼重地把旅行袋放在桌子上，裏面裝的全是鈔票。高奇伯爵是剛剛拿了賭場簽發的九十多萬元支票，去銀行兌現。

他檢點過所有的鈔票之後，才將全部鈔票放進保險箱之內。

阿生用另外一副普通望遠鏡，站在桌緣旁邊，也看得清清楚楚。他說：「師父，你不是答允過捐一筆錢到傷殘福利中心去麼？」

「是的。」呂偉良說。

「那麼，我們何不向伯爵下手？」

「高奇在賭場贏了過百萬，應該是個好對象。不過，他這位所謂伯爵，恐怕全副身家也不過就是這百餘萬而已。」

「怎麼？你在可憐他？」

「不！一百萬元，我是嫌它太少，我理想中專供傷殘人仕使用的室內運動，必須數百萬元才可以完成。因此，這一百萬元，應該留回給高奇伯爵，因為他還有一件事等着去完成呢。」

阿生想深一層，便感到無限興奮。他說：「師父，是不是你打算跟他到印度去？」

「是的。」呂偉良說，「看來他的尋寶計劃不似是個夢想。」

阿生高興得幾乎叫起來：「那眞的好極了。」

呂偉良忽然又嘆氣說：「可惜，尤三根操之過急，他不該駕車逃走，以致失事墮海。」

「也許是他命中註定的，事到如今也沒有辦法

「師父，我們什麼時候與伯爵連絡？」

「就是現在！」呂偉良打電話給高奇。

高奇伯爵絕對不知道呂偉良就在對戶，興奮地說：「你改變主意了，是不？」

呂偉良道：「我想先知道更詳細的計劃，然後再決定下一個步驟。」

「好極了，我們何不立刻見面談談？」

「在什麼地方？」

「就在舍下如何？」

呂偉良明知他居住的地方，在情理上他却故意問道：「府上在什麼地方？」

「綠林大道一百三十五號六樓。」

「好吧！我立刻就來會你。」

掛了綫之後，阿生說道：「如果伯爵眞心與我們合作，等會兒他必然會讓我們看看那幅原圖，否則，他必有陰謀，目的不過是利用我們而已。」

呂偉良覺得阿生言之有理。這少年人的思想越來越成熟了。

呂偉良在尤三根的住宅內搜索，他希望找出更多的綫索來。

尤三根的行李很簡單，師徒二人搜不到什麼可疑的物品。

呂偉良看看腕表，二十分鐘了，如果這時候到高奇那裏去，該是十分適合的，如果太早，高奇反而會感到驚奇。

豈料就在這時候，阿生忽然由那邊叫過來：「師父，你看這是什麼？」

呂偉良拄杖過去看，原來是一張字條，字條是夾在一本記事册之內的，記事册又放在衣箱的底層，稍為大意就會疏忽。

阿生是在翻閱記事册時，字條由裏面掉出來。

記事册內所記的只是一些備忘錄形式的記載，例如日常開支，公共汽車所經路綫，親友姓名地址等等，幾乎是無事不記。

呂偉良把那張字條展示，上面寫住：「陳將軍，北郊七號公路，隱士農場。」

阿生在旁說道：「這分明是一個人的地址，看來有點特別。」

呂偉良把字條夾回記事册內，將記事册一併帶走。師徒二人走到高奇伯爵的家裏，呂偉良立刻被那個看門人認出。

呂偉良原本以為看門人看不出，因為當夜他被看門人發覺時，尤三根已及時將一個烟灰缸擲爛了大廳上面的燈。

但是，現在那看門人却大驚小怪地指住他叫了起來：「就是他！他就是那晚摸進來的小偷……」

呂偉良嚇了一跳！想不到這看門人眼光果然是銳利無比。阿生就想退出，豈料看門人話未說完，裏面已經有人叫了出來：「不准你亂說！」

說話的人正是高奇伯爵。

原來高奇伯爵由隣埠回來時，已聽過看門人的報告，知道有人摸入來光顧過這住宅，只是經過檢點之後，發覺沒有任何損失，反而沒有把此事放在心裏。現在高奇在裏面聽到了看門人這麼一說，他心裏反為明白了。

高奇伯爵連忙向呂偉良道歉。

看門人仍然想說下去，却給高奇一再制止。

高奇帶住師徒二人進入內廳，那看門人仍在悻悻然的對一名大漢說：「這跛子以為我不認得他，雖然他在我眼前只是驚鴻一瞥，但這跛子在我的印象中却極之深刻。但是，伯爵為什麼會——」

大漢示意說：「別再說了，他是伯爵的貴賓，我們須要他的帮助。」

看門人說：「他能帮助我們一些什麼？嘿！這跛子不過是小偷。」

大漢道：「我們在隣埠如果沒有這跛子，恐怕現在已經死得不明不白。」

看門人沒有跟伯爵到隣埠去，自然不知道當時的驚險情形。

且說高奇伯爵招呼師徒二人坐下之後，奉酒遞烟，禮儀周周。

呂偉良說：「請將閣下的尋寶大計說出來聽聽吧，我實在太需要那十分之一的利潤。」

高奇伯爵道：「只要你眞心與我合作，我保證你得到的不會少。」

「聽你的口氣，似乎是十拿九結的。」

「一直以來，我們所欠缺的是經費，現在總算籌到了一點兒。」

「須要很多錢麼？」

「你也可以想像得到，這是一件十分艱巨的探險工作，少一點經費也不成。我挾着伯爵的勳銜，以為可以在這個重名利的都市賺到一些錢，豈料這裏的人却不易上當，原因是數名有勳銜的所謂社會名流，紛紛出醜。國際販毒組織的頭子在機場被搜獲證據，結果查出他是個有勳銜的人，此事一直未公開，據說是由於『皇室』的體面，其實，幕後人可能找藉口發一筆大財。看來這位名流想脫罪，他那份家產要與幕後人平分亦不足為奇，即如我，我在爾埠弄至傾家蕩產，情形幾乎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我的家財全部被吞後，僅可保存『伯爵』這名銜，被迫自動離境。」

呂偉良笑道：「想不到你對本地的環境，也相當熟悉。」

高奇伯爵苦笑搖頭，道：「其實天下烏鴉一樣黑，問題是手法各不同。有些飛擒大咬，有些吃人不吐骨。例如一名擁有勳銜的股票經紀，挾鉅資失踪，客戶叫苦連天。這一回倒變成了無法隱瞞的事，爲此，令到其他擁有勳銜的人，恨他入骨。其實普天下的事都同一道理，寧被人知，莫被人見。誰不知道名流們拚命往上爬，爭取什麼勳銜，無非爲了方便自己，正所謂『小財不出，大財不入』，如果沒有好處，誰肯做慈善家？」

「你說得對，這世界上有着無數『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斯文壞蛋。問題是未必個個看得出，等到有人將他們的外皮撕破了，往往就會有人自告奮勇去替他們掩醜，這些人亦往往發了大財也沒人知。」

「世界本來是個大舞台，我你同是演員，但要在這短短數十年間上演一幕令人難忘的好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尋寶應該是一齣很好的戲碼。」

「所以我希望你是我的好拍檔。」

「有劇本嗎？」呂偉良半開玩笑地問。

「當然尋寶是須要有藍圖的。爲了保證我們合作愉快，請准許我保留這份藍圖。」

「你要我把戲演得好，必須讓我先看看劇本才是。」

「不怕坦白對你說，目前我仍在摸索階段。」高奇說道：「我這番到印度，是希望有人知道地圖上的文字是什麼意思，我懷疑那是印度或者鄰近幾個小國的古文，所以第一步必須到那地方去的。」

「這似乎是大海撈針。」

「不！保證你必有所獲。」

「口頭上的保證未必有用，此行可能是枉費心機。要我相信，你必須告訴我更多。」

高奇伯爵苦苦沉思片刻，終於又說：「這當然不是靠靈感的。在南埠時，我請教過一位印籍考古學家，他肯定這是一幅藏寶地圖，但年代不會超過一個世紀。」

呂偉良知道南埠是個由多種民族結合而成的都市，自然相信高奇在那兒可以找到什麼印籍專家，但是，他却不相信高奇伯爵就憑了這一點，而遠涉重洋去尋寶，換句話說，他知道的，一定不止這麼多。

「看來我們很難合作。」呂偉良忽然說道，「我是個硬漢子，說一不會二，但你却閃閃縮縮的，我們的性格迥異，如何合作？」

高奇伯爵苦笑道：「其實你不該懷疑我，如果我要欺騙你，爲什麼不說你可以佔一半利益？而只是佔百份之十，由此可見我是個實事求是的人。」

呂偉良仍然不滿意。

阿生忍不住說：「師父，你何必迫他說出實情？反正是他求我們的。」

呂偉良也說：「我不知道更多有關資料，決難做個傻瓜，以免浪費時間。」

高奇再想通想透，這才咬實牙關說：「好吧，就讓我告訴你更多，我到這兒來，並不是爲了向隣埠賭場下手那麼簡單，而是爲了找一個人。」

「什麼人？」呂偉良問。

「他是一位中國將軍。」

「將軍？」呂偉良和阿生同時怔了一怔。

與此同時，他們也不免會想起那張字條來。在尤三根家中發現的一張字條上面，就有「陳將軍」三個字。因此，師徒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高奇伯爵又說：「這位將軍姓陳，是抗日戰爭中一員將領。」

呂偉良不由自主地說：「陳將軍，是不是住在北郊的？」

「你怎麼知道他住在北郊？」高奇伯爵立刻就問。

呂偉良覺得說得太快，忙改變口風說：「也許你所說的，不是我所認識的那位陳將軍。你知道，這地方有不少中國將軍，許多已不聞世事，隱居起來。」

「對了，我所說的這一位陳將軍，正是這一類人。過去他是一位抗日英雄，所以對於當時的許多大事都知之甚詳。」

「什麼大事？」呂偉良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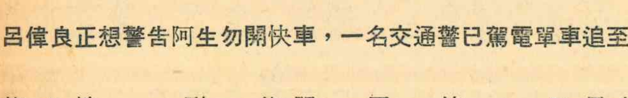
「例如抗日戰爭中，盟軍之間就有不少外間不知道的事情。我手上這幅地圖，正是關乎當年抗日期間，一段大事的。陳將軍是當年中國遠征軍一位將領，他知道得很多。」高奇又說：「我幾經辛苦，才找到陳將軍，他告訴我當年抗戰時期的一段秘史。據說，當年中國政府曾向美國借貸，美國國會通過借給中國政府一筆數目頗大的美鈔，你猜總數是多少？」

呂偉良沉吟道：「抗日戰爭至今，差不多二三十年了。當時美金還不致像今天一樣一再貶值，相信數千萬元已經十分可觀。」

「對了，根據歷史上的記載，那筆錢的正確數目應該是四千萬美元。」高奇說道：「但是，當這筆錢運到了印度之後，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那筆鉅欵突然不知所踪。」

「爲什麼？」

「事情的發生，是由於飛機的引擎發生故障。」高奇呷了一口酒，又繼續說：「原來當時美國援助中國，有不少戰略物資是由印度加爾各答市運入中國，飛機必須經過喜馬拉雅山的高大山峯。」



呂偉良正想警告阿生勿開快車，一名交通警已駕電單車追至

「我明白了。」阿生自作聰明地揷嘴說，「當時運載那批鈔票的飛機，就是在那兒失事的，是不是？」

高奇說道：「對了，飛機並非失事撞毀，而是……」高奇忽然頓住了。

呂偉良知道高奇對他們仍有戒心，說道：「你儘管放心好了，我只要求你不出賣我，我絕對不是出賣朋友的人。」

高奇道：「我相信你，好吧，現在就讓我繼續告訴你。當時負責駕駛一架『C——四六』型運輸機的，是兩名平民機師，其中一名叫陶格拉斯，他奉命把這批簇新鈔票由加爾各答起運，取道喜馬拉雅山進入西藏。但是，當飛機飛至二萬一千尺高空時，其中一個引擎發生故障。本來陶格拉斯對於這途徑，算得上是識途老馬，但天氣的變幻往往非人力所能戰勝的。他們的飛機陷入漫天風雪與濃密的雲層之中，視野模糊，加上一個引擎失靈，處境的危險，誰也可以想到。」

阿生道：「飛機於是失事下墮，是不？」

「不！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高奇說：「陶格拉斯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機師，他懂得如何應變，於是，他對他的伙伴說，飛機太重，必須把貨物拋棄。否則，飛機就會失事撞毀。二人爲了顧全性命，把一箱一箱的『貨物』傾倒出機外，飛機這才較爲穩定下來。而他們最後亦安然脫險，把空機駕返加爾各答基地。他們的上司大爲光火，認爲他們監守自盜，把他們加以拘捕，嚴加審訊。」

阿生叫了起來：「對了，二名機師可能是先把飛機降落一處山頭較爲平坦的地方，把鈔票埋了起來，佯作引擎損毀，回去交差！」

高奇道：「對了，情形正是如此，所以，他的上司找不到證據之後，雖然把他們放了。但是，時至今日，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仍在跟踪着陶格拉斯。」

呂偉良道：「他還未死？」

「還未死，陶格拉斯仍在加拿大營商，但是他行一步也給調查局的密探跟踪。」高奇又說，「他的另一名同件，則在一次飛行中喪生了。因此，如果鈔票果然給他們收藏起來，則陶格拉斯將是這世界上唯一知道收藏地點的人。」

呂偉良問：「事情發生在什麼時候？」

高奇說道：「一九四五年七月，那時戰爭已屆結束階段。」

呂偉良屈指一算，道：「至今已是二十六七年了。」

「是的。奇怪的是，陶格拉斯一直沒有行動，跟踪他的警探，二十多年來一直沒有灰心過，認爲他遲早會有所行動。」

呂偉良苦笑道：「如果眞的如此，他將是最有耐性的人。」

阿生也認爲這是不可能的事。

高奇說道：「但我却有理由相信這件事的可能性極高，因爲我那幅油畫，曾經流入陶格拉斯的手中。這是我幾經調查才知道的事。我的想法是：陶格拉斯因爲無法擺脫警探的跟蹤，只好把藏着四千

萬美元的地點，繪成地圖，收藏在油畫的空心架子之內，然後與一名朋友之類的心腹合作，讓他的朋友去找回那批鈔票，然後利益平分。後來又不知怎的，極有可能是他與他的友人失去了連絡，或者是警探的監視加緊，使他無法把原意傳到朋友那邊去，於是，那幅油畫便經過若干次的一買一賣，落入我的手中。」

呂偉良聽得有點出了神，說道：「眞的有點像個神話故事。」

「這是十分正常的猜測。」高奇說道：「我所以要找陳將軍，不過是要求他證實這件事情的眞實性。因爲當年那筆錢，就是準備由他在西藏接收。然後送到重慶方面的國民政府。」

呂偉良問：「那麼，你找到他沒有？」

「已經獲得證實，的確有這一回事。」高奇說，「所以我才決心要去印度。」

阿生插嘴道：「換句話說，你手上的地圖，可能就是埋藏四千萬美鈔的示意圖，是不？」

「對了。因此我說，你們只要一心一意與我合作，十份之一，也就等於四百萬美元。數目可不少了。」高奇說道。

是的，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呂偉良即使獲得十份之一——四百萬美元，也就等於本地鈔票千多萬元，足够建成傷殘福利會的「室內運動場」而有餘了。

呂偉良覺得這種冒險很有意思，好過在其他方面動腦子。

呂偉良答允和高奇合作尋寶。但是他說：「事情已經發生了這麼久，時隔二十多年，會不會給人捷足先登？」

「不可能的。」高奇說道：「那是冰天雪地的地方，沒有詳細的指示，任何人也無能爲力。我手上的地圖，相信是唯一的詳細指示。」

呂偉良道：「眞有趣，金錢的吸引固然是原因之一，歷史與探險也吸引了我。不過，去那麼遠的地方，該讓我好好準備一下。」

「那當然，我也要準備一下。」高奇說，「本來我們還要去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地，但現在，只想購置一些探險用具。」

「你去印尼幹嗎？」呂偉良問。

「印尼和馬來西亞一個孤立的小島，都有賭場，所以……」

高奇未說完，阿生已知了。他接着說下去：「你本來要用輪盤必勝儀器去賭場贏來更多的金錢，但現在儀器易主了，所以無法到各地去再贏賭場的錢，是不？」

高奇嘆氣道：「對了。其實，我們手上這百多萬，未必够我們此行探險之用。唯有到時再另外想辦法。」

呂偉良道：「多了我們兩個人，你的費用豈不是更多麼？」

「那又未必，你們有胆有色，有頭腦也有勇氣，正是我要物色的理想合作者。」高奇說，「所以，雖然多了你們二人，我反而放心了許多。」

阿生却說：「四千萬元，我們只得四百萬，你要了三千六百萬元，太不公平了。」

高奇說道：「一切是我發起的，費用和代價也大，估多一些自然是天公地道的事。其實，四百萬美元已經不少了。何況，我化在追查油畫來源及其他眞相方面，費用可不在小。不過，話雖如此，到時看情形，我會分多一些給你們亦未可料。」

呂偉良笑道：「我不是個負心的人，算了吧，我們就這樣決定，什麼時候可以起程，你只要通知我就行。」

高奇伸出手來，與呂偉良熱情地握了一下，道：「我完全相信你，希望不要把今天的說話對其他人提及。」

呂偉良道：「放心好了，我不是那種不能守秘密的人。」

師徒二人離開高奇住宅，登上汽車，阿生就問：「我們到那裏去？」

呂偉良道：「本來我想到北郊去找那位陳將軍去證實一下這件事的，但是，現在看來又要繞圈子了。」

阿生沒有問「爲什麼」，他習慣了與他師父呂偉良在說話間取得默契。

因此，阿生只是把視綫集中到望後鏡裏去，一張熟悉的面孔，迅速地閃到一旁，那正是高奇伯爵其中一名手下。

阿生喃喃地道：「他們跟踪我們，表示對我們絕不信任。」

呂偉良道：「這也難怪，也未明白我們爲人，恐怕我們出賣他。」

阿生一邊把車子開動，一邊說道：「要擺脫這傻瓜，易如反掌！」

車子開到街口附近，師徒二人在望後鏡中可以淸楚見到，後面也有人開車跟過來。於是，阿生把車子越開越快！

呂偉良正想警告阿生在市區勿開快車，一輛坐着一名交通警員的電單車，已經拉響了警號，直追了過來！

阿生心裏一凛，道：「怎麼辦？師父。」

呂偉良迅速伸手在錶板上按動了幾個按鍵，這

些按鍵之中包括了可以令到汽車外殼變色，以及車牌號碼更改等等。

此外，最重要的是一個外國領事館專用「CC」白底紅字的塑膠牌子。

阿生把車子靠邊停了下來。

跟在後面的交通警員，疑幻疑眞的，揉了揉雙眼，怎麼車子不同了顏色？再看淸楚原來是一輛外國領事館的汽車，他簡直以爲自己白日見鬼。

阿生瞪了那警員一眼：「什麼事？」

警員說道：「這是市區，你似乎忘記了速度限制。」

阿生陪着笑臉道，「對不起，我們領事先生等車用，我一時心裏焦急，忘記了看咪錶。」

警員以爲這眞的是什麼領事館的汽車，只警告幾句，不加留難。

阿生正想開車之際，一輛汽車迅速掠過，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看得淸楚，那輛車子裏坐着的，正是高奇伯爵的手下。

那傢伙一定想不到呂偉良師徒二人會坐在一輛「領事汽車」裏，更想不到呂偉良的汽車會變色，因此，他一直往前駛，希望可以追及呂偉良，因爲這名手下果眞是奉了伯爵之命，負責跟踪監視呂偉良的。

阿生因爲單程路的限制，雖然那名交通警員已經走了，他也得循規蹈矩的，將車子往前開過去！

前面不遠便是十字路口，高奇伯爵手下那輛車子突然停在那裏路旁，車內一名大漢四下裏張望，大概他這時才發覺呂偉良的車子失了踪。起初他以爲要跟踪的人就在前面不遠處，但到了十字路口却遍尋不獲那輛銀灰色的汽車。

因此，他頓然感到無從抉擇。不知道該向左走，還是向右轉。

阿生當然看得淸楚，他正想開過去，呂偉良却叫住了他：「阿生，把車子右轉！」

他們的汽車距離十字路口尙遠，但是，如果讓車子繼續往前開，勢必被停在路邊的高奇伯爵車中人見到，即使剛才那大漢未發現師徒二人，但剛才的情形是不同的。一靜一動，效果往往是兩樣，剛才那大漢的車子在行進中，他自然須要集中精神望向前，因此很容易疏忽路邊停放的汽車中人，尤其是那輛車子不是銀灰色的，更不易引起他的注意。

但現在他們的地位是互調的，那大漢正在車內徬徨，偶然有汽車經過，自然會望多兩眼，汽車顏色雖變，人却未變。如果阿生把車子開過去，那大漢很容易一眼就認出他們。

阿生把車子的速度減慢，望向右邊，那是A國的事領館所在地。

阿生稍爲猶疑，呂偉良又在催促他：「把車子開進停車場去，我正想進領事館找個人。」

阿生於是把汽車開進A國領事館下面的停車場去。

剛才追踪阿生他們的一輛警員騎着的電單車，又駛經那兒，這警員顯然在附近繞圈子，他看見阿生駕駛着「領事館汽車」開進了A國領事館的停車場，更加不會懷疑他是僞裝的。

呂偉良下了車，拄杖進入A國領事館。一個守門人截住他問：「先生，有什麼貴幹？」

呂偉良說：「我想找史勿夫先生。」

看門人往走廊一指：「史勿夫先生的辦公室在一零四號室。請你自己去找找，就在那邊。」

呂偉良拄杖走了過去。

一零四室就在眼前，呂偉良叩了兩下門，門內有人應道：「請進來！」

呂偉良推門內進，一名中年男子坐在一張大辦公桌的後面，他就是史勿夫。

史勿夫是個完全中國化的外國人，此人經常摸到「飛鏢俱樂部」去消遣，呂偉良就是在俱樂部裏認識的。他經常約呂偉良較技，但是，無論是射擊，弓箭，擲飛鏢等玩藝，呂偉良總是勝他一籌的。

也許是基於「識英雄重英雄」的心理，史勿夫竟然與呂偉良成爲很好的朋友。

但是，任史勿夫發夢也想不到，這位好朋友竟會摸上這兒來找他。

史勿夫熱誠地歡迎呂偉良。

呂偉良開門見山地說道：「我有件事情想拜託你。」

史勿夫說道：「是不是想到敝國去旅行？」

「不！我只想查一件事的眞實性和一個人，那人叫陶格拉斯，一九四五年在加爾各答盟軍的空軍基地服務過。」

「怎麼？你認識他麼？」

「不！只是有件事，必須了解一下，你也知道，我這個人好奇心太重。」

「陶格拉斯是加拿大人，他的全名應該是陶格拉斯瑪。呂先生，爲什麼你忽然會問起這個人來的？」

「在我國抗日戰爭時期，他是不是服務於美國空軍？」呂偉良問道。

史勿夫毫不考慮地答道：「是的，他是一個問題人物。直至現在，他仍然受到聯邦調查局的人秘密跟踪。但事情延續了二十六年，一切也都變了公開的秘密。怎麼你會對這件事發生興趣的？」

呂偉良笑道：「我聽到一個十分有趣的故事，

可不知道是否眞的。」

「是不是關於四千萬美元的故事？」

「是的，看來你對這件事十分淸楚。」

史勿夫道：「我曾任職於中央情報局，對於這件事自然了解。」

「到底是不是眞有其事？」

「是的，這是發生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間的事，當時美國援助中國政府的軍需品，都是先運印度，再由加爾各答空運中國國境。其中必須經過喜馬拉雅山峯，這條路綫自然是非常險要的，但當時戰爭仍未結束，也沒有辦法。四千萬美鈔是由諾斯堡運到加爾各答，由美空軍派出一架『C——四六』型運輸機，將它運往中國。豈料飛機正想穿過山峯時遇暴風雪，雲層密佈，視綫受阻。要知道當時是一九四五年，雷達和一切電子儀器，沒有今天這麼發達。機師爲安全計，正想回航，突然發覺一個引擎壞了，於是陶格拉斯作出了緊急決定，一是將一箱一箱的鈔票抛棄，一是跳傘以保存性命。因爲飛機載得太重，只憑一個引擎是無法回航的。附近旣無機場可供他們作緊急降落，也只好將鈔票抛棄。如果這一切是眞實的，他的做法自然是對的，當時在冰天雪地中，跳傘逃生亦非善法。問題却是被扔掉的是一批鈔票，所以他們二人立刻被扣留問話。事後雖然二人獲得無罪開釋，但是，這件事是眞是假，一直未經證實。不過，二名機師自然受到嚴密監視，當局要看看他是否會悄悄起回那四千萬美鈔。後來一名機師在執行任務時，不幸撞機身亡，而陶格拉斯也在戰爭結束後退役。但是，二十多年以來，他幾乎每行一步，也被聯邦調查局的人監視住。我任職在中央情報局時，也曾奉命調查此事眞相，但是，怎麼查呢？那中印邊界的高原地帶可不是一間房啊！這件事一直成爲懸案，而陶格拉斯也始終沒有與任何可疑人物接觸過。」

史勿夫一口氣說到這裏。呂偉良覺得他的說法絕大部份與高奇伯爵所講的一樣。

換句話說，這事的眞實性應該是無可置疑的。

呂偉良的目的旣是爲了證實這件事的確存在，現在總算有了答案。他閒聊片刻，便告離去。

史勿夫知道呂偉良是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對於此人的所作所爲，一向亦寄以同情，反正不是什麼秘密，他也樂意奉告。

呂偉良回到汽車裏，阿生早已將汽車一頭一尾的「CC」特別標誌的塑膠牌子收藏起來。那是爲了避免A國領事館的特務引起誤會。這兒是領事館範圍之內，如果有別國領事館的車子停在這裏，特務們自然會「另眼相看」的。

阿生把車子開走，直駛北郊七號公路。

在北郊七號公路的一處分岔小路口處，果然有個小木牌，上面寫住：「內進隱士農場」。

要不是特別留心在找尋，也不輕易發覺，因爲路邊的草太長，幾乎把那塊小木牌掩蓋着。

呂偉良看看後面沒有可疑車輛跟踪，便叫阿生把車子開進小路去。

數分鐘後，一處極富園林景色的農場，就出現在小路右旁。

一棵大樹之上，釘着一塊木牌，打橫刻了四個大字：「隱士農場」。

呂偉良首先下車入內，幾條大狼狗蜂湧而上。嚇得他忙着倒退幾步。

就在此時，一種雄壯的聲音喝了過來：「畜牲！不准吵！」

大狼狗似乎被這嘹亮的聲浪震懾住了，搖頭擺尾地跑了回去。門角處閃出一位白髮老人，看他的樣子，總在六十過外。

老者健步如飛，由裏面走出來，那幾條大狼狗緊緊跟在後面，虎視眈眈的，就像數名保鏢保護住那個老人。

他自頂至踵的，打量着呂偉良，問道：「先生，你有何貴幹？」

呂偉良也打量着他：「老伯可是陳將軍？」

老者一怔：「閣下貴姓？」

「小姓呂，呂偉良。」

「原來是呂先生，在下正是陳彪，請問有什麼指教。」

「指教則不敢，我是特來拜候的。」

「如果閣下就是傳說中的『鐵枴俠盜』，看來我可能有麻煩了。」陳彪半開玩笑地說。

呂偉良道：「晚輩豈敢冒犯，我是專誠來請教陳將軍的。」

陳彪一怔：「有事請教我？」隨卽看見他閉目屈指，喃喃自語道：「難道又是爲了那四千萬美元不成？」

呂偉良覺得他有未卜先知的功力，不禁爲之暗吃驚起來。

陳彪睜大雙眼：「閣下是不是又是來找我提供那四千萬美元的消息？」

呂偉良毫不隱瞞地說：「是的。眞想不到，陳將軍不但是個抗日英雄，還有先知先覺的本領。」

陳彪一陣「格格」大笑，道：「我只是一種十分正常的猜想而已，因爲你不是第一個來見我的冒險家。」

呂偉良問：「應該是第幾個？」

「第三個。」

「以前兩個是誰？」

「一位是外國的貴族，一位是來自兩埠的探長。唉！難怪人家稱這兒是冒險家的樂園，想不到像閣下這種人才，也甘冒性命之險，去找尋那批失落的美鈔。其實，那是十分渺茫的事，你試想想吧，在冰天雪地中，時隔二十多年，這簡直有如大海撈針。」

呂偉良試探地說：「如果有一幅詳細的地圖，是不是又當別論？」

陳彪怔了一怔：「地圖？除非是那位飛機師繪製的，但到頭來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呂偉良想起陳彪所講的兩個人，外國貴族當然是高奇伯爵，南埠探長自然是指尤三根了。那兩個人所以要陳彪證實這件事，大槪是因爲當時他是接收那批鈔票的高級將領。

陳彪把呂偉良招呼入內。農場裏一切十分樸素，一切陳設完全不似是個將軍的住宅。這也難怪，因爲現在陳彪過的是隱居生活。自從二十餘年前時移勢轉之後，此時此地就有着不少人像陳彪這樣的人。他們過去可能是個叱咤風雲的大將軍，但到了此地之後，都紛紛隱居起來了，就像看破了紅塵的出家人一樣。

總之，一言道破，就是骯髒的政治，把人類的尊嚴破壞無遺。

生命是寶貴的，但是一場政變可以殺害幾千萬條性命，一場戰爭亦可以把過百萬生命送上戰場去做幽靈。這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世界？

呂偉良怔怔地想得出神，幾乎沒有留意到陳彪已替他倒了一杯茶遞過來。

呂偉良不好意思地接過那小瓷杯，茶香撲鼻。

在這個現代化都市裏，用瓷杯盛茶的已經很少見，多數用玻璃杯，當然亦有人用整套杯碟的。但是，用這種比拳頭還小的小瓷杯，似乎是另有啓示。

呂偉良忍不住說：「陳將軍原是潮汕人仕。」

陳彪微笑着搖頭：「不！我只是喜歡潮州人的茶道，我本身是廣西人。」

呂偉良又把話題扯到那四千萬美元去。

陳彪說道：「這件事的確是事實，但是，事情既有兩種可能性，便有值得懷疑之處。」

「那兩種可能性？」

「就是陶格拉斯本人的解釋，以及聯邦調查局的假設。根據陶格拉斯的解釋，他是爲了安全計，把鈔票自高空投下。如果這是眞的，在萬多二萬呎高空把一箱一箱的美鈔投下，後果如何？誰也可以想像得到，一是箱子破碎，鈔票滿天飛。一是每一箱墮下的位置不同，卽使箱子原封不動，到頭來亦會被冰雪淹沒。至於聯邦調查局的假設，則認爲陶格拉斯說謊，一箱箱的鈔票是被他收藏在某一處山區。如果這假想是事實的話，相信亦只有陶格拉斯一個人可以找回失物。因爲當時二名機師之中，只有他一個人尙生存在世間。」

呂偉良又問：「照你高見，覺得那一種可能性較爲可靠？」

「我覺得後一個可能性較大。」

「你的意思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想法是對的，是不？」

「對了。」陳彪說：「事情很明顯：第一，陶格拉斯經常飛行那條航綫，對於一切環境十分熟悉，從來沒有出過事。第二，他早已知道箱內載着的是鈔票。第三，他的同伴死得離奇。」

「死得離奇，這是什麼意思？」

「陶格拉斯的同伴是在不久之後，一次執行任務時，飛機突然失事而死去的。在戰爭時期，死一個人算不了什麼，問題却是由於他是個問題人物，因此，我總覺得這件事的疑問很多，例如，他可能未死。如果陶格拉斯的同伴未死，那麼，飛機失事墮毀，就只是一個騙局而已。然則，那四千萬美元，他可能早已捷足先得，另一個可能性則是陶格拉斯的陰謀，除了殺人滅口之外，還可以獨佔那四千萬美元。但是，他却想不到，一直給人跟踪和監視着。」

呂偉良覺得他的分析很透徹。

陳彪最後說：「如果我是你，一定不會參加這種無聊的冒險。」

「無聊？」呂偉良笑了笑，「如果有收穫，就不能說是無聊。」

「你眞的想去？」陳彪忽然又認眞地說。

「是的。」呂偉良答得也肯定。

陳彪沉吟道：「如果你眞的要去，我倒願意給你提供一點綫索。」

呂偉良有點意外，問道：「是什麼綫索？」

「對你來說，也許有點帮忙。」

陳彪說着，站了起來，往裏面走。

呂偉良心裏狐疑，因爲他找不到任何理由獲得陳彪的同情。

陳彪在屛風旁邊站住，等待着呂偉良走過去。

呂偉良終於拄杖跟住他，轉進了後座去。

後面是一間書房，陳彪帶了呂偉良入內之後，把一幅地圖展開。

呂偉良往書桌上瞥了一眼，發覺那是一幅西藏邊境的形勢圖。

陳彪指住西部一些地區說：「這兒就是形勢最爲險要的山谷。由印度駕機進入我國國境，這是必

經之道，也是當年美國機師常用的航綫，這裏有着無數高挿入雲的山峯，有些呈鋸齒形，有些則像一條長長的走廊。若以今日的飛機性能，當然不成問題，但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機師只能憑胆色與經驗在此地飛行。記得當年我曾帶軍隊在這一帶駐紮，所以對這一帶環境較爲熟悉。以我推測，陶格拉斯當年如果眞的存心不良，他們所駕駛的飛機最有可能便是在這裏降落，因爲這裏有一處極爲廣闊的平原，這裏望過去，很像一個鋪上了絲絨的飛機場。以當時飛機的性能，亦只可以在這種地方升降。所以，假如你眞的有這種冒險精神，就不妨留心這裏。」

呂偉良聽陳彪說得頭頭是道，忍不住問道：「你對那位外國貴族和南埠探長，也作了同樣的解釋嗎？」

陳彪苦笑搖頭：「不！我只對你一個人解釋得如此詳盡。」

「我眞不知道該怎麼樣感謝你才好。」呂偉良又問：「爲什麼你要這樣優待我？」

「如果要我講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因爲你是著名的鐵枴俠盜。」

「可是，我絕對不是個正派的人。」

「但我喜歡你的所爲，豪爽之處，正與我輩軍人一樣。」

呂偉良笑道：「你不覺得我貪心麼？」

「不！我們雖是頭一次見面，但我知道你這個人平日的奇特行徑，錢財到了你的手上，你總不會留給自己享受的。受益者，往往是貧苦大衆。故此，這次如果你有心要去探險，我亦不妨做個順水人情。」

「姑勿論成功與否，我也得衷心感謝你的。「

陳彪把那幅地圖捲起，交給呂偉良：「這是送給你的，祝你一路順風！」

呂偉良眞有點不好意思，所以也沒有接過來。

陳彪催促他道：「收下它吧！這是我帶在身邊好幾年的舊東西。」

呂偉良接過地圖，正想告辭，陳彪又滔滔不絕的，把一些關於西藏同胞的風土人情，向他陳說。

呂偉良在陳彪的農場房舍內，前後逗留了差不多一小時，這才離去。

回到市區，呂偉良發覺在他的住宅附近，有人在那兒路旁一輛汽車中監視。這輛車子和車中人，呂偉良都可以輕易就認得出，他正是高奇伯爵派來的，那傢伙一定是失去了呂氏師徒踪跡之後，在毫無辦法中想到呂偉良遲早會回到這兒來。

他目不轉睛地，盯實呂偉良所居住的大厦的門前。

呂偉良乘他不覺，竄至汽車旁邊，把那大漢嚇得一跳。

呂偉良笑道：「對不起，要你久候多時了。」

大漢不知道說些什麼好。

呂偉良又說：「請回去告訴高奇伯爵，我們最好盡快起程，否則就會被別人捷足先登。」

大漢呆呆地點點頭。然後把車子開走。

返回家裏時，阿生說道：「高奇不信任我們，我們何必一定要和他合作？現在我們手上已經有足夠的資料。」

呂偉良道：「做人不能夠這樣的，我們的目的是旅行與探險，爲傷殘人士設法弄一筆錢。」

阿生道：「只怕他會有詭計。」

「我做人一向的宗旨是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等到給我發覺他不仁不義時，我當然會不客氣。但在這個時候叫我出賣他，我可辦不到。」

阿生固然亦知道自己的師父是江湖上的硬漢子，他有着許多旁門左道的怪招，但只是用來對付壞人時才用到的，他也有比毒蠍更毒的方法，不過却不輕易使用，除非迫不得已，他才會以毒攻毒。

「鐵枴俠盜」呂偉良就是這麼樣一個人，身爲他弟子的阿生固然十分了解。但是，阿生在呂偉良的面前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師徒二人返抵家門時，「多利」又像孩子一般，依依不捨地跟了入來。

阿生說：「可以替多利辦手續嗎？」

呂偉良道：「恐怕很困難。帶家畜旅行，在外國是常見的事，但在本市有許多事情很麻煩。」

「我們得想辦法把多利帶去，因爲此去不知要化多少時日。」

「這裏的看更人可以代爲照顧牠。」

阿生有點悶悶不樂。他跟「多利」的感情，眞的是親如兄弟。

呂偉良在檢閱地圖，他要仔細計劃一下這次的冒險行動。

晚上，高奇伯爵登門造訪，他不知道呂偉良日間去過隱士農場。

呂偉良從高奇的口中，知道他正在搜購一批爬山工具，以及一些通訊器材。

高奇說：「我打算以探險隊的名義出發，這樣可以掩人耳目。」

呂偉良覺得這是聰明的做法，他笑道：「這倒是名符其實的探險工作，如果一無所獲，便是探險失敗。」

「放心好了，我有百份之九十把握……」高奇正想說下去。

阿生走過來問：「有辦法替我申請一張狗護照麼？伯爵先生。」

高奇一怔：「什麼狗護照？」

呂偉良笑了笑，道：「阿生想把多利也一併帶去探險。」

「這主意不錯。」高奇說，「在雪地上探險，一頭純種狼狗可以做許多工作，讓我想想辦法。相信不成問題的。」

呂偉良也知道高奇挾着「伯爵」這勳銜，在當地政府各部門中無往而不利。儘管最近發生的醜聞都與這些勳銜有關，但是在當地政府官員的眼裏，他們仍然是高人一等的。

翌日，高奇伯爵果然闖進衙門裏去，主管官員聽到「伯爵」這勳銜，連忙跑出來彎着腰把他迎進去。

在歐洲皇室的貴族爵位，大多分爲「公，侯，伯，子，男，」等五級。自然其中以公爵爲最高。

英國皇族第一位公爵是康華爾「黑太子」，那是英王愛德華三世所封賜的。到了十四世紀時，英王查理二世封伯羅德維雷爲侯爵，這正是第一位侯爵。

儘管伯爵只是居於第三位，但却是英國貴族中最古老的榮銜。早在未有公爵之位之前，它便已經存在，因此它的歷史可謂悠久。

至於什麼「勛爵」只不過是一種名銜而已，既然不歸納在「公侯伯子男」五級之內，自然相去甚遠。

過去英國人十分重視這種榮銜，因爲它不但代表一種榮譽，有時却是用性命換取的，例如在戰爭中所獲賜的勳銜，那的確是值得人敬仰的。試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沒有邱吉爾，英國將會怎麼樣？因此，這一類勳銜的確值得人們尊敬。

但是，任何事情總有例外的。有人處心積慮，夢寐以求，總是難償心願，有人機緣巧合，隨手可得。例如「披頭四」狂人樂隊就是一例。

在歷史上，這是一項新的里程碑。自從「披頭四」也可以獲得皇室的封賜爵位之後，許多英國人紛紛把他們用血汗，用生命換取來的勳章，寄返白金漢宮。爲什麼？

也許這就是給渴望獲得封賜的人，一下當頭棒喝！

此時此地有不少名流紳士都希望獲得皇室的青睞，逐級逐級的往上爬，如果做到爵士，那時出外旅行也可以因貴賓室出入，海關亦無權檢查。試想想看，那是多麼方便而又威風十足的事。

這兒所講的那個地方的市長大人，也不過是爵士銜頭而已，若與「伯爵」相比，二者之間，相差甚遠。因此，高奇受到厚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情。

儘管高奇伯爵在南埠是個問題人物，壓根兒在本市就是個名正言順的皇室貴族。加上當地官員們習慣了盲目奉承，所以高奇輕而易舉的，就替呂偉良師徒二人取得證件。

至於「多利」的狗護照，那位主管官員也照發如儀，不敢爲難。

若在普通市民來說，辦這一類手續，恐怕非一年半載不行。因爲閣下除了身家清白之外，還要談到國籍的問題上去。

如果像呂偉良這一類市民，既不是外國國籍，又不是有勳銜的，加上本身有案底，問題就更多，更麻煩。但是，在高奇伯爵的保證下，一切順利。甚至連一毛錢的運動費可以不必拿出來。

到了這時候，呂偉良不能不嘆一句：「勳銜的用處大矣哉！」

在此後數日內，各人分頭準備，包括購置新式機械，和禦寒衣物。因爲在那世界最高的地方，將是長年積雪的。

冒險生涯呂偉良師徒二人嚐試得多了，但是探險這一回事，在他們的記憶中，這還是頭一遭。因此，難怪連日以來，阿生的心情非常緊張。

到了出發那一天，他們打着探險隊的旗號，乘搭航機，直飛印度。

由於事前沒有張揚，所以當日他們在機場上，並沒有引起記者們的注意。但是，鬼靈精的阿生不知是否心理作祟，却說發覺有人暗裏監視他們。

呂偉良和高奇伯爵都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裏。直至到航機抵印度加爾各答市，阿生又悄悄對呂偉良說，覺得有人一直跟踪到那兒去。

呂偉良認爲阿生神經過敏，也許是由於連日來失眠所致。

高奇伯爵道：「這種事不會有人跟踪的，大家放心好了。」

阿生漸漸也懷疑自己的判斷力有問題。

各人在加爾各答市一間酒店住了下來，坦白說句，印度不是個旅遊的好去處，要不是有特殊的目的，要在這兒住下去眞教人吃不消。

這裏天氣炎熱，因此屬於恆河一支流的胡格勒河，經常可以見到有人在那兒洗澡，甚至有不少印度教教徒在那兒進行神聖的洗禮。

但是，無論恆河主流或分支，河水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清潔，儘管這就是印度人民日常食用的主要水源，但在河流的上游，可能是大家和家畜的浴池。於是想深一層你可能就會反胃。然而印度人

却稱恆河為聖河。

加爾各答不是他們最後的目的。

他們的目的地應該是恆河的最上游發源地——喜馬拉雅山。一處是冰天雪地，一處是其熱似火，這兩者之間都是可以用恆河來連貫的。看來是相差得太遠了。不過不要忘記，整條恆河所流經的地方——由喜馬拉雅山直至到孟加拉灣，全長達一千六百哩。因此，冷熱何故相去甚遠，亦可明瞭了。

高奇伯爵所以要先到加爾各答，主要是由於當年美國空軍曾在這裏有個基地。當年許多戰畧物資都集中於此，然後用飛機運入中國，供抗日戰爭之用。而那四千萬美元，也是由肯答基州的諾斯堡印製好之後，運到加爾各答來。

高奇當晚曾離開了酒店，他要去找一名很著名的嚮導鄧會。

呂偉良師徒二人沒有跟他同行，但從這一點，已經可以看出，高奇伯爵不似是頭一次到加爾各答來。

呂偉良和阿生在街頭漫步，發覺印度這個國家實在太落後，也許是太窮的緣故，人民的生活根本追不上水準。

隨街可以見到的，是一片骯髒，衞生設備之差，令人不敢置信。加爾各答已經是一個有名氣的都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難以想像。

置身此地，師徒二人不禁想起他們原來的居處，大有「身在福中不知福」之感。

忽然有人攔住師徒二人的去路，用生硬的英語問：「兩位須要占卜嗎？我們有一位高僧是來自喜馬拉雅山的，非常靈驗。」

呂偉良還是第一次聽到喜馬拉雅山有人可以居住，他忍不住笑說道：「那位高僧看來一定是雪人吧？」

那衣衫襤褸的印度人解釋說：「在那聖河的上游，有着許多聖廟，這位高僧就是屬於其中一間聖廟的主持，今次雲遊四海，途經此地，二位欲想趨吉避凶，就得進來問問休咎。」

阿生怪他阻擋住去路，未免太無禮貌，正想動手推開他，却給呂偉良叫住：「阿生，入鄉隨俗，切不可動手動腳。」這話不是用英語說的，所以那印度人也聽不明白。

阿生怔了一怔，果然把伸出的手垂了下來。

呂偉良回頭對那印度人說：「既然你說得這麼靈驗，就讓我們進去看看！」

印度人非常高興，引領着二人入內。

揭開一塊黑布，立刻就嗅到一陣濃郁的檀香氣味。

一盞油燈在不斷跳動，陰森的氣氛中，使人感到神秘莫測。

印度人「嘰哩咕嚕」的，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室內一名盤膝席地而坐的老者，合什為禮，示意師徒二人在他面前兩個蒲團上坐了下來。

老僧的英語更差，幸而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還勉強可以聽得清楚，加上那印度人在旁翻譯，有時仍須用「手語」幫助。

呂偉良問道：「我此行是為了找尋一些東西，想知道成敗如何？」

老僧閉目凝思，合什禱告一番，三分鐘之後才睜大了雙眼。

老僧喃喃然道：「空，空，空！閣下此行將會一無所獲！空空如也！」

呂偉良看他一片虔誠，倒也不敢不信，但是，一想到迷信方面去，又覺得未免太過無稽了。

不過，既然來了，反正是要給錢的，又何妨多問？於是呂偉良又問道：「既然一無所獲，吉凶又如何？」

老僧屈指一算：「凶，凶，凶！閣下此行將會是凶多吉少啊！」

「凶多吉少？」阿生幾乎氣得直叫起來：「簡直是胡說八道！」

呂偉良欲加制止，已來不及。

反觀老僧態度依然，不慍不怒，從容說道：「靈驗與否，過後方知，少年人，你又何必那麼大火氣？」

呂偉良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小徒生性魯莽，請老師父多多原諒！」

老僧笑道：「老衲只是以事論事，從來不懂得奉承訪客，如果有開罪之處，仍請多多原諒。」

呂偉良道：「既然註定一無所獲，又凶多吉少，看來我們有枉此行了。」

「如果要知得更詳盡，除非讓我知道更多，否則，只能憑表面講講。」老僧又說道：「其實，凡事都不外同一道理，信則有之，不信最好就不要問啦！」

阿生忍不住說：「如果一切盡告訴你，那又何必要你來問卜？」

老僧道：「你們可不是來跟老僧猜啞謎吧？現在你們要知道的，到底是過去，還是未來？」

呂偉良還未說話，阿生又搶先說了：「最好是先講過去，然後再講未來。」

呂偉良覺得阿生太過孩子氣，這樣子說話，未免令人難堪。尤其是在這地方人地生疏，經驗老到如呂偉良，總覺得不應該欺人太甚。因此，他立即喝止阿生，不許他說下去！

但是，老僧却笑道：「算了算了，別怪這孩子，他既然要知道過去，就讓老衲隨便說說吧！」

老僧說完，閉目合什，又在凝神沉思。

仔細看清楚，他臉上的笑容頓失。看他那認眞的神態，使旁觀者無法不相信他的確在冥思。

一會兒，他又說：「二位最後的目的地，應該是聖河上游，那藏寶的地點，危機四伏，一不小心，便會死在異鄉，莫謂言之不先啊！」

呂偉良心裏一凜，這老傢伙好厲害！他怎麼知道此行是尋寶的？

但是，阿生却把鼻子往上一聳，說道：「你好狡猾，分明有綫人提供。」

老僧笑道：「一切可以從冥想中見到，何須綫人？」

阿生仍然覺得這是騙人的把戲，但呂偉良却半信半疑。阿生又說：「這只是未來，不算得是過去的。」

「你們來自香市，而且不止兩位，大家各懷鬼胎，都希望獲得寶物，但結果當然是失望而回。」老僧一本正經地說。

呂偉良開始感到驚異，但這並不是信服，而是覺得老僧的靈驗程度超越了範圍。

可不是嗎？江湖術士見得多了，但從未見過一個靈驗到這般田地的。連來自何方及內心的想法也可以看得如此通透，簡直神化得令人難以理解。

呂偉良心裏有數，也沒有跟他辯論，輕輕一笑，留下一些費用之後，與阿生離去。

阿生悻悻然說：「這騙子眞可惡！」

呂偉良道：「他未必是騙子，可能是受人利用的。」

「受人利用？」阿生呆了一呆，「誰在利用他呢？」

「我也不知道。總之，這是很明顯的心理戰術，目的是要我在心理上造成混亂。」

「會不會是——高奇伯爵。」

「很難說，在目前這階段，我們總之要處處小心提防，否則就會讓老僧的說話變為事實——客死異鄉。」

「除了高奇伯爵之外，會不會另有其人？」阿生沉思着說道，「我一直就覺得，好像有人跟踪我們的。」

呂偉良也覺得這件事有些古怪，立刻與阿生趕返酒店去。

沿途上呂偉良雖然沒有說過什麼，但是，阿生已經知道他心裏想到的是什麼。

呂偉良是突然之間想起酒店裏沒有人——高奇伯爵首先帶了一名手下去找嚮導鄧會，跟住呂偉良又與阿生離開了酒店，最後伯爵的二名手下會不會出外找消遣？

呂偉良返回酒店時，侍者果然對他們說，伯爵的二名手下尊尼與金波特都出去了，高奇伯爵與劉廣尚未回來。

呂偉良又問有沒有人來過，侍者說沒有。

侍者替他們開了房間門。這是三間房其中的一間，其他二間分別住了伯爵和他的手下們。

師徒二人進入房內，發覺一切都沒有異狀，「多利」虎視眈眈地蹲在地板上。

呂偉良看見「多利」如此盡忠職守，忽然覺得自己的担心似屬多餘。

阿生忽然喃喃自語道：「高奇伯爵既然曉得在這裏找嚮導，他當然不是第一次到這裏來，今次不過是舊地重遊罷了。」

呂偉良也說道：「是的，他對我們似乎不够忠實。」

「那麼，他要我們陪他到這裏，目的何在？」

「他須要找人陪伴，那是合理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來，我們又似乎有點多餘。」

「對了，即使是十分之一，但四千萬美元的十份之一也是四百萬美元，數目可不在小啊！」阿生又說：「如果那江湖術士與他有連系，這件事就更加可疑了。」

呂偉良突然打出一個手勢，示意阿生不要再作聲！

「多利」深懂人性，立刻站了起來，作好戒備。呂偉良反而担心牠狂吠起來，撫摸着牠的頭部，把牠按回原位，低聲吩咐牠不要聲張！

「多利」果然又乖乖的蹲了下來。

呂偉良原來是聽到了一些異聲來自隣房。剛才他雖則與阿生一邊談話，另一方面却留心到隣房的動靜。這正是「鐵枴俠盜」令人佩服的地方，他可以在同一時間內，分心去做兩件事。

房與房之間，雖則隔了一幅牆，但是一些物件無意中墮在地板上的聲浪，却由窗口傳了過來。

呂偉良示意阿生熄燈。

他探首窗外，望過隣房。隣房的窗門打開着，隱約可以從窗縫間看見一個電筒光圈在移動。

隣房應該是高奇伯爵和他保鏢劉廣住的。這情形決不會是他們主僕二人回來了。

呂偉良跟阿生附耳說了幾句，只見阿生離房外出。

呂偉良也迅速攀越窗外，竄進隣房去。

一條黑影飛快地撲向門旁，就想拉開房門逃走，但是，阿生却由外面闖了進來，迎面一拳，打得

那人朝天仰倒！

阿生迅速掩上房門，伸手在門旁摸着燈掣，按亮了燈！

幾乎是看也未曾看得淸楚，地上的黑影有如生蝦一般，彈跳而起，直綫衝擊呂偉良！

呂偉良簡直不敢相信對方的動作快到這個地步，一下子閃避不及，胸膛中了一拳，人也跟着退後幾步，幸而後面有一幅牆壁，呂偉良未致倒地！

阿生奮勇撲前，那傢伙果眞厲害之至！飛起後腿，阿生腹部中正一脚，倒在地上！

盡管那人一再得手，他却是無心戀戰，回轉身來，奪門而出！

但是，阿生怎肯就此罷手？只見他伸腿一撩，那傢伙一個蹌跟，倒仆向前！

呂偉良鐵杖一點，人已飛躍而至！

燈光底下所見的，是一個地道的印度男子。

印度人挺腰又彈，又待展開攻勢。但是，阿生這一回却算得老準，揮拳擊向他的下頷，那傢伙搖幌了幾下，突然探手腰間，一柄閃閃生光的彎刀已握穩在他的手中。

阿生嚇得倒退了幾步，但是呂偉良却毫不畏懼，他瞪住那印度人，要看他如何出手！

印度人揮動彎刀，在呂偉良胸前一掠而過，呂偉良也感到刀光閃爍，寒氣迫人！

這種彎刀彷彿是阿拉伯人所常用的一種，外型有些像鐮刀，但鐮刀刀鋒向內，這種彎刀刀鋒則向外。除了在銀幕上之外，在現實生活中，呂氏師徒二人倒是第一次開了眼界。其實，古代印度武士也常用這種刀。

呂偉良急退幾步，鐵杖前伸，「錚錚」幾聲，碰得火光四冒！

阿生飛身踢腿，就要自後面衝到！

突然間，那人回身反手一揚，阿生以爲他持刀搶攻，忙伏身避過！

豈料刀如車輪急轉「虎虎」作响聲中，刀光如電，直飛向天花板底下，「卡察」一聲，割斷了那盞吊燈，隨即「嘩啦」連聲，玻璃碎片撒得滿地都是，房間裏也變成了一片漆黑！

呂偉良以爲那人會趁機奪門而逃，拄杖急跳，封住他的去路！豈料他的動作快得驚人，令到呂偉良和阿生想也沒有時間去想！

黑暗中，但見人影一幌，那傢伙已由窗口跳了出去！

這是二樓，離地十多尺，那傢伙彷若燕子穿簾似的，躍出窗外，打了一個筋斗，落在街上，轉眼之間已消失在黑暗中。

呂偉良和阿生匆匆撲至窗前，正想一躍而下，但是，外面的拍門聲却急如星火。

「師父，讓我去……」

阿生連「去」字也未說完，人已躍落街中。

呂偉良由於環境陌生，非常担心阿生會中了人家的詭計。

「砰！砰砰……」

拍門聲一陣急似一陣，令到呂偉良無法不去開門。

門開處，二名侍者跑了入來，問：「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順手把一盞座地燈拉亮，座地燈就在門旁不遠處。

二名侍者自然是聽到房內傳出聲音才趕來查究的。他們明知這間房的人客已經外出未回，何來異聲？忽像是有人打門，忽又乒乒乓乓的，及至開門，才認出了呂偉良。但是，二名侍者仍然不知道呂偉良怎麼會摸到這邊來。

呂偉良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二名侍者才恍然大悟。

呂偉良說道：「你們的防盜設備似乎太差了。要是我不發覺，我朋友這間房的行李，可能給他搬出，相信你們仍在夢中。」

二名侍者深感抱歉，實行報警查究。

擾攘間，阿生與高奇伯爵同時登樓。原來高奇在街上遇着阿生，他已經知道這兒出了事，可惜阿生却無法捉到那印度人。

高奇伯爵滿不在乎地說：「可能只是小偸，我以爲沒有損失就不必報警。」

侍者道：「雖然你們沒有損失，可是我們手續上一定要這樣做。一則因爲你是們遊客，同時我們酒店方面也被毁了一盞吊燈。」

高奇沒有辦法。事實上，外面管房的早已撥電話報警。

呂偉良問：「爲什麼你阻止他報警？」

高奇說：「驚動了警察，一定麻煩多多，落口供，蓋指模，認人，問話……！總之，這會阻我們太多太多的時間。」

呂偉良覺得也是道理。

高奇伯爵檢點過房中各物，並沒有失去什麼，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不久，警察來了，循例問了一連串口供，在現場上展開偵查。

印度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雖然現在獨立了，但是，高奇這「伯爵」的勳銜仍然受到相當的尊重。那位負責查案的探長除了道歉之外，還向高奇保證把那小偸緝捕歸案。一干人等循例也要到警局去

一次。

呂偉良想起剛才那一幕，彷彿發了一場噩夢，他眞不敢相信警察有把握把那小偸抓回來。

那麼一鬧，便鬧上了二三小時。

各人回房就寢時，已是深夜時份。

阿生對呂偉良說：「那個不可能是小偸吧，小偸未必有此種身手。」

呂偉良道：「是的，我也這樣想。可惜我們捉不到他，否則一切都會明白過來。」

「他到底想偸一些什麼？」

「可能是那幅地圖。」

阿生悻然道：「原來知道四千萬美元的秘密，還有其人。」

呂偉良沉吟道：「高奇伯爵以前如果來過這裏，極可能留下一點綫索，所以這番捲土重來，就引起了另外一個集團插手。」

「高奇對我們不够坦白，我眞担心他另有陰謀。」阿生說，「今晚他說去找嚮導，但誰曉得他幹什麼呢？」

「既來之則安之，此時此地，我們必須冷靜，同時保持戒備，相信這次仍然不失爲一次有意義的旅行。」

阿生輕輕嘆一口氣，在床上躺了下來。

「多利」蹲在門旁，態度冷靜。

呂偉良在對面另一張床躺了下來，思潮起伏。他要重新估計一下目前的形勢，這將是對他們師徒二人一次新的考驗。

四千萬元　全是美鈔

三日後，在高奇伯爵的努力下，終於租得一架舊式螺旋槳飛機，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英軍的遺物，高奇不知用什麼辦法，從印度空軍部租用過來。

他們一行人等，就憑着這架飛機，直飛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

同行者尚有一個人，他是尼泊爾籍的爬山嚮導，叫做「漢巴他」。

高奇伯爵本來想找一位十分聞名的嚮導鄧會。但是鄧會目前正在印度一間爬山學校裏担任敎練，那就是著名的大吉嶺爬山學校，這間學校在印度西孟加拉的一個山城裏。

高奇只好退而思其次，聘用了漢巴他。

漢巴他也是個經驗豐富的爬山嚮導，他先後帶領過來自日本，瑞士和美國的探險隊，進行攀登埃佛勒斯峯的探險工作。因此，他對於許多荒蕪地帶的環境十分熟悉。

當航機北上，天氣逐漸變得寒冷，幸而各人早有了準備。

脚下就是一些崇山峻嶺，再飛一程，那些山嶺蓋上了一層白色，那是積雪。

呂偉良忽然覺得自己變成了儍瓜，幾乎忘記了這一次到底爲什麼會踏上旅程。爲錢嗎？鐵枴俠盜有更簡單的方法可以弄到大筆錢，爲求找尋刺激吧，那倒不如說是爲了好奇。

漢巴他一邊打開一幅地圖，一邊解釋，間中探首窗前下望。他顯然在解釋一些地理環境，但呂偉良却聽得不明不白，因爲他們所說的，似乎是一種土話。

當他們的談話停下來時，呂偉良忍不住對高奇說道：「伯爵先生，其實你無須我們這些配角，你也可以獨力上演這一幕。」

高奇笑道：「現在我才不怕坦白對你說，一切都是有計劃的。」

「有計劃的？」阿生盯實他，「你對我們到底有什麼企圖？」

高奇說道：「我這一套探險計劃，準備了不少時日。我一直希望有個武功高強，又有頭腦的人與我合作，兩位正是完全的人才。」

阿生道：「探險似乎與這些，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我們絕對不是探險家。」

高奇道：「這航機裏面不足十個人，我們四個，你們二個，一名嚮導，二名機師，總共九個。這次計劃如果成功，二位的用處就大了。」

阿生仍然不明白，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的？」

高奇道：「航機不能載得太重，四千萬美金可能是八大箱，也可能只有四大箱。但無論如何，我們須要候佣機師。」

高奇是用香市的本地話跟師徒二人談話的，所以，漢巴他和二名副機可能聽不懂。

呂偉良聽到這裏却明白了，原來高奇打算在事成後消滅二名機師。他厭惡高奇這種卑鄙毒辣的蛇蠍心腸。

但是，呂偉良仍然故意說道：「我們可不是你所想像中的航空人才。」

「不！」高奇說，「機師和機械士我都帶來了。二位只是在必要時，與劉廣合作——我的意思是在武力方面合作。」

阿生正想說一些什麼，突然間，他發覺飛機逐漸下降，機窗外一片白皚皚的，心裏不用得大吃一驚！

一座蓋上白雲的大山就擋在前面，航機的速度

雖然顯著減慢，但是，眼看就快要撞了過去！

阿生不禁叫道：「小心啊！」

但是，二名機師根本不懂香市的話。航機突然拐了彎，在高山旁邊一掠而過。

阿生抹了一把汗。

回頭看看高奇伯爵和那名嚮導，他們却氣定神閒的，若無其事。

航機在安定地下降，一直在雪地上滑行了好一段路，然後才慢慢停止下來。

呂偉良盡管頭腦更冷靜，這時候也忍不住問：

「這是怎麼一回事？」

高奇伯爵笑道：「我們不是已經到達目的地了嗎？哈哈！」

師徒二人望向機窗外，只見一片冰天雪地，那裏有屋宇？更不見有人！

呂偉良又問：「我們不是要去尼泊爾的加德滿都麼？這兒似乎是一處山谷。」

高奇笑道：「我們登記要去尼泊爾，不過是掩人耳目。」

阿生有點生氣地說：「你不該連我們也隱瞞起來。」

高奇說道：「保密可以加強趣味性，現在反正安全抵達了，何必生氣？」

未打開機門之前，各人先加上了棉衣，戴上防風面罩，背上氧氣筒。因爲這高原地帶，海拔超過了一萬尺以上，空氣極之單薄。在必要時就非靠氧氣補充不可。呂偉良師徒二人所穿的是尼龍製品，他們所用的一切防風禦寒衣物及各式用品，都是由他們自己在香市選購的。

「多利」也加上了特製的羊毛絨綫衫。牠的裝備算是最簡單，但是，牠的禦寒能力相比人類高出好幾倍。

各人先後下機，趁住天色未黑之前，先行在附近山區探測一下地形。

呂偉良自從跛足之後，一直沒有滑過雪，想不到現在竟然有機會一試身手。

他裝有義腿，行動早已有如常人一般方便，鐵枴杖不過是隨身武器罷了。

阿生從未到過這種冰天雪地的地方，他帶住「多利」東奔西竄，簡直有點樂極忘形。

高奇伯爵一直與那名嚮導併肩而行，他們手捧地圖，東張西望，口講指劃的，顯然是要找出目的地之所在。

二名機師在檢查機件，他們完全沒有半點防備，自然亦不會想到高奇伯爵的詭計。呂偉良看見他們忠心耿耿的神態，眞不忍心看見他們被人加害，更別說要他動手了。一陣狂風乍起，雪花紛飛，各人在一片冰天地雪中架起帳幕。

阿生突然間由那邊叫了過來：「你們快過來看看，這是什麼東西？」

阿生尖聲叫喊，立刻在山谷中引起一陣回音！

各人划着雪撬滑行過去，看看阿生到底爲什麼會大驚小怪叫了起來！

原來阿生在地上發現的，是一柄雪斧。

那名尼泊爾籍的嚮導漢巴他說：「可能最近有人來過這裏。」

高奇伯爵聽到他這麼說，立刻有些緊張起來。

漢巴他說的是生硬的英語，所以呂偉良和阿生都可以聽得懂。

漢巴他說：「照計這裏是人跡罕至的地方。」

高奇伯爵說：「可能有人捷足先登，但我的計劃從未洩漏過！」

漢巴他道：「希望是一般探險隊遺留下來。」

聽他們這麼說法，呂偉良曉得高奇可能已將計劃對漢巴他說了出來。

在奇寒的天氣下渡宿，在呂偉良師徒二人來說實在是一種新的經歷。

起初他們不明白，何故不在航機上過一晚，後來才知道，原來他們要生火取暖，如果在航機上生火，將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呂偉良無法睡得入眼，阿生却摟抱住「多利」呼呼地睡去。

高奇伯爵根本也沒有睡，他在想着那柄雪斧。火光熊熊中，高奇睜大了雙眼，發覺呂偉良還未睡，他忍不住說：「你在想什麼？」

呂偉良苦笑道：「也許我正在想着那四千萬美元吧！」

高奇道：「天亮後我們就可以登山。」

「你已經確實知道收藏那批鈔票的地點了？」呂偉良問。

「是的。」高奇說得十分的肯定，「漢巴他不會帶錯路的。」

「難道一切就憑了一個嚮導？」

「當然還有地圖，指南針和經緯儀。總之，我們距離成功之路已越來越近。」

「你手上的地圖，到底是講一些什麼的？」

「那是尼泊爾的一種土人常用的文字。漢巴他指出藏鈔的地點，在一處山洞內。」

呂偉良道：「我眞不明白，當年美國機師陶格拉斯爲什麼會用這種罕見文字，繪成這幅地圖？」

「這是一個謎。不過，找到了那批美金之後，也許謎底就會揭開。」

「問題是事隔二十六，七年，會不會一切都出

乎我們意料之外？」

「不會吧？陶格拉斯一直沒有動手，他自然知道鈔票藏在雪山的洞穴內，十分安全。」

「但是，他爲什麼不動手？」

「很明顯，他被聯邦調查局的人嚴密監視。」

「千辛萬苦，處心積慮的，無非想好好地享受這筆錢，但現在，豈不得物無所用？」

「很難說，一個人做一件事，有時是爲了還一宗心願，有時是爲了在一生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一段難忘的時刻。何況他動手之時，根本不知道聯邦調查局的人與他糾纏到底。」

呂偉良一直覺得這番道理似通不通。

鈔票如果用布袋載住的話，時隔二十多年，相信早已發霉變壞。但這是冰天雪地的環境，情形會不會例外？

呂偉良想到這裏，不禁又問：「鈔票是用什麼載住的？」

「可能是鐵箱。」高奇說，「按常理外面還可能加上保險鎖，閣下是開鎖專家，今次可能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呂偉良心裏不禁漸趨明白，高奇伯爵可能早已老謀深算，想到要利用呂偉良開鎖絕技亦未可料。

他故意笑了笑，問高奇伯爵：「你怎麼知道我是開鎖專家？」

「你的名氣那麼大，我怎會不知？舍下的保險庫雖則空空如也，但是，一切設備俱屬最新型的，你不是一樣可以開掉它麼？」高奇笑道：「其實，即使看門人不認得你，我也知道你已開過那保險庫了。」

呂偉良奇怪，他記得淸楚，高奇伯爵的看門人回來時，他已經將保險庫的門弄回原狀。照理看門人不可能知道他開啓過保險庫。但現在看高奇伯爵的神情如此古怪，看來內裏可能又另有文章。

呂偉良故意說道：「府上的保險庫是最新式的，我怎可以開啓。」

高奇伯爵一陣呵呵大笑，道：「你騙不了我的，不必再說得坦白點，我那個新式的保險庫，是一個完成的試場。明白嗎？」

「試場？」呂偉良苦笑搖頭，「我不明白你是什麼意思？」

「聽說中國武術發源地之一的少林派，有所謂木人巷。我這保險庫的設立，正是有着『木人巷』的意義存在，我有意要找一個理想的合作人才，所以，我佈下了這個圈套。聽到這裏，想你總會明白了。」

呂偉良的確有點恍然大悟，當初他就有些莫名其妙，爲什麼這麼大的一個保險庫，裏面竟然空空如也？但現在聽高奇說出他的企圖，他才知道高奇的目的原來是「招賢納士」。

高奇又補充說：「我家裏有紅外綫攝影機，所以閣下的尊容與尤三俠，都被隱藏的攝影機偷攝存案，因此，閣下即使不在賭場與我邂逅，我仍有辦法可以憑照認人，找着閣下帮忙！」

呂偉良問道：「難道你化了一大筆錢，建成這座保險庫，就是爲了找個會開鎖的人才不成？」

「這又有什麼稀奇呢？老實說，像你這般人才可不多見啊！告訴你吧，我在南埠時，就聽人說過香市盜賊如毛，盜竊案之多亦是世界之冠，什麼夾萬黨，早已聞名遐邇，眞的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在另一方面，我又聽人說，香市的人眼角生得很高，什麼都講體面。就是因爲這樣，我建成這座保險庫，雖然化費了一大筆錢，但是它却具備了雙重意義。既可令到那些仰慕我這伯爵虛名的人，以爲我身價很厚。亦可招來一班像閣下這樣的奇才。可算一舉兩得啊！」

呂偉良覺得這傢伙的確老謀深算，心理戰術固然成功，幕後的策劃，委實也令人心服口服。

不過有一點令到呂偉良仍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就是爲什麼高奇一定要找一個像他這麼樣的開鎖人才？

還有，就是保險庫內另有保險箱，爲什麼單單放了一份古靈精怪的地圖？

呂偉良反正睡不着，於是又問下去：「開鎖跟這次尋回鈔票又有什麼關係？」

高奇說道：「當然大有關係。明天當你去到那山洞之後，你就會明白了。」

呂偉良想像到：難道那山洞就是一座巨大的保險庫不成？

但想深一層，在這荒山野嶺，冰天雪地的環境裏，這似乎又是不可能的事。在這種環境底下捱一晚已經不易，要建造一座巨大的保險庫，那似乎又有些像神話故事了。

呂偉良又問：「爲什麼你要放一幅古怪的地圖在這裏面？」

高奇伯爵這一回却尋思良久，然後才回答：「目的是引起偷進保險庫的人注意和興趣，正如閣下一樣，看見了這幅古怪地圖之後，不是一直在找尋答案麼？結果你非與我連絡不可。於是我的目的達到了。」

呂偉良不得不佩服高奇這傢伙詭計多端。他又問高奇：「然則，那幅地圖根本是一個假局，否則，給別人偷去了之後，按圖索驥，你豈不吃了大虧麼？」

高奇一陣嘻哈大笑，道：「你果然聰明，地圖當然是假的？」

「那些文字——」

「我胡亂寫下去的。哈哈……」

呂偉良一陣難過，他從來沒有給人這樣作弄過。因此，他好一會兒仍然說不出半句話。

高奇自鳴得意地說：「不但地圖是假的，隱士農場那位陳將軍也是假的。我知道尤三根跟踪我到香市來，於是我佈下陳將軍這一着棋子，讓他以爲陳將軍就是洞悉一切內幕的抗日英雄，然後教他指出一條錯誤的路綫，讓尤三根按圖索驥時，碰得一鼻子灰！」

呂偉良心裏想：不但尤三根差點兒上當，我也差點兒上當呢！幸而我並沒有三心兩意的獨自行動，否則……

但是呂偉良沒有說出口，因爲他以爲高奇可能不知道他曾經悄悄去找過那位「陳將軍」。

既然高奇是一位「大導演」佈上這許多假局，把人們的視綫引開，然則，他又怎麼知道收藏美鈔的地方在這裏？

呂偉良以此問題去追問高奇伯爵。

高奇說道：「當年運鈔票的機師陶格拉斯，目前仍在加拿大溫哥華營商。他每年出國旅行一次，名義上他是視察業務，實則是找個理想的合作人。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對方要絕對够義氣，第二，要有頭腦，够機靈，第三，要有冒險精神。結果，他不知怎的，竟然看中了我。」

陶格拉斯何故不能親自到這兒來起回這批美鈔，呂偉良早已從A國領事館的史勿夫口中查出，那是因爲二十多年來，陶格拉斯一直被聯邦調查人員跟踪監視。但是，二十多年來的發財美夢，輕易交給一個異國人去完成，這又似乎有點兒近乎兒戲。

呂偉良想到這兒，就覺得高奇剛才這一番說話也可能是假的。

不過無論如何，當那一批美鈔未有下落之前，呂偉良明知他是假的，也要當他是眞的。

但話又得說回來，假如不是陶格拉斯委託高奇伯爵，他又怎麼會曉得這個秘密？

呂偉良越想越不明白。

翌日，呂偉良也是剛剛睡了片刻，就給人吵醒，高奇已在外面催促各人起程！

在平滑的雪地上，划着雪橇，的確是一種令人難忘的享受。但是，當各人滑至一處山脚時，雪橇就變成了廢物，一無所用。

於是各人紛紛準備好爬山工具。

鐵鈎，繩索等物，每一個人都帶備在身邊。

呂偉良雖則跛足，但是，由於他的武功底子好，身手敏捷，轉眼間已和阿生越爬越高。把其餘各人，遠遠抛在後面。

「多利」則連鐵鈎和繩索也用不着，也不知抄那一條小徑，爬得比呂偉良師徒二人更高更快！

呂偉良停在山腰歇息，等候落後的高奇伯爵等人。阿生在這時候問他：「昨晚我睡得朦朦朧朧的時候，似乎聽到你跟高奇伯爵談話，是不？」

呂偉良道：「是的。」

「這傢伙很狡猾，我看我們還是小心一些好。師父。」阿生說。

「我明白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容忍一下，直至到找出那批美鈔之所在。」

「對了，高奇這傢伙靠不住，我們必須處處提防，他利用完我們之後就變卦。」

呂偉良想起高奇伯爵往往前言不對後語，便有點心寒。例如他邀請師徒二人同行，忽然說是喜歡他們有頭腦，富冒險精神，忽然又說，要他們對付二名機師，直至到昨晚，又說是爲了他開鎖絕技。

總之，高奇伯爵既是個高深莫測的人，師徒二人的危險性大大加重。不過姑勿論怎樣，呂偉良是不會退縮的。

不久，各人也爬到山腰，呂偉良和阿生才繼續往上爬。

在爬山過程中，難免有些雪塊崩潰，滾下來時，跟在下面的人就受難了，這情形正如說明現實社會上的人，彷彿也是一樣，往上爬的人許多時會無意間傷害到另外一些人。

師徒二人又要停在另一處山腰凹陷處等候他們。爬山是講氣力，講胆色的，師徒二人既好氣力，又够胆色，故此在整個過程中，他們能够節節爭先了。回頭看看後面的人，其中有些已經氣力不繼，氣喘如牛。

幸而高奇伯爵打開地圖仔細看清楚，再辨認一番，原來已經到達目的地了。

他們走進山腰間的凹陷處，高奇伯爵用雪斧劈開一些冰雪，便露出了一塊大石板。

移開大石板，裏面便是一個山洞。

山洞僅比人高。二十多個烏亮亮的鋼箱子出現眼前，每一個旁邊都漆上了編號。所有在場的人心裏都會明白到：箱子裏面就是美鈔。

四千萬元，這的確不是個小數目，在二十多年前還是個大數目，卽使時至今日，美國在金融危機中貨幣貶值了，這四千萬的數目仍十分可觀。

每個箱子都是一樣的大，長度在二十三四吋。每個箱子一頭一尾兩旁，有個挽耳，是供人搬運時用的。

箱子的一旁有着結構精密的鎖。每個箱子就有匙孔兩個。

阿生跑過去試用雙手抽起其中一箱，感到非常之沉重，那一定是箱子本身的鋼鐵重量比鈔票本身更加重。

仔細數清楚，足有三十個之多。

在這冰天雪地的奇寒天氣下，人類的四肢活動能力是會受到限制的，因此，要把這三十多箱笨重的東西運下崎嶇的山路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爲箱子本身比起鈔票重上了幾倍，倘若能够就地打開鋼箱，取出鈔票帶走，當然是便當得多。

問題却是：載運這批金鈔的時間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有關當局担心沿途上有些意想不到的意外，萬一這批鈔票落入日軍手中怎辦？於是諾斯堡方面，便設計了這種巧妙的鋼箱。

鋼箱外面看似簡單，其實內裏非常之複雜，萬一眞的落入日軍手上，魯莽的軍人勢必用子彈摧毀兩個匙孔。

但是，如果他們眞的那樣做，「砰」然一聲槍響之後，跟住就會「蓬」的一聲，箱子發出一聲輕微的爆炸，裏面的所用鈔票亦會化爲灰燼！

因此，得到這批箱子的人，如果得不到兩合一鎖匙也就等於廢物。

什麼是「兩合一」鎖匙？

凡去過銀行租用保險箱的人，都知道銀行管理人員手上保有一條母匙，客戶每次要進入銀行打開他租用的保險箱時，必須將他們的「子匙」配合了銀行的「母匙」，然後才可以順利將保險箱打開，缺一不可。這就是「兩合一」鎖匙了。

現在眼前這些鋼箱也是同一情形，印製鈔票的諾斯堡方面，先把母匙交到財政部官員手中保管，再把子匙交到負責載運鈔票的美軍手上去。如此一來，作弊的機會便會減少。

當日陶格拉斯與他的伙伴回去向上司交代時，既然說出鈔票是由高空扔掉的，自然不能把輕巧的「子匙」也一併扔掉。否則他們的上司會更加懷疑。反正只有「子匙」，沒有「母匙」，箱子就不能開啓，故此當年陶格拉斯便將「子匙」交回上司，以爲這樣可以避免嫌疑，想不到結果還是被扣留起來，查問了四日四夜之久。

幸而到了最後，當局還是由於證據不足，把他們釋放了。

後來陶格拉斯的拍檔伙伴麥加列在一次任務中撞機身亡，而陶格拉斯本人則一直被監視到底——這都是往事。也是美國國防部秘密檔案中所記載。

現在，呂偉良開始明白了，高奇伯爵所以把他找來，眞正的理由，就是要利用他開啓這些鋼箱，因爲就地開啓幾乎是唯一的最佳辦法。

但是，在這一剎那間，呂偉良不禁會想起一個問題來，就是爲什麼高奇伯爵會知道這批金鈔所在？同時還對鋼箱的結構知得如此清楚。

正如昨夜高奇對呂偉良所講的一樣，也許是陶格拉斯告訴他的。不過，呂偉良仍然有所懷疑，尤其是高奇伯爵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輕易找出了藏鈔票的地點。

雖然說有個嚮導漢巴他在身旁，但自從航機降落後，高奇伯爵幾乎可以單獨憑一個指南針就可以找出山洞之所在。

高伯奇爵看見呂偉良怔怔地想得出了神，催促他道：「請你試試把這些箱子開啓吧！」

呂偉良說：「會不會一觸卽發，發生爆炸？」

「不會的，放心吧！」高奇說，「如果用子彈或暴力將它撞開，裏面的鈔票最多亦只變爲灰燼，不會有如炸彈一般炸傷人的。如果用你的開鎖技術，那就更安全了。」

呂偉良蹲在一排鋼箱旁邊，先用一支彎曲的鋼綫試開其中一個。

但是，經驗老到的呂偉良立刻感到一陣驚呆！因爲箱子的保險鎖，彈簧結構回力極强，時間上雖然隔了二十多年，但它的性能仍佳。

匙孔共有兩個，由於裏面的結構緊密，彈簧回力特强，呂偉良必須換過另外一些儀器的，同時要阿生從旁協助。

想到箱子打開時，裏面就是花花綠綠的美鈔，所有在旁觀看的人，都感到心裏緊張不已。

箱子用一種特製的煉鋼製成，因此時隔二十多年，仍然是烏亮亮的，一些銹蝕也沒有。

每一個箱子外面都用白色的漆油噴上幾排英文字，意思是指這些箱內的物件屬於美國財政部，由肯塔基州的諾斯堡監製。

其中一行是：「一九四五年出品」。

最後一行是：「U・S・A・」三個美國的簡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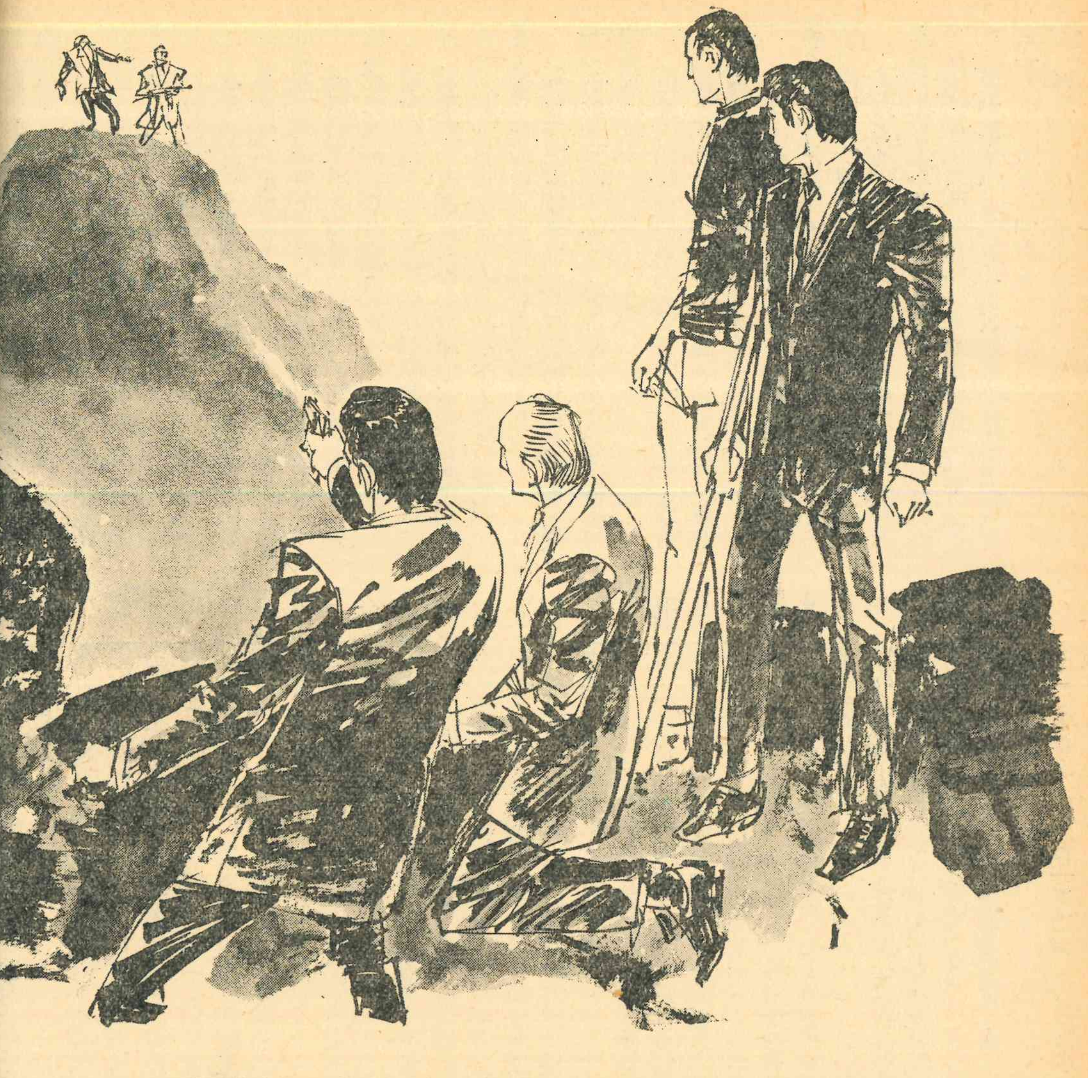
每一個鋼箱不但尺碼形狀一樣，就是這些白色漆油噴上的字跡，也不會有多少之分，但是，裏面的數目必然不同，因爲鈔票的張數可能一樣，面額却有大小之分。

不過，四千萬元分成三十箱，而且箱子體積不大，相信面額也不會太小。

呂偉良在阿生的協助下，終於把第一個鋼箱開啓了。洞內的人立卽發出了一陣歡呼聲！

與此同時，洞外却響起了一連串的槍聲！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嚇得一跳！反而高奇伯



正當呂偉良等人受到尤三根威脅之際，高奇伯爵的保鏢突發槍射斃林志水。

爵却異常冷靜！

山洞之內就只有他們四個人——高奇伯爵和他的保鏢劉廣，呂偉良和他的徒弟阿生。至於高奇的其他二名手下，以及嚮導漢巴他和二名機師等，則有五個人留在洞外。

呂偉良不禁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高奇伯爵陰森一笑：「我不是告訴過你嗎？當我們完成任務之後，二名機師與嚮導，都變成廢物，現在少了他們三個人，飛機載了這批美鈔之後就可以保證不會超重，豈不是飛得更加輕鬆麼？」

「多利」在一聲狂吠之後，正要衝出山洞之外，却給阿生一聲喝住！

「多利」作勢虎踞在阿生的身旁！

呂偉良忍不住又說：「這批鈔票爲數不少，如果再減少了我們師徒二人，不但飛得更加輕鬆，相信還可以節省那十份之一的四百萬元。」

高奇伯爵一陣格格大笑，道：「你担心我會在事成後殺你們麼？放心好了，絕對不會的，因爲你們的地位與他們不同。」

「爲什麼不同？」

「因爲他們在知道我有此收穫之後，想法可能不同，即使他們不要求分肥，亦會把消息傳出，甚至在回程中要脅我們。但是，你二位有利可圖，相信在任何情形下，也不會出賣我們。可不是嗎？」

呂偉良當然不會相信這是眞心說話，他絕對有理由相信高奇伯爵一不做二不休，這心狠手辣的人必然會在呂偉良把最後一個箱子打開之後，開槍射殺他們師徒二人。

但是呂偉良還是繼續埋頭去開啓其他的箱子。

由於箱子結構精密，使到箱內的鈔票每一張都完美無缺！

呂偉良有呂偉良和阿生合力將那些鋼箱打開，高奇伯爵則逐束逐束鈔票由箱子裏拿了出來，放入帶備的帆布袋裏。

花花綠綠的美鈔，大小面額具備，簡直是看得人眼花繚亂。

阿生雖然沒有跟呂偉良說話，但是，他心裏也明白到處境的危險，每開掉一個鋼箱，就等於向鬼門關邁進一步！

洞內有高奇的保鏢劉廣，洞外又有高奇另外二名手下——魯尼與金波特。相信師徒二人要安然脫身，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阿生這樣想，呂偉良也這樣想。

但是表面上他們却若無其事的，保持着極度的冷靜。

呂偉良開到第二十九個箱子時，回頭問高奇伯爵：「至今爲止，總數是多少？」

「三千六百萬。」高奇答道：「加上現在這一箱大額鈔票，總數已是三千八百萬，最後一箱當然也是大額的，數目一定和這一箱一樣，又是二百萬元，那就足夠四千萬元之數。」

呂偉良笑道：「我們說好了，我佔四百萬，那麼，這兩個箱子內的鈔票總數剛好是屬於我的一份，可不是嗎？」

高奇伯爵面色很難看，他說：「雖然是屬於你的，何不順手開了它？」

「不！我想連箱子一併帶走。反正只有兩個，不會太負累吧！」

「你似乎不相信我！」

「這話從何說起？你應得的三千六百萬元，不是已經放進帆布袋裏去了。」

高奇伯爵突然面色一沉，冷然說道：「告訴你，我不能讓你把箱子一齊帶走，你必須把鈔票完全取出來！」

「爲什麼？」

「我就是不能讓你把這些綫索帶回市區去。」

呂偉良說：「你殺死二名機師和嚮導，比這些所謂綫索，豈不更加惹人注目麼？」

高奇扳起面孔說：「姓呂的，到了這個時候，你不該再耍花招了，否則便只有自討苦吃！」

呂偉良笑道：「我眞不明白你要將我怎麼樣，我已履行諾言，替你把這三千六百萬美元弄到手了，難道……」

「少說廢話！」高奇咆哮着說，「如果你相信我的，快把這二個箱子也打開，鈔票一齊放入這布袋裏去，回頭我自然會把四百萬元給你。否則，你可別怪我不客氣！」

呂偉良聳聳肩，笑道：「這種態度我眞有點兒看不慣！」

他說着就要站起來！

高奇的保鏢劉廣立即拔槍指嚇他：「不准動！舉高雙手！」

可是話猶未完，阿生已經飛起一脚，逕踢劉廣的手腕！

劉廣「喲」地一聲叫，手槍飛脫，跌出丈外！

與此同時，呂偉良也非常迅速而有默契的，揮拳痛擊高奇！

高奇以爲保鏢可以控制大局，一時之間來不及拔槍，朝天仰倒地上！

「多利」呆立一旁，眼看主人節節勝利，牠也懶得動武！

直至看見高奇跌倒後，突然自懷中拔出手槍，

牠再也不客氣，哼也不哼一聲，一個箭步標前，張口直咬高奇的手腕！

高奇痛得連聲慘叫，正想以左手接替右手握槍潑射，可是，呂偉良已經拄杖走了過來，俯首彎腰，奪過高奇的手槍，喝令他站起來！

「多利」這才放過高奇。

高奇站了起來，高舉雙手，右手鮮血淋漓，齒痕遍佈手腕！

那一角，阿生亦已制服了高奇的保鏢劉廣，但是阿生並沒有跑過去拾起跌在丈外的手槍，只是把劉廣的手臂彎向背後。

呂偉良以爲高奇伯爵還有二名手下留在洞外，如果他們洞內傳出毆鬥聲，勢必馳援！但是，尊尼和金波特都未見入來。

高奇和劉廣的想法自是一樣，爲什麼不見他們入來？也許是風雪聲太大，洞外的人戴上的皮帽一定把耳朶掩得密不透風，所以他們可能根本什麼也聽不到。

因爲洞內雖然有過一場短暫的搏擊，却始終未曾鳴過一槍。

在這種環境底下，只有槍聲最惹人注意，外面的人既然聽不到有殺聲傳出！自然不會知道想到洞內已發生巨變！

呂偉良押住高奇和劉廣走出洞外。

洞口外面橫七豎八的躺了幾個男子的屍體，鮮血洒在白皚皚的雪地上，份外覺得奪目。同時亦教人爲之嘔心！

再仔細看淸楚，二名機師加上一個嚮導，應該只有三具屍體才對，但是，現在竟然是五具。

尊尼和金波特都死了。

既然留在洞外的五個人都同時死去，那麼，他們是自相殘殺吧？

但是，高奇心裏又想：嚮導漢巴他等人是沒有手槍的。

呂偉良和阿生也可以淸楚看見，每一個人的手上都沒有握槍。

尊尼和金波特也沒有。他們的身旁，只有準備接應高奇等人，專爲運送鈔票下山的繩索等物。

在眼前這種情形底下，所有的人都可以想像得到事情不妙了！

果然，在更高一些的斜坡之上，一塊大石背後有人站了起來！

他手上握穩了一支手提機關槍，神態洋洋得意，笑道：「各位，久違了！」

呂偉良和高奇都爲之大吃一驚！

因爲出現在上面的，並非別人，正是尤三根。

「奇怪！怎麼會是你？」呂偉良夢囈似的叫出聲音來。

尤三根一陣「格格」大笑，回聲幾乎震耳欲聾。隨即可以看見附近幾塊大石背後，都有人先後站起來！

他們之中，有着賭城的印尼幫黑社會首領「大水牛」林志水。

每一個大漢都手執長短槍，威風八面的，屹立於斜坡之上，他們顯然佔了優勢！

尤三根的笑聲停止下來之後，說道：「怎麼啦？你們發了大財吧？」

阿生很生氣地說：「你這渾蛋！原來你還未死，這次我們完全是因爲你，如果沒有你，我們就不必捲入這漩渦！」

尤三根面色一沉，冷冷地說：「小子！你還惡人先告狀嗎？如果沒有我尤三根！你們就不會發現這麼一條大財路！」

阿生嗤鼻道：「嘿！誰稀罕？我師父想發橫財，比借火還易！」

「少說廢話！把鈔票留下，然後給我滾下山！」尤三根喝道。

呂偉良恍然大悟地說：「原來一直跟踪我們的，就是這班人！」

阿生也說：「是的，我還以爲自己神經過敏，果然是事出有因。」

高奇伯爵却喃喃自語般道：「賭城的警方一直找不到汽車墮海的駕駛人屍首，我就有多少懷疑你還未死去。」

尤三根道：「你懂得的，我們也懂得，說起來該感謝你那副輪盤必勝儀器，因爲我們就是靠它贏了大筆。哈哈……」

高奇「哼」一聲說：「那你還恩將仇報？」

尤三根笑道：「可惜的是：四千萬美鈔的數目比什麼都更具有吸引力。我不做那份撈什子的探長，爲什麼？說穿了也不過是爲了這一大筆美鈔。所以，我九死一生之餘，由閻王掌中逃脫後，還念念不忘這筆花花綠綠的美鈔。」

林志水也說：「是的，如果不是這位老弟提點我，我也太過短見了。一百幾十萬跟二億多元，眞的是小巫見大巫啊！」

他的意思是：利用輪盤必勝儀器在賭場裏，最多可以贏它一百數十萬而已，但是，四千萬元美金，就等於二億多元的香市紙幣。

高奇伯爵忽然低聲對呂偉良說：「閣下一向急智多謀，倘能救我出險境，我甘願二一添作五——與你平分那四千萬元美金。」

呂偉良苦笑道：「太遲了，伯爵先生，這一回你只能怪你自己。」

他們雖然距離尤三根等人有三四丈遠，但尤三根和林志水等人，總可以知道他們在喃喃低語。

尤三根叫過來說：「別耍花招了，姓呂的，我早知你詭計多端，所以我們才不會闖進山洞裏去，想不到你終於也跑了出來。現在我再說一次，你放下手中的槍，同時叫你的徒弟把那個帆布袋放下，然後慢慢的爬下山去。否則，卽使我肯饒你，林大哥和他的衆多手下也不會放過你！」

呂偉良自然明白到處境的險惡，莫說還有林志水等人，單是尤三根手上一支手提機槍，已足够令到他們紛紛倒斃地上！

因此，呂偉良不敢再逞强，乖乖的把手槍扔在地上，阿生也將那個帆布袋放了下來。

呂偉良嘆氣說：「想不到千辛萬苦的由老遠跑到這裏來，結果換來這慘淡收場。」

尤三根說：「姓呂的，只要你不出賣我，我不會殺你的，滾下去吧！」

高奇眼看大勢已去，也只好退而思其次，說道：「我與列位無寃無仇，請你們也饒了我吧！」

尤三根笑道：「想不到伯爵先生，到頭來也要低聲下氣呢！」

林志水道：「你倒忘記了在賭城時的狡猾，我看，你不會眼巴巴的看着我們把這四千萬美元就這麼輕而易舉的帶走吧！」

「不！不！我保證不再施詭計了。」高奇伯爵非常可憐的跪倒地上！

尤三根忍不住又是一陣「格格」大笑：「眞想不到，堂堂一名伯爵，竟然可憐成這副樣子。」

林志水却不耐煩地說：「別跟他多說廢話，殺了他吧……」話猶未完，槍聲「砰」然一响！

但是，首先倒下來的不是高奇，而是林志水。

原來當各人的視綫集中在高奇伯爵身上的時候，高奇的保鏢劉廣突然發難，他身上還有另一支手槍，只是剛才給阿生扭住手彎向後，才佯作降服罷了。現在眼看大勢已去，主人可能危在旦夕，便抱住背城借一的决心！

因此，槍聲响了一下，林志水倒了下去之後，劉廣又施展他的連環神槍，企圖射殺尤三根，但尤三根是警界出身，做過探長的人總不會是個平凡之輩。他急忙滾身閃石後，避過了劉廣致命的一槍。

但是，槍聲卜卜之中，林志水又有二名手下中槍直滾下了斜坡去！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發夢也想不到劉廣有此驚人身手，更無法可以想到情勢急轉直下，來得如此突然！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被迫閃到後面去——後面就是懸崖，但是剛才他們爬上來時的繩索仍然懸掛在那裏。師徒二人就全憑這些繩索，不致墮下而致粉身碎骨。高奇伯爵見事出突然，也匆匆闖回山洞之內，藉以避過穿梭似的槍彈。

但是劉廣因爲成爲衆矢之的，槍聲卜卜之中，他的身體上的皮膚，頓然變成蜂巢。

靈犬「多利」因爲沒有主人的命令，始終不敢輕舉妄動，但是現在事情突然起了變化，牠竟嚇得落荒而逃！上面的斜坡鋪滿了雪，滑不留足，「多利」是一頭靈犬，自然曉得要衝上去一股作氣將這麼多的「敵人」制服，是絕不可能的事，何况每個人手中還有槍！因此，「多利」逃走時候的方向，也只是向斜坡下面急奔！

同樣是向下，但呂偉良和阿生攀住繩索這一邊，正是剛才高奇等人攀登山上的峭壁，而「多利」現在直滾下去的陡坡，却是非常危險的絕崖。眼看「多利」再收不住腳，滑開二丈左右，下面便是千丈深淵，呂偉良和阿生此際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那裏還可以有辦法去救「多利」呢？

也許「多利」命不該絕，平滑的雪地上突然稍爲凹陷下去，使到「多利」僅可收得住四爪，不致再向陡坡下直滑下去！

師徒二人雖然不同方向，但離遠仍然可以看見，看得他們爲之暗地揑了一把汗。

但是，他們攀住那些繩索在左搖右搖之中，却聽到頭頂上有人說道：「他媽的！他們殺死了我們大哥，我們也不要讓他們有一個生還！」

說這話的人當然就是林志水的一名手下。

尤三根由斜坡上衝下來，把一大帆布袋的鈔票背走，直奔向山坡上去，山坡盡頭處便是一個小平原，那兒停了一架直升飛機，這正是把尤三根等人載到這兒來的交通工具。

林志水的二名手下本來想將繩索一一割斷，然後再對付洞穴內的高奇伯爵，但是，回頭看看尤三根背住那一大袋鈔票，連奔帶跑的走向直升機方面去，心裏暗叫不妙。於是，林志水那二名手下爲了那袋鈔票，也不顧一切，回頭也衝向山坡之上去。

其中一個雖然同樣是見財忘義之輩，但他剛才受了槍傷，想想仍覺不值，回身扔了一個手榴彈，擲向山腰的凹陷處——就是山腰洞穴門前附近！

「轟隆」一聲巨响，立刻引致一次小型的雪崩，一時之間，冰雪混和了山石亂飛！

斜坡上的冰塊與大石紛紛往下翻滾，仿似萬馬奔騰，洞口固然立卽爲冰雪所封，就是那數尺凹陷的山腰，也爲之塡平。

二名槍手幸走得快，未致與冰雪一齊滾下去！

轉眼間，他們已走完了那一段斜坡，尤三根正

想登上直升機，却給其中一名槍手喝住：「姓尤的！不准動！」

這時候，那一大帆布袋的鈔票已經被尤三根推放上直升機去。

尤三根爲了更易爬上去，連手提機關槍也先扔了上機艙，想不到槍手這麼一喝，登時把他的好夢驚醒了。

槍手冷笑道：「你想冷手執個熱煎堆麼？可沒有那麼便宜的事呢！我們大哥犧牲了一條性命所換來的，就是這一袋鈔票，要好好享用它，輪也未輪得到你。」

另一名槍手已拔槍在手，瞄準尤三根的頭部。

尤三根忙叫道：「你們不能殺我！」

「爲什麼？」槍手問道。

「如果你們殺了我，你們也就無法可以離開這裏，因爲你們不懂得開直升機啊！」尤三根說道。

二名槍手想想也是道理。直升機是由林志水化錢向一間航空公司租來，然後由尤三根駕駛，他們也是以探險隊的名義，暗裏跟踪住高奇伯爵和呂偉良等人。

原來尤三根當時命不該絕，汽車撞堤墮入海中之後，他由車內爬出，潛水逃去。

事後他去到賭城的一處碼頭，查得呂偉良已退了準備偷渡的帆船，又查出呂偉良已經和伯爵等光明正大的返回香市去。因此，尤三根不難想到伯爵必然是以輪盤必勝儀器供給黑幫林志水，才換得他們的諒解。

尤三根知道呂偉良師徒二人既然和高奇伯爵携手合作，便得另外再動腦筋，找過一個新的合作者，所以他便想到林志水方面去。

他首先潛進賭場窺伺，看見林志水的手下僞裝賭客，在輪盤桌上贏了好幾十萬元。於是他就直接晉見林志水，把高奇伯爵尋寶的大計說出。林志水終於被他說服。

他們一邊籌備，一邊對伯爵和師徒二人展開監視和跟踪。

當日直升機載來五個人，他們就是林志水和三名槍手，尤三根因爲有國際航空駕駛執照，所以由他担任直升機駕駛。他們一直在暗中窺伺，直至到看見各人進入山洞，知道必然就是藏寶洞，所以便先下手爲强，將洞口外各人先行射殺。

當時林志水的槍手想一鼓作氣，闖進洞內，但爲尤三根所阻。

尤三根不但知道呂偉良師徒二人足智多謀，同時槍法如神，所以決定以靜制動，用守株待兔的手法，等洞內各人出來！

如今林志水中彈身亡，他的另一名槍手亦在槍戰中傷重氣絕，劉廣昇眞是槍法如神，他雖然到頭來亦難逃一死，但到底以寡敵衆，仍能造成二死一傷，也總算不負伯爵對他的厚待。

現在登機的二名槍手之中有一人受了槍傷，鮮血仍不斷由傷口流出來。

尤三根則被另一名沒有受傷的槍手，用槍威脅住，要他迅速將直升機開走！

尤三根即使更不願意，在這種情形底下，也得將直升機開走！

不過，他的腦海中却一直在盤算着，如何可以出奇制勝，如何可以獨佔那一大帆布袋的鈔票？

他橫眼瞥了二名槍手一眼，發覺他們還沒有綁上安全帶。於是他把心一橫，故意在拐彎時把機身極力傾斜！

受傷的一名槍手因爲流血過多，早已頭昏眼花，這時候更加無法保持平衡，於是人也不由自主的，往機旁的玻璃門猛力一撞，一聲慘叫聲中，受傷的槍手首先衝了出去！

毫無疑問，尤三根的計劃是成功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一定發夢也猜不到，那就是：當那受傷的槍手不由自主地跌出機艙外面時，他也像許多人一樣，不由自主地伸手亂抓，希望抓穩一些什麼，不致跌到粉身碎骨！

他抓是抓到了一些東西，可惜那是一條布帶之類的繩子。那對他來說，是沒有作用的，他的身體到底還是跌了出去。

可是，他仍然抓緊了那繩子不放！

原來繩子正是緊繞住帆布袋袋口的活繩結，於是整袋的鈔票，也跟隨住他滑出了機艙外面去！

尤三根儘管在全心全力控制住這架直升飛機，進行他的計劃，但是，他却未見到這令他失望的「意外」。

不過，坐在旁邊的，另一名沒有受傷的槍手却看得清楚。當然，這槍手也知道得清楚，裏面盡是花花綠綠的美鈔！

糟就糟在知得太過清楚，所以他一想到他們千辛萬苦亦不過爲了這些東西，於是又不由自主地，伸手拉緊帆布袋的末端！

但是，帆布袋的另一端已經吊住一個正在下墮的人——那傷了的槍手，即使他有更大的氣力，恐怕也無法可以挽救這頹勢。何況機身打側，他本身根本亦已失去了重心。

因此，這未受傷的槍手，也連人帶槍的，滾出了機艙之外！

儘管尤三根沒有回頭望，他也可以聽到那接二連三地傳來的慘叫聲。

他把機身平衡，有意無意的往下瞧了一眼！彷彿看見雪花飛舞！

那眞是奇景啊！

——他心裏正這樣想，但大腦的神經中樞立即就告訴他：那不是雪花！

對了，雪花是白色的，但正在空中飛去的却是一張張五顏六色的紙幣——那當然就是由帆布袋裏墮出的美鈔！

尤三根回頭向艙板上一望，果然人不見了，鈔票也不見了。尤三根的心比冰雪更冷，他差一點兒就要昏倒過去！

尤三根無可奈何，又再將那架直升飛機降回原來的山頭之上的平台處。

是的，他可不能一無所獲啊！

處心積慮地化了這許多心血，等了這許多時日，怎可以如入寶山空手回呢？

他把直升機停放好之後，並沒有去理會那二名跌得粉身碎骨的槍手，只是逐張檢拾散佈在山頭各處的美鈔。尤三根可以慢條斯理的去拾取那些大小不同面額的美鈔，因爲他知道這裏就只有他一個人仍然生存着。再也沒有人跟他去爭了。

但是，他的想法又錯了。

突然一聲狂吠，「多利」不知道由那兒撲了出來，嚇得尤三根一時之間，竟手忙脚亂起來差點兒把拾得在手的美鈔也掉了下來。

他以爲是雪山上的野生動物，仔細看清楚，才知道是一條大狼狗。

尤三根認得出，這是呂偉良的愛犬「多利」。

因此他不能不戒備。

靈犬是有人性的，誰敢保證「多利」不是要爲牠的主人報仇？

然而，「多利」並沒有傷害他的意思，只是作勢向斜坡走去，嘴裏不歇地叫。

尤三根不明白牠的意思，呆在一旁。他現在已經沒有槍在手，也沒奈「多利」何！只有眼光光的瞪住牠。「多利」很焦急，也很生氣，牠跑過來咬住尤三根的衣角，再往斜坡下走去。

尤三根知道「多利」的厲害，也知道牠懂人性，見這情形，心知有異，便急忙跟住「多利」往斜坡下走去！

尤三根以爲「多利」的主人呂偉良師徒二人危在旦夕，所以這義犬前來向他求救，豈料跟牠走落斜坡時，却看見一個人在雪堆裏蠕蠕而動！

儘管如此，尤三根仍然以爲他是呂偉良或者阿生，因爲他不知道這師徒二人是否已由懸崖下沿住繩索爬了上來。

不過，那槍手的一枚手榴彈，可能令到呂氏師徒二人連這一綫生還的希望也斷絕了。因爲當時雪崩的衝勁，足以令到師徒二人由懸崖掛着的繩索上，直墮落山脚底下！那二百多呎的高度，相信沒有人可以避免墮斃的，雖則師徒二人渾身武功。

尤三根一邊想着，一邊撥開雪堆，那埋在裏面的人，正是高奇伯爵。

高奇本來跑進了山洞內，但槍手投出的一枚手榴彈爆炸時，冰雪立即掩沒了洞口，高奇本能地再由面裏衝出，無奈自己的氣力有限，那些冰雪的數量亦大。

不過無論如何，高奇心裏明白，如果他不趁住還有多少氣力拚命掙扎往上爬，便只有活活的淹死在冰雪底下。因此，他極力往上爬，終於爬了出來，但也因爲用力過度，昏了過去！

尤三根忽然間感到此時此地未免太過孤單。因此，他要設法把高奇救醒。

高奇終於慢慢的甦醒過來。

他疑幻疑眞地問尤三根：「你怎會在這裏？」

尤三根苦笑道：「伯爵先生，現在這世界就只有我你二人，你叫我怎樣做？」

高奇抬頭放眼四望，但見數具屍體留在雪地之上，那是屬於林志水和槍手們的。

高奇不禁問道：「呂偉良他們呢？」

「都死清光了。」尤三根感慨地搖搖頭，「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倒沒有說錯啊！」

高奇嘆氣說：「我們眞笨，有什麼好爭呢？如果剛才我就此死去，還不是光棍一條離開這個花花世界麼？」

尤三根瞪了他一眼：「如果人人學你這麼想，那就世界和平了。」

高奇勉强支持起來，他幾乎給冰雪凍僵了。現在這種情形最好有一杯威士忌，或者白蘭地洋酒，讓他活活血。可是，在這冰天雪地的地方，那裏有酒呢？

就在他眼花繚亂之際，他似乎看見有兩個人影先後自懸崖下爬了上來。

再睜大雙眼看清楚，那不是呂偉良和阿生還是誰呢？他立即驚呆得張大了嘴巴！

尤三根當然也看見了。但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眞的，那當然是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來啊！

他們剛才在雪崩的情形下，差一點兒就給由山上斜坡滾下的冰雪冲下山脚去。幸而二人的手力相當，緊緊抓穩了繩索。

但是，身體却爲之搖盪不已，有好幾次他們的頭部幾乎與崖上的凸出石塊碰在一起。

不過，就是因爲這種搖擺不定的去勢救了他們兩條性命！

因爲他們在一搖一盪中，盪到一處凸出的岩石上去，令到他可以暫時站穩了脚。

斜坡上的雪崩不過是由於手榴彈爆炸而造成的，當冰雪停止繼續往下滾動時，師徒二人便得設法由下面爬上來。

由於這時候他們已經沒有爬登山上時所用的繩索，形勢迫住他們師徒二人只可往上爬上去，而不能冒險退下山下。因爲這陡坡簡直就是絕崖峭壁！

師徒二人本着一貫置生死於度外的冒險精神，終於又成功地由凸出的岩石逐級逐級往上爬，總算暫時避過了死神的召喚！

但是，就在師徒二人剛剛鬆了一口氣的時候，尤三根突然要衝前！

「多利」在疑幻疑眞之間獃了一陣，突然看見這情形，只見牠狂吠一聲，便飛撲過來！

尤三根本來就沒有惡意，只是想過去招呼呂偉良師徒二人，但「多利」却不知道他的企圖，狂吠聲中已將尤三根撲倒在地上！

「多利」張牙舞爪，就要認眞對付尤三根，却給呂偉良喝住。

師徒二人死裏逃生，想想猶有餘悸。但在這冰天雪地的環境裏，環顧四周就只死剩這四個人和一條狼狗，每個人都有一番感慨。

大家都非常疲倦。但是，高奇却說道：「剛才我在山洞裏幾乎被活埋，裏面還有一袋鈔票另兩箱，我們何不合力把冰雪掘開，再進洞內把鈔票搬出來？」

尤三根一直以爲只有那麼一大袋鈔票，所以心灰意冷，現在聽了伯爵的說話，有如注射了一服興奮劑，登時龍精虎猛。

呂偉良苦笑搖頭道：「我不會再做這傻事。」

高奇道：「呂老兄，別這樣，今回我不會貪心了，我們四個人一齊動手，一切所得，四份平均分配，你說好不好？」

呂偉良還是不答應。他說：「我想，我還是留有用的性命和氣力，替社會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吧！現在我只想離開這裏。」

尤三根靈機一觸，說道：「單靠我們二人的氣力，沒有你們師徒帮手，只怕掘到明天也無能爲力。你們二人佔六成，我與伯爵佔四成好不好？」

呂偉良還是不爲所動，終於與阿生帶着「多利」下山去。

呂偉良並沒有把爬山用的繩索與鐵釘，鐵鈎等移去，他知道上面兩個傻瓜還要下來的。

師徒二人回到營地上，已經差不多天黑了。阿生不明白呂偉良何故拒絕他們。

呂偉良說：「第一，天色快黑，天氣必然奇寒。第二，即使讓我僥倖有所獲，但他們二人望眼將穿，就只得這少許，必不滿足。其實這『少許』也有二千萬美元，早些時他們希望的數目是四千萬，所以一定嫌少。結果人爲財死，難免自相殘殺，那我們又何必再看一幕悲劇的上演？」

阿生覺得呂偉良言之有理。

翌日，師徒二人既不見他們回來，遠望上山，也不見那架直升機起飛，心知有異。於是師徒二人又爬上山去一看究竟。

結果，洞口是掘開了，但尤三根與伯爵二人却凍死在洞口附近。

呂偉良把其他二箱打開，取出四百萬美金，連同帆布袋內的，總數是二千萬美金。然後他們又帶同「多利」駕着山頂那架直升機，飛回印度一個小鎭。剛巧電台報告巴基斯坦大批難民湧入印境，於是呂偉良決定把這批美金的四份之三，秘密捐給印度政府，作爲難民救濟基金。

但是，印度政府一直不知道這位「無名氏」原來就是「鐵枴俠盜」。

其餘四份之一，呂偉良依照許下的諾言，爲香市的傷殘人仕，建設一間室內體育館。

至於凍死在雪山上的高奇伯爵，其實就是當年與陶格拉斯合謀藏起這四千萬美元的另一機師麥加列。麥加列其實並未死，撞機是一幕活劇，當然是由他安排的。

他想獨佔這筆錢，不料却給日軍抓去。在戰俘營過了一段日子。

勝利後改名換姓，入了英籍，人家也一直以爲他是英國人，其實他是美國人。爲了策劃這次遠程的冒險旅行，多少年來他費盡了心血，到頭來還是難逃大限！

更笨的當然是尤三根，有探長不做，却因爲在執行任務時洞悉麥加列的尋寶大計，決心千里追踪，以爲一網打盡，盡取所有，想不到變成一無所獲不特已，還賠上了一條性命！

（全文完）

金獅吼

計破詭謀傳飛柬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飛龍偕黑乖乖循着黑美人苗夜珠留下的暗記，追踪至一山地，突失去暗號，找覓之下發現樹林中曾有打鬥痕跡，遂攀上山腰，驀見有莊院聳立，乃不動聲息，把一名正欲出山之金身怪人擒下，揭下其面具，認出是崆峒派舒鳴宇，探知司空瑜正在莊中，麥飛龍托黑乖乖把舒鳴宇押走後，往見司空瑜，向司空瑜陳明利害，要他往見終南派掌門自首。司空瑜因舒鳴宇已落在麥飛龍手中，要殺他滅口已不可能，遂答允放出苗夜珠並往見終南掌門，苗夜珠獲釋，立要麥飛龍偕她離去——

麥飛龍於是向司空瑜抱拳一禮，便與黑美人一起走出宅院，循着羊腸小徑迤邐下山而來。

兩人越過一座山頭，走上一條較爲寬坦的山路，黑美人回頭不見有人跟踪，立即問道：「他帶着金身怪人去了何處？」

麥飛龍低聲道：「終南山。」

黑美人道：「不會有危險吧？」

麥飛龍道：「不會，我教他走一條舊路，那條舊路現在知道的人不多。」

黑美人道：「是步行還是坐車？」

麥飛龍道：「坐車。」

黑美人笑道：「那還好，要帶一個人步行走到終南山，那可吃不消！」

麥飛龍掉頭望望，提醒她道：「咱們還沒走出山區，姑娘說話小聲一點。」

黑美人一嗯，轉問道：「你們是不是循着我留下的記號，找到他們的？」

麥飛龍道：「正是，我和丁兄走到宅外附近，剛好看見一個金身怪人出來，丁兄便用彈弓打中金身怪人的穴道……」

當下，把經過情形述了一遍。

黑美人笑道：「我跟踪到山上時，不愼被他們發現，他們三人合力圍捕我，我不敵被擒，還好他們不知我還有一個同伴，也不知我沿途留下記號，要是他們知道我留下記號，一定不敢留在那座別莊之中。」

麥飛龍道：「他們沒有打妳？」

黑美人道：「沒有，他們問了我半天，我只說在路上發現他們的形跡，一時好奇，故跟上去瞧瞧。」

麥飛龍道：「他們知不知妳是『光頭婆婆尹三花』的女徒？」

黑美人道：「知道，我告訴他們了——喂，你若見到我師父，千萬不可喊她『光頭婆婆』，她最痛恨人家叫她『光頭婆婆』咧！」

麥飛龍道：「是是，在下一時失言，請姑娘海涵。」

黑美人道：「你在我面前這樣說不妨，若在她面前說出『光頭婆婆』四個字，她非割下你的舌頭不可！」

麥飛龍吐吐舌頭道：「是是，在下不敢。」

黑美人道：「上次黑乖乖也是一時不小心，在她面前說出了『光頭婆婆』四個字，就被她摑了幾個耳光，若非見他和我一樣長得黑，愛屋及烏，後果眞是不堪想像。」

麥飛龍道：「令師所以有這麼一個綽號，是不是因爲她沒有頭髮？」

黑美人道：「正是，她的頭髮都掉光了。」

麥飛龍道：「爲甚麼呢？」

黑美人道：「她愛漂亮，年輕時候拚命梳髮，一天到晚梳個不停，結果就把滿頭秀髮梳光了。」

麥飛龍笑道：「原來如此……」

黑美人道：「自從頭髮掉光之後，她的脾氣也

變得很暴躁，誰要往她頭上看一眼，她就打人！」

麥飛龍道：「哦……」

黑美人道：「他們是誰？」

麥飛龍一怔道：「誰？」

黑美人道：「我說那三個金身怪人呀！」

麥飛龍「哦」了一聲道：「他們是崆峒派的人，剛才跟妳說話的那位老人，便是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

黑美人吃驚道：「他們幹麼要扮成那種怪模怪樣的金身怪人？」

麥飛龍道：「為了要破壞我們追查武林金獅的行動，因為他們就是窃獅之人！」

黑美人驚訝不置，道：「原來他們就是窃獅賊，真想不到啊！」

麥飛龍道：「這次找到窃獅賊，全虧姑娘妳的幫忙，若非妳沿途留下記號，還不知甚麼時候能找到他們，迫使他們俯首認罪。」

黑美人很高興，笑道：「我和黑乖乖適逢其會，算不了甚麼。」

兩人邊談邊行，不覺已走出山區，黑美人住足問道：「如今我那裏去？」

麥飛龍道：「當然跟我去終南，我有責任保護妳，而且……妳不是要見丁兄弟麼？我們到達終南山時，他們可能已在山上了。」

黑美人羞笑道：「走路去還是坐車去？」

麥飛龍道：「姑娘能不能騎馬？」

黑美人道：「可以，你有馬？」

麥飛龍道：「有，在那座古刹外面，我們這就順路去牽牠回來。」

一路無事。

× × ×

次日晌午時分，他和黑美人苗夜珠回到了終南山。

綿亘八百餘里的終南山，山勢崢嶸雄奇，濃蔭蔽天匝地，山中多道觀，是修道者最理想的清靜之地。

黑美人側身坐在馬鞍上，讓麥飛龍牽馬徐行，一路瀏覽山中景色，愉快地道：「你們終南山眞美麗，比我師父隱居的玉屋山要美麗多了。」

麥飛龍笑笑道：「妳若喜歡，可在山上多住幾天。」

黑美人道：「就怕黑乖乖不願意，他有『乖乖』之名而無『乖乖』之實，每到一處，頂多呆一天就要走了，眞叫人掃興。」

麥飛龍笑問道：「在下何時可以吃到你們的喜酒？」

黑美人低首羞笑道：「哼，我才不嫁給他呢！他老是欺負我……」

麥飛龍哈哈笑道：「姑娘這不是眞心話吧？前天丁兄發現妳被擄時，急得團團轉，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妳若不嫁給他，他一定很痛苦！」

黑美人羞答答一笑，道：「好了，別談他了，貴派總壇到底還有多遠呀？」

麥飛龍道：「不遠，轉過前面這座山峯，就到了。」

轉過山峯，一片巍峨嶄新的樓閣莊院已現在他們眼前了！

黑美人叫道：「哇！好漂亮！」

麥飛龍笑道：「是新建的，舊的都拆掉了。」

兩人來到牌樓下，已有一老者迎出，笑瞇瞇道：「飛龍賢姪，您回來啦！」

麥飛龍離山已有半年，對重返終南派的人一個不識，當下不敢失禮，深施一禮道：「請恕弟子眼拙，這位師叔是……」

老者拂髯笑道：「老夫巢劍海，昔為本派三劍客之一，人稱『有情劍客』的便是！」

麥飛龍再施一禮道：「原來是巢師叔，弟子常聽家師提起您老呢。」

說到這裏，一指坐在馬上的黑美人道：「這位是尹三花老前輩的愛徒，苗夜珠姑娘。」

有情劍客巢劍海聽了有些驚奇地，點頭為禮道：「歡迎姑娘駕臨敝派，姑娘也是美人幫人麼？」

黑美人道：「不，我不是！」

麥飛龍聽他不知黑美人的來歷，不禁詫異道：「巢師叔，黑乖乖丁順還沒到麼？」

有情劍客巢劍海一怔，說道：「誰是黑乖乖丁順？」

麥飛龍道：「就是逍遙翁趙雲林的徒弟呀！弟子託他帶一人回山，莫非尚未到達？」

有情劍客搖頭道：「沒有，沒有，這幾天只來一位『半瞎子孟三彥』，沒有第二位客人來過。」

麥飛龍一聽「半瞎子孟三彥」來了，心中一喜，急問道：「他還在吧？」

有情劍客道：「還在。」

麥飛龍道：「他女兒孟凡姑娘有沒有同來？」

有情劍客道：「沒有。」

麥飛龍聽了很失望，道：「這樣看來，孟大俠還沒尋着他女兒……」

有情劍客道：「是的。來，愚叔領你們去見掌門人——苗姑娘請！」

黑美人於是下馬跟隨他們進莊，她聽到心上人尚未到達，登時憂心忡忡，這時一面走一面說道：「麥飛龍，他怎麼還沒到呢？」

麥飛龍安慰道：「別急，可能在路上有些躭誤，最遲今天入夜一定會到的。」

黑美人蹙眉發愁道：「只怕在路上出事吧？」

麥飛龍道：「應該不會，我要他先把金身怪人帶去古刹，再僱車送他來此，而且還叮嚀他每隔半個時辰一定要重點金身怪人的穴道，所以應該不會出事才對。」

在前領路的有情劍客一聽此語，掉頭驚喜地道：「怎麼，你們擒到了一個金身怪人？」

麥飛龍答道：「正是，弟子託黑乖乖丁順送他來此，不知何故竟然尚未到達。」

有情劍客很興奮，急問道：「那金身怪人是誰？那一門派的人？」

麥飛龍正要回答，忽見師父「終南一劍仙」和「半瞎子孟三彥」由一間大廳走出，正迎面而來，不禁大叫道：「師父，弟子回來了！」

拔步奔上去。

終南一劍仙一見大喜，歡然道：「飛龍！為師和孟大俠正在說你，不想你就回來了。」

麥飛龍倒身下拜，再轉向孟三彥行禮道：「孟大俠別來無恙。」

孟三彥眨眨眼，笑道：「還好，就是沒找到小女，你好麼？」

麥飛龍道：「晚輩託福粗安。」

他回頭看見黑美人苗夜珠已經走到，便為她引見師父和孟三彥；而這時，許多重返終南派的人看見為本派贏取最大榮譽的麥飛龍回到了總壇，都很高興的紛紛圍攏過來；終南一劍仙也為麥飛龍一一介紹，然後說道：「好了，你們暫時退下，老夫要和飛龍單獨談一談。」

眾人乃一鬨而散了，只有巢劍海留下沒走開。

終南一劍仙向黑美人點頭笑笑，道：「來，我們到廳上去談話。」

於是，孟三彥、有情劍客、麥飛龍、黑美人一起走入大廳，敘禮坐了下來。

終南一劍仙對於愛徒帶着黑美人苗夜珠回山，心中亦甚驚奇，當下很含蓄的問道：「飛龍，這位苗姑娘不是美人幫的姑娘吧？」

麥飛龍答道：「不是……」

孟三彥緊接着問道：「不然，這位苗姑娘因何跟你一道回來。」

麥飛龍心知他有了誤會，忙道：「苗姑娘是來等候黑乖乖丁順的，她和丁少俠是一對好友。」

終南一劍仙聽得滿頭霧水，問道：「你是說：你約丁少俠來此相見？」

麥飛龍笑道：「這件事眞不知從何說起的，事情是這樣的……」

他本來打算把自己「誤中美人幫陷阱」的一切說出，因見有黑美人在坐，覺得不便說起那些醜事，便從與花鳳連袂去長安，在路上又遭金身怪人的伏襲說起……

當說到偵悉年譽岳擒去一個金身怪人，而年譽岳的師父竟是獨臂劍神萬勁松時，終南一劍仙驚得站立起來，駭然道：「噫，萬勁松指使徒弟劫擄金身怪人，用意何在？」

麥飛龍道：「目的自然在於武林金獅。」

終南一劍仙色變道：「怎麼，他居然也在覬覦武林金獅麼？」

麥飛龍道：「是的，師父可知『病美人水香蘭』這個女人？」

終南一劍仙默然不知「病美人水香蘭」是誰，轉對孟三彥問道：「孟大俠聽過這女人沒有？」

孟三彥搖頭道：「沒有，我孟三彥最不得女人之緣，故認識的女人可說少得可憐。」

終南一劍仙回望麥飛龍問道：「她是誰？」

麥飛龍道：「弟子雖已見過她兩面，但她的來歷也毫無所知，僅知她和美人幫主黑玄霞曾共事一夫，現在年已四旬，但看來只有二十幾歲，是個絕代麗人，不知何時搭上了萬勁松，成了萬勁松的妻子。」

終南一劍仙驚訝道：「萬勁松一生浸淫劍術，愛劍有甚於愛女人，他壯年的時候都無娶妻之念，怎麼老來才娶妻？」

麥飛龍道：「想是水香蘭長得太美之故，他之覬覦武林金獅，可能是受水香蘭的蠱惑所致。」

終南一劍仙坐下道：「好，你繼續說下去。」

麥飛龍因尚未說出自己「落入陷阱」的經過，故無法說明自己與萬勁松暗中合作欲消滅美人幫一節，仍由雙方打鬥說起，一直說到「終南一劍仙」、「天一眞人」、「逍遙翁趙雲林」突然出現——

終南一劍仙再度站起，愕然道：「你說甚麼？為師幾曾與天一眞人及趙雲林去到長安？」

麥飛龍道：「那三人是金身怪人冒充的，但當時弟子和美人幫主等人都未看出來，是以為其所蒙混，而萬勁松因見來了三位大人物，也不敢再恃強頑鬥下去，便將金身怪人交出……」

他順着事情發展的次序一直說到自己和花鳳為對方所擒，後來對方當下花鳳而放走自己為止。

終南一劍仙插口問道：「美人幫主原派勝雪紅和妳在一起偵查，後來怎麼換上花鳳？」

麥飛龍道：「這一點，弟子等下再詳細報告，現在要說到弟子返回長安城的經過，弟子回到長安城，把一切報告美人幫主，並勸她暫返美人谷，免

使花鳳受害，她答應了，便帶那些姑娘離城而去。弟子也卽回狀元客棧，而就在客棧中見到了黑乖乖丁順……」

然後，描述自己如何與黑乖乖循着黑美人留下的記號追踪入山，終於擒到一個金身怪人，終而迫使司空瑜俯首認罪等等，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終南一劍仙駭然一震道：「這麼說，窃獅者眞是崆峒派掌門人司空瑜了？」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他將在明後天來到此地，向師父供述一切。」

終南一劍仙驚駭不置，道：「他肯來麼？」

麥飛龍道：「由於他的親傳門徒舒鳴宇爲我們所捕獲，因此他已無法狡賴，除了前來認罪之外，他已無路可走了。」

終南一劍仙道：「那麼，黑乖乖丁順爲何尙未將舒鳴宇帶到？」

麥飛龍皺眉道：「不知道，也許他走得慢，反落在弟子後面……」

終南一劍仙道：「他們會不會在路上攔截黑乖乖，將舒鳴宇救走？」

麥飛龍道：「黑乖乖如在路上遇意外，下手者必非崆峒派之人，因爲弟子入莊謁見司空瑜時，他已帶着舒鳴宇走了許久，而後司空瑜雖知門徒舒鳴宇被劫，却不知劫走舒鳴宇之人爲誰，也不知黑乖乖所走的路綫，所以他們不可能趕上黑乖乖救回舒鳴宇。」

終南一劍仙道：「獨臂劍神和病美人，有無可能？」

麥飛龍點點頭道：「這倒有些可能……」

終南一劍仙問道：「你敎他走那一條路綫？」

麥飛龍道：「舊路。」

終南一劍仙沉思有頃，突然轉對有情劍客說道：「巢師弟，你快帶幾個人由舊路趕去看看，如在路上見到黑乖乖，便護送他回來！」

有情劍客巢劍海應聲而起，行了一禮，便向廳外走去。

黑美人站起道：「巢老前輩等一等，我跟你們一起去吧！」

麥飛龍一怔道：「妳也要去？」

黑美人道：「是，黑乖乖擅長易容術，他若已改變面貌，貴派之人一定認他不出，只有我同去才行。」

麥飛龍道：「妳就認得出麼？」

黑美人微笑道：「我也認他不出，但有我同行，他若見到我，自會上前與我相見。」

麥飛龍一想不錯，但仍說道：「妳剛剛到此，何不歇一歇？」

黑美人道：「沒關係，我一點也不累。」

終南一劍仙接口道：「苗姑娘欲去亦可，但路上要小心。」

黑美人笑道：「我知道。」

她向終南一劍仙和孟三彥福了一福，卽轉對有情劍客說道：「巢老前輩，事不宜遲我們快去！」

麥飛龍送出了大廳，又叮囑她一番，才回到廳上坐下，笑道：「這位苗姑娘和黑乖乖情投意合，兩人大概快要成親了。」

孟三彥道：「我聽說『光頭婆婆尹三花』不是個好相與的老太婆，越雲林的徒弟怎麼會愛上她的徒弟？」

麥飛龍道：「尹三花雖非正派之人，但這位苗姑娘却很純潔，非乃師可比。」

終南一劍仙道：「飛龍，你方才說的一切，爲師還有些不了解……」

麥飛龍道：「師父那點不了解？」

終南一劍仙道：「潼關分別之前，爲師原要你跟踪美人帮行踪，後來你怎又和她們在一起了？」

麥飛龍低頭道：「關於這件事，弟子本來要說的，方才因見苗姑娘在座，未便說出來……」

終南一劍仙發現徒弟的神情有異，不由注目問道：「甚麼事？」

麥飛龍黯然道：「弟子陷入泥沼，已無力自拔了！」

終南一劍仙面色一變道：「到底有何事情？」

麥飛龍便將跟踪美人帮，在途中救了師圓圓，得知她們要去石門河找一個有窃獅嫌疑的「病美人水香蘭」，後來自己尾隨她們到達石門河時，被獨臂劍神發現形跡，以及後來和美人帮一道南下，在途中一家客棧吃飯時，爲她們設下的陷阱所害，迷失本性和花鳳發生了關係，被迫簽下入帮書和婚約書等等，詳細說了一遍。

終南一劍仙大驚失色，霍然站起來道：「糊塗！你怎麼幹出這種事來！」

麥飛龍屈膝跪下，道：「弟子自知罪孽深重，願受師父處罰。」

終南一劍仙憤怒地道：「呸！這種事情，是爲師處罰你就能解決的麼？」

麥飛龍泫然道：「弟子願一死以謝師門！」

說着，翻腕拔出長劍，便要橫劍自刎。

孟三彥大吃一驚，跳上前奪下他的長劍，轉對終南一劍仙道：「白掌門人，這件事原是魚玄霞的不對，你怎麼反責怪起自己的徒弟來了？」

終南一劍仙怒沖沖道：「他太無克制能力，不配做我徒弟！」

孟三彥道：「你錯了，要是你明瞭『助情花』的厲害，就不會說這種話了。」

終南一劍仙憤然道：「那不過是一種淫藥，以他的功力是應該能够控制的！」

孟三彥道：「不對，助情花乃是淫藥中最爲厲害的一種，別說是令徒，就是你我之輩吃下那種東西，也將迷失神智無自制之力！」

終南一劍仙道：「縱然如此，但他事後也不該簽下入帮誓書和婚約書！」

孟三彥道：「魚玄霞威脅要指控他强姦花鳳，要使他身敗名裂，在那種情形之下，你說他該怎麼辦呢？」

終南一劍仙冷笑一聲，道：「那麼，現在又該怎麼辦？」

孟三彥道：「我想令徒必已想到應付之策，你爲甚麼不聽他說完？」

終南一劍仙滿面憂急的來回踱了數步，才嚴聲道：「起來！」

麥飛龍站起，垂手恭立。

終南一劍仙含怒道：「你說！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麥飛龍低頭說道：「弟子現在也還不知如何擺脫她的控制，但弟子已下定決定心，縱然一死，也不讓她如願以償！」

終南一劍仙道：「她設此詭計控制住你，目的何在？」

麥飛龍道：「她要奪取藏在武林金獅的一個秘密。」

終南一劍仙雙目一抬，瞿然道：「你說甚麼？武林金獅有秘密？」

麥飛龍道：「據說武林金獅蘊藏着某一極有價值的秘密，而這個秘密，迄今爲止只有美人帮主和病美人等少數幾個人知道。美人帮主參加競技大會，獨臂劍神之欲得武林金獅，目的全在於想奪取那個秘密，而不是要佔有武林金獅……」

終南一劍仙追問道：「到底，那秘密是甚麼東西？」

麥飛龍搖頭道：「弟子不知。」

終南一劍仙面呈疑惑道：「該武林金獅本派也曾保存六年，爲師倒看不出它有何秘密……」

麥飛龍道：「師父不知道，所以才看不出，弟子相信金獅上必有某一極具價值的秘密，否則獨臂劍神也不會不惜拋棄一生名譽而欲得到它了。」

孟三彥接口問道：「萬勁松現在人在何處？」

麥飛龍道：「他可能已離開長安，但是否和水香蘭一起返回石門河，晚輩不大淸楚。」

孟三彥點點頭，道：「萬勁松這個人很難鬥，他眞想染指武林金獅的話，只怕……」

麥飛龍道：「晚輩覺得他這個人還不太壞，那天美人帮主要晚輩去年舉岳的家明訪暗查，晚輩曾當面要求他協助除去魚玄霞，他答應了，可惜他們三人力量單薄，終未能除去魚玄霞。」

終南一劍仙目光一注道：「有這等事？他怎肯帮助你除掉魚玄霞？」

麥飛龍道：「除掉魚玄霞對他有好處，因爲魚玄霞一死，這世上就只剩下他和水香蘭知道武林金獅的秘密了。」

終南一劍仙問道：「後來，魚玄霞知道這件事麼？」

麥飛龍道：「大概還不知道。」

終南一劍仙又負手踱來踱去，說道：「萬勁松既然未曾奪得武林金獅，現在可以不去理他，目前最要緊的是解決你的事情……」

孟三彥道：「只有一個辦法。」

終南一劍仙轉望他道：「孟大俠有何高見？」

孟三彥道：「設法偷回入帮誓書和婚約書予以銷毀，這樣她就無法再要挾令徒了。」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不錯，但她一定把那兩樣東西藏得很好，只怕不易得手。」

孟三彥道：「困難就在這裏，要想偷回那兩樣東西確非易事。」

麥飛龍道：「師父，弟子還有一件事要稟告您老……」

終南一劍仙道：「何事？」

麥飛龍道：「花鳳她……她……」

終南一劍仙眉頭一皺道：「有話就快說，不要吞吞吐吐！」

麥飛龍道：「那天在長安，她告訴弟子說她已有……已有孕了。」

終南一劍仙神色大變道：「當眞？」

麥飛龍點點頭。

終南一劍仙頓足道：「罷了！這眞是作孽！這下如何是好？」

孟三彥也很吃驚地，問道：「她沒騙你麼？」

麥飛龍苦笑道：「那種事如何能够騙人？」

孟三彥搔搔頭道：「唉唉，有了孩子問題就大了，你縱能偷回婚約書予以銷毀，却不能銷毀她肚子裏的那塊肉呀！」

麥飛龍道：「所以晚輩已決定不偷回入帮誓書和婚約書。」

終南一劍仙凝注他沉聲道：「你想怎樣？」

麥飛龍垂頭道：「弟子要娶她爲妻。」

終南一劍仙一掌重重的擊在桌面上，厲聲道：

「不行!」

麥飛龍含悲道:「弟子對她並無一點情意,但她既然有了身孕,弟子實在有責任收留她——」

終南一劍仙又重重的拍了一掌,打斷他的話:「不行!你絕對不能娶她!你若娶她爲妻,這一輩子就完了!」

麥飛龍黯然神傷地道:「弟子亦知娶她爲妻將痛苦一生,可是除此而外,弟子還有甚麼辦法?」

終南一劍仙衝口道:「你可以要那孩子,但不必娶她爲妻!」

麥飛龍苦然一笑道:「若是如此,弟子今後還能在江湖上行走麼?」

終南一劍仙戟指他一字一字道:「你別忘了,你曾說要娶孟姑娘,而孟大俠也答應把女兒嫁給你,咱們武林人一言九鼎,你豈可反悔!」

麥飛龍低頭無言。

直到現在,他仍然深深愛着孟凡,但對於這件事情,他覺得不難解決,因爲他和孟凡到底還沒有定聘,如果自己娶了花鳳,對孟凡只有歉,不必負任何責任。

終南一劍仙怒聲道:「你說啊!你如何向孟大俠交代?」

麥飛龍仍低頭不語。

孟三彥擺擺手,笑道:「掌門人不必深責令徒,他和小女的婚事只不過口頭說說而已,還無任何約定,如果他娶了花鳳,孟某人絕不怪他。」

語聲微頓,繼笑道:「孟某人認爲眼下急須解決的並非令徒的婚事,而是如何對付美人帮主,掌門人以爲然否?」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神情漸漸冷靜下來,長嘆一聲道:「她使了這一絕招,已使我們無力抵抗,有什麼辦法對付她呢?」

麥飛龍道:「師父只要下一道命令,就有各種辦法對付她。」

終南一劍仙冷然道:「下何命令?」

麥飛龍道:「下令將弟子逐出門牆。」

終南一劍仙面色一變,道:「你不怕自己身敗名裂?不怕她殺害你?」

麥飛龍道:「不怕,弟子怕的是連累本派蒙羞,至於個人的生死榮辱,絕不放在心上!」

終南一劍仙搖搖頭,道:「不能!爲師不能這樣做……」

孟三彥道:「對,掌門人若將令徒逐出門牆,固然可以維護貴派的名譽,可是這樣做在情義上是講不過去的,無論如何,令徒是在執行任務時落入人家的陷阱,掌門人不但不應責備他,而且應該爲他解決困難才是。」

麥飛龍道:「這是一種權宜之計,俟事情解決之後,便可讓弟子重返本派。」

終南一劍仙仍搖頭道:「不行,爲師若將你逐出門牆,就不能再保護你了,而她爲了洩恨,一定會下手殺害你的。」

麥飛龍道:「師父請再考慮考慮,只有將弟子逐出門牆,才能放手對付她們,否則只好把武林金獅獻給她,讓她奪走藏在武林金獅身上秘密了。」

終南一劍仙道:「她要的既非武林金獅,就把那秘密給她又有何妨?」

孟三彥道:「讓不得!」

終南一劍仙道:「爲甚麼?」

孟三彥道:「蘊藏在武林金獅身上的秘密如是財寶,讓給她自是無妨,但若是關係武林安危的秘密,掌門人讓給了她,豈非成了帮兇?」

終南一劍仙似覺有理,不由面色一懍道:「依孟大俠之見,老夫該怎麼辦才好?」

孟三彥道:「爲今之計,只好瞞過令徒擒獲金身怪人迫使司空瑜認罪的眞情,派人去美人谷通知她來,告訴她司空瑜是自行投案認罪的,這樣她也許就不會責罰令徒了。」

麥飛龍道:「晚輩原也打算如此,但她對該秘密勢在必得,一定不肯饒過晚輩,而會要脅家師讓她取走該秘密,所以若想保住該秘密和敝派的名譽,想來想去,只有讓晚輩脫離敝派爲是。」

語至此,轉望終南一劍仙道:「師父,您就下令將弟子逐出門牆吧,弟子脫離本派之後,您就可拒絕她的要脅,並公開她的圖謀。」

終南一劍仙道:「她是後一年半的武林盟主,現在我們不讓她取走該秘密,將來她保存武林金獅時,她一樣能够得到該秘密呀!」

麥飛龍道:「距離她接管武林金獅的時間尚有一年,在這一年當中,會發生許多事情,說不定我們可在這中間找出蘊藏在武林金獅身上的秘密,予以妥善的處理。」

孟三彥忽然一拍手道:「對了!」

終南一劍仙注目問道:「孟大俠想到甚麼?」

孟三彥道:「掌門人怕的是一但將令徒逐出門牆之後,美人帮主將率衆圍攻令徒,對不對?」

終南一劍仙點頭道:「對啊!老夫若將小徒逐出門牆而又派人保護他,就不能取信於人了。」

孟三彥道:「貴派自然不能保護他,但別人却可以保護他呀!」

終南一劍仙面容一動道:「孟大俠意思……」

孟三彥道:「我來保護他好了,假如還不够,我可以再邀請幾位朋友來。我有把握保護令徒不使

他受到一點傷害!」

終南一劍仙沉吟道:「這個……」

麥飛龍道:「師父請勿猶豫,弟子脫離本派只是一種形式,將來仍可回來的。」

終南一劍仙皺眉默思良久,點頭嘆道:「好吧,但最好當着她和幾位武林高人面前宣布,才能取信於人。」

麥飛龍道:「是的,師父可函請武當天一眞人及逍遙翁越雲林等幾位武林高人到此,當面宣布驅逐弟子,這樣魚玄霞就無所施其鬼域了。」

終南一劍仙轉望孟三彥問道:「孟大俠能邀請幾位帮手來保護小徒?」

孟三彥道:「最少有三位,五台山一恕禪師、南中一鶴羅覺仙及鬼秀才古常樂。」

終南一劍仙色喜道:「這三位都是當今名震天下武林高人,有他們出馬,自可保護小徒的安全,孟大俠能够如期請到他們麼?」

孟三彥點頭道:「不成問題!」

終南一劍仙道:「要多久的時間?」

孟三彥道:「兩月之內必到。」

終南一劍仙道:「老夫函請天一眞人和逍遙翁越雲林來此,大約也需要兩個月的時間,但美人帮主可能近日會來,這怎麼辦?」

孟三彥道:「很簡單,騙她令徒還未回山就是了。」

終南一劍仙道:「司空掌門人若來投案呢?」

孟三彥道:「請他暫時在貴派住下,要緊的是不能讓魚玄霞獲悉司空掌門人投案之事,這樣她也就不會急於要見令徒了。」

終南一劍仙欣然道:「好,就這麼辦,現在我們來修書邀請天一眞人及一恕禪師等人!」

× × ×

這天薄暮時分,五個終南派門人帶着掌門人和孟三彥的信,乘騎下山而去。

麥飛龍怕美人帮主突然前來,也立刻住入一間密室之中,開始過「隱居」的日子。

入夜,終南一劍仙和半瞎子孟三彥走入密室,告訴他一個消息:有情劍客巢劍海和黑美人苗夜珠護送黑乖乖丁順和金身怪人「舒鳴宇」回來了!

麥飛龍聞言之下,頓如搬開壓在心頭上的一顆巨石,欣喜萬分地道:「好極了!是不是在路上出了事?」

終南一劍仙道:「沒有,遲到的原因是馬車壞了一輪,在途中修理車輪就擱了半天的時間。」

麥飛龍一哦道:「原來如此,現在他們都在莊內吧?」

終南一劍仙道:「不,黑乖乖丁順和黑美人已經走了,他們答應兩個月後再來。」

麥飛龍道:「舒鳴宇呢?」

終南一劍仙道:「已將他安置妥當。」

麥飛龍道:「司空掌門人既已願意前來認罪,咱們就不可太虧待舒鳴宇。」

終南一劍仙道:「當然。」

麥飛龍轉對孟三彥問道:「孟大俠吃過晚飯沒有?」

孟三彥點頭答道:「吃過了。」

他看了看密室中的陳設,接着笑道:「這間密室十分不錯,只可惜沒有窗戶,你住得慣麼?」

麥飛龍道:「大概可以的。」

孟三彥道:「爲了瞞騙魚玄霞,老是躲在這密室中也不是辦法,依我看你大可改變面貌,這樣就不必一天到晚呆在這裏了。」

麥飛龍道:「好是好,但晚輩沒學過易容術,無法改變面貌。」

孟三彥笑道:「易容術我也懂得一些,明天我替你化裝如何?」

麥飛龍喜道:「好啊!」

孟三彥道:「你會不會圍棋?」

麥飛龍道:「畧諳皮毛。」

孟三彥道:「拿奕具來,咱們來下兩局消遣消遣。」

麥飛龍也很喜愛圍棋,當卽從書架下搬出奕具,擦拭乾淨,然後向終南一劍仙道:「師父,您下吧?」

終南一劍仙微笑道:「不!你下,孟大俠聽說你的棋力高於爲師,故想和你較量較量。」

麥飛龍笑道:「弟子豈是孟大俠之敵,恐怕孟大俠要讓晚輩幾個子吧?」

孟三彥道:「少客氣,先下下看吧。」

於是,兩人佈下座子後,便開始對奕起來。

孟三彥落子敏捷,不加思索,麥飛龍也擅長快棋,步步跟進,轉眼間棋局便進入中盤階段。

孟三彥打出一子後,忽然問道:「你和花鳳在一起時,可曾聽她提起小女?」

麥飛龍道:「提過一兩次。」

孟三彥道:「她怎麼說?」

麥飛龍道:「她勸我死心,說晚輩不可能再與令愛見面了。」

孟三彥抬頭向終南一劍仙苦笑道:「我猜的不錯吧?」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道:「嗯,但她們爲何要綁架令愛呢?」

孟三彥道:「可能與令徒有關。」(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律香川迫孟星魂下井刺殺老伯，他侯孟星魂下井後立即命人以石塊泥沙塡死井口，他滿以爲這一來可將老伯和孟星魂一網打盡，詎知正在他得意洋洋之際，突接到老伯命人送來他在謀害老伯時所用的七星針，他這才知道老伯早已逃出井底，他忙又命人從新挖井，親自下井查看，在井底爲缺乏空氣遭到窒息昏迷的孟星魂，又因律香川重新挖開塡井石塊而獲重生，他在躺在床上等死的時光中，想透了老伯這次利用他和鳳鳳騙得律香川上了一次大當，在他見到律香川時，坦直地對律香川說出——

雙雄難併立　情仇兩不容

孟星魂道：「你本來也不必提醒我的錯誤。我犯的錯越大，對你豈非越有利。」

律香川道：「我提醒你的錯誤，只不過想誘你先出手。」

孟星魂道：「你失敗了。」

律香川也慢慢的點點頭，道：「我失敗了。」

直到現在爲止，他們的態度還是很冷靜，極端冷靜，絕不衝動，絕不煩躁。

但極端冷靜也是種可怕的壓力。

幸好這秘室中沒有第三個人，否則他也許會被這種奇特的壓力迫得發瘋。

又過了很久，孟星魂忽然也笑了笑，道：「其實我也早就知道你是個很可怕的對手。」

律香川道：「多謝。」

孟星魂道：「你不但也很沉得住氣，而且很懂得壓迫對方，使對方自己將弱點暴露。」

律香川微笑道：「我殺人的經驗，也許並不比你少。」

孟星魂道：「但現在你已知道我的弱點，爲什麼還不出手？」

律香川道：「因爲你就算有弱點，也防守得很好，防守有時比攻擊更難，你防守的能力却比我見過的任何人都好得多。」

孟星魂道：「可是你的暗器……」

律香川道：「我的暗器雖利，但用來對付你，也同樣沒有一擊必中的把握。」

孟星魂道：「你用不着有一擊必中的把握。」

流星·蝴蝶·劍

古龍·文
培新·圖



擊之後，你還可以再擊！」

律香川道：「你又錯了。」

孟星魂道：「哦。」

律香川道：「高手相爭，只有第一擊才是眞正可以致命的一擊，一擊之後，盛氣已衰，自信之心也必將減弱，再擊就更難得手。」

孟星魂道：「所以你在等着我再出手。」

律香川道：「我一向很沉得着氣。」

孟星魂又笑了，道：「你不妨再等下去。」

律香川道：「我當然要等下去，等得越久，對我越有利。」

孟星魂道：「哦。」

律香川微笑道：「你知不知道你那高老大也來了？」

孟星魂道：「不知道。」

律香川道：「她若久久不見我上去，一定也會下來看看的。」

他微笑着，悠然接着道：「她就算不會助我出手，但有她在旁邊，你一定會覺得很不安，那時我的機會就更大了。」

孟星魂的眼角又開始跳動，但頸子却似已漸漸僵硬。

律香川盯着他的眼睛，緩緩道：「其實高老大一直對你不錯，我也一直對你不錯，只要你願意做我的朋友，我立刻就可以將過去的事全部忘記。」

孟星魂道：「但我却忘不了。」

律香川道：「你忘不了的是什麼？」

孟星魂道：「忘不了你那些朋友的下場！」

律香川嘆了口氣，道：「所以你還是決心要殺我。」

孟星魂道：「不是要殺你，是要你死。」

律香川道：「那又有什麼不同？」

孟星魂道：「我沒有把握殺你，但却有把握要你死！」

律香川道：「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孟星魂道：「我的意思就是，就算你殺我的機會比較多，我還是可以要你陪着我死，無論我是死是活，反正你都已死定了。」

他說話的態度還是很冷靜，每個字都好像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說出來的。而且確信自己說出了之後，就一定能做到。

律香川目中也露出一絲不安之色，勉强笑道：「但你還是不敢先出手！」

孟星魂道：「不錯。」

律香川道：「我並不想殺你，你既不敢先出手，我就可以走。」

孟星魂道：「你可以走。」

律香川道：「你若想攔阻我，就勢必要先出手，只要你一擊不中，我就可以立刻置你於死地，那時你就絕沒有法子再要我陪你死了。」

孟星魂淡淡道：「不錯，你走吧，我絕不攔你，但你也莫忘了，這裏只有一條退路。」

他的態度更冷靜，慢慢的接着道：「你退的時候，我絕不攔你，但只要你一躍入水池中，我就會立刻跟着跳下去，在水池裏，你更連一分機會都沒有。」

律香川冷笑道：「你怎知道我水裏的功夫不如你。」

孟星魂道：「我不知道，所以你不妨試試。」

律香川看着他，瞳孔突然收縮，鼻尖似也已沁出汗珠。

孟星魂頸子上緊張的肌肉已鬆弛，微笑道：「我固然不敢冒險，但你却更不敢，因爲你的命現在比我值錢得多。」

律香川半垂下頭，目中忽又露出一絲狡黠惡毒的笑意，道：「你認爲我的命比你值錢，所以比你怕死，但我却知道有個人的看法和你不同。」

孟星魂道：「誰。」

律香川道：「小蝶，孫小蝶。」

他仰面而笑，接着道：「在她眼中看來，你的命一定比誰都值錢得多，你忍心拋下她死麼？」

小蝶！

這名字就像是一根釘子，忽然被重重的敲入孟星魂心裏。

他的心一陣陣痛，痛得連眼淚都幾乎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天上地下，絕沒有任何事比這名字能打動他。

絕沒有。

所以就在這時，律香川已出手！

× × ×

任何人都知道律香川最可怕的武功就是暗器。

可是這一次他並沒有用暗器。

他突然一把抓住了鋪在床上的墊被，用力向外一拉。

坐在被上的孟星魂立刻就仰面倒下。

律香川已又閃電般出手，抓住了他的足踝，用力向外一摔！

連他自己都未想到一個人踝骨碎裂的聲音聽來竟是如此刺耳。

但就在這時，孟星魂手裏的被單也揮出，蒙住了他的頭。

接着，孟星魂的身子也已彈起，用頭頂額角猛撞他的鼻樑。

他也仰面跌倒，冷汗隨着眼淚同時流下。

孟星魂咬緊牙關，從床上滾下，壓在他身上，一拳痛擊他脅下軟骨。

這些打擊無論那一擊都足以令人立刻暈厥。

但這兩人却彷彿天生就有這種野獸般忍受痛苦的本能。

兩人的骨頭雖已都被對方打斷了很多根，但還是互相糾纏着，不停的毆打——誰也想不到剛才那麼冷靜的兩個人，忽然間全都變成了野獸。——這是不是因爲他們心裏隱藏的仇恨在這一刹間突然全都發作。

律香川忽然一拳擊在孟星魂小腹上。

孟星魂踉蹌後退，全身都已隨着胃部收縮，整個人都縮在床角。

律香川鼻孔裏流着血，喘息着，還想撲過去，却已幾乎精疲力竭。

孟星魂也已不再有餘力反擊，却還在掙扎着，嘶聲道：「我說過，我死，你也得陪我死。」

律香川咬着牙，獰笑道：「你爲什麼如此恨我？難道只因爲小蝶的兒子是我的？——你可以把小蝶搶走，但却搶不到我的兒子。」

孟星魂已憤怒得全身發抖。

「你若想要別人死，自己就得保持冷靜，否則你也得死！」

很少有人比孟星魂更明白這道理，但這時他自己却已完全忘記。

律香川爲什麼也忘了呢？

難道在他心底深處，也是愛着小蝶？——還是在到他失去小蝶後，才發現自己是愛着她的？

所以他心裏的仇恨也和孟星魂同樣深。

兩人咬着牙，瞪着對方，野獸般喘息着，只要自己的力氣恢復了一分，就要向對方撲過去。

但就在這時候，他們忽然同時聽到一聲嘆息。

已有個人無聲無息的從池水中鑽了出來，就像是魚一般輕，魚一般滑，甚至連水花都沒有被他激起。

無論誰一生中，都很難見到一個水性如此精妙的人。

一個陌生人。

一個很胖的陌生人。他浮在水上時，身子裏就好像已吹滿了氣。

他正搖着頭嘆着氣道：「兩個一輩子都在練武的人，打起架來居然像兩條野獸一樣，你們自己難道就一點也不覺得慚愧。」

律香川忽然也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實在很慚愧，慚愧極了。」

他雖然在嘆息着，但眼睛裏却又發出了光。

孟星魂忽然發現他一定是認得這個人的，非但認得，而且熟得很。

他的幫手終於來了。

孟星魂的心沉了下去，無論誰都看得出，這人也許並不是很可靠的朋友，但却一定是個很可怕的敵人。

這人的眼睛也正在盯着孟星魂。

他的眼睛很小，但却在閃閃的發着光，就像是針尖一樣。

他的臉很圓，就連在嘆息的時候，臉上都帶着笑容，只不過笑得很奇特，讓你覺得他就算殺人的時候，也一定是在微笑着的。

他輕飄飄的浮在水上，全身彷彿連一點重量都沒有。

孟星魂也從未見過水上功夫如此精妙的人，忍不住問道：「你是誰？」

這人笑笑道：「你不認得我，我却認得你。」

孟星魂道：「你認得我？」

這人微笑道：「你姓孟叫星魂，聽說是近十年來江湖中最冷酷，也最懂得殺人的劍客，但今天你却讓我失望得很。」

他又搖着頭，嘆息着喃喃道：「一個成了名的劍客，就算要跟人拚命，至少也得保持一點點成名劍客的氣度，怎麼能像野狗般亂咬人。」

孟星魂凝視着他，過了很久，忽然道：「你認得我，我也認得你。」

這人道：「眞的？」

孟星魂冷冷道：「你姓易，叫潛龍，聽說是近三十年來在江湖中水性最精妙，武功最博的人。」

這人大笑，道：「你果然認得我。」

孟星魂笑道：「但你却早已令我失望得很。」

易潛龍道：「爲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你本是老伯最好的朋友，但却在他最困難的時候，出賣了他。」

易潛龍瞪眼道：「誰說我出賣了他，我只不過不想再見他而已。」

孟星魂道：「爲什麼不想再見他。」

易潛龍道：「因爲我知道只要一見着他，他就會要我去替他拚命。」

孟星魂道：「所以你就溜了。」

易潛龍道：「這種時候不溜，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溜。」

他理直氣壯的說出來，好像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

孟星魂冷笑道：「好，够義氣，够朋友。」

易潛龍道：「我不能太够朋友，老伯看得起我

，就因爲我是個老江湖，老江湖的意思，就是不能太講義氣，臉皮也不能太薄。」

孟星魂冷冷道：「你確是個標準的老江湖。」

易潛龍忽然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你有點看不起我，可是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少兒子？多少老婆？」

他不等孟星魂回答，就接着道：「我有十七個老婆，三十八個兒子，女兒還不算，你說我還能不能够爲別人去拚命，我若死了，誰替我養那些孤兒寡婦。」

孟星魂居然在聽着。

他本來絕不會和這種人說話的，對付這種人，用拳頭遠比用舌頭正確得多，但是他現在太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來作判斷，需要時間來恢復體力。

只有談話才能給他時間，所以這次談話雖然令他又憤怒，又嘔心的，他却還是只有聽下去，說下去。幸好易潛龍也像是很喜歡說話的人。

孟星魂道：「你既已溜了，爲什麼又回來？」

易潛龍道：「第一，我知道老伯已沒法子叫別人爲他拚命了，第二，我需要錢。」

孟星魂道：「你要錢？」

易潛龍又嘆了口氣，苦笑道：「我們家吃飯的人太多，賺錢的人却太少，無論誰想養活我那一大家子人都不是件容易事。」

孟星魂道：「你想找誰要錢。」

易潛龍道：「找個願意給我錢的人，無論誰給我錢，我都要，只要是錢，我就要。」

他看着孟星魂，眨了眨眼，又笑道：「你有沒有錢？」

孟星魂：「沒有。」

易潛龍嘆道：「那麼我就只好找別人了。」

孟星魂道：「我雖然沒有錢，但却可以想法子替你找到錢。」

易潛龍：「什麼法子。」

孟星魂道：「律香川很有錢，你只要殺了他，他的錢豈非全都是你的。」

易潛龍拊掌大笑，道：「不錯，聽起來這倒是個好主意。」

律香川一直在旁邊微笑着，聽着，此刻忽然道：「這主意只有一點不好。」

易潛龍道：「那點不好？」

律香川道：「我雖然很有錢，但却沒有人知道我的錢藏在那裏。」

易潛龍道：「我可以找。」

律香川道：「我可以保證你絕對找不到。」

他笑了笑，接着道：「但你只要殺了孟星魂，我就把我的錢分一半給你。」

易潛龍道：「只有一半？」

律香川道：「一半總比沒有好。」

易潛龍又大笑，說道：「不錯，一文也比沒有好。」

他轉向孟星魂，臉上還在笑，又道：「看來我只有殺了你了。」

孟星魂慢慢的點了點頭，道：「看來你的確只有殺了我了。」

易潛龍道：「我有了錢之後，一定會替你買口好的棺材的。」

孟星魂道：「謝謝你。」

易潛龍道：「你還有什麼遺言沒有？」

孟星魂道：「只有一句。」

易潛龍道：「你快說，我喜歡聽別人的遺言，一個人臨死前說的話，通常都有點道理。」

孟星魂道：「還沒有拿回來放在自己口袋裏的錢，就不能算是錢。」

易潛龍撫掌道：「有道理，果然有道理。」

孟星魂道：「有些人你問他要錢的時候，他通常却只會在背後給你一刀的。」

易潛龍道：「我雖然已有很多年沒挨過刀了，倒還記得那種滋味並不太好受。」

孟星魂道：「很不好受，尤其是你，像你這麼胖的人，挨了刀之後，一定會流很多血。」

易潛龍忽然用力搖頭，道：「不行，我怕流血，小律，我看我們這交易還是談不成。」

律香川在旁邊聽着，一直不動聲色，此刻才微笑着道：「我肋骨已斷了三四根，鼻樑好像也斷了，你殺了他後，還怕我不付錢。」

易潛龍道：「是呀，我怕什麼，可是爲了安全起見，我看我們不如還是一起上去，等你付了錢之後，我再殺他。」

律川香道：「這樣子也行。」

孟星魂道：「不行。」

易潛龍道：「爲什麼不行？」

孟星魂道：「上去之後，就是他的天下了。」

易潛龍看着他，淡淡道：「你好像還沒有弄清一件事。」

孟星魂道：「什麼事。」

易潛龍道：「現在我是老大，我說行就行，根本就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孟星魂道：「現在你是老大，到了上面，你就不是了。」

易潛龍道：「只要有錢拿，我就算做孫子也沒關係。」

孟星魂道：「好，我也有錢，我給你。」

他身子突然躍起，好像要撲過去跟易潛龍拚命，但躍到半空，突然一擰腰，已轉向律香川。

他要找的是律香川，不是易潛龍，也不是別的人。

他就算死，也得要律香川陪着他死。

只可惜律香川早已防到他這一着，他還沒有撲過去，律香川已滾入水池裏。

水很冷。

冷水能令人清醒。

律香川一頭扎入水裏，既不想要孟星魂的命，也不想跟易潛龍囉索，只想趕快離開這鬼地方。

好像有個人抓住了他的脚。

可是他已在水裏摸到了那道暗門，用力往前一衝，抬起頭，已可看見井口的星光。

好可愛的星光。

他總算已離開了那鬼地方，而且以後永遠也不會再來了。

（二）

風吹在身上，肋骨斷了的地方痛得要命。

可是律香川不在乎。

現在無論什麼事他都已不在乎。

現在他又已是老大。

高老大居然沒有在上面等着他，已連人影都看不見了。

「女人果然沒有一個靠得住的。」

律香川咬了咬牙，厲聲道：「來人！」

他說的話現在還是命令。

黑暗中立刻有人快步奔了過來，正是對他很忠實的那個小頭目于宏。

「越對你忠實的人，你越不能對他客氣，因爲你若想要他永遠對你忠實，就只有要他怕你。」

這不是老伯的原則，是律香川的。

現在他已漸漸發現，他的原則不但比老伯有道理，也更有效。

所以他立刻沉下了臉，道：「暗卡上的兄弟們呢？」

于宏伏在地上，看起來不但很驚慌，而且很恐懼，顫聲道：「兄弟們全都還在卡上防守着，沒有人敢擅離職守。」

律香川冷笑一聲道：「你們防守得很好，非常的好……」

他忽然一巴掌摑在于宏臉上，厲聲道：「我問你，既沒有人敢擅離職守，易潛龍是怎進來的？」

于宏手捂着臉，吃吃道：「沒有人進來，屬下們只看到那位高……高夫人走了。」

律香川怒道：「誰叫你們放她走的。」

于宏哭喪着臉，道：「她是幫主的朋友，她要走，誰也不敢攔着。」

律香川冷笑。

但他也知道現在已不是立威的時候，現在還有別的事要做。

他忽然揮手，道：「弓箭手何在？過來封住這口井，若有人想上來，殺無赦！」

他的話就是命令，他的命令甚至已比老伯更有效。

但這次他的命令好像不靈了。

沒有弓箭手，沒有人，連一個人都沒有來。

律香川臉色變了。

就在這時，他已聽到易潛龍的笑聲。

易潛龍不知何時已出來了，正笑嘻嘻的坐在井上，悠然道：「律幫主的弓箭手呢？爲什麼還不過來。」

他說的話忽然變成了命令。

忽然間，十七八條人影一起從黑暗中飛了過來，撲通撲通，一起落在地上。

直直的落在地上，又直又硬。

弓箭手雖然還是弓箭手，但却已全都變成了死人。

律香川突又全身冰冷，從脚底冷起，一直冷到鼻尖。

易潛龍看着他，笑道：「律幫主，你的弓箭手已來了，你想要他們幹什麼？」

律香川似已痳木。

易潛龍道：「律幫主是不是還想將快刀手和鈎槍手也一起傳來？」

律香川終於勉強笑了笑，道：「不必了。」

忽然間，他的笑又變得很親切，很誠懇，微笑着道：「其實，我早就該知道，易大叔既然來了，我就算再加八十道暗卡，在易大叔眼中也是一批廢物。」

易潛龍眨眨眼，大笑道：「我幾時又變成你的大叔了？」

律香川道：「易大叔一直都是我尊敬的人，從來也沒有變過。」

易潛龍道：「老伯呢？我記得你以前最尊敬的人好像是他。」

律香川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的確一直都很尊敬他，可是他……」

易潛龍道：「他怎麼樣？」

律香川嘆道：「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句話易大叔總該聽過的。」

易潛龍道：「我聽過。」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殘梅俠影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英羽偕鈕柔兒前往少林，謁見曇宗大師，不特體內毒傷全解，更獲曇宗大師親傳絕藝，十日後，辭別曇宗大師，偕鈕柔兒前往燕京，此際的安祿山已沐猴而冠，安慶緒獲封王位，英羽偕鈕柔兒往見，擬探詢諫笑姑下落，唯安慶緒也不知道，乃改弦易轍，由安慶緒安排，設法引領他混入大燕帝宮，在夜深人靜之候，英羽遂潛入今已貴爲王妃的金鎖子，向她探查諫笑姑，因金鎖子爲天驕幫徒，當能知悉諫笑姑下落，金鎖子一見英羽，舊情復熾，乃說出諫笑姑已往長安——

延秋門外走蛟龍

英羽離開了大燕皇宮，却帶着一副惘迷惆悵的心情，他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美男子，爲什麼情海興波，會生出如此多的周折！

回到晉王府，安慶緒還在秉燭以待，他不安的抱拳一拱道：「惹得大哥久候，小弟實在抱歉。」

安慶緒哈哈一笑道：「兄弟你又在客套了，見到了段夫人麼？」

英羽道：「見到了，她告訴諫笑姑去了長安，並已說出她們在長安落脚的所在。」

此時鈕柔兒也聞聲奔來，英羽再將上面所說的話重複一遍後，道：「大哥！小弟想明晨就走。」

安慶緒道：「忙也不在一時，咱們兄弟應該歡敘幾天。」

英羽道：「咱們來日方長，一待長安事了，小弟會來找大哥的。」

安慶緒道：「兄弟一定要走，小兄也不便堅留，不過，楊國忠爲了立功固位，安定長安，正在强逼哥舒翰與我軍決戰，如此一來，潼關可能難保，長安也就成爲咱們的囊中之物。」

英羽暗罵楊國忠該死，放棄潼關天然不守，竟驅倉卒成軍的烏合之衆，迎擊安祿山的虎狼之師，哥舒翰焉能不敗！

但仍故作欣然之色道：「那麼小弟就在長安恭候大哥，倒免去一番跋涉。」

安慶緒道：「小兄去不去長安，現在還不敢預言，只是潼關戰雲密佈，行人裹足，兄弟必須改道才行。」

他命人取來一幅簡圖，指明潼關左側約莫百里左右，有一條羊腸小道，須翻越重山峻嶺，經過不少巉崖削壁，才能够繞過潼關，而且無法乘坐車輛馬匹，好在英鈕二人都身負武功，山路雖險，倒也難他們不住。

英羽謝過安慶緒，將那簡圖妥爲收藏，他們一直懇談至深夜才各自就寢。

翌晨天剛破曉，英羽及鈕柔兒已束裝待發，安慶緒也帶着李猪兒及兩名捧着包裹的侍女走來。

英羽迎上兩步，道：「大哥，勞你早起，小弟十分不安。」

安慶緒執着英羽的手道：「兄弟！你又客套了，記住，不論情勢如何變化，小兄是時時在盼望你的。」

安慶緒眞摯的友情，使英羽感動的說不出話來，他感慨良久，才咳了一聲道：「大哥！一件事業的成敗，是以人而決定的，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希望大哥對才德之士多加延攬，至於段夫人……必要時大哥可以告訴她咱們的關係，我想她會對大哥讓步的。」

安慶緒道：「兄弟的贈言，小兄記下了，這兒有一點衣物，你們帶着以備更換。」

英羽也不客套，逕自接受下來，然後雙拳一抱道：「大哥珍重。」身形一轉，與鈕柔兒聯袂奔出王府。

出洛陽西南行，十日之後，卽進入熊耳山區，走山路算不了甚麼，只是安慶緒贈送的珠寶太多，長途跋涉，反而變成了累贅。

好在安慶緒給的那張簡圖，對打尖住宿之處都有註解，山道雖崎嶇，他們倒沒有發生什麼困難。

在一個歸鴉繞樹的薄暮時分，他們到達熊耳山西麓的盧氏縣城，此地西臨華山，東依熊耳，四週山嶺重叠，是一個民貧財困的山城。

英鈕兩人進入縣城，立卽引起人們的注意，一雙驚奇的目光，向他們投射過來。

固然，像英羽那軒昂的氣宇，鈕柔兒嬌美如花般的人物，在這窮鄉僻壤是罕見的，他們的服裝也大異常人，因爲那安慶緒贈送的自然豪華無比。

被人家瞧幾眼不要緊，找不到寄宿之處，就不免大傷腦筋了。

原來整個縣城就只有兩家客棧，在平時，兩家已然嫌多，偏偏此時大反常情，客棧竟擠得滿坑滿谷，連一個容身之處也找不到。

英羽瞅着鈕柔兒一嘆道：「縣城找不到寄宿之處，實在有點出乎意外，怎麼辦？妹子。」

鈕柔兒道：「不要緊，咱們花點銀子，我想租一間民房，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花點錢租房子，倒不失爲解決住宿的好辦法，於是，英羽向客棧的伙記道：「咱們想租一間房子，伙記能不能替咱們詢問一下？」

店伙答道：「對不起，客官！小的只怕無能爲力！」

英羽道：「伙記，咱們不是壞人，租金咱們可以先付，這樣還不行麼？」

店伙道：「客官誤會了，實在是因爲靈寶一帶發生了戰爭，逃避戰火的難民，使本縣人口突然增加幾倍，要找一個居住之處，實在是太過困難，要不……」

英羽道：「要不怎樣？」

店伙道：「南山門口有一間空屋……不過，客官還是不去的好。」

英羽道：「是那空屋的主人不願出租？」

店伙道：「那倒不是，只是……只是……」

英羽道：「只是怎樣？說吧，伙記。」

店伙道：「那是一間凶宅，客官最好不要前去冒險！」

英羽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不要緊的，伙記，你只要告訴咱們到那兒找到屋主，那空屋在什麼地方，其他的你就不必管了。」

店伙道：「那凶宅惟一的主人，已於五年前上吊死了，此後只要有人進去，必會橫着出來，客官出門在外，何必跟自己過不去！」

英羽道：「那凶宅鬧鬼麼？」

店伙道：「不錯，而且那鬼兇惡無比，任何人只要踏進了那間凶宅，不是上吊，就是七竅流血而死！」

鈕柔兒道：「大哥！我想起來了，王家表哥不就住在南門附近麼？走，咱們找他去。」

英羽啊了一聲道：「妳也太健忘了，有親戚在這兒還要我浪費唇舌，伙記，請問你到南門怎樣走法？」

店伙道：「由左面大街一直前走，就可到達南門。」

英羽謝過店伙，與鈕柔兒直奔南門，直待城門在望，英羽忍不住道：「妹子，妳那表哥叫什麼？咱們似乎應該找人詢問一下了。」

鈕柔兒道：「不知道。」

英羽一怔道：「不知道？那妳必然知道他做什麼生意的了。」

鈕柔兒道：「也不知道。」

英羽愕然道：「那咱們談怎樣找法？」

鈕柔兒噗哧一笑道：「傻大哥：我那來的什麼表哥，只是不想再跟那店伙嚕嗦罷了，凶宅既在南

門，咱們還能找它不到？」

不錯，它既是凶宅，必然與衆不同，只要瞧到蛛網塵封的破屋，八成就錯不了，何必再求那店伙呢？

於是，他們就沿着南門挨家瞧看，結果，他們兜了不少圈子，像查戶口似的，挨家挨戶瞧了一個遍，就是找不到形似凶宅的荒蕪屋宇。

最後，英羽停下脚步道：「妹子，事情有點古怪！」

鈕柔兒道：「可能是那店伙欺騙咱們。」

英羽道：「他爲甚要騙咱們呢？他總該有一個目的。」

鈕柔兒道：「他也許怕咱們硬要住店，又懶得替咱們找人租屋，所以……」

英羽道：「也可能咱們沒有仔細查看，因而將兇宅忽畧過去了。」

鈕柔兒道：「如若眞有凶宅，應該無人不知，咱們還是找人詢問一下吧。」

英羽道：「有理。」

道理是對的，可是他們一連問了幾家，別人不是瞪眼，就是搖頭，弄得鈕柔兒腮幫子都氣得鼓起來了，還是沒有一點眉目。

此時他們走到一幢重樓叠宇，氣象萬千的屋宇之前，英羽向那緊閉着的大門瞧了一眼道：「妹子，這幢屋宇，準是一個閥閱之家，咱們不如向他們去借宿吧。」

鈕柔兒道：「好的。」

英羽走上台階，將門上的銅環敲了幾下，然後高聲呼叫道：「有人麼？咱們是借宿的。」

等了半晌，聽不到半點聲息，鈕柔兒道：「可能睡着了，你再用力敲兩下試試。」

英羽手提銅環，用力一敲，依呀一聲輕響，那對沉重的大門，竟錯開五寸大小的一條門縫，顯然，雙扉是虛掩着的，否則，決不會被他一下敲開。

他神色一愕，道：「妹子，這是怎麼回事？」

鈕柔兒面色一正道：「這是凶宅……」

英羽道：「甚麼，妳說這是凶宅？」

鈕柔兒道：「你瞧那屋角……」

由於屋內光線混暗，如果不經仔細瞧看，決難發現屋角有什麼異狀。

當英羽擧目一瞥之後，他竟忍不住面色一變，道：「妹子：妳有沒有火摺子？」

鈕柔兒道：「沒有。」

英羽道：「那是些人麼？」

鈕柔兒道：「自然是人，不過是些死人罷。」

英羽道：「他們好像是上吊死的！」

鈕柔兒道：「上吊是不會錯，不過此等吊法却也少見！」

英羽道：「咱們過去瞧瞧……」

鈕柔兒道：「死人有什麼好瞧的，我不去。」

英羽道：「咱們去瞧瞧他們究竟是怎樣的吊法，我想也許是江湖朋友弄的把戲。」

鈕柔兒說道：「有此可能，不過，我還是不想去。」

英羽微微一笑道：「不要怕，妹子，有大哥在此，我保証沒有人敢動妳一根毫髮。」

鈕柔兒櫻唇一撇道：「誰怕了？只是……他們已經不算人了，你怎樣能够保証……」

英羽一哦道：「不管是鬼是魔，我同樣可以保証，你忘了我是佛門弟子了？」

鈕柔兒縱横江湖，喪生在她劍下的惡人，幾乎難以數計，因而紅粉羅刹的威名，眞箇無人不知，可是，她竟是一個女人。

怕鬼，似乎是女人的天性，尤以當她在她喜愛男人的身邊之時，她表現得更嬌媚，更柔弱，依賴的心理也發揮得淋漓盡緻。

現在英羽既要決心一看究竟，她雖是有點不願，却不想拂逆英羽的興趣，因而那豐滿嬌軀，怯生生的向他偎了過來。

英羽猿臂一伸，緊緊挽着她那一握柳腰，同時推開沉重的大門，擧步跨了進去。

他們緩緩走向屋角，並耳聽四面，眼觀八方的戒備着，不論發生任何變故，都難以逃過他們的耳目。

這是一間頗爲高大的頭廳，論建築，可說美侖美奐，可惜四壁蕭條，空無一物，惟一的點綴，就是屋角一堆形狀怪異的屍體。

他們走出不足十步，忽然呀的一聲，一股冷風向他們吹了過來。

鈕柔兒嬌軀一顫，道：「大哥，這風……十分古怪……」

英羽淡淡道：「沒有什麼，我想是一扇門被風吹開來了。」

鈕柔兒道：「但，它爲甚麼寒氣侵人？」

英羽道：「夜風自然是寒冷的了，這有甚麼好緊張的。」

鈕柔兒不再說什麼，他們繼續走向屋角。

但，吱的一聲，一溜黑影，向鈕柔兒胸前撞來，來勢之急，快如電掣星飛。

鈕柔兒驚呼一聲，腰肢兒一擰，就想閃避那襲來的黑影，可是她沒有擰動，因爲英羽摟得太緊，她像被牢牢縛在鐵柱之上一般。

說來話長，其實她驚呼擰身，不過是驚虹一瞥

，而這剎那之間，那飛來的黑影已然消失不見。

驚魂初定，她嘆息一聲道：「眞嚇死人了，大哥！你說那是什麼？」

英羽說道：「誰知道呢？也許是什麼精靈鬼怪吧！」

鈕柔兒一顫道：「你瞎說，我……不信。」

英羽道：「妳不信？但我却相信，要不它爲甚麼一眨眼就不見了呢？」

鈕柔兒怯怯的道：「大哥！咱們走吧，這幢鬼屋陰森森地，實在……咳，有點怕人……」

英羽哈哈一笑，將另一隻手伸了出來，道：「妳瞧，就是牠。」

鈕柔兒一瞥，見英羽的食中二指，挾着一隻蝙蝠，她明白了，適才那點黑影，定是這隻蝙蝠無疑了。

櫻唇一噘，鈕柔兒可發了嬌嗔，本來嘛，人家怕鬼，你偏偏以鬼來嚇人。

「不來啦，你欺負我……」

英羽摔掉蝙蝠，面色一整道：「說正經的，妹子，此事可大有蹊蹺。」

鈕柔兒一楞道：「你發現了甚麼？」

英羽道：「妳想想看，蝙蝠在黑夜中飛行，牠會碰上人的身體麼？」

鈕柔兒道：「當然不會，因爲牠們會聽叫聲的回音，縱然是一枝竹桿也碰牠不到。」

英羽道：「那就是了……」

鈕柔兒道：「你是說那隻蝙蝠不是牠自己飛過來的？」

英羽道：「除了這樣外，還有什麼是最好的解釋？」

鈕柔兒點點頭，目光却不由自主的向屋角瞧去，這一瞧，她忍不住叫了起來，道：「大哥！你快看……」

英羽道：「看什麼？」

鈕柔兒道：「那屋角的死人不見了！」

英羽凝目一瞥，那屋角果然空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這實在太過離奇了，英羽縱然豪氣如山，也不覺心神一懍。

當他踏進大門之初，就已將屋角的情況瞧得清清楚楚，那是三個人吊在一根長繩之上，悠悠盪盪的，像掛着一串乾魚，他本想走近去瞧看一個明白，估不到被一隻蝙蝠一鬧，那三個吊死鬼竟會突然失踪。

以英羽目前的武功，縱然分神別顧，要在如此接近的距離移走三具屍體，而又做得如此乾淨俐落，實在是一件絕無可能之事。

如果說那三具屍體爲當眞是幽靈，說甚麼他也不會相信，但他明白這幢凶宅決不簡單，他們的處境也可說危機四伏！

於是，他鬆開鈕柔兒的纖腰，道：「妹子，這是江湖人物玩的把戲，咱們不必放在心上，不過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闖凶宅也可能犯了別人的禁忌，所以要小心一些！」

鈕柔兒到底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面臨這處危機的環境，她反而鎭定下來。

她向四週打量一眼，道：「大哥！大門未關，咱們是出去呢？還是向裏面查看一下？」

英羽道：「妳不怕了麼？」

鈕柔兒道：「只要不是鬼，江湖人物有什麼好怕的。」

英羽道：「話不是這麼說，江湖譎詐，有時候比鬼還要難纏，咱們過去瞧瞧可以，但不能絲毫大意！」

鈕柔兒道：「我知道，你說咱們該查看些什麼呢？」

英羽道：「我想適才那三個吊着的絕對不是死屍，可能屋角有什麼機關地道，他們才能够忽然消失。」

鈕柔兒道：「你說的有理，咱們過去瞧瞧。」

他們走到屋角，對牆壁及地面，都作了一番仔細的查看，由於光線過於混黯，很難瞧出有什麼隱秘之處。

半晌，鈕柔兒歡呼一聲道：「有了……」

英羽道：「有了什麼？」

鈕柔兒道：「這兒有一塊磚是活動的，你來摸摸。」

英羽按照鈕柔兒所指之處一摸，果然有一塊活動的方磚，他叫鈕柔兒退後一點，以防不測，然後小心翼翼的將那塊方磚揭了起來。

噗的一聲輕響，那方磚之下竟冒出一陣濃烟，這一下可糟了，沒有找出地道不要緊，那激射的濃烟之中，很可能含有傷人的毒氣。

所幸英羽反應迅捷無比，濃烟剛剛冒出，他已暴退丈外，道：「這幢鬼屋，太過凶險，咱們出去吧。」

鈕柔兒道：「好的。」

她語音甫落，忽又驚呼道：「大哥！門呢？咱們適才進來的門到那兒去了？」

英羽縱目環視，只見濃烟滾滾，眼前一片漆黑，那扇沉重的大門，確已失去所在。

是濃烟遮蔽了視綫，還是房屋有什麼古怪？不管是什麼原因，這幢凶宅必然是一個可怕的陷穽，儘快離開，才是上上之策。

可是他們無法找到出路，而濃烟還在狂噴不已，只不過一瞬之間，它已籠罩了大半個房屋。

以英羽目前的武功，龍潭虎穴他也敢於一試，但那濃烟之中如果當眞有毒，他縱然功力絕世，却沒有拒抗毒力之能。

此時他挽着鈕柔兒退到另一側的牆根，發覺一股涼風，正由一道虛掩着的木門徐徐吹來。

他畧一凝神，道：「妹子！咱們進去……」

鈕柔兒道：「大哥！如果那木門之內，隱藏着難以預測的危機呢？」

英羽道：「我知道，但咱們別無選擇！」

鈕柔兒幽幽一嘆道：「走吧，大哥！任何地方我都會跟着你的。」

英羽感激的輕輕捏了她的玉手一下，一脚突飛，將那扇木門踢得飛了起來，跟着身形一閃，向門內一晃而入。

他全身佈滿勁力，準備隨時接受意外的挑釁，然而凄風冷月，荒草沒徑，他們置身之處，竟是一座十分荒涼的廢園。

除了被他踢飛的木門在草地上砸起來一聲巨響外，這座廢園靜寂若死，令人有着置身在鬼域的感覺。

英羽縱目四顧，發覺這座廢園規模雖然不大，建築得却極具匠心。

小橋流水，茅亭假山，不僅古樸雅緻，而且寓有詩情畫意的情調，可見當年這幢凶宅的主人，必然是一個高雅之士。

廢園四週，是一排排宮殿式的房廊，在淡月疏星之下，可以瞧出，油漆雖已斑剝，氣勢似屬不凡的。

如此美好的景物，棄置了固然令人惋惜，而那房廊亭台之間，更有一股陰森恐怖的氣息。

鈕柔兒收回迷惘的目光，道：「大哥！咱們怎麼辦？」

英羽道：「咱們是來借宿的，如果沒有人打擾，咱們就找個地方歇一會兒。」

鈕柔兒道：「咱們到西廂吧，那兒的月光似乎明亮一些。」

英羽道：「好的。」

他們手挽着手，經過一座古意盎然的圓形拱橋，向西廂聯袂撲去。

他們剛剛踏上石階，一條長長的倒影，使他們震嚇得停了下來。

不必瞧看，英羽已知道故智重施，還不是一條長索吊着三個大活人？自然，他無法斷定此處扮演上吊之人，就是頭廳那三位仁兄，因爲頭廳光綫太暗，他未能瞧出他們的長像及服色。

其實看不看都是一樣，扮演吊死鬼還不是瞪眼伸舌，一副不堪入目的惡形惡狀！

但天下之事，往往會出乎人們的臆測，當英羽舉目一瞥之後，他不得不推翻自己的想法。

那確是一條長索之上掛着三具屍體，可是這些屍體一點也不惡形惡狀，而且令人有着想入非非的感覺。

第一個映入眼簾的是一雙俏生生的美麗白足，那白足之上却是一條絲質長帶。由她那晶瑩若玉的緻緻膚光與指甲上鮮艷奪目的鳳仙花汁猜想，她必然是一個女人，還可能是一個綺年玉貌，我見猶憐的女人。

可惜英羽未能瞧到全貌，已被鈕柔兒擋住了他的視綫。

「大哥，轉過身去，我不許你瞧看！」

「爲什麼呢？妹子。」

「不爲什麼，我就是不許！」

英羽道：「咳，妳怎麼啦？妹子！那不是幾具屍體麼？」

「屍體，哼，你憑甚麼如此武斷？」

「她們不是上吊了麼？人要是上了吊，自然就變成屍體了！」

「哼，你幾時瞧過上吊之人是吊住足踝的？」

「啊，這個我倒是沒有想到。」

「我替你想到也是一樣，轉過去吧，大哥。」

「好，好，我轉過去，不過妳瞧瞧她們在弄些什麼玄虛？」

「那還用瞧麼？幾個無恥的小妖婦！在施展迷人的手段罷了。」

「那麼咱們到東廂去吧，要是當眞被她們迷住了，可不是好玩的！」

英羽明知碰上了一個棘手的問題了，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不希望惹來一場江湖是非，因而語音一落，就舉步向東廂走去。

他們正待走下石階，忽感風聲颯然，三名面罩輕絲，身着彩衣的女郎，已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英羽向她們那塗着鳳仙花汁的玉足瞥了一眼，道：「妳們要做甚麼？三位。」

立在中間的彩衣女郎道：「我正要問你呢，你們是做什麼來的？」

英羽道：「縣城客棧有人滿之患，咱們不得不找個地方聊避風雨，這沒有什麼不對吧？姑娘。」

彩衣女郎一哼道：「沒有什麼不對？哼，但擅闖女人閨閫，偸窺咱們練功，你閣下犯了殺身之罪了！」

英羽哦了一聲道：「妳們倒吊着是在練功？」

彩衣女郎道：「你以為咱們在打鞦韆麼？哼，眞是孤陋寡聞，少見多怪！」

英羽淡淡道：「就算妳們是在練功吧，請問這幢凶宅是妳們的麼？」

彩衣女郎道：「你說對了，這幢房屋正是咱們的。」

鈕柔兒冷哼一聲，接道：「滿城之人，都知道這幢凶宅是無主之物，妳們居然裝神弄鬼，意圖獨佔，還敢說是妳們的！」

另一彩衣女郎道：「大姐何必跟他們浪費唇舌，趁早將他們打發不就得了！」

鈕柔兒道：「好主意，妳們是三個一齊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中間的彩衣女郎冷冷道：「枉死城不收無名之鬼，妳是誰？」

鈕柔兒道：「他名英羽，我叫鈕柔兒，妳們呢？好好的幾個大活人，幹嗎要裝神弄鬼，做那沒有出息之事！」

彩衣女郎怒叱一聲道：「妳說話小心一點，咱們幾時裝神弄鬼了？」

鈕柔兒撇撇嘴道：「在頭廳咱們瞧見三個吊着頸子的難道那也是在練功？」

彩衣女郎道：「妳說對了，那正是練功。」

鈕柔兒一哼道：「騙人不花本錢，但也不能太過離譜！」

彩衣女郎哈哈一陣大笑道：「紅粉羅刹名噪江湖，原來竟是一個徒擁虛名之輩！」

鈕柔兒一怔道：「怎麼說？」

彩衣女郎道：「江湖之中，有一個上控天宇，下馭幽冥的門派……」

鈕柔兒道：「我知道了，那是天驕幫。」

彩衣女郎輕蔑的一哼道：「百代龜王算什麼東西，海天禍水不過是一個老鴇子罷了！」

鈕柔兒道：「如此說來，咱們當眞是孤陋寡聞了，請教姑娘妳……」

彩衣女郎道：「反正你們已是要死的人了，告訴你們倒也無妨。」

一頓接道：「咱們是地獄三花，我是三花之首的絕情花！」

英羽微微一笑道：「花名絕情，豈不大煞風景，依在下之見，姑娘不如改為多情花，倒好聽得多了。」

絕情花一聲嬌叱，彩袖交飛，晶芒耀眼，三柄繫着軟練的短劍，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分襲英羽的俞府，乳根，京門三大要穴。

英羽估不到這位地獄三花之首的絕情花，出手竟是如此的毒惡，短劍所指，固然是要害大穴，由劍尖嘶風急嘯的勁道看來，這位神秘的女郎，功力頗為不凡。

他雖然身負佛門絕代武功，仍不敢絲毫大意，急右掌倏伸，屈指連彈，噹噹噹三聲脆响，那三柄光芒奪目的短劍，竟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向絕情花倒飛而回。

地獄三花，在當代武林之中雖然算不得絕頂高手，如果列入一般高手之林，可也是頂尖兒的人物，憑他那彩袖飛劍的絕招，不知毀過若干成名露臉的高人，要是說一招之中就受到如此難堪的挫敗，是她做夢也難以想到之事。

當短劍倒飛之時，她知道碰上了絕代高手，雖然她避過了自己的短劍，但已嚇出了一身冷汗。

定了一下神，她冷冷一哼道：「閣下身手之高，堪稱武林罕見，可惜英年不永，實令人遺憾！」

英羽淡淡道：「如此說來，咱們是死定了！」

絕情花道：「不錯，你幾時瞧到枉死城中有過活人的？」

這位絕情花身材嫚娜，語音嬌嫩，但說話的語氣竟冷漠得不帶絲毫感情。

英羽微微一笑道：「人生自古誰無死，在下並沒有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趁在下未死之前，姑娘何不讓咱們長點見聞。」

絕情花道：「你想知道什麼？」

英羽道：「自然是那上控天宇，下馭幽冥的門派了。」

絕情花道：「你當眞要知道？」

英羽道：「姑娘如果願意在下十分感激。」

絕情花沉聲道：「死城。」

英羽啊了一聲道：「死城？為甚麼要取得如此難聽！」

絕情花面色一變，幾乎在同一時間，地獄三花，素手連揚，六隻一尺長短的短棒，已分別揷於英鈕二人的四週。

那些短棒非金非鐵，不知是用什麼製成，它們由地獄三花的袖中飛出，立即帶起一溜綠光，此時揷入地面，更是綠燄森森，光芒飄起約莫三尺。

英羽向那些短棒瞧了一陣道：「妹子！她們在做些甚麼？」

鈕柔兒道：「不知道，也許是用作照明吧。」

此時地獄三花已各自佔好地方，看情形是要以三搏二，聯手進擊了。

鈕柔兒撤出身後長劍，道：「用兵刃吧，大哥，人家是想要咱們的老命，這可大意不得。」

英羽流目四顧，感到這冷月荒草的廢園之中，原本就籠罩着一股淒風苦雨的淒涼之意，此時加上

六隻綠芒森森的火炬，更增加了一種難以言宣的神秘恐怖氣息。

而且他對「死城」一派，根本毫無所知，也許這地獄三花還有什麼驚人的絕活。

於是，他摘下了長劍，面色一整道：「咱們與貴派往日無怨，近日無仇，咱們縱有誤會之處，在下願意賠個不是。」

絕情花冷峻的一哼道：「不必了，除了死，閣下別無生路。」

英羽神色一肅，道：「這麼說咱們就不必浪費唇舌了，請賜招！」

地獄三花不再答話，彩衣飄飄，在那火炬綠芒之間開始遊走起來。

英羽眉峯一皺，他不明白這三名地獄之花，為什麼要在那火炬之間遊走穿行，但他的面色却在逐漸凝重，雙目烱烱，目不交睫的凝視着那三條彩蝶似的人影。

那陰森森綠燄，翩翩彩衣，在飄盪着，在飛揚着，……

色彩的揉和，光綫的交替，使它們變成了陰燐，變成了鬼火……

現在，英鈕二人被圍在一片鬼火之中，這荒涼的廢園，似乎已經不是人類的世界。

英羽目不轉睛的瞅着那流轉不停的鬼火道：「妹子！妳知道死城麼？」

鈕柔兒道：「不知道，我從來沒有聽過江湖之中有這麼一個詭異的門派。」

英羽道：「可是那地獄三花，却對江湖現勢瞭如指掌。」

鈕柔兒道：「這就更顯得他們神秘莫測了。」

英羽道：「地獄三花隱身在那片鬼火之中，如果她們發動攻擊，咱們只怕難於應付。」

鈕柔兒道：「不要緊，咱們先求自保，再求攻敵，鬼火不過是障眼法兒罷了，有什麼好怕的。」

鈕柔兒語音未落，忽感晶芒耀眼，三柄犀利的短劍，已向她迎面飛來。

以鈕柔兒一身所學，這三柄短劍自然傷她不到，但它來得無聲無息，實在使人難於防範，只要微一疏神，就可能被短劍所傷。

陰燐鬼火似在不停的流轉，劍芒伸縮，不時給予他們一記奇襲。

地獄三花似乎瞧準了鈕柔兒是一個弱點，繼第一次攻擊之後，又是六劍齊飛，分襲她全身的要害大穴。

鈕柔兒擰身錯步，長劍斜揮，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六柄短劍全數被她封了回去。

地獄三花對聯手攻敵，配合得十分巧妙，鈕柔兒的長劍還未收回，另外三隻短劍又悄然無聲的向她脅下攻到。

鈕柔兒功力不弱，却無法應付那招無聲無息的奇襲，縱然她有所警覺，但長劍已然揮出，脅下空門大開，再想回劍自救，為時似已嫌晚，眼看這位名噪湖海的紅粉羅刹，難免三劍穿脅，濺血橫屍之危。

但，呼的一聲，鈕柔兒的身旁忽然捲起一股狂風，那三柄晶芒奪目的短劍，像落葉碰到秋風一般，憑空飄了起來，並以電掣星飛的速度，向那流轉不停的燐火投了進去。

鈕柔兒死裏逃生，不由吐出一口長氣，道：「謝謝你，大哥，不是你這一掌，小妹八成是沒有命了。」

英羽微微一笑道：「咱們之間，還用如此客氣？妳安心對敵吧，大哥會替妳防着的。」

鈕柔兒說道：「可是咱們不能老是挨打，必須設法回擊才行。」

英羽道：「這可難了，她們隱藏着身形，咱們總不能盲目瞎攻。」

鈕柔兒道：「短劍飛出之處，必是她們藏身所在，待她們短劍再度攻來之時，由你負責抵擋，我以陰燐搜魂彈來個以牙還牙——」

英羽道：「不行，陰燐搜魂彈太過霸道，用了也十分可惜，不過妳這個計策可行，待我以金剛指力試試。」

鈕柔兒櫻唇一噘道：「你這人也眞是的，既然習會了這種威懾武林的佛門絕藝，還要對我秘技自珍不成！」

英羽哈哈一笑道：「不要生氣，妹子，我絕沒有秘技自珍的想法，如果妳願意學……」

鈕柔兒甜甜一笑道：「好啦，人家已經攻來了，瞧你的吧。」

英羽也知道地獄三花已再度發動了攻擊，但却有斗大的饅頭，沒處下口的感覺。

也許她們由於適才攻勢的失敗，知道碰上了兩個極難招惹的人物，此時，再度進攻，便已使出全力。

綠燄流轉，晶芒滿空，挾着凌厲劍氣的短劍，由四面八方呼嘯而來，英羽可以用金剛指力向一方勁射，却無法兼顧全局。

鈕柔兒蓮足一跺道：「你還要等什麼？是憐香惜玉怕傷了她們不成！」

英羽哈哈一笑道：「妹子眞會說笑，瞧我的。」左掌挺指疾吐，一記無堅不摧的金剛指力已破空而出，跟着伸手一撈，攬着鈕柔兒的纖腰，右臂一

顫，以夜戰八方之勢，向四週劈出一劍。

佛門絕藝，果然不同凡响，金剛指力纔吐，燐火已响起一聲慘呼。

同時他那招夜戰八方，勁氣排盪，力如山嶽，在連聲巨响之中，一十八柄短劍，被他震得猝飛而回。

燐火停止了流轉，六隻冒着綠燄的火炬似在晚風中飄搖着。

火炬之間倒着一名彩衣女郎，在發着痛苦的呻吟。

另兩名彩衣女郎釵橫鬢亂，面如死色，窈窕的嬌軀，像篩糠一般在發着顫抖。

她們失敗了，神秘莫測的地獄三花，已落得一敗塗地。

英羽竟似不忍，雙拳微微一抱道：「對不起，三位，在下一時收手不住，實在歉疚得很。」

那位倒地負傷的彩衣女郎，是地獄三花之二的慾海花，此時經另二名地獄之花施救後扶了起來。

慾海花的面紗已被震落，現出一張極爲俏麗的粉面，她雙眉一豎，冷冷道：「咱們姐妹認栽，但死城一派，與閣下勢難兩立！」

英羽淡淡道：「有這麼嚴重麼？姑娘。」

慾海花不再睬理，黛眉一皺，回顧絕情花道：「大姊……」

絕情花道：「咱們撤。」

慾海花堅決地道：「不，大姊，咱們還有再戰之力！」

絕情花沉聲道：「報仇不在一時，百日之內，大姊準叫妳快意恩仇就是，咱們走！」

她們收起了六隻火炬，視綫立刻一片混黑，接着衣襟破風之聲在四週不斷傳出，死城門下當眞撤走了，人數竟達數十名之多。

半晌，鈕柔兒嘆息一聲道：「大哥，今後咱們只怕沒有安枕之日了。」

英羽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不必担憂，咱們還是找個地方歇息吧。」

鈕柔兒道：「不是小妹杞人憂天，實在是江湖之上，從來沒有聽過死城一派，可見他們必然是一個極端詭秘的組織，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還是要小心一些。」

英羽哈哈一笑道：「江湖傳說，紅粉羅刹心狠手辣，妳幾時變得這麼婆婆媽媽的？」

鈕柔兒粉頰一紅道：「你不要瞎說，我怎樣心狠手辣了？」

英羽摟着她的纖腰走進西廂，道：「算我說錯了，行麼？那邊有一張木榻，咱們去坐息一會。」

× × ×

「我說了妳不相信，現在我看妳怎麼辦！」

「現在又怎樣，他還敢攆走咱們不成！」

「話不是這麼說，咱們七老八十了，還能跟人家小倆口爭床鋪麼？」

「甚麼小倆口，那小子到處拈花惹草，你看我不剝他的皮！」

「哼，人家今非昔比，妳剝得了麼？再說，妳縱然剝得了，妳知道咱們乾女兒願不願意？」

「我可顧不了那麼多，要不整治那小子一下，老娘實在難出這口惡氣！你說，咱們的乾女兒那一點兒不好，他竟然又弄了一個小妖精來了。」

英羽兩人西廂借宿，估不到又碰到一樁尷尬之事。

木榻是靠在黑暗的一邊，他們也決未想到已有捷足先登之人，更想不到會吃一頓極爲難堪的排頭的。

自然，他們已經聽出那雙嬉笑怒罵的男女，是關西大豪商陵夫婦，被妻子的乾娘所罵，英羽只好認命，但鈕柔兒面色數變，就顯得有點掛不住了。

英羽害怕雙方弄僵，急忙附着鈕柔兒的耳根悄聲道：「忍耐一點，妹子，對老人家咱們不能太認眞的。」

接着，他躬身一揖道：「晚輩英羽參見兩位前輩。」

宣大家濃哼一聲道：「不敢當，大情人……」

英羽道：「請前輩不要誤會，晚輩……」

宣大家道：「你不必與老婆子辯論，有理由去向珍丫頭說去。」

英羽道：「珍珍在那兒？」

商陵道：「就在你適才想投宿的客棧隔壁，咱們是租的房子。」

英羽啊了一聲道：「晚輩要是早知道就不必惹上這場江湖恩怨了……」

宣大家一哼道：「那多蹩扭，你肯麼？」

英羽尷尬的笑了一笑，道：「鈕姑娘，來見見關西大豪兩位前輩。」

鈕柔兒趨前兩步，襝衽一禮道：「見過兩位前輩。」

商陵道：「姑娘不必多禮，英少俠，你是歇在這兒呢？還是跟咱們去見珍珍？」

英羽道：「自然去見珍珍了，前輩請。」

鈕柔兒道：「大哥，小妹要去找年橋夫婦，咱們就此作別。」

嬌軀一擰，彈身急起，一閃之間，已向夜幕中投了進去。

英羽估不到鈕柔兒說走就走，神色上難免若有

所失，宣大家哼了一聲道：「捨不得，是麼？」

英羽面色一整道：「晚輩身中桃花瘴毒，並被吸血羅刹關閉水牢，如果不是鈕姑娘冒死相救，晚輩早已含恨九泉了！」

宣大家一呆道：「那是老婆子錯怪她了，快去追她回來。」

英羽道：「追不到了，由她去吧。」

他抱着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心情，見到了敬珍珍，宣大家感到不該逼走鈕柔兒，就主動向敬珍珍解說，敬珍珍一嘆道：「乾娘不說我也不會怪他的，女兒是黃臉婆，黃臉婆就應該有容人之量的風度。」

宣大家面色一板道：「那可不行，他再要在外面不三不四的亂來，第一個就通不過我老婆子這一關！」

項飛燕也哼了一聲道：「姑娘妳怎麼啦？妳往日的脾氣到那兒去了？」

段茂才替英羽解圍道：「咱們不要儘說閑話了，天色已然不早，應該計劃一下明天的去向。」

商陵道：「不錯，我在齊州見到一個友人，說諫笑姑要去長安將江采蘋交還玄宗。由時間推想，咱們趕到長安，可能爲時已晚……」

英羽怒道：「如果采蘋有個三長兩短，晚輩誓將諫笑姑碎屍萬段。」

敬珍珍道：「傳言並不完全可靠，咱們仍須盡力而爲，乾爹你們兩位老人家歇息去吧，咱們明日起個早，仍然直奔長安。」

敬珍珍代英羽作了決定，別人也就無話可說，於是，他們當眞起了一個早，越過華山逕向長安進發。

× × ×

漁陽鼙鼓爲長安帶來了噩運，它已不再有「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王侯家，」的繁榮景象。

當英羽到達長安之時，正是哥舒翰在靈寶戰敗被安祿山所擒，潼關失守的消息，已然傳達長安，這座唐室皇都，正陷於人心惶亂，一夕數驚之際。

英羽先在客棧安頓下來，抬頭瞧了一下天色，道：「珍珍，我想去拜晤一下虢國夫人，託她探聽海天禍水的行踪。」

敬珍珍道：「她會知道諫笑姑？」

英羽道：「她姊姊秦國夫人是天驕幫的重要人物，諫笑姑來到長安，秦國夫人必然知道的，爲免打草驚蛇，託虢國夫人從旁探聽比較適宜。」

敬珍珍道：「要不要帶個人同你一道去？」

英羽道：「不必了，一個人行動方便一些。」

敬珍珍道：「時局如此紊亂，你可得早點回來呀。」

英羽道：「我知道。」

此時正是未初時分，他匆匆奔向宣陽里，逕向虢國夫人的府邸闖去。

在往昔，虢國府邸總是車馬盈門的，此時不僅門可羅雀，兩扇朱漆大門之上，還加了一個巨大的鐵鎖。

他呆了一呆，返身逕跑向秦國夫人的居處，結果還是鐵將軍把門，弄得他進退失據，半晌動彈不得。

他暗忖：「難道爲了潼關守失，她們都已逃出皇城了麼？果眞如此，要怎樣才能找到諫笑姑呢？按說，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以唐玄宗對楊氏姊妹的寵愛，她們不可能單獨逃亡，也許她們避到皇宮去了。」

他幾經思忖，終於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

當年虢國夫人帶他進入皇宮，曾與淑妃有過一面之緣，如是虢國夫人進了皇宮，求淑妃必然可以如願。

心意既決，他不再猶疑，仍由虢國夫人帶他進宮之路，向着晟皓殿急馳。

他先點倒了一個小黃門，換上了他的服式，一路閃閃躲躲，終於到達淑妃的居處。

簾攏深垂，幽香暗送，他立身寢門之外，不覺躊躇起來。

淑妃是當今皇上的妃子，他不過是一介平民，闖皇宮，固然是一條死罪，擅入皇妃的寢處，豈不是罪在滅門！

而且這是欺君罔上，無君無父的行爲，他縱然對玄宗有所不滿，終是大唐皇朝的子民啊。

時局雖然動亂，皇宮之中仍有不少宮人往來，他在淑妃寢門之外遲疑留連，可能會引起意外的是非。因此，他終於一横心，掀簾闖了進去。

此時溽暑未消，淑妃正斜倚錦榻之上閉目假寐，兩名宮女揮着輕羅小扇，在迂緩的搧動着。

簾鈎一响，一名宮女首先回過頭來，她瞧到了英羽，不覺驚噫一聲道：「你做甚麼？」

宮女的呼叫，驚醒了淑妃，她秀目一揚正待予以叱喝，英羽已抱拳一揖道：「英羽參見娘娘。」

淑妃啊了一聲，道：「是你……」

顯然，這位明媚的皇妃，掩不住意外的驚喜，她揮手令宮女退出，並吩咐未經准許，任何人不得踏入寢門半步。

然後，她盈盈起立，春情滿面的嫣然一笑道：「你是怎麼來的？眞教人……咳……」

英羽道：「在下奔波江湖，無暇來向娘娘請安問候……」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黃山掌門人百媚仙子蕭妙姬，離開劍王宮後，雇了輛馬車，率領二名隨身侍婢，趕向歸途，詎出鎮不遠，便爲劍王宮新昇總管麻金甲，率領七名劍士攔途截停，要蕭妙姬隨他返回劍王宮，蕭妙姬自知難以善了，以拚命方式刺殺了對方二名劍士，跟着又二名劍士縱空下撲，則爲車中二婢發暗器擊殺，餘下三名劍士一名撲往車輛，另二名改用軟鞭和判官筆，蕭妙姬手持長劍，無法近身拚命，就在她抱着必死之心返回車門命令二婢逃生之際，麻金甲突喝令二名劍士往觀察撲攻車後的劍士。

殺星權充護花使
總管屈作馬車伕

胡姓劍士和錢姓劍士剛將屍體翻轉過來，麻總管也跟着飛身一掠而至！

他迫不及待的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胡姓劍士和錢姓劍士一齊搖頭，兩人緊蹙着眉尖，誰也沒有開口。

麻總管神色一動，突然接着道：「是不是找不着傷口？」

胡姓劍士正待答話之際，錢姓劍士忽然搶着道：「你們看——」

他用手拉着死者臉上的面罩，訝然接着道：「你們看看朱師父臉上的表情！」

×　　×　　×

馬車這一邊，小鳳低低說道：「大姊，我忘了告訴你，剛才的事，想起來的確有點蹊蹺，那個姓朱的傢伙，不知道是誰收拾的，當我和小鶯正打算下車抵抗，竟發現這廝已經不聲不响躺下了……」

小鶯接着道：「是呀！我一直在留意着車後的動靜，但始終沒有看到有人現身，不知道是那位高人在暗中帮了婢子們這個大忙。」

百媚仙子喘息漸平定，臉上也慢慢有了血色。

小鶯忽然又說道：「大姊，趁這幾個傢伙不注意，我們現在不如一起快走吧！」

百媚仙子搖搖頭。

小鶯似甚意外道：「大姊剛才——」

百媚仙子苦笑着輕輕嘆了口氣道：「剛才是大姊想錯了，你們固然不會單獨的抛下我，其實大姊我又何嘗捨得離開你們？再說，我要你們跑，你們



也不一定就能跑得了，倒不如活也活在一起，死也死在一起的好。」

兩婢聞言，眼睛不由得又是一紅。

百媚仙子又嘆了口氣道：「有些事情，是你們兩個丫頭無法想像的。你們只知道我是你們的大姊，但你們有沒有想到，你們這位大姊，她是什麼身份？你們有沒有見過，或者是聽說過，一個被人家趕着跑的掌門人？」

× × ×

死人臉上的表情，雖然缺少變化，但它往往能够透露一個人生前的秘密。

至少它可以說明這個人是什麼情況下而死的。

朱姓劍士臉上的表情，正好說明了這一點——說明他在絕氣之前一直未曾想到自己會突然死亡。

他臉上的表情，仍作咬牙切齒狀。

那是在撲向這輛馬車的表情，現在這種表情仍然留在他的臉上，而且和生前一樣的生動。

胡姓劍士喃喃道：「這人出手好快！」

厤總管沒有開口，但眼中却於此際突然迸射出一片異樣的光采。因爲他在無意之中，這時候突然看到了另外的一雙眼睛！

那是車伕姜回回的眼睛。

車伕姜回回仍然躺在老地方，先前那名劍士雖然點了他好幾處道穴，但那只能使他無法動彈，並沒有能使他閉上眼睛，因爲那名劍士大概是想到馬上還有用他之處，所以沒點他的昏睡穴。

錢姓劍士不待吩咐，馬上過去爲這名倒運的車伕活開穴道，同時不等對方自己往起站立，就像拖死狗一樣的，順手一把拖了過來。

厤總管輕輕咳了一聲，和悅地道：「這位車老大，你叫什麼名字？」

姜回回沒有吭氣，在拗着身子往起爬。

錢姓劍士吆喝道：「喂！我們總管在問你的話，你這廝聽到沒有？」

厤總管連忙攔着道：「沒有關係，讓他坐起來再說也一樣。」

姜回回坐起來了。

他瞪着眼睛道：「你們這算什麼意思？七八個大男人，拿刀動劍的欺負人家三個女娃兒，難道你們心目中就沒有一點點兒王法了麼？」

錢姓劍士舉足想踢過去，但被厤總管適時以眼色止住。

他耐着性子溫和地道：「好了，伙計，這不關你的事，你能不管最好別管……現在……咳咳……我想問你，剛才有沒有看到是誰把我們這個伙伴殺死的？」

姜回回仍然瞪着眼睛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們？」

這車伕好倔强，語氣竟然一點也不客氣，但聽的三個人，非但沒有動怒，反而在三雙眼睛中同時閃起了亮光。

因爲這車伕等於是不打自招，承認他已看到了那個下手的人，對付這樣一個粗人，只要他眞的看到了，若想逼出實情，自然不是難事。

錢姓劍士一哼，似乎又想用强。

厤總管趕緊接着道：「你伙計不是怪我們不該欺負那邊的三個女娃兒麼？你看我們現在不是已經停下手來了？只要你伙計說出那個抽冷子害死我們這個伙伴的人，我們馬上放開這三個女娃兒，去追趕那個放暗箭的傢伙！」

姜回回道：「眞的？」

厤總管道：「當然！」

姜回回點頭道：「好！一言爲定。只要你們放開這三個女娃兒，我就告訴你們那個人的眞相。」

厤總管一怔道：「你——你連那人的面貌都看清了？」

姜回回道：「他是從我身邊摸過去的，我怎麼會看不到？」

厤總管定了定神，趕緊接着道：「那麼，你看他是個多大年紀的人？」

姜回回道：「年紀很輕。」

厤總管道：「有沒有三十歲？」

姜回回道：「不到。」

厤總管道：「二十來歲？」

姜回回道：「差不多。」

厤總管語氣有點緊張道：「你伙計沒有看錯？眞的只有二十來歲？」

姜回回道：「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話。就不必問我。」

厤總管像是突然變成了一個啞巴，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兩隻眼珠子則在滴溜溜的轉個不停。

那兩名劍士，也忍不住偷偷朝兩端山道瞥了一眼。

三個人這時都想到了一個人。

只有這個人出手才會如此快捷，也只有這個人殺人時不留痕跡，而這個人又正好只有二十來歲。

三個人雖然都想到了這麼一個人，但誰也沒有開口說出來，他們怕在說出這個人的名字，自己的聲音會發抖。

說話時聲音發抖，除了聽話的是一個女人，絕不是一件什麼光榮的事。

沒有人願在這時候洩露自己內心恐懼的秘密……

× × ×

馬車另一邊的主婢三人也聽呆了。

小鶯悄聲道：「大姊，你看……這個人……會不會就是你最近常常提到那個叫什麼天殺星呢？」

百媚仙子未有表示，似乎正在思索着一件什麼事。

小鳳道：「不論這人是不是天殺星，對於這個車伕的描述，我總有點懷疑。」

小鶯道：「懷疑什麼？」

小鳳道：「我不相信他會看得這麼清楚。」

小鶯道：「是的，我也這樣想，那車伕說謊話，可能出於一片好意，他或許也聽過有關天殺星的傳說，故意這樣說來嚇嚇對方的也不一定。」

小鳳舉頭道：「大姊，你的看法如何？」

百媚仙子仍然沒有開口，她似乎根本就沒有去聽這個丫頭的話，她的一雙眼睛，這時正隔着馬車，遙遙凝注在那個車伕姜回回的臉上。

× × ×

姜回回的臉上佈滿了迷惑不解之色。

他像是想不透對方爲什麼忽然停止盤問。

他又等了一會兒，見對方三人只是眼睛在動，誰也沒有開口問話之意，終於忍不住眨着眼皮道：「喂，我說你們這幾位大爺——」

厤總管忽然長長的吸了一口氣。

這口氣彷彿會吸進了他的眼睛裏，因爲他在吸過了這口氣之後，兩眼中又恢復了原先的神采。

他沒有理睬姜回回的催促，却迅速回過頭去，朝身後的馬車溜了一眼。

這個舉動的用意太明顯了。

姜回回馬上知道上了大當。

厤總管忽然輕輕咳了一聲，轉向錢姓劍士問道：「你對駕車內行不內行？」

錢姓劍士道：「勉勉强强。」

厤總管頭一點道：「好——」

姜回回忽然哼了一聲，恨恨說道：「我早就知道你們這些傢伙不會守信用，還好我姜回回有先見之明，沒有將最要緊的一件事告訴你們。」

厤總管聞言不禁一怔。同時在心底忍不住暗暗罵了自己一聲該死！

但他一想到這車伕只是粗人一個，知道可能仍有挽回的機會，於是試着陪笑道：「不不，車老大，你誤會了。」

姜回回瞪着眼睛道：「我誤會了什麼？」

厤總管故意左右望了一眼，然後壓低聲音道：「你老大可知道，我這樣的安排，是爲了你好？」

姜回回眨了一下眼皮道：「爲了我好？我聽不懂！」

厤總管悄聲道：「當然是爲了你好——那個傢伙可能仍然留在這附近，他也許已經聽到了你剛才說的那番話，如果他已經聽見了你的話，你想他還會放過你？」

姜回回道：「沒有這回事！」

厤總管微微一楞道：「沒有這回事？什麼沒有這回事？」

姜回回道：「那傢伙得手之後，根本沒有停留，這會兒早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你們這些大爺只管請便，用不着爲我姓姜的擔心。」

厤總管差點沒有笑出聲來，這車伕，果然是大老粗一個，他一點也沒料錯。

他剛才忘記問的，正是這件事，想不到一點力氣沒費，就被他給套出來了。

他眼裏再度露出凶光，但那片凶光很快的忽又消失。

他暗忖道：「那小子可能已看出這條官道上到處都有本宮劍士，所以未敢停留，既然那小子已經走了，這廝頭腦又如此簡單，我何不趁此機會，索興問個詳細呢？」

於是他接着問道：「那麼你有沒有看清小子是從那個方向離去的？」

姜回回朝身後那道岩石一指道：「他是從那兒來的，我沒有看清楚，我只看到他是從那上面溜走的，你們如果不問這麼多的廢話，說不定早就追上了。」

厤總管點點頭，他現在更相信這車伕說的是實話了。

因爲對面那道岩岩陡削異常，如非具有上乘身手，絕難自由上下，別的人不說，就連他身邊的這兩名錦衣劍士，都不一定能够辨得到。

他一邊點着頭，一邊又問道：「小子手上拿的是什麼兵器，你注意到了沒有？」

姜回回楞了楞道：「武器？什麼武器？」

厤總管道：「殺人的傢伙。」

姜回回眼珠子轉動了一下道：「殺人的傢伙？你們是說……噢！沒有，沒有……小子來去都是一雙空手。」

厤總管自語似的喃喃說道：「空手？這，就怪了！」

他口裏說着，還故意轉過頭去，朝那名朱姓劍士的屍體瞥了一眼。

因爲他知道對這樣一個楞頭楞腦的車伕來說，他如直接問對方那位天殺星出手時使的是什麼武功，對方準會瞠目不知所對。

所以，他只有耐着性子，多繞幾個圈子。

這廝人儘管笨，眼睛並沒有毛病。

他並不存太大的奢望，只要這厮能將看到的經過說出來，就够他滿意的了！

姜回回果然又落進了圈套，聞言搶着嚷了起來道：「是啊！我當時看了有點奇怪，那小子眞他媽的有一手。小子就像學過什麼符法似的，只見他伸手向前一推，中間還隔着那麼一大段空檔，你們那個伙件就倒下去了，倒下去就沒有能再爬起來，連哼都沒有哼一聲！」

麻總管故作吃驚狀道：「會有這樣的事嗎？」

姜回回道：「我若有一句謊話，就不是人！」

麻總管趕緊接着道：「那麼，你有沒有看清楚，小子是怎麼推的？用的是那一隻手？」

姜回回伸出自己的一雙手掌，看過來又看過去，眉頭鎖得緊緊的，露出一臉爲難之色。

「那一隻手……這個……我就記不清楚了。」

麻總管和那兩名錦衣劍士眼中均現失望之色。

他們沒想到這人竟會蠢到這種程度，剛剛看見的事，居然他會忘記。

姜回回兩手比劃了一陣，忽然一拍腦袋道：「對，對，我有辦法了！」

麻總管眼中一亮，忙說道：「你老大是不是記起來了？」

姜回回點點頭，指着那兩名劍士，顯得很興奮的說道：「來，來，你叫他們兩個轉過身去，往前走幾步站好，讓我來學那小子剛才的樣子，說不定我會想起那小子用的是那一隻手，同時你們也可以看看那小子當時是怎麼個推法的，小子推的樣子很特別，你們如果要我說，我可說不上口。」

麻總管聽了，好氣又好笑，但接着一想，馬上又發覺這個方法的確不錯，他們想知道的，主要的是那位天殺星出手的招式，這厮如能學得有三分像，這份收獲就不能算小了。

當下他忙命那兩名劍士轉過去，向前走出數步站定。姜回回跟着也從地上站了起來。

他望着兩名劍士的背影，又歪着腦袋想了一會兒，然後顯得極具自信似的，點着頭道：「不錯，我想起來了。」

他口中說着，又轉向麻總管道：「你看清楚了，我先兩隻手一齊向前推，等推過了之後，我就會記得那小子用的哪一隻手，包你沒錯。」

麻總管點頭道：「你推吧！」

姜回回又朝兩名劍士後背端詳了一眼，然後向前跨出一步，雙掌一翻，向前推去！

麻總管看了，忍不住微微一笑，他心想：這厮別看他人生得笨，學一件事，到是學得滿像的。

但笑意馬上就在他臉上僵住了！

因爲他看到那兩名劍士正向前慢慢俯伏下去。

姜回回轉過來笑道：「我剛才不是說，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沒有告訴你們嗎？現在我想，我就是不說，你這位大總管也該知道了吧？那就是：天殺星已經改行，改了行的天殺星，正是本小子！」

麻總管突然雙掌齊飛，驀向申無害雙眼戳去！

出手之快，無與倫比。

這是異常毒辣的一着！

如果換上另一個人，在這種近距離之下，一定無法躲過這一招。

只可惜他發招的對象是天殺星。

沒有人向天殺星伸出雙手，他的一雙手，還能縮回來。

麻金甲的一雙手，也沒有能縮回來。

不過申無害並沒有難爲他的一雙手。

也像多年沒有見面的老友一樣，只拉着他的手輕輕搖動了一下，非常溫和的笑着道：「這一雙手，還能做很多事，不要糟蹋了牠。」

× × ×

馬車還是先前的那一輛，只是走起來已不如先前那般平穩，這說明麻金甲顯然不是一個趕車的好手。

馬鞭和馬韁拿在他的手上，似乎遠不及一口寶劍在他的手上那樣來得靈活。

不過，儘管他趕車的技巧不够高明，這輛馬車卻因爲有了他這樣一名車伕，在這條官道上出盡了風頭。

埋伏在官道兩旁隱蔽處的那些劍士，當這輛馬車從他們的面前駛過去時，人人均有如釋重負之感了。

一口口寶劍紛紛還鞘。

一條條人影陸續出林。

大家揮着手，發出會心的微笑。

那意思彷彿說：走！喝一杯去。咱們這位新總管果然有一套，咱們這裏緊張得要命，想不到他已經得了手，咱們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 × ×

麻金甲也有喝一杯的意思。

天氣太冷了！他雙膝以下的部份，因爲穴道被點，已經失去知覺，雖然他的雙手仍能活動自由，但這雙手的力量，僅足以揮動馬鞭和抽動韁繩，而不足以爲自己活脈解穴。

同時他也沒有這份存心。

他清楚天殺星的爲人。

所以，他一路上都是規規矩矩的。他也知道，只要他發出一道暗示，那些劍士就會從官道兩旁奔出來。但是，他不敢這樣做。如今他仍然活着，只

要活着，就有希望！如果官道兩邊的劍士奔出來，他這個車伕，就要換人了！

所以，他想喝酒，只有一個方法，儘量使馬車走得快一點，天殺星既能從劍宮脫身，他或許也有這份運氣，亦未可知。

× × ×

馬車顚簸得更厲害了，但一點也沒有影响申無害的熟睡。

他幾乎一上車就睡着了。當他上車時，百媚仙子本想向他道謝，但被他笑着以手勢止住，他指指車前座，意思要她們主婢多多留神前面，接着便在車廂一角躺了下去，躺下去沒有多久，便發出了輕微的鼾聲。

小鳳悄悄說道：「我從沒有見過這樣的怪人，車子搖晃得如此厲害，居然也能睡得着。」

小鶯道：「我看這些日子以來，他一定沒有好好睡過。」

小鳳道：「提起天殺星三個字，眞能把人嚇個半死，想不到這位天殺星的本來面目，看上去不但一點也沒有可怕之處，而且……而且……」

小鶯笑道：「而且怎樣？」

小鳳道：「而且——就是這樣，我要掐死你這個丫頭！」

百媚仙子回過頭來輕叱道：「你們兩個丫頭能不能安靜一點？」

兩婢扮了個鬼臉，只好停止笑鬧，兩婢剛剛停止笑鬧，馬車忽然也跟着停了下來。

接着傳送過來的，是一陣嘈雜人語。

前面似乎有人在攔着路。

百媚仙子神色一變，正待向前出聲喝問之際，車廂後面忽然有人欠伸着帶笑說道：「沒有什麼，潼關到了。」

百媚仙子臉色一緩，含笑說道：「申俠，醒了麼？」

申無害突然一怔神道：「不對——」

話未說完，車門一推，人已出了車廂。

前面吵亂聲，愈來愈大。

「往後退，往後退！」

「再往後退！」

「再往後退！」

「還要往後退！」

「不行，不行，今天的馬車，一輛也不許進城，城裏客棧已經滿了，你們就是進了城，也照樣沒有地方住……」

接着傳來一陣馬嘶，車廂也跟着發出震動。

似乎是前面馬車在向後退，麻金甲應付這種場面的技巧不够熟練，在不斷的擠逼之下，被前面的車子撞着了。

小鶯自告奮勇道：「待婢子下去看看！」

小鳳搶着道：「我也去！」

百媚仙子知道兩個丫頭童心未泯，都想趁此機會下去瞧熱鬧，當下連忙加以呵叱道：「申少俠自有安排，你們兩個丫頭，一個也不許下去！」

喧嚷之聲，仍在沸騰，直着嗓門兒吼叫的，還是那麼幾個人。

「往後退！」

「往後退！」

「往後退呀！你他媽的聽到沒有？」

接着，「叭」——的一聲脆响，似乎有人挨了耳光，而這個挨耳光的人，無疑就是麻金甲。

沒有聽到麻金甲吭氣。

小鶯忍不住輕聲說道：「申少俠那裏去了？他出去了這半天，怎麼還沒有回來。」

小鳳忽然道：「你聽——」

小鶯道：「聽什麼？」

小鳳低聲說道：「我好像聽到了申少俠說話的聲音。」

果然是申無害說話的聲音。

他似乎正在向一個人責問：「伙計，你怎麼可以隨意出手打人？」

劍王宮的總管會挨巴掌，已經够得上是奇聞了，而更絕的是，最後爲這位大總管抱不平的，竟是目前正與該宮作對的天殺星！

小鳳有點緊張道：「不好，打人的這個傢伙，我看要倒大霉了！」

只聽那人氣勢洶洶的道：「打了他又怎麼樣？你是他的什麼人？」

申無害道：「我是他朋友。」

那人道：「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就快點帮他向後退車子，否則可別怪老子拳頭不認人！」

申無害道：「這是小事，何必動火呢？說說也就可以了。來來，伙計，我們向後退吧！」

那人哼了一聲道：「這還像話，他要像你這樣知趣，剛才也不會挨那一巴掌了。」

申無害笑道：「像我這樣知趣的人，包你朋友永遠找不到第二個。」

馬車在向後退。

小鶯道：「奇怪，這位天殺星的脾氣，怎麼忽然這樣溫和了起來？」

小鳳道：「我猜他可能是爲了要從這人口中套話。」

這丫頭眞是個鬼靈精。

果然被她一口猜中了！

（未完待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紫天君處死飛刀王吳勝離去後，葛玉郎突引領百劍王冷綸，鬼爪王彭天潛至，葛玉郎容他們看清吳勝的慘死後，進詞說服他們對紫天君存下背叛之心，歸向正途，劉婉蓉，鐵夢秋，藍小月，宇文敬四人參悟出取自達摩下院中的示寶圖後疾向太行山奔去，宇文敬雖曾到過太行山，但對狂風峽却一無所知，正研究間太行駝叟突然現身，說深諳狂風峽地勢及其氣候變化，願作嚮導，但却要分享藏寶十分一爲條件，劉婉蓉婉言規勸不聽，宇文敬恐事弄僵，勉允其請，宋長志說出狂風峽情形。

谷底狂風嘯　四野毒蛇游

宋長志道：「這個在下沒有仔細的研究過。」

宇文敬道：「宋兄如是說的不錯，那該是天象中一種奇觀，咱們得快些趕去。」

宋長志站起身子，道：「諸位想像之中，那狂風峽，該是一處很美的地方。」

宇文敬道：「這個，咱們不淸楚，還得宋兄指敎一下了。」

宋長志道：「那狂風峽中，寸草不生，除了嶙峋的怪石之外，不見一根靑草，找不出一隻飛鳥，而且狂風峽的週圍，都隱伏着毒蛇猛獸。」

宇文敬道：「峽中無法存身，毒蛇猛獸，都被逐了出來，這也是自然現象之一。」

宋長志道：「對那狂風峽，我只知道這麼多了，所以，在下之意，天色近夜的時刻，最好別太近狂風峽，峽外有毒蛇，峽內有狂風，咱們如是不能進入峽中，那一夜就休想休息了。」

劉婉蓉道：「毒蛇很多麼？」

宋長志道：「像蚊子一樣多，而且各色各樣的毒蛇。」

藍小月低聲道：「姊姊，不用怕毒蛇，小妹有對付毒蛇的法子。」

宋長志大步向前行去，羣豪魚貫相隨而行。

太行山綿延數百里，奇峯叠障。

這時，幾人已深入了山區。

沿途上，偶而見到一兩家獵戶之外，很難見到人踪，房舍。

山道崎嶇，行之維難，幾人雖然有一身武功，但也走的十分辛苦。

劉婉蓉的武功，在幾人之中雖屬高强，內功並極精深，但她從未走過這樣的山路，長程奔行之下，甚覺疲累，她生性好強，暗中咬牙苦撐。

夜色蒼茫時分，行到了一處，羣峯圍繞的峽谷外面。

宋長志停下脚步，道：「再往前面走，就是狂風峽了。」

宇文敬側耳聽了一陣，道：「不聞狂風呼嘯，咱們進入谷中瞧瞧如何？」

宋長志抬頭望望天色，道：「現在時刻還未到，半個時辰之後，咱們就可以聽到風聲了。」

劉婉蓉道：「狂風峽中除了狂風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危險麼？」

宋長志道：「老朽去過一次，被那狂風吹的不能久停，自行退了出來，至於是否有其他的危險，老朽不知道，不敢妄言。」

劉婉蓉低聲道：「師兄，咱們是否應該進入狂風峽中瞧瞧？」

鐵夢秋道：「如是峽內只是狂風，別無危險，咱們應該進入谷中瞧瞧。」

宇文敬說道：「還有一件事，諸位必需早作安排。」

劉婉蓉道：「什麼？」

宇文敬道：「我們不能太過低估紫天君，如是老朽的推斷不錯，他們明日下午之前，就可能找到這狂風峽來，所以，咱們必需選一處決戰的地方，找一個形勢對咱們有利的地方，使得紫天君無法以多取勝，無法使用毒人。」

藍小月道：「宇文先生說的甚是，紫天君的武功雖然很高强，但小妹相信合咱們幾人之力，可以和他一拚，但十大毒人太難對付了。」

劉婉蓉道：「如若狂風峽，急風吹襲之中，無法用毒，咱們就在狂風峽中，和他們一決勝負。」

鐵夢秋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宇文先生，在下心中有幾點不明之處，想向先生請教一下！」

宇文敬道：「鐵少俠請指教。」

鐵夢秋道：「先生和我們同來狂風峽中，難道全無用心麼？」

劉婉蓉聽得一怔，默不作聲，暗中却在運氣戒備。

宇文敬道：「想不到鐵少俠，對老夫竟然動起疑來。」

鐵夢秋道：「咱們已到了藏寶的地方，在下覺着，彼此之間，都應該有一個明白的交代了。」

宇文敬冷冷道：「鐵少俠要老朽交代什麼？」

鐵夢秋緩緩說道：「老前輩的性格，極少直接涉入江湖上恩怨紛爭，但老前輩確肯為我們破例出手，這件事，實叫人有些懷疑。」

宇文敬道：「看來，鐵少俠十分多疑。」

鐵夢秋道：「沿途之上，我一直在思索此事，但始終未想出一個原因出來。」

宇文敬目光轉動，緩緩由劉婉蓉，藍小月的臉上掃過，道：「兩位姑娘，對此事有何高見？」

藍小月道：「不瞞你宇文先生說，對你，我早已動了疑，但因劉姑娘很信任你，小妹我又極為佩服劉姑娘的才慧，所以，我不敢妄自多言。」

宇文敬目光轉到劉婉蓉的臉上，緩緩說道：「劉姑娘對老朽的看法如何？」

劉婉蓉道：「坦白點說，我也很懷疑宇文老前輩……」

宇文敬仰天打個哈哈，道：「這麼說來，諸位都有先見之明了。」

劉婉蓉道：「宇文老前輩，不用太過得意，晚輩相信在未找到寶藏之前，宇文老前輩定然會好好的照顧我們。」

宇文敬笑一笑，道：「姑娘對老朽看的太善良了。」

劉婉蓉道：「我們唯一的危險，就是老前輩在我們身上下毒，而且，還要慢性的毒，使它慢慢的發作，如是晚輩的推想不錯，老前輩的預想應該是我們取得寶藏，至少是應該確定了寶藏所在之地，然後，再替你搏殺了紫天君等一般高手，毒性再行發作。」

宇文敬笑一笑，道：「諸位是否確定已經中了毒呢？」

劉婉蓉道：「沒有。」

宇文敬道：「劉姑娘很自信。」

劉婉蓉道：「因為我一直在暗中留心這件事，凡是經過宇文先生手的吃喝之物，我都在暗中用象牙簪子試過。」

宇文敬點點頭，道：「看來，劉姑娘倒是一位有心人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下毒的辦法很多，似乎也用不着下在食物中了。」

劉婉蓉道：「你如若確是一位用毒的高手，但也不至於在我們的身上下毒，因為，你還有需用我們之處。」

宇文敬道：「好了，現在，咱們應該有一個決定了，諸位準備對老夫如何？」

劉婉蓉道：「應該在對付過紫天君之後，再揭穿我們之間的事，那是最好時機——」

宇文敬笑道：「可惜的是，鐵少俠缺乏了那一份修養的工夫。」

劉婉蓉冷冷一笑，道：「所以，咱們只好提前決定了——」

語聲一頓，接道：「現在，老前輩請先說明你幫助我們的眞正用心，也許討價還價之後，咱們可以避免去一場搏殺。」

宇文敬微微一笑，道：「姑娘口若懸河，頗有說服人的力量——」

劉婉蓉接道：「我說的是由衷之言，免得紫天君未到之前，咱們五個人，先有了一場火併。」

宇文敬略一沉吟，道：「在下應該如何？目前還未作最後決定，劉姑娘又何必逼我過甚呢？」

劉婉蓉回顧了鐵夢秋一眼，道：「師兄，我相信，咱們一路行來之後，他已有不少改變，沿途之上，不肯下毒，那就是細明的用心之一。」

宇文敬哈哈一笑，道：「姑娘說的不錯，這一路行來，在下確然有不少的改變了……」

雙手探入懷中取出了幾瓶藥物，雙手一震，投入山澗之中，接道：「現在，諸位應該相信老夫的為人了。」

鐵夢秋劍眉微聳，道：「老前輩這番表示，用心何在呢？」

宇文敬道：「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禮賢下士時，如是當時兩人死，一生眞偽有誰知，兩位不可逼人過甚，留我一步後路走吧！」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老前輩棄藥明心，或已有所改變，但我們仍希望對宇文老前輩有一份瞭解。」

宇文敬笑一笑，道：「會的，適當的時機之內，我會對姑娘和鐵少俠說明內情……」

目光突然轉到宋長志的身上，道：「狂風起了麼？」

宋長志道：「快啦。」

宇文敬笑一笑，道：「宋兄，請帶路進入狂風峽中如何？」

宋長志略一沉吟，道：「諸位可是想早些尋得寶藏麼？」

宇文敬道：「那有什麼不好？」

宋長志道：「但此刻夜色幽暗。」

宇文敬道：「咱們有此困難，別人也是一樣，閣下請帶路吧！」

宋長志向前行了兩步，又停了下來，道：「諸位之中，那一位能夠作主。」

劉婉蓉望了鐵夢秋一眼道：「問我師兄吧！」

宋長志一拱手，道：「鐵少俠。」

鐵夢秋說道：「我知道，你要取十分之一的寶藏。」

宋長志道：「在下是說了，不過，你鐵少俠還未答應。」

鐵夢秋道：「你借勢要挾，我們不答應也得答應了。」

宋長志笑道：「不管鐵少俠說的如何難聽，我要你當面答允，找得寶藏之後，任我取走十分之一，諸位也別想我會幫諸位，和紫天君火併，我會躲起來，看你們龍爭虎鬥。」

鐵夢秋接道：「我們如是失敗了，你的損失很大。」

宋長志微微一笑，道：「如若諸位眞的是敗了，我仍然有法子，取走一部份寶藏。」

藍小月道：「紫天君如要殺你，不是舉手之勞，你還有什麼法子，取到寶藏。」

宋長志道：「鬥智不鬥力，山人自有妙計。」

鐵夢秋冷笑一聲，道：「如若紫天君一定會到，我倒要瞧瞧你有什麼保命之法。」

宋長志道：「鐵少俠，你還未曾答應在下的問題。」

如若依照鐵夢秋的性格，早已拔劍出手，但他心中明白，此刻莽撞不得，小不忍很可造成大錯。

心中念轉，口中應道：「好！你取十分之一，帶我們進去吧！」

宋長志道：「諸位不許攔阻我取寶——」

鐵夢秋道：「既然答應了你，自然就不會攔你了。」

宋長志道：「也不許傷害我。」

鐵夢秋怒道：「如若我們能傷害你，那就不會答應你了。」

宋長志才微微一笑，道：「狂風峽，是一段很危險的行程，請諸位緊隨在下身後。」

宇文敬道：「如何一個危險法？」

宋長志道：「很多處，到時間，老朽自會招呼諸位。」

舉步向前行去。

羣豪魚貫相隨，緊追身後。

轉過兩個山角，宋長志突然提高了聲音，叫道：「諸位，小心了，現在，咱們要渡過一個石橋，下面絕壑千丈，那是天然的險境，千百年來，橋上已生滿了青苔，滑溜的很，諸位小心一些。」

果然，話說完不久，羣豪都行在一座石橋上。

說它是座橋，其實是一根石樑，橫過了一道深谷。

夜色幽深，無法瞧到谷底，但覺谷中有着陣陣寒氣，直冒上來。

宋長志說的不錯，那石樑上，生滿了青苔。

鐵夢秋暗中算計，這石橋大約有兩丈多些，雖然人從橋上行過，但仍是無法肯定這石橋是人工所造，或是天然生成。

渡過石橋，又繞過兩個彎角，耳際間隱隱傳來了風嘯之聲。

藍小月低聲道：「姊姊，大概到了。」

宋長志冷冷地說道：「記着，現在開始，咱們進入了毒蛇集居之區，雖是剛剛入春季節，但這地方蛇委實太多，我們走一步，就可能踏着一條蛇的尾巴。」

劉婉蓉聽說，雖未驚叫出來，但却全身微微在發抖。

藍小月伸出手去，握着劉婉蓉的柔荑，道：「姊姊，咱們走在一起。」

就這一陣的工夫，夜色中，突見幾點綠芒不停閃動。

宇文敬心中一震，道：「宋兄，這地方除了蛇羣之外，還有些什麼？」

宋長志道：「毒蛇猛獸，大約會有一些猛虎、獅、豹之類的兇獸。」

宇文敬道：「宋兄瞧到了沒有。」

宋長志道：「瞧到了，那也許是兩頭虎，或者是兩隻豹。」

宇文敬道：「看來宋兄很輕鬆。」

宋長志道：「諸位既然一定要夜入狂風峽，咱們只好碰碰運氣了。」

鐵夢秋道：「宋長志，不論前面是刀山，或是油鍋，只要你敢去，咱們都可以奉陪。」

宋長志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我宋某人，今天不幸而死，那也只好認命，不過……」

鐵夢秋道：「不過什麼？」

宋長志道：「諸位最好別要我死，狂風峽中，還有許多地方需要我宋某。」

一面說話，一面舉步向前行去。

這時，夜色幽暗，視綫不明，山道崎嶇，行之不易，足底毒蛇，旁側猛獸，多好武功的人，行起來，也有些提心吊胆。

忽然間，一聲厲吼，綠芒一閃，一陣腥風，直撲過來。

宋長志走在前面，首當其衝。

但他早有戒備，右手一抬，竹杖擊出。

這一擊力道甚猛，挾起了一股嘯風之聲。

就在他竹杖擊出的同時，寒芒一閃，冷颼掠頸而過。

竹杖快，那寒芒更快，宋長志感覺一股熱血，噴了一頭一臉。

慘吼聲中，一物蓬然摔在地上。

宋長志輕輕咳了一聲，道：「謝啦。」

鐵夢秋冷冷說道：「用不着謝，我們還要仗憑宋兄帶路。」

宋長志突然間揮動竹杖，貼地掃出，但聞不停的沙沙怪響，地上的蛇羣，四面分逃而去。

又行約里許左右，耳際間，突然響起呼呼風嘯之聲。

宋長志停了下來，道：「到啦，再走十丈，就進入狂風峽。」

但幾人停身之處，却感覺不出有風。

怔了一怔，劉婉蓉不解的問道：「怎麼我們覺不着。」

宋長志道：「造物神奇，這裏偏偏生了一座石山，擋住那股急風。」

劉婉蓉道：「咱們可以進去麼？」

宋長志道：「可以，不過，就在下經驗而言，今夜中風很大。」

劉婉蓉道：「我們既然來了，不論風勢如何，也該進去看看。」

宋長志道：「那股風不知從何處吹來，强勁的很——」

劉婉蓉道：「天象地理，自有原因，我相信那狂風總有停息之時。」

宋長志不再語言，舉步向前行去。

鐵夢秋看他舉步落足之間，走的十分小心，紮實。心中暗道：大約那股風勢，强勁的很。

十丈距離，轉眼卽屆，轉過一個山壁，立時感覺，强勁的風力，迎面吹到。

身上的衣服，立刻獵獵作響。

宋長志道：「這只是風力餘威，咱們還未進風口。」

那股迎面而來的風，吹的人喘不過氣，吹的人，大有乘風欲去之感。

沒有人講話，但心底却有着同一的感受，風力餘威尚且如此，如若正式的强風，不知激烈到什麼程度了。

宋長志仍然走在前面，只不過，每一步，他都走的十分小心。

盈耳的呼嘯，使人有着置身在另外一個世界的感覺。

每向前行一步，感覺中那風勢就强了一級。

風勢的太大，而且間有夾雜着細小的沙粒，吹的人雙目難睜。

對峽谷的景物，只有隱隱分辨。

宋長志側過身子，道：「現在，咱們還沒有正面對着風勢。」

鐵夢秋道：「咱們既來，就算那風勢眞能把人吹上天去，咱們也該試試了。」

說着，大跨兩步，越過宋長志，道：「在下帶路。」

側身向前行去。

峽口並不寬，鐵夢秋急行兩步進了谷口。

風勢更狂了，鐵夢秋不得不舉起袖子，擋在臉上。

所有的人，都把氣沉丹田，用力的穩住身子，猛烈的風勢，似乎隨時能把人吹上天去。

宇文敬沉聲說道：「走過去，到山壁下面。」

羣豪冒着强烈絕倫的風勢，行到了對面的山壁下面。

山壁的遮擋之下，果然，風勢小了一些。

鐵夢秋道：「如此强風，不停吹襲，如何能查看峽中形勢。」

劉婉蓉道：「我看這風勢一定有停息的時刻，要不然，當年那人怎能把寶藏埋於這狂風峽中。」

藍小月接道：「小妹覺着這地方，極適宜和紫天君的決戰，搏殺了紫天君，再找寶藏不遲。」

劉婉蓉道：「宇文老前輩的意思呢？」

宇文敬道：「藍姑娘說的很有道理，目下咱們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找到寶藏，而是要先對付紫天君，不解決紫天君，找到寶藏，咱們也是無法到手。」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羅永湘得到無爲道長回報，說是單家牧場的人，全家遭難，立偕袁大牛趕往單家牧場查看，離遠遙見單家牧場炊烟裊裊，心知有異，便命袁大牛在牧場外一片樹林中伺伏，隻身前往牧場，僞稱迷途求宿，獲單老大接待，並探知場主單綸在月前因患痰壅症死亡，午後，羅永湘潛出單家牧場，找着袁大牛，命他往發掘單綸墳墓，盜竊屍體，詎在折返牧場後，驀地發現單猛持斧岳立在他寄宿的書房窗外，羅永湘迫得現身與見，並向單猛說是懷疑其父單綸並非因病致死，而是被人謀殺，單猛不信——

紙刀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庸·文　新培·圖

棺中屍體變　地窟人堆臭

羅永湘道：「一個人臨死之際，呼吸必然重濁，這並不能作爲判斷病症的依據。」

單猛道：「可是，蘭州同仁堂的曹老夫子，乃是甘陝一帶著名的儒醫，難道他……」

羅永湘一字字道：「他也可能就是謀殺令尊的兇手。」

單猛怔了一下，忽然大笑起來。

羅永湘道：「單兄敢莫是不相信？」

單猛搖頭道：「若說別人，還有一絲可信，曹老夫子和先父是多年好友，他怎麼會謀害自己的老朋友。」

羅永湘道：「多年好友往往爲細故反目成仇，這也是常見的事。」

單猛哂道：「那總該有個起因。這次曹老夫子

由蘭州遠道來看望老父，兩位老人家相晤十分歡洽，既未反目，也沒有爭吵，『成仇』二字，從何說起？」

羅永湘道：「我想，問題就出在曹老夫子特地由蘭州遠道趕來這件事上。」

單猛道：「爲什麼？」

羅永湘道：「單兄試想，令尊甫由蘭州回來，第二天，曹老夫子就接踵趕到，他們在蘭州剛分手，又如此急于晤面，是爲了什麼緣故？」

單猛道：「什麼緣故？」

羅永湘微微一笑，道：「據說是爲了爭購一幅古畫。」



單猛驚道：「一幅什麼樣的古畫？」

羅永湘緩緩道：「怎樣的古畫，在下也不清楚，只聽說那幅畫是一個外地人拿到蘭州嘯月山莊求售，當時在座有四五位買主，却被令尊以高價購得，曹老夫子對那幅古畫也頗中意，曾堅請令尊割愛相讓，無奈令尊不肯，因此才接踵趕到牧場……」

沒等他把話說完，單猛突然從椅上跳了起來，沉聲道：「這些事，你是從哪裏打聽來的？」

羅永湘道：「蘭州城中早已傳遍了，單兄竟不知道麼？」

單猛哼道：「上個月我還到蘭州去過，怎麼沒有聽見這些傳說？」

羅永湘道：「單兄不相信嗎？在下三天前路過蘭州，還聽到更可怕的謠傳哩。」

單猛道：「什麼謠傳？」

羅永湘道：「聽說三天前，有一個遊方道長經過單家牧場，發現尊府上下四十多口人，全都中毒死了，而且死狀十分奇怪……」

單猛揚了揚眉，道：「是嗎？他們怎麼說？」

羅永湘道：「據說牧場內已經沒有一個活口，但看起來十分安詳，大人在工作，兒童在遊戲，只是都在原地斷了氣。」

單猛仰面大笑道：「羅相公，現在你親眼看見了，咱們不是活得好好的麼？」

羅永湘道：「現在親眼目覩，當然瞭解那是謠傳。可是，當我昨天還在牧場柵門外面的時候，我也同樣懷疑裏面有沒有活人。」

單猛把肩頭一聳，做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道：「咱們總不能爲了這些謠言，把天下的人都請到牧場來看個明白吧？」

羅永湘道：「但無風不起浪。謠言因何而起？造謠者有什麼居心？我覺得尊府實有追究澄清的必要。」

單猛却淡淡笑道：「謠言止于智者。嘴巴生在別人臉上，愛怎麼說，就隨他們說去好了。」

他似乎對這項驚人的謠言，既不感到意外，也不願多作解釋。仰頭望望天色，道：「天快亮啦，羅相公請回房休息，我也該去牛欄那邊瞧瞧了。」

羅永湘道：「單兄請便，我還想再坐一會。」

單猛也不勉強，點點頭，提着板斧大步而去。

羅永湘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夜幕中，立卽起身上前，將他適才坐過的木椅附近仔細檢查了一遍。四週都是鬆軟泥地，那個被斧頭墜成的土坑足有半尺深淺，然而，椅脚着放處，却看不見絲毫痕印。

一個像單猛那般粗壯高大的漢子，身體當然不會如此輕——除非他的內功已練到極精純的境界。

這無異表示單家牧場中人，可是都是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羅永湘心中疑雲更濃，躡足繞過木屋，凝目眺望，祇見後山頭上一片寧靜，也不知袁大牛是否已經得手離去了？

等了一會，便悄悄退回房裏，準備畧作調息。誰知他剛躺到床上，忽然發覺頸項下面有個冷冰冰，膩膩的東西，正在蠕蠕而動。那是一條蛇。

羅永湘不禁機伶伶打個寒噤，連忙閉住呼吸，直挺挺仰臥着，分毫不敢移動——他知道，那必定是一條毒蛇，此刻正盤縮在枕下，尚未受到驚擾，只要自己再移動一下身子，準會被狠狠咬一口。倒不如靜臥待機，還有一分脫險的希望。

漸漸，他感覺到那條蛇開始由枕頭下緩緩游出來了，冷冰滑膩的身軀，正從他頸傍滑過，爬向咽喉。

羅永湘心頭如小鹿般狂跳，遍體冷汗，却只能摒息僵伏不動，眼睁睁望着屋頂，靜待那生死一髮的變化。這時候，任何一點聲音，一絲顫動，都會使羅永湘慘死在毒蛇口下。

又過片刻，那蛇已經由衣領鑽進他的前胸。

羅永湘更緊張了。

他雖能閉住呼吸，却無法按捺住心頭的狂跳，偏偏那蛇又正在左胸部位逡巡不去，萬一被心跳的震顫而激怒，那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死，他並不懼怕，但像這樣躺着不動，等待死亡來臨的滋味，却令人難以忍受。

他的身體幾乎全都癱瘓，唯一能轉動的，只有兩顆眼珠。

他眞想放聲大喊，眞想跳起來狂奔，甚至恨不得變成一爐火，一鍋油……索性讓自己跟那可恨的毒蛇一齊燒成灰燼，炸成焦骨。

可惜他辦不到，因爲他此時早已骨軟筋酥，一絲力氣也使不出來。

羅永湘心裏一急，但覺喉急，舌燥，汗出如漿……頃刻間，混身衣衫全都濕透了。

咦！奇怪得很，那蛇竟然又從衣衫內自動游了出來，沿着枕邊蜿蜒而行，似有離去之意。

現在，羅永湘才看清楚那是一條最毒的「竹葉青」。

蛇性喜涼畏熱，想必是適才那一陣大汗，使牠耐不住衣底燠熱，才有離去的打算。

羅永湘剛鬆了一口氣，突聽「答」的一聲輕響，窗口忽然出現一條人影。

人影高大粗壯，彷彿有些像單猛，只是直挺挺站在窗外，旣不動，也不說話。

可是，那條正欲離去的「竹葉青」却被聲響所驚，竟迅速的縮退回來，順着枕邊，爬上了羅永湘的面頰。

這一次游行的速度也較快，冰冷的蛇身，從羅永湘嘴角滑過，舌尖伸縮閃動，已觸及他的鼻孔。

羅永湘駭然大驚，幾乎要直跳起來。

蛇類在受驚的時候，不外兩種反應，一是噬敵自禦，一是迅速逃避。

噬敵自禦，羅永湘必然首當其衝，如果那蛇竟把他的鼻孔當作了躲避的洞窟，那豈不更糟？

羅永湘知道已到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必須冒險求生，否則就只有束手待斃了。

他運足平生之力，氣凝唇邊，瞬也不瞬注視着那蛇的動向。

直等到蛇頭已至鼻孔邊，「七寸」接近唇傍，突然張口，「呸！」一口眞氣，對準蛇頭吹去。

那蛇被內家眞氣吹得橫飛而起，「拍」地撞在牆上。

羅永湘顧不得細看，猛然一個翻滾，從床上滾落地面，再一挺身，躍立起來，順手抓起桌上茶壺，向牆角擲了過去。

「喀啷啷」一聲响，茶壺粉碎，那條「竹葉青」也被砸成一團肉片。

羅永湘喘口氣，定了定神，再看窗口人影竟已不見了……

更怪的是，這些聲响居然並沒有驚醒後屋的老夫人和單家兄弟。萬籟俱寂，週遭一片寧靜，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羅永湘驚魂甫定，不敢再睡，用一幅布巾將蛇屍和茶壺碎片包好，塞進書桌左邊第二個抽屜裏，然後推開窗戶，坐以待旦。

由窗口望出去，可以看見通往谷外的車道。

羅永湘極目遠眺，盡力使自己的思緒冷靜下來，仔細回想昨夜種種經過，總覺得有許多揣摸不透的地方。

譬如：自己所見爲什麼跟無爲道長的遭遇恰好相反？蘭州同仁堂的曹老夫子，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單家牧場中是否隱藏着武林高人……

至于枕頭下這條「竹葉青」，不用猜，八成是單猛的傑作。可是，他爲什麼要下此毒手呢？難道自己的形迹已經他識破了？

果眞如此，他何以不當面揭穿？何以不卽時阻止袁大牛掘墓盜屍？現在怎會還這樣平靜？

羅永湘一向以胆識自負，如今都被這些撲朔迷離的變化攪糊塗了，單家牧場中，彷彿事事充滿了神秘，處處隱藏着殺機。

他忽然感覺到，自己正陷在一個精密佈置的陷阱內，自己的一舉一動，對方早已洞悉，而對方的意圖和安排，自己却茫無所知——縱然知道，也只是一鱗半爪，根本無法連貫起來。

正在煩悶，突然望見谷口方向遠遠奔來一條黑影。

羅永湘急忙站起身子，飛快的掩上窗櫺，却將窗紙戳破一個小孔，眇目向外張望。

那黑影來勢十分迅捷，幾次縱身，已到樹林邊，忽然一閃進入林中，竟消失不見了。

羅永湘等了好一陣，始終未見那條黑影再出現，不禁大感詫異。

於是，又輕輕推開窗戶，飛身而出。

木屋距離樹林不過數丈，但羅永湘爲了掩蔽形迹，特地由屋簷下繞到木屋後側陰暗處，四顧無人，才一提眞氣，撲進林中。

一進林子，立卽緊貼着一棵樹幹。摒息凝神傾聽。

誰知樹林內竟然靜悄悄的，半點聲音也沒有。

羅永湘緩緩移步向裏搜索，毫無所見，展開身法在林中疾繞了一匝，仍舊空空蕩蕩，渺無人踪。剛才那條黑影，就好像化作輕烟飄散，再也找不到了。

羅永湘自信兩眼未花，方才明明看見有人進入林中，難道當眞鬧鬼了不成？

他不信邪，重又將那座樹林仔細搜了一遍，結果仍然沒有任何發現。

經過這一番折騰，東方天際已現出曙光。

羅永湘只好懷着滿腹鬼胎，廢然退回房中，但他仍不肯死心，仍舊躲在窗後，繼續監視着那片林子。

沒多久，天色大亮，樹林裏的人影沒有再出現，却見單猛肩上掮着板斧，從屋後彳亍而來。

經過書房窗外的時候，他連看也沒有看一眼，自顧口裏哼着小調，揚長而過，到樹蔭下搬了幾根木頭，專心一意的劈起柴來。

羅永湘假作初醒，啓門踱了出去，一面掩口直打呵欠，一面含笑招呼道：「單兄早啊！」

單猛也含笑點頭道：「可不是，天剛亮沒多久，羅相公怎不多睡一會兒？」

羅永湘道：「够了。我還得去百拉寺，早些動身，路上可以從容些。」

單猛笑道：「那也不用急，牧場裏有的是牲口，羅相公挑一匹騎去，入夜前準定可以趕到了。」

羅永湘道：「打擾一宵，已經足感盛情，怎好再領厚賜。」

單猛道：「這有什麼要緊，反正你還得從這條

路出山，再騎來還給咱們不就成了。」

看他言談語氣，比昨天還親切了許多，簡直跟夜間完全換了一個人。

羅永湘雖然擅于察言觀色，竟看不出絲毫破綻，心裏不禁越加納悶。

不久，單老夫人也起床了。單家老小，欵待仍如昨天一樣殷勤，堅留羅永湘吃完早飯，又特地替他準備了馬匹和入山的乾粮，千囑萬叮，回程時務必再來盤桓，然後才依依不捨的放了手。

羅永湘縱馬離開了單家牧場，便急急趕去與袁大牛會晤。

抵達約定地點，大牛果然已經等在路邊了。

羅永湘迫不及待地問道：「得手了麼？」

大牛却搖搖頭，道：「唉！別提啦，咱們都被姓金的誆苦了……」

羅永湘忙問：「怎麼樣？」

大牛把肩一聳，苦笑道：「墳是有一座，可是，棺材裏只有一塊大石頭，根本就沒有屍首。」

羅永湘驚道：「眞有這種事。」

大牛用手向路邊指了指，道：「我就猜到三哥會不相信，所以把那塊石頭也扛出來了，現在就放在林子裏。」

羅永湘飛身下馬，順手將馬韁交給了大牛，疾步奔入林中。

果然不錯，林中除了兩匹坐騎，還有一塊長條形的大石，寬厚長短，恰與人體相似。

羅永湘蹲下來，仔細檢視石上斧鑿痕跡，看了一會，忽然抬頭問道：「這是你親手從棺材裏扛出來的？」

大牛道：「是呀，有什麼不對勁嗎？」

羅永湘又問：「你挖墳開棺之前，可曾發現墳墓和棺材已經被人動過？」

大牛一楞，道：「這……我倒沒有留意。」

羅永湘道：「你再想想看，墳土的顏色是新堆的？棺蓋有沒有被拗動過？」

大牛想了想，道：「棺蓋的情形，我記不清楚了，不過，墳土的顏色，好像是新堆不久……」

羅永湘冷笑一聲，道：「果然不出所料，這石頭是被人新換進棺材裏的。」

大牛詫道：「三哥，你是從哪兒看出來的？」

羅永湘道：「如果原來就在棺內，入土二十多天了，石上應該已有苔蘚，斧痕也不會這麼新。由此看來，一定有人比咱們先一步將屍體盜去，換了這塊石頭。」

大牛道：「誰會跟咱們安着同樣的心思？無緣無故把屍首盜去幹什麼？」

羅永湘道：「咱們盜屍是爲了查證據單綸的死因，對方盜去屍體，顯然是不願咱們獲知眞象，這證明屍體上必定有見不得人的秘密。」

大牛道：「可是，他怎麼知道咱們要來盜屍的呢？」

羅永湘沉吟道：「怪就怪在這裏。咱們臨時決定開棺盜屍，事先並無計劃，更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對方怎麼會……」

突然心中一動，忙問道：「你昨夜得手之後，是否一直守候在此地，沒有離開過？」

大牛點頭道：「我一直都在這兒，半步也沒有走開。」

羅永湘道：「天色快亮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一個人從這兒經過，向單家牧場去了？」

大牛道：「沒有啊，這兒只有一條出路，有人經過，我一定會看見的。」

羅永湘跌足嘆道：「咱們上當了。事實上，單家牧場不僅另有秘密通路，棺中屍體，也可能就是他們自己盜走的——一切都是預先佈置的圈套。」

大牛愕然道：「你是說，他們自己把自己親人的墳墓掘開，盜走了屍體？」

羅永湘道：「他們根本不是單家牧場的人。單家男女老少四十餘口，早就被殺光了。」

大牛驚詫地道：「這……這可把我越聽越糊塗啦。」

羅永湘揮手道：「咱們一同回牧場去看，你就明白了。」話未畢，人已飛身上馬，疾馳而去。

兩人飛騎回到單家牧場，時間不過才近午。

僅僅半日之隔，這兒的情形整個變了。偌大一座牧場，變得空蕩蕩，靜悄悄，不見烟，也沒有人影。

昨夜還很熱鬧的木屋，如今已無人踪，屋中陳設依舊，只是桌椅上却鋪着厚厚的灰塵，就像是座很久無人居住的空屋。

羅永湘看得暗暗皺眉，急忙推門奔進書房……當他拉開書桌左首第二個抽屜，這才吁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幹嗎這包東西還在，否則，連我自己也會懷疑昨夜是遇見鬼了。」

那是一塊布巾，裏面包着茶壺碎片和砸爛的蛇屍。

他匆匆收好布包，用手指着窗外對大牛說道：「你看見那片樹林了麼？」

大牛點頭道：「看見了。」

羅永湘道：「那樹林中一定有地道和這座木屋相通，現在咱們分頭搜索，你去搜那樹林，我搜屋內……」

大牛應了一聲，掉頭就走。

「慢着。」羅永湘低聲喝住，肅容道：「那些人可能還藏身在地道中尚未離去，你得要多加小心，發現了地道門戶，立即回來告訴我，千萬不可獨自進去。」

大牛呲牙一笑，道：「但願他們還躲在地洞裏，咱守住洞口，一個一個捉活的。」

說完，興冲冲地走了。

羅永湘暗想：這牧場四面環山，如果要掘一條地道通往谷外，工程勢必十分艱鉅，除非利用山腹內原有的天然洞穴加以開鑿，才易于成功。

而天然洞穴的形成，大都與地下流水有關，洞口多半在山脚下低窪處——這座木屋背山面水，正是洞穴出口的最好掩蔽。

假設當初造此木屋，果眞是爲了掩蔽洞穴出口，中樞所在，當然在後屋臥室。

於是，急急進入後屋，開始嚴密的搜查。

他首先逐寸敲擊四週牆壁，聆聽回音的虛實，然後一件一件檢查那些可疑的家俱橱櫃，即使一支掛鈎，一根椅柄，一枚鐵釘……都不輕易放過。

結果却令人失望，那只是一間平常的臥室，絕沒有任何機關或暗門。

羅永湘沉吟了片刻，又轉到木屋後方。

木屋後是個大井模樣的院落，佔地不過數丈，左側是柴房，右面是厨房，靠山脚的一邊，有一排矮棚，棚裏躺着二十多條大肥猪。

羅永湘毫不遲疑，逕向猪欄走去。

那些肥猪見人走近，只當是來添飼料了，一陣蠕動，紛紛爬了起來，擁到食槽前來爭食。

羅永湘目光掃過，忽然發現剛才猪隻躺臥的地方，有一顆亮亮的東西。

他心中微動，連忙跨進了猪欄，俯身拾起來一看，竟是一支鑲珠髮針。

珠針是婦女的飾物，怎麼會遺落在猪欄內？

羅永湘恍然而悟，立即打開欄柵門，把二十多條隻肥猪，全部趕了出去。畧一搜查，便發現猪欄左邊地面，石板是活動的，機鈕就在矮棚柱子上。

按下機鈕，地面石板緩緩移開露出一道暗門。

一股中人欲嘔的臭氣味，由暗門中湧了出來。

羅永湘急忙掩鼻後退，一面從袖中取出鐵骨摺扇，護住前胸要害。

猪欄的氣味已經够臭了，暗門中湧出的臭味，竟比猪欄氣味更臭好幾倍——那不是像糞便的臭味，其中更夾雜着腐肉的酸氣。

除了那陣陣惡臭之外，暗門裏靜靜悄悄地並無異狀。

羅永湘屏住呼吸，等那臭味畧爲消散了些，才去柴房尋了些碎枝乾草，紮成一火把，然後一手持扇護身，一手持火把，緩緩踏進暗門中。

進門是一道石級，走完石級，畧向左彎，是個「丁」字形的路口，兩旁都有門戶，左邊門半掩半閉，惡臭氣味最濃，右邊門却緊緊閉着，推也推不開。

羅永湘畧爲沉吟了一下，便向左邊門裏走去。

這地道修築得十分堅固，不僅寬敞，頂壁都是用巨大石塊而砌成，估計方向，正在木屋地底。

只是越往裏走，臭味越重，羅永湘雖然儘力閉住呼吸，仍不免被那惡臭薰得令人欲嘔。

向前再走了數丈，迎面一道鐵門擋住去路。

羅永湘舉手試了試，鐵門並未下鎖。

可是，當他推開鐵門，一腳跨了進去，却險些兒驚呼失聲——

門內是一間狹長的石室，裏面像小山似的堆放着四大堆死屍，每堆大約十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個個臉朝下，背朝上，層層堆叠，爲數總有四十餘具之多。

屍體的外貌尚還完好，內臟却已開始腐爛——那強烈的惡臭氣味，正是由屍堆裏散發出來的。

羅永湘雖是綠林中出身，也被這駭人的殘酷景象驚得呆住了。

他舉起火把照了照，祗見屍堆上一個年齡才五歲左右的小姑娘，穿一件大紅短襖，頭上紮着兩根辮子，眼睛還矇着手帕……臨死時，好像正在玩「捉迷藏」的遊戲。

這些死屍，不就是無爲道長見到的一批人麼？

如果這些被害者是單家牧場中人，昨夜接待羅永湘的那些男女，顯然就是兇徒們假冒的了。

這是一次設計精密的騙局，也是一場可怕的大屠殺。

然而，兇徒們怎會預知羅永湘要來？他們設下這次騙局，目的又何在？

單家牧場的人既已全遭殺害，單綸的屍體，會不會也在石屋內？

羅永湘心念電轉，決定將死屍仔細檢視一遍，希望能發現單綸的屍體，進而查明這四十多人致死的原因。

他匆匆收好鐵骨扇，從最近的一堆開始，一一扶起屍體臉部，用火炬照視辨認。

第一二兩堆，大都是婦女和小孩，死態安詳，看不出什麼異狀。

第三堆多數是壯年男子，其中一名大漢，赤裸着上半身，手裏還緊緊握着一柄板斧，那神情竟跟「單猛」頗有幾分相似。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

絕情拾三郎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拾三郎負傷後往藥舖配藥療治，意外得遇公孫華陽，獲贈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十二金佛中所藏的武林秘笈，三日後，拾三郎單騎匹馬的離開了開封。在一處地方的桃林中，艷絕人寰的蛇蝎妖姬侯堯香正自領着八名侍婢，在桃林中漫步，正自欣賞間，林頭間忽地闖進一人，這人生得還頗英俊，唯是滿臉輕佻之相，一見侯堯香，便色授魂與似地自報姓名爲銀扇書生花牟邪，侯堯香向他討取六幅金佛秘圖，花牟邪滿口應允，但却說要等他找到另六幅秘圖取得圖中所示藏寶後，始予交出——

二　仗義退狂蜂　追圖迫嬌嬈

「哦，原來如此。」侯堯香沉思地眨眨明眸，又問道：「那麼那另六幅『秘圖』在什麼人的手裏，可有眉目線索沒有？」

花牟邪微一搖頭道：「目前還沒有，不過，遲早總會查出眉目的。」

侯堯香道：「這麼說，相公取得那筆寶藏財富的時間，尚還遙遙無期了！」

花牟邪道：「也許需要一年半載，也許是三月兩月的時間。」

侯堯香妙目流波地轉了轉，嫣然媚笑地道：「花相公，我想開開眼界，看看那六幅『秘圖』，可以麼？」

花牟邪輕佻地一笑，道：「別人要看不行，姑娘要看當然可以。」

說着探手入懷，取出一卷羊皮抖了開來。

侯堯香蛇腰欵擺，妖媚迷人地向前輕移了兩步，妙目流波地媚笑道：「花相公，上面的文字怎麼都是彎彎曲曲的，像一條條小蛇兒似的？」

花牟邪得意地嘿嘿一笑道：「姑娘，並非小生誇口，這『秘圖』上的文字，放眼當今天下武林，除小生以外，只怕還很難找出三五人呢！」

侯堯香媚笑地道：「這等說來，相公就是現在把它送給我，我拿着它也等於是件廢物了。」

媚笑嫣然中，倏然抬手，一縷指風電射地點向花牟邪胸前「巨闕」穴。

花牟邪似乎早就防到她這一手，她指風甫才點出，驀覺眼前人影一花，右腕脉門一緊，花牟邪已

快逾電閃地到了她身側，一隻手拏着她的右腕。

她芳心猛地一驚，運力欲掙，花半邪却已五指一緊，冷聲說道：「侯姑娘，妳若是不想小生辣手摧花，妳就放老實點，別妄想用力掙扎！」

他五指一緊，已是力加二成，侯堯香立覺右腕腕骨劇疼如折，半邊身子發痲，根本用不上力道，聞言，只好立刻放棄掙扎的意圖。

八名黃衣宮裝少女一見侯堯香腕脉受制被拏，玉容頓然齊皆色變，紛紛閃身欲動。

可是，花半邪却先發制人地沉聲喝道：「妳們都不准亂動，不然，我就先毀了她！」

沉喝聲中，右手銀骨摺扇已抵在侯堯香的咽喉上。

八名黃衣宮裝少女見狀，玉容再次劇然色變，也立時全被鎮脅住不敢亂動，但是十六隻眸珠却全都憤怒地瞪視着花半邪。

「蛇蝎妖姬」侯堯香暗暗深吸了口氣，嬌靨神色一片平靜從容地說道：「花相公，你可以鬆開手了。」

花半邪搖頭道：「現在還不到鬆手的時候。」

侯堯香妙目眨動地道：「你這樣抓着我，不嫌累麼？」

花半邪輕佻地一笑，道：「有幸得親美人芳澤，雖累又有何妨！」

侯堯香暗皺了皺黛眉，道：「這麼說，你是打算就這樣一直抓着我，不放開我了！」

花半邪搖頭道：「那當然不會，如是就這樣一直抓着姑娘，那有什麼意思，也太乏味了。」

侯堯香道：「那麼你又打算把我怎樣呢？」

花半邪嘻嘻邪笑地道：「姑娘是聰明人，應該非常淸楚小生是爲何而來。」

侯堯香妙目微轉了轉，道：「相公請先把扇子拿開說話，好麼？」

「可以。」花半邪目光瞥視了圍立在四週的八名黃衣宮裝少女一眼，道：「不過却要請姑娘先要她們退後一丈以外，不要隨便亂動。」

侯堯香腕脉被拏受制，扇子抵着咽喉，心理實在大受威脅，無可奈何，只得朝八名黃衣宮裝少女吩咐道：「妳們都退後一丈以外去，不得我的命令誰也不准妄動。」

八名黃衣宮裝少女聞言，立時默默地飄身後退了丈外。

侯堯香隨即轉向花半邪說道：「相公現在該可以放心地將扇子拿開說話了。」

花半邪輕聲一笑，道：「小生遵命。」

說着，緩緩垂下了「銀骨摺扇」。

突地，蹄聲「得得」，一騎黑馬進入桃林，馬上，是位黑衣少年書生，鞍旁掛着一隻蛟皮長袋。

他，正是那位神色氣度冷傲凜人的拾三郎。

拾三郎勒韁佇馬，臉上毫無表情地冷冷瞥視了花半邪一眼，語音凝寒如冰地說道：「放開她！」

花半邪沒有放開侯堯香，沒有理會到拾三郎。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軒，道：「閣下，我的話你聽見了麼？」

花半邪目光有如冷電般地打量了拾三郎一眼，道：「閣下是在和小生說話麼？」

「哼！」拾三郎道：「不錯我要你放開她。」

花半邪道：「憑什麼？」

拾三郎道：「什麼也不憑。」

花半邪嘿嘿一笑道：「那麼閣下該是個喜歡打抱不平，愛管閒事的人了！」

拾三郎道：「是，也不是。」

花半邪道：「這話怎麼說？」

拾三郎道：「我不是個愛管閒事喜歡打抱不平的人，但是遇上了看不慣不順眼的事情，都會伸手管管！」

「哦！」花半邪眨眨眼睛道：「這樣說，閣下是對小生的行爲看不順眼了！」

「哼！」拾三郎冷冷地道：「鬚眉漢，昂藏軀，不應該欺負一個姑娘家。」

花半邪眼珠臬轉了轉，陰笑地道：「閣下可是因爲見她生得很美，而對她動心，想要討好她。」

拾三郎雙目陡射威稜懾人地道：「少廢話，放開她！」

花半邪雙眉微挑了挑，倏然凝目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拾三郎道：「姓拾名三郎。」

花半邪道：「請問出身門派？」

拾三郎道：「無門無派。」

花半邪眉鋒微皺了皺，道：「拾閣下……」

拾三郎冷聲截口道：「閣下，現在我再說一遍，放開她！」

花半邪搖了搖頭道：「拾閣下原諒，小生不能從命。」

拾三郎神情冷漠地道：「這麼說，閣下是要我出手用强了！」

話落，一抬腿跨下了馬背，邁步直朝花半邪面前走了過來。

花半邪連忙沉喝道：「站住！」

拾三郎脚下一停，冷冷地道：「你如果不想我出手就放開她！」

花半邪嘿嘿一笑道：「拾閣下，你自信你所學比我高，强得過我？」

拾三郎冷冷地道：「你試試就知道了。」

花半邪眨眨眼睛道：「閣下說的是，不過目前嘛……」

語鋒一頓，嘿嘿一聲陰笑，搖頭道：「我是不願，也不想試。」

拾三郎道：「那只怕由不得你！」

花半邪陰笑道：「但也不見得由你！」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冷聲道：「那就讓事實證明好了。」

語落，抬腿邁步又朝花半邪面前走近！

花半邪右手倏然一帶，帶得侯堯香嬌軀一個踉蹌，擋在他的身前，左手「銀骨摺扇」一抬，故技重施的抵着侯堯香的咽喉，沉喝道：「拾閣下，你站住！」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軒，停步道：「閣下，你這是威脅我麼？」

花半邪嘿嘿一笑道：「你要是再往前一步，我就辣手摧花，先毀了她！」

拾三郎目中寒芒一閃道：「你以爲這樣就能威脅得了我？」

花半邪冷哼一聲道：「我不相信你會不顧她的性命！」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道：「閣下，我與她可是素昧平生，從不相識……」

花半邪飛快地接口道：「你這話，我相信，可是……」

語聲微微一頓，話鋒忽地一轉，問道：「拾閣下，我請問，她容色如何，很美麼？」

拾三郎道：「嗯，很美，那便怎樣？又與我何關？」

花半邪陰陰一笑道：「俗話說得好，『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爲我而死』，你忍心眼看着一位美人臬爲你濺血喪命，玉殞香消麼？」

拾三郎冷冷地道：「閣下之意可是只要我放手不管你們的事，你就不會得傷害她，是不是？」

花半邪點頭嘿嘿一笑道：「閣下聰明，一點即透，只要你拾閣下不出手逼我，我決不會辣手摧花傷她的性命！」

拾三郎神情淡淡地道：「但是我却認爲她縱然濺血喪命當場，總比落在你這種人的手裏遭受污辱要强得多！」

語鋒一落又起，目視侯堯香問道：「姑娘，是麼？」

侯堯香容色平靜地道：「是的，拾相公請不必顧慮妾身，只管……」

她話未說完，花半邪抵着她咽喉的「銀骨摺扇」突然輕輕往前一點，立刻封住她的「喉結」穴。

拾三郎冷聲一哼，說道：「閣下怎不多加兩分力道。」

花半邪道：「我已經說過了，只要你拾閣下不逼我，我決不會辣手摧花傷她的性命！」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我有句話，你閣下信是不信？」

花半邪道：「什麼話？」

拾三郎道：「你若是傷害了她，今天此地也就是你閣下斷魂橫屍之處！」

花半邪突然軒眉揚聲哈哈一笑，道：「拾閣下，我可不是被人嚇唬大的。」

拾三郎冷冷地道：「這麼說，你是不相信。」

「我當然不信。」花半邪冷哼一聲道：「放眼當今武林，能够要得了我這條命的人大概還找不出幾個！」

拾三郎冷冷道：「我就是那找不出幾個中的一個。」

花半邪哂然輕笑地道：「拾閣下，光說大話沒有用，也嚇不倒我。」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道：「那你閣下何不就放開了她，和我動手一搏看看我說的是不是大話。」

花半邪搖頭嘿嘿一笑道：「拾閣下，目前我決不會放開她，也不想和你動手。」

拾三郎星目一眨，語音冷凝地道：「閣下，你是個人物，是個男子漢大丈夫麼？」

花半邪雙眉微挑了挑，道：「拾閣下，我花半邪乃是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

拾三郎冷冷地道：「是男子漢大丈夫，你就不該欺負一個姑娘家，應該立刻放開她，和我動手一搏！」

花半邪陰聲一笑道：「拾閣下，你不必激我，激我也沒有用，錯開今天，任憑你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我花半邪絕對奉陪！」

拾三郎眉鋒微蹙，心念暗轉了轉，道：「這麼說，你閣下並不是心存畏怯，怕我，不敢和我動手了？」

花半邪雙眉軒揚，神色傲然地哈哈一笑道：「放眼當今天下武林所學功力能够强得過我的，爲數只不過三五人之間！」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閣下，並非我花半邪狂妄自誇，憑你決難是我手下十招之敵！」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如此，我們便以十招之數，賭上一場如何，你敢不敢？」

花半邪目光眨動地道：「你可是要我拿她作賭注？」

拾三郎微一點頭：「不錯，你輸了便將她交給

我。」

花半邪道：「你的賭注是什麼？」

拾三郎道：「我項上的六陽魁首！」

花半邪雙目倏然一凝，道：「拾閣下，你自信所學功力比我強，定能勝我？」

拾三郎神情冷漠，語音平靜地道：「誰強誰弱，要等動手之後才能知道。」

花半邪說道：「這麼說，你也並無必勝的把握了？」

拾三郎道：「在未動手之前，你我勝負應該各佔半數！」

花半邪點頭道：「閣下說的是，你我素昧平生，從未相識，彼此所學均都不知，誰勝誰負，確是應該各佔半數！」

語聲一頓，嘿嘿一笑道：「不過，閣下這『賭注』未免太大了。」

拾三郎神情甚為淡漠地說道：「這是出自我自願。」

花半邪眼珠兒微轉了轉，道：「拾閣下，這雖然是出自你『自願』，但是我却認為不值得！」

拾三郎道：「為什麼不值得？」

花半邪嘿嘿一聲陰笑，道：「拾閣下，你知道她是什麼人麼？」

拾三郎淡然一笑搖頭道：「不知道。」

花半邪道：「她就是江湖上人稱『蛇蝎妖姬』的侯堯香。」

「哦。」拾三郎輕聲一「哦」之後，問道：「怎麼樣？」

花半邪眨眨眼睛道：「顧名思義，由她的名號上可以想像得到她是個心腸狠毒有如『蛇蠍』般的女人，對於這類女人，我認為實在不值得你拾閣下拿生命作『賭注』！」

拾三郎淡淡地道：「謝謝閣下的好意相告，不過……在我而言，她是什麼人都一樣，我只是對事，而不是對人！」

花半邪眉鋒暗暗一皺，道：「這麼說，你閣下是一定要管這件閒事了！」

「哼，不錯。」拾三郎點頭，道：「我已經伸手管了的事情，就決不半途收手，這是我生平的信條！」

花半邪為「萬邪魔君」傳人，一身所學已盡得老魔眞傳，平素自視極高，自認天下少有敵手，雖當今武林八派一幫掌門，五大家家主也未放在眼內，因此，對於拾三郎這麼個江湖藉藉無名之輩，他自然更未放在眼下。

他之所以不願和拾三郎動手的原因，一是認為拾三郎名不見傳，不值得他動手，一是因為他久聞「蛇蝎妖姬」的艶名，是個美絕傾城的美人兒，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一顰一笑，果然俱都妖媚入骨，十分撩人惹火！

因此，他不願意放開她，捨不得讓這到口的美色艶福失去！因此，他也才一再的忍讓，不願和拾三郎動手！

可是，拾三郎竟偏偏那麼的不識相，竟偏偏逼着他動手，并且狂妄地以「六陽魁首」作賭注！

他實在忍不下去了，心底驀地升起了一股殺意，倏然一點頭道：「好，你拾閣下既是定要管這件閒事，定要和我動手一搏，有意忍輪掉你項上的大好頭顱，俗話說得好，『君子有成人之美』，我花半邪怎能不成全你拾閣下的這份心願！」

說話間，抵在侯堯香咽喉間的「銀骨摺扇」突然一動，奇快如電地點制了侯堯香的「氣海」穴，目光轉望着那八名黃衣宮裝少女說道：「妳們八個聽着，妳們姑娘已被我獨門手法封住了穴道，這種手法天下武林無人能解，希望妳們老老實實的別亂動她，妄想替她解開穴道，否則要是出了什麼差錯，可不能怨我事先沒有打招呼說明！」

話落，讓侯堯香的嬌軀倚着一棵桃樹幹坐下，跨步飄身橫挪八尺，抬手朝拾三郎一招，道：「拾閣下，來，到這邊來動手吧！」

拾三郎冷哼了一聲，跨步岳立在花半邪的對面七尺之處。

花半邪雙目寒光如電地道：「拾閣下，請亮你的兵刃！」

拾三郎冷冷地道：「不必了。」

花半邪目光深視了拾三郎一眼，道：「你既然不願亮兵刃，那我們就徒手一搏好了。」

說着抬手將手裏的「銀骨摺扇」往頸後衣領間一插，接道：「你先進招吧！」

拾三郎搖頭道：「我與敵搏戰，向例不先出手，還是你先進招吧！」

花半邪雙眉倏地一軒，嘿嘿一笑，道：「拾閣下，你好狂！」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道：「說廢話無用，你出手吧！」

花半邪陰聲獰笑道：「如此，你小心了！」

話落，身形倏然前欺，抬手一掌直朝拾三郎當胸拍去。

他一掌拍出，掌勢看似輕飄飄的平淡無奇，毫無驚人凌厲之威，但却眞力暗含，着物吐力，其力道足以摧枯拉朽，碎石成粉！

拾三郎藝出武林蓋代奇人門下，一身所學功力之高，已臻上乘絕頂，自然也是個識貨的大行家。

是以他一見花半邪出手掌勢，星目不由立時異采飛閃，吸氣凝功挺掌迎上！

雙掌接實，「拍！」的一聲激响中，二人袍袂全都無風自動，花半邪頓時馬步浮動，身形一幌，被震退了一大步。

拾三郎身形雖是一幌即止，但雙腳却陷入地面三分。

這情形很明顯，在內功眞力上，拾三郎要比花半邪高了一籌。

花半邪素向自負極高，自認雖當今武林八派一幫掌門和五大家家主的內功眞力也未必能高過他多少，能一掌將他震退，可是眼前這個名不見傳的拾三郎，竟能將他一掌震退，這實在太出他意外，令他心中驚震了！

他心中雖然為驚震，但是他乃性情狂傲自負之人，是以身形一退之後，立即暗吸了口氣，道：「拾閣下，我低估你了！」

聲調一落又起，睜目沉聲喝道：「姓拾的，你再接我一掌試試！」

沉喝聲中，倏又抬手一掌拍出。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軒，道：「花閣下，你功力差我一籌，竟然妄想逞強，太不知自量了！」

他口說手不閒，不過這回他并沒有挺掌硬接，却抬手出指點向花半邪的掌心。

花半邪心中一凜，疾地沉腕撤掌變招，易拍為拏，翻掌拏向拾三郎的腕脈。

他沉腕撤掌變招為拏，應變雖是十分快捷，可是拾三郎却比他更快一分。

俗語有云：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就在這一分之差，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剎那瞬間，花半邪那拏向拾三郎腕脈的一隻右腕已落在拾三郎的手裏，反被拾三郎拏住了脈門。

脈門被拏，頓感半身酸痲，欲掙無力。

花半邪心中不禁駭然大驚！

他平素自負一身所學功力高絕，當今武林鮮有敵手，做夢也想不到今天竟敗在一個名不見傳的拾三郎的手下，而且敗得十分的慘，慘得連三招都未走上，連拾三郎施展的招式手法是什麼來歷都未看得出來！

可是，拾三郎雖然拏住他的脈門，但却一緊即鬆的放開了他，冷聲說道：「花閣下，勝負高下已分，你怎麼說？」

至此，花半邪已知所學功力兩皆差了拾三郎一籌，此時如不認敗服輸，徒然自討苦吃。

因此，他心念電閃飛轉了轉，道：「閣下高明，花某無話可說。」

拾三郎神色淡漠地冷聲道：「如此，閣下請便吧。」

花半邪目光瞬動地冒視了穴道被制的侯堯香一眼，嘿嘿一笑，道：「花某告辭。」

話落，雙手一抱拳，便待騰身掠起。

拾三郎心念突然一動，說道：「閣下請慢行一步。」

花半邪聞言立即停身站着不動，問道：「閣下還有什麼見教？」

拾三郎語調冷凝地起：「花閣下，自今以後，我希望你別再欺負女人，否則，要是被我碰上，就沒有今天這樣便宜了！」

花半邪原以為拾三郎突然喊住他，必是因為侯堯香的穴道被他獨門手法所制，要他替侯堯香解開穴道後再走，那知竟是這麼兩句話。

因此，拾三郎話音一落，他立即嘿嘿一笑，道：「以後的事情等到以後遇上再說吧，再見！」

話落騰身，掠空電射而去。

花半邪一走，那八名黃衣宮裝少女立時紛紛飄身圍撲到侯堯香身側，一名少女忽然「啊呀」了一聲，道：「糟了！」

另七名少女聞言不由齊地楞然一怔！一名身材嬌小的少女接口問道：「什麼事糟了？大姊。」

那名被稱做大姊的少女，名叫月眉，乃是八女之首，身材嬌小的名叫月雲，是八女中年齡最小的「么妹」。

月眉臉現焦急之色地道：「姑娘被那狂徒的獨門手法制住穴道，我們都不懂得解法，怎麼辦！」

月雲秀眉微蹙地眨了眨明眸，忽地轉望着拾三郎問道：「拾相公，你能解得『萬邪魔君』的獨門制穴手法麼？」

拾三郎雙目微微一睜，道：「那花半邪是『萬邪魔君』的弟子？」

月雲點了點頭。

拾三郎沒有再說什麼，倏然抬手，隔空點出三指。

侯堯香嬌軀微微一震，「喉結、氣海」兩穴已解，立時輕吁了口氣，從地上站起嬌軀，朝拾三郎俛首檢衽一福，道：「多謝相公援手解救之恩。」

拾三郎神色淡漠地微一擺手，道：「些許小事，姑娘不必多禮，再見。」

話落，朝侯堯香一抱拳，舉步瀟洒地向黑馬走了過去。

侯堯香連忙喊道：「相公請留步。」

拾三郎脚下一停，目視着侯堯香，但却沒有開口。

侯堯香明眸眨動地問道：「拾相公，你聽說過

『十二金佛』麼？」

拾三郎心中不由暗暗一跳，冷然一點頭道：「聽說過，怎樣？」

侯堯香淺淺一笑道：「相公想不想得到它的一半？」

拾三郎星目一凝，問道：「在什麼地方？」

侯堯香道：「花半邪身上。」

「哦！」拾三郎心念倏然一動，道：「姑娘可知他得自何處？」

侯堯香道：「番僧『鐵木頭陀』的手中。」

拾三郎道：「那『鐵木頭陀』，又是得自何處呢？」

侯堯香微一搖頭道：「那就不知道了。」

拾三郎眨眨眼睛，又問道：「姑娘知道那『鐵木頭陀』目下的行踪麼？」

侯堯香道：「已經死了。」

拾三郎道：「是死在花半邪手下的麼？」

侯堯香點點頭道：「是的。」

拾三郎星目微微一轉，道：「姑娘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意思，可是要我去追那花半邪，將那一半『金佛秘圖』奪取過來？」

「是的。」侯堯香臉容正肅地點頭說道：「那『金佛秘圖』為百年前一位佛門奇僧所留，每幅秘圖均為一套蓋世絕學，落在花半邪這等人手中，何異是如虎添翼，將來定必為害武林，是以妾身希望相公能將其奪取過來，免得他練成『秘圖』武學之後，天下武林無人能敵！」

拾三郎眨眨眼睛道：「姑娘難道就不怕我將來也伏以為會作惡武林麼？」

侯堯香淺淺一笑，道：「這我很放心，我相信相公不是那種人！」

拾三郎神色淡漠地冷冷道：「俗語有云，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娘和我素昧平生，緣才一面，對我的性情，為人好惡，根本毫無所知，焉知我不是那種人！」

侯堯香明眸異彩飛閃地道：「拾相公，你這麼一說，我就更放心，更相信相公不是那種人了！」

「哦……」拾三郎目光深視了侯堯香一眼，道：「姑娘，我請問姑娘可知那花半邪居住何處，經常會到些什麼地方麼？」

侯堯香明眸眨動地默默沉思了刹那，說道：「花半邪為人生性風流，喜愛女色，據說，一些具有盛名的風流場所，常有他的踪跡，是那些地方的豪客！」

語聲微微一頓，倏然注目問道：「相公聽說過『温柔鄉』麼？」

拾三郎搖頭道：「我出道不久，對江湖上的人物事物所知不多。」

侯堯香淺笑了笑道：「那『温柔鄉』美女如雲，個個允稱人間絕色，為當今江湖上極負艷名的風流之處，主持人是『迷仙媚娘』柳嬌嬌，據說花半邪和柳嬌嬌交情甚好，此地距離『温柔鄉』不遠，花半邪很有可能是往她那裏去了。」

「哦。」拾三郎微一沉思，問道：「那『温柔鄉』在什麼地方？」

侯堯香道：「金陵秦淮河之南。」

拾三郎抱拳一拱，道：「多謝姑娘賜告。」

話落，騰身掠上了馬背，抖韁縱騎疾馳而去。

× × ×

在秦淮河之南，拾三郎很容易的找到了「温柔鄉」，被「迷仙媚娘」柳嬌嬌接待在一座四周環水的水閣中。

柳嬌嬌，二十四五的年紀，是個體態妖嬈，美艷冶蕩迷人的少婦。

侍婢獻上香茗之後，柳嬌嬌妙目流波的上下打量了拾三郎一眼，妖媚的笑問道：「相公，尊姓大名？」

拾三郎道：「在下名叫拾三郎。」

柳嬌嬌妖媚一笑，道：「相公是第一回來『温柔鄉』吧？」

拾三郎微點了點頭，開門見山地道：「在下是來找人的。」

柳嬌嬌一怔，問道：「相公找誰？」

拾三郎道：「花半邪。」

柳嬌嬌妙目一凝，道：「相公和他是朋友？」

拾三郎道：「不是。」

柳嬌嬌道：「是寃家仇人？」

拾三郎搖頭道：「也不是。」

柳嬌嬌詫異地道：「不是朋友又不是寃家仇人，相公找他作什？」

拾三郎道：「有事。」

柳嬌嬌妙目輕眨地問道：「什麼事？」

拾三郎冷冷地道：「請派人叫他出來。」

柳嬌嬌道：「不能告訴我是什麼事麼？」

拾三郎道：「姑娘沒有知道的必要。」

柳嬌嬌淡淡地道：「相公既然不願告訴我就算了，那麼相公請到別處去找他吧。」

拾三郎濃眉微微一揚，道：「柳姑娘……」

柳嬌嬌擺手截口道：「他不在這裏。」

拾三郎雙目倏地一凝，冷冷問道：「姑娘這話實在？」

柳嬌嬌正容說道：「他確實不在這裏！」

拾三郎道：「但是在下却有點不信。」

柳嬌嬌道：「那就隨你相公了。」

拾三郎心念微轉了轉，道：「如此我請問，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柳嬌嬌忽然格格一聲媚笑道：「相公，我們談個條件，怎樣？」

拾三郎道：「姑娘要談什麼條件？」

柳嬌嬌風情迷人地笑問道：「相公看我這座『温柔鄉』的環境如何？還可以麼？」

拾三郎抬眼朝水閣外面掃視了一眼，道：「堪稱差强人意，只是髒了些。」

水閣四週，花木扶疎，環境清幽，池水澄清如鏡，該稱得上一個「美」字，可是拾三郎却竟說它「髒」了些，這是何故？

入耳「髒」字，柳嬌嬌不由微微一怔，但妙目眨閃間，也就立刻明白了拾三郎意之何指，格格一聲輕笑道：「相公這話有點言不由衷吧！」

拾三郎道：「在我眼裏確是如此。」

柳嬌嬌媚笑地道：「我不信你這是眞心話！」

拾三郎道：「那就隨便妳了。」

柳嬌嬌眨眨妙目道：「你不是木頭人吧。」

拾三郎濃眉微軒了軒，道：「我雖然不是木頭人，但地方環境不同，我會裝作木頭人。」

柳嬌嬌忽然冶蕩地一笑，道：「你這話我明白了，你要換個地方和我談談，是麼？」

拾三郎冷冷地道：「別說廢話了，妳要談什麼條件，快說吧。」

柳嬌嬌媚笑了笑：「你答應在我『温柔鄉』留住三日，一切聽我安排，我就告訴你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花半邪。」

拾三郎道：「柳嬌嬌，妳眞無恥！」

柳嬌嬌媚笑依舊地道：「你應該清楚，這對你並不吃虧。」

拾三郎語調冰寒地道：「我不答應！」

柳嬌嬌道：「那你就別想我告訴你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花半邪。」

拾三郎濃眉一挑，道：「我不信妳敢不說！」

柳嬌嬌道：「我不說，你還能奈我何不成！」

拾三郎道：「妳可是要試試？」

柳嬌嬌格格蕩笑道：「如何試法，是到我房裏去……」

拾三郎冷聲截口道：「住口！」

柳嬌嬌道：「怎麼，你怕聽這話？」

拾三郎目射寒煞地道：「妳眞想自找難堪？」

柳嬌嬌道：「自找難堪又怎樣，你頂多剝光了我的衣裳……」

拾三郎道：「妳可知道那截脈逆血手法？」

柳嬌嬌毫不介意地點頭道：「知道，你可是想用那種手法來對付我？」

拾三郎神色冷漠地道：「你明白就好！」

柳嬌嬌媚笑道：「你狠得下那種心腸麼？」

拾三郎道：「我沒有什麼狠不下心腸的！」

柳嬌嬌妙目流波地道：「這麼看來，我雖有意，你却無情了。」

拾三郎道：「妳不配談情。」

柳嬌嬌道：「為什麼？」

拾三郎冷冷地道：「妳談情，那簡直污辱了那個『情』字！」

柳嬌嬌道：「但是今天我却偏要和你談那個『情』字。」

拾三郎臉色沉寒地道：「柳嬌嬌，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忍耐了！」

柳嬌嬌妖媚地一笑，道：「你已經忍耐不住了麼！」

她眞無恥，也眞會胡扯！

拾三郎雙眉一挑，突然一聲冷笑道：「妳實在無恥已極！」

話聲中倏地抬手一指朝柳嬌嬌點了過去。

柳嬌嬌一身所學不俗，早就防備着拾三郎突然出手之舉，是以，拾三郎才一抬手，柳嬌嬌立即嬌軀一閃地避了開去，妙目流波地格格一聲蕩笑，道：「相公，你眞要跟我動手麼！」

拾三郎冷冷地道：「少廢話，說出花半邪現在何處，我便饒妳！」

柳嬌嬌道：「你自信是我敵手？」

拾三郎淡然一哂道：「柳嬌嬌，只要妳能接得下我三招，我就認輸聽憑妳處置！」

柳嬌嬌心中不禁暗暗一震！妙目凝注地道：「鬚眉漢，丈夫氣，說出話可不能反悔！」

拾三郎濃眉雙揚，道：「我向言出如山！」

柳嬌嬌點頭道：「如此甚好，你出手吧！」

拾三郎也不從事虛套，道：「妳小心了！」

聲落，倏地抬手探掌朝柳嬌嬌肩胛抓去！

柳嬌嬌一聲輕笑，嬌軀一閃，避開肩胛，竟將酥胸朝拾三郎的手掌迎了上去。

拾三郎見狀不由一驚，連忙縮手撤招後退了一步，道：「柳嬌嬌，妳這算什麼？」

柳嬌嬌嫣然媚笑道：「這你不懂麼？」

拾三郎皺眉道：「柳嬌嬌，妳該放自重點！」

柳嬌嬌臉色突然一沉，道：「相公，與敵動手搏戰，本是以己之長攻敵之短，你我動手之前你又未說明不得使用什麼招式，我這種招式有什麼不對，有什麼不自重的！」

這話不錯，有理。

（未完待續）

無毒丈夫續篇

七十二將相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佛寺羣雄集議，屈老西担任巡邏，遇金老麪率二徒侵窺，屈老西驟施暗算把金老麪二徒殺死，並發暗器把金老麪左手炸碎，但他左臂也為金老麪生生抓碎，金老麪遁走後，屈老西也昏倒。屈老西醒來後，無毒丈夫仇若愚把其受傷後獲救及代其允婚胡二妹之事一一詳告。屈老西傷癒後，羣俠也已趕來，遂在屈家別莊中舉行婚禮，羣俠在大廳中暢懷歡飲，鵬燕雙俠及顛和尚、天殺手則担任警戒，午夜，東邊天際突見一火團，倏升倏降，鵬燕雙俠前往探查，距離半里許，突發現奇事。

緣深獲奇遇　陳兵決存亡

就在那潼後石桌之上，站着一個通體赤紅的怪物，長髮直垂腦後，拖地尺餘，髮紅若朱砂，難知雌雄，但為人形！

怪物仰頸向天，正吞吐着一粒碗大火珠，珠升百丈，剛化作十丈火球，珠再降落，又恢復碗口大小。

天殺手頭一搖道：「沒錯了，旱魃！」

顛僧掃了他一眼道：「我偏說這是火怪！」

天殺手呸了一聲道：「抬槓沒有用，旱魃也罷，火怪也好，禿頭賊，反正使千里赤地久旱不雨的東西，就是這個兆意兒！」

顛僧道：「這句話我和尚承認不錯。」

天殺手道：「禿頭賊，咱們聯手纏纏這個怪物如何？」

鵬燕雙俠立即阻止道：「兩位，這使不得！」

天殺手道：「怎麼，怕非敵手？」

鵬俠道：「我沒想這些，不過此物看來恐非我等單憑一些技藝功力所能敵，必須謀定而後動！」

顛僧道：「何謀？何定？如何動法？」

鵬俠道：「小弟之意，火速通知不丈夫，他也許能想出妙策。」

天殺手一笑道：「話是不錯，不過今夜既然看到了牠，若不盡些本份，着實心頭有些不甘！」

燕俠接話道：「小弟也認為還是先通知大家的好！」

天殺手眼珠一轉，道：「這樣吧，燕俠勞步通知諸友，鵬俠費心代為掠陣，我和禿頭賊，試上一

試！」

鵬燕雙俠知道已難阻攔，心中着急，適時怪物又將火珠吐上半空，天殺手悄聲對顛僧道：「禿頭賊你仔細聽着，咱們悄悄掩向前去，等怪物再次把火珠吐出時，你飛身而上，以僧袍爲囊，刦那火珠，我以全身功力，猝襲牠的『下陰』，也許有望成功！」

顛僧嗯着，已將僧袍脫落，亦悄悄向前掩去。天殺手對燕俠一笑，說道：「該老弟你去報信了！」

鵬燕雙俠正不知如何才好，怪物已將火珠收轉，刹那之後，火珠再次騰升，可惜僧顛和天殺手，時尚未能够上步位，只好再等下次！

可是就在怪物火珠騰升高有三十多丈時，側面暗處，驀地射出一道寒虹，寒虹銀亮而疾逾電掣，斬過了火珠的下端！

四俠這才看出，那火珠下端竟有一條極細的赤紅綫綫，上端直通珠內，下端發自怪物巨口，寒虹飛斬，紅綫頓斷，火珠赤色驟減，雖仍是赤紅一團，但大小僅有碗口一樣，如斷綫風箏斜射下墜遠處。

怪物內丹一失，厲嘯卽起，湧身飛升，追向火珠，可是此時自四方出現了四個黑影，黑影們都是雙手連揚，大蓬銀芒出手，交織成一面銀芒星幕，阻住了怪物！

銀芒起空，風寒卽生，其冷無倫，如嚴冬風谷玄冰！

怪物似是怕極了銀芒，呱的一聲鬼啼，如飛墜落，側向欲遁，那知對方早有成算，又出現了四條人影，一道寒冰光幕阻在牠身前。

怪物業有靈性，上不能遁，側不能通，猛地倒飛，一射十丈，再飛業已脫出光幕範圍！

詎料此時一聲清嘯飛落一人，正當怪物去路，這人只剩右手獨掌，左掌已失，但他空袖一揚，烏黑的一片玄砂寒霧射出，怪物立被擊中，那狠的怪物，竟慘號一聲，直滾出十丈，方始一躍而起，赤紅如火的身軀，此時竟失去不少光采。

怪物躍起之後，火紅雙睛怒瞪着三面的九個敵人，牠突然一聲怒吼，撲向剛到的這人！

這人揚袖再次甩出大片玄砂寒霧，那知怪物此時竟用上了「欲退姑進」之策，足頓地，身半旋，捷逾電火自那恰正無人的一面突圍而去！

這人恨的猛一跺脚，揮手下首先追上，另外八人繼之而起，一衆如飛，霎眼間消失在極遠地方。

天殺手自藏身處站起，四俠重聚，天殺手搖搖頭，道：「萬幸沒有動手，厲害，全够厲害！」

顛僧道：「怪物非我們能力所可制服，來的九人……」

天殺手接口道：「金老魃和他那八魃八鬼！」

鵬燕雙俠頭一低道：「看老魃之能，屈老西丟了半條手臂，眞眞叫幸運！」

顛僧笑道：「丟了半條手臂，換來一位佳人，平空又成了『天蓬胡氏』的主權者，老西這次生意做得好！」

天殺手道：「別廢話啦，快些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吧，旱魃遲早要爲老魃所降，若不早爲之計，那時武林必有大禍，快，快！」

一聲「快」，四俠飛射而返胡氏別莊。

大廳上歡樂暢飲的局面，爲四俠帶來的消息驚散了，仇若愚問明一切後，立卽判斷爲金老魃今夜必可將那旱魃擒住，不過他又進一步的推斷，這旱魃並非初成爲魃鬼的殭屍，而是多少已成了氣候！

屈老西在新娘子夫人的陪伴下，醉眼兒眯朦，問道：「不丈夫，你怎知此魃成了氣候？」

仇若愚道：「此怪有內丹……哎呀，不好！」

一聲驚呼，震動了所有的人。

屈老西道：「別作怪，你想起那件大事了？」

仇若愚道：「金老魃以『寒冰劍』，斬斷旱魃內丹的『火雲絲』，內丹頓卽成了一粒『神火靈珠』，旱魃逃時，慌不擇路，恰好內丹落處背道而馳，老魃及其餘衆，先擒旱魃要緊，沒能够當時去找那『火珠』，若旱魃爲金老魃所擒，他必將押着旱魃往尋內丹，丹魃一體，尋覓極易，不論此丹爲老魃所得抑或仍爲旱魃所有，都是大害，走，分出幾位高手，立刻前往出事地點搜此珠！」

對，於是一條龍，鵬燕雙俠，顛僧，天殺手，滕老龍。及那人稱「賊祖宗」的銀髯老者，相率而去。

屈老西也要走，仇若愚留下了他，說的是「今夜大喜」，莫見橫血，趁此時機，小小登科！

流波潼側，由四俠指出火珠可能墜落地方，分頭排搜，眞是寸地不漏，結果是乘興而來，失望而去。

上天玄妙，行事難以常理來論，「神火靈珠」就這大意未能先得，經仇若愚指出排搜苦覓，時間上僅有兩盞熱茶的光景，靈珠却已有了得主！

得主誰也想像不到，竟然是那九歲大的小孩子仇天怡，逸哥兒！

逸哥兒和父母叔輩，已由六安縣城遷居到「齊山」，仇若愚明知這次「龍宮藏珍」，事關重大，刦奪者衆，生恐對愛子照拂不週，爲敵所乘，經胡二娘至誠相勸，將胡氏內莊內宅某地，劃爲了逸哥母子的住所。

外看清靜異常，其實二娘早將別莊中天蓬一門三大高手，調集左右，專司日夜保護可人及乃子之責！

二娘當然明白，以仇若愚之能，仇夫人及稚兒，恐亦雙懷奇技，但人家作客己宅，焉能容他人輕侮。

今夜，屈老西小登科，胡二娘開蓬門，大喜的一天，因之逸哥兒母子，也在大廳中暢飲作客。

三名天蓬門高手，自是得了假期，於廳內拳飛令行。

逸哥兒別看小，却像他父親一樣喜歡淸靜，一個人一溜就溜出了大廳，獨自往後宅走去。

白天，仇若愚指點了他三招巧妙的指法，他尚未練得能得手應心，如今趁大人們勸飲熱鬧的時候，他一心去熟練那三指指法。

在他自己練功的小屋子裏，早就雕刻好了一座人像，高與成年人等，一身大小穴道俱備。

他一邊往後宅走，一邊却在思憶着那三招指法的妙處，乃父曾經對他說過，這是昔日「一指乾坤」所向無敵的「三才指」，十分霸道，設非必要，不得施展，因爲被點中的人眞氣必破，功力盡失！

正走間，人影一閃出現了一名胡家門下高手打扮的人。這人突見逸哥兒當路，先是一楞繼之喜上眉梢。

逸哥兒連看都沒看這人，仍是自己思索着指法前行。

這人突然躬身說道：「公子，怎麼一個人回來了？」

逸哥兒隨口道：「大廳上太吵。」

這人一笑道：「府裏另外有個地方，又靜又妙，公子可曾去過？」

逸哥兒搖了搖頭，道：「沒有，平日我不能亂走的。」

這人哦了一聲道：「爲什麼？」

逸哥兒道：「爸說我們是客人，沒經人家召請，胡走亂逛是十分失禮的事。」

這人一笑，說道：「沒關係，公子跟着我就不要緊！」

逸哥兒一心在指法上，閒言道：「現在我不想去別的地方……」

這人接口道：「公子有所不知，那個地方美到極點，有塊奇石，石上生眼，由眼中看天上的月亮，不但月亮大過數倍，並且月分三圓……」

逸哥兒小孩子，動了好奇之念，道：「你是說能看到三個月亮？」

這人點頭，逸哥兒上了當，隨這人而去。

那知在一轉彎時，這人竟暴然出手，點了逸哥兒的啞穴，挾着逸哥兒飛身疾射出了那胡氏別莊。

逸哥兒啞穴被點，自是難免驚懼，但驚懼中，小心靈上立卽掠過一個念頭，將驚懼壓下。

對方並沒有再封閉逸哥兒其他的穴道，不問可知，是認爲逸哥兒一個小孩子，十有九經此一嚇就嚇破了胆。

也許這人認爲逸哥兒不解武技，再退一步說，就算逸哥兒懂些武事，一個九歲大的孩子，又能高明到那裏！

點封啞穴，是恐怕逸哥兒呼救誤事，逸哥兒也想通了這一點，小聰明乾脆一動不動，乖乖地由這人挾行。

片刻之後，這人到了流波潼側，此時恰當金老魃現身，旱魃失珠脫困突圍而逃，這人大氣都不敢喘，靜等老魃追趕旱魃遠去，四俠紛紛回程。

四俠剛走，這人已將逸哥兒放下，冷哼着對逸哥兒道：「小子你放乖點，要不老子就宰了你！」

逸哥兒不能開口，一勁的點頭！

點頭間，目光掠處。該當，那粒旱魃內丹，正嵌在兩塊石頭的中縫間，散發出赤紅的一片光芒！

這人背對紅火，沒逸哥兒看的清楚，但他發現地上有片紅霧，因此不由四顧去找。

逸哥兒一推這人，一指自己的口，又一指地上反射的紅霧，最後點了點頭，這人深以爲怪，道：「你要我拍開你的啞穴，並且表示你知道紅霧是什麼東西？」

逸哥兒點頭，這人想了想，說道：「可以。不過你小子要敢大聲喊叫，可別說老子一掌震碎你的腦袋！」

逸哥兒點頭不迭，這人果然出手拍開了逸哥兒啞穴。

逸哥兒不容這人有思索的時間，立刻問道：「你幹麼騙我，把我帶來此地？」

這人陰笑一聲道：「小子，實話對你說，老子是奉令行事，我那主人知道你們一家也參與搜寶的事，對你那老子有些畏懼，所以出個妙策，以你的安全來換他退出搜寶之爭，懂了！」

逸哥兒哼了一聲道：「你們好不要臉。」

「住口！你再敢胡說，老子就……」

「哼，你敢碰我才怪，等一會兒見了你主人，我就告你一狀，看看咱們兩個誰要倒霉！」

這人手已揚起，狠而恨的又放了下來，道：「小鬼，這地上的紅霧是怎麼回事？」

逸哥兒頭一搖道：「不告訴你！」

這人忍不住了，揚掌要打，逸哥兒半點都不怕，道：「我要對你主人說出這紅霧的事，你打了我，我就出了壞主意，叫你主人信爲實，那時候你就

麻煩了。」

這人果然又收回手來，不敢打下。

逸哥兒有主意，低聲道：「咱們交換，你告訴我你的主人是誰，我就告訴你這紅霧的來處。」

這人怒聲道：「小鬼想在老子面前搗鬼，你還差的多，若不是因爲留你有用，老子就……哼！」

逸哥兒倔强的把頭一扭道：「你就怎麼樣？你敢！」

這人猛一咬牙，一掌刮向逸哥兒的小臉，道：「老子就是揍你這小鬼一頓，看又怎樣！」

話聲中，手也到了逸哥兒的頰前。

逸哥兒驀地想起那「三才指」來，身形一旋，躲開此掌，右手食指適時遞出，正點在這人的丹田穴上！

這人一身功力，並不相差鵰燕雙俠多少，只惜一時大意，竟然跌翻在個小孩子手中，說來也是過行惡事上天給他的惡報！

他驀覺丹田一痛，眞氣頓散，頭一昏，摔臥地上。

逸哥兒自不怠慢，探手往石縫中，取出來那粒火珠。

火珠在手，連人也成了赤紅的火人，將珠放置囊中，衣囊竟難掩住紅光外露，於是，他又掏了出來。

恰當此時，耳邊驀地聽到細微的話聲，道：「老魔頭來了，孩子，快快藏好這粒珠子！」

逸哥兒一驚，不過他從小耳目薰染，已知此爲武林高手以眞氣傳聲，竟開口道：「誰講話，你在那裏？」

傳聲又到道：「快，快藏好火珠，否則……」

此時逸哥兒業已聽到疾射而近的夜行風聲，心急之下，又知火珠藏於囊中無用，竟將火珠放在了口中。

他也就是剛剛含入口內，傳聲已送到耳邊，道：「好孩子，難怪你在在機緣湊巧，比我兒時聰明多了，不過兩個老魔業已看到這團紅雲，此時人就在你身後三丈外，要躲已不能，好在此珠玄妙，遠處來看，只有赤紅一團奇芒，並不見人，因此他倆目下將你當作火怪化身，未敢妄動，老夫爲因相約一友，友人未到，亦難出面，你自己想個妙法應付他們，盞茶時間後，若能引開這個老魔，向『齊山』背腰走的話，老夫當助你一臂之力。」

逸哥兒聞聲心驚，神色却未變，明知有兩個被稱爲老魔的人，就在背後，自己必須應付，又苦於口中藏珠難以出聲，心頭焦急自是必然！

焦急下，驀觸靈機，故意緊皺起雙目，微啓牙關露出一隙，將功力提聚雙目中，若無其事的人未動只緩緩地把頭扭瞥身後，一瞥之下隨卽冷哼一聲，急忙轉回頭來，從從容容大步兒往齊山背腰處走去！

他雖然步子够大，人總是個小孩子，一步邁不了多遠，心雖業已慌成一團，步子大小快慢却保持一樣！

他沒聽到背後步聲，心中稍安，走勢如前！

背後兩個人，都是瘦如竹竿，枯黑的臉，形如幽靈，爲業已隱退的狠毒兇魔「幽冥雙閻羅」！

他們是兄弟二人，與敵背與背相對，練就一種罕怪身法和功力，雖千軍萬馬亦非其敵，行事素來有我無人。

此時出山，是被另一魔頭禮聘聯手，一心謀刦龍宮藏寶，今夜是來勘察地勢，半里外就發現了一團赤紅奇芒，中一黑影，認出是件靈寶，又知旱魃現身，料知當係火怪內丹，覬覦之心突起，飛身而來。

不料逸哥兒聽得一位隱身奇人的指點，從容應付，逸哥兒旣露齒隙，功聚雙目，偶一瞥目，幾乎嚇壞了這兩個老魔頭！

他倆人到，恰是赤芒倏隱現出逸哥兒全身的時候，頓疑逸哥兒是那火怪旱魃，魃已十分厲害，如今成精幻形，竟是個金童般的娃兒樣，那一回顧間，雙目赤煞嚇人，口鼻間紅光噴射，而老魔胆再大，也不敢就此追上！

直等逸哥兒走得只剩一點影子，眼見就轉向齊山背後了，老魔中的老大才開口道：「老二，天下有這等事？」

老二把頭一搖，道：「沒聽說過有，可是今夜見到了！」

「老二，會不會有詐？」

「詐？老大，憑個孩子能在咱們面前使詐？」

「孩子？不好老二，咱們上了當啦！」

「什麼當？」

「孩子，你剛才直呼他是孩子，叫我恍悟是上了當，若是精怪，他又怎會如此放過我們？」

「話對，可是那眼神又怎麼講？」

「這小鬼曾習過上乘些功，一定如此！」

「口噴紅光又怎麼解釋？」

「這個……我承認還沒想出來！」

「老大，這種事是寧信其有的好，咱們看的分明，是一團赤芒內裏黑影，等到了近前，則赤芒倏失，現出這孩子的身影，老大，他不是精靈也是精靈！」

「不對，若是精靈，焉有不乘風而行之理？」

「老大，話是有些道理，只是若難[illegible]口中

紅光的謎兒……口中紅光，哎呀老大，快追！」

「且慢，你想出端倪來了？」

「老大，此子刁猾，他極到了一顆寶珠，正在把玩，紅光上冲，爲我兄弟發現追來，他別無藏處，遂納於口中，又聚功雙目，故露齒隙，我兄弟一時疑心生鬼，未能料及此點，被他嚇楞在此處，若待說開來，陰溝裏翻船，這人可丟不起！」

老大也明白了內情，獰哼了一聲道：「放心吧老二，這小鬼頭跑不了！」

話聲中，雙魔身形展開，如兩道黑烟般一射已遠去了十丈，三個起落，已到了齊山背後。

此時逸哥兒已又得了高敎，和隱於暗處的那位奇客及奇客好友，商妥一場罕怪的戲耍兩老魔的妙法。

兩老魔身快似風，撲上了半腰。

齊山不高，半腰間有處平廣的草坪地，此時因久旱未雨，早已枯死了，地也龜裂成了深淺不一的溝痕！

兩老魔射臨草地，逸哥兒正不快不慢的在前面走着，雙魔互望一眼，老大頭一點，才待飛身躍過逸哥兒去，阻住進路。

突然！老二猛地一把拉住了老大！

老大一楞，老二右手悄悄一指前行的逸哥兒，只見如今逸哥兒每行一步，全身卽爲紅光遮體遮住了身形，紅光越來越盛，幾乎難見逸哥兒的影子。

不遠處，是已旱枯了的幾株古松。

古松株株相距不已，最遠者竟及十丈。

此時逸哥兒恰正走到一株枯松幹前，似是肩背有些痲癢般，竟在樹幹上曾擦了幾下，接着一聲淒厲怪嘯呼出，又大步而前，但那松幹被蹭擦的地方，適時竟倏地發出火來，雖是一閃卽逝，已足驚人心胆！

兩老魔的臉色變了，又互望一眼，老大道：「老二，看來是精靈了！」

老二也一點頭道：「十有八九是！」

老大道：「退吧，此物不可力敵。」

老二想了想道：「有件事太怪，他怎能不理睬我們？」

老大才待回答，目光一瞥，突然驚慌的說道：「快看老二！」

老二也看到了，兩老魔竟嚇得連連退步！

原來逸哥兒竟走着走着，走進了一株巨大樹幹之中，人是消失了，但是巨幹上却連半絲破隙也沒有。

這怎麼會是人！人那能一擠進入巨樹幹中的道理！

因此雙魔在暴退幾步之後，決定就此而去，雙倏地轉身，壞了，那精靈不知何時早已站到他們的背後，他倆這一轉身，於是面面相對！

精靈笑了，聲音如同鬼哭，笑聲中，精靈一步又一步逼將上來。

走時每邁一步，身上紅芒驀地一閃，一閃之下，雙魔那樣高明的功力，竟也難以看到人影！

雙魔現在早已魂亡胆喪了，步步暴退！

雙方相距約有三丈，精靈每邁一步，三尺，雙魔每退一步，五尺，這是雙魔的逃脫打算，希望走着走着越隔越遠，那時飛身而逃……

怎知在邁第四步時，精靈竟一步到了他倆身前七尺地方，一呲牙，厲吼一聲猛撲上來，一片赤紅精芒先精靈一步罩定了雙魔。

赤紅精芒使雙魔雙目難睜，只聽叭叭連响，雙魔一東滾一西翻自赤芒中震飛出來，兩張臉腫成了猪頭樣！

雙魔雖然被打，但却打明白了他們的夢，對手不是個小孩子，更不是個精靈，而是生有娃娃臉的一位武林罕絕的奇客！

雙魔識貨，若論動手，以二對人家的一恐怕仍非對手，不過打儘管已經挨了，也儘管自度非敵，但就如此一退，一生英名從此休矣！

於是老大沉聲喝道：「報個名吧朋友，幽冥雙閻羅就算自量非敵，也將和朋友你週旋到底，除非你能……」

話沒說完，這精靈，不，逸哥兒，噗哧一笑，道：「你們兄弟不在『陰風谷』等待天限，又跑入江湖，說是爲了什麼？」

逸哥兒一開口，那更沒錯了，雙魔怕意一消，恨念湧氣，老大接口道：「朋友你先報名……」

逸哥兒又噗哧一笑道：「仇天怡，又叫逸哥兒，相信你們也沒聽說過。」

如今雙魔，早已不再往小孩子身上來想逸哥兒了，剛才被人家連賞了四個大耳刮子，別說是小孩子，就算當代一流高手，也辦不到，面對之人，定是生來孩兒面的一位異人！

老二開口了，道：「是沒聽說過，但這也沒有關係，剛才我兄弟失臉，挨了兩掌，仇朋友，你就再賜下幾招絕活來讓我兄弟見識見識吧！」

說着，老二猛地五指箕張，彈出五股黑氣，直襲往逸哥兒的胸前，風勁未到已覺腥臭難以呼吸。

詎料逸哥兒躲也不躲，嘻嘻一笑道：「匡老二，你這可是自找難堪，給我滾遠些！」

「遠些」二字吐口，逸哥兒右手揮出，匡二魔只覺眞力猛地被人迫回，大過自己所發「追魂五陰爪」多多，由不得連退六步，方始站穩，但已喘息

出聲似不勝重壓般。

匡老大自是關心，退至老二身側道：「老二，覺得如何？」

匡老二苦笑一聲道：「大哥，咱們回去吧，幫不上金老魃這個幫了，對手朋友施的竟是『天靜禪力』！」

匡老大一驚，顧不得有人當面，竟急聲問道：「快些調氣試試，一身功力……」

逸哥兒接口道：「匡老大你放心，我念在你兄弟三十年來從未作惡，故不忍壞了老友的規矩廢去匡老二一身功力，他沒什麼，但是若再逗齊山，和金小賊聯手圖謀藏珍時，再相逢只怕你兄弟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匡老大看看匡老二，兄弟雙雙猛一跺脚，一言不發飛身疾射而去，逸哥兒一笑，手在臉上一揉，神態模樣全變了，接着全身骨節暴响，人也長高了尺餘，成了位紅面黑髮的中年人。

這時一聲哈哈，枯木林中，一位銀髮道長，牽着逸哥兒的小手踱將出來，這場玄妙安排，驚走了兩個魔頭。

道長和紅面人，一心成全逸哥兒，雙雙携逸哥兒而去，當羣俠搜索火珠失落而歸後，可人悄悄示意仇若愚，背人取出一物，是方「石印」，印附一柬，說出携逸哥兒小遊五日的話。

可人仍然不安，仇若愚不由大喜，深爲愛子能得此老垂青爲榮，悄語可人，叫她放心，愛子正與獨步天下人稱武尊的前輩異叟在一起，五日小別，將獲奇緣，歸來後非刮目待之不可。

「齊山」熱鬧了起來，千萬百姓，公湊金銀，以最豐盛的祭禮，最最隆重的場面，虔誠的赤心，由六安縣縣大爺主祭，於今日正午，在流波潼旁大石桌上，祭天祭地並祭龍王了，祈禱龍宮賜福，上天垂諒，廣賜雨露！

祭龍神，是大典，驚動了千萬黎民，自晨至午，人踵相接，鼓樂喧天，炮竹聲响足一個時辰始止，直待祭文讀過，往空叩首，官、民才漸漸散去。

讀友們，這並沒有完，說穿了僅是序幕，原來當地別有風俗，在久旱後，經再三考慮，於萬不得已之下，才走向祭天祭神祭龍王的這一步，祭過後，全縣官吏，要在齊山齋沐三日，靜待甘露自降。

有時很靈，祭過後的次日或再一日，會降大雨，但有時也許適逢上蒼「避暑」他往了，無人胆敢將下民之意上奏，於是乎三日一過，甘露未降，好戲登場。

所謂好戲，戲目是四個字，叫「大鬧龍宮」！鬧龍宮？諸位你可別不信，馬上就有詳盡的交待。

六安縣大爺在齊山整整住了三天，日日焚香，夜夜禱告，遠女色，寡私慾，吃齋，沐身都作到了，可是每當清晨，火日騰升，依然不見半片寸雲！沒有雲那來的雨，三日之期一過，第四天是準備的日子，在第五天正中午，大鬧龍宮的大典，就要開始。

大鬧龍宮是正文，非寫個淸楚不可，但大鬧龍宮的前夜，自定更到五鼓，却是天下武林江湖巨豪爲爭龍宮藏珍，在流波潼一地，作生死之戰的時候，更要寫明。

夕陽乍沉，流波潼上下左右里半路上，普通行人或百姓，皆已得到警告，裹足不前。

反是成羣或散落越過禁域的人，不是武林高手，就是江湖大豪，沒人問，沒人管。

初更時，不知是那位高手，在流波潼附近地上，點燃了明亮的燈籠，使這三二十丈地區，亮如白晝。

自古正邪難同謀，果然，流波潼東面岸邊，集結着百數十名江湖大豪，他們泰半是素識，正在氣吞山河般海口談着，那跋扈而目無餘子之態，使人難耐。

武林中人，不論那家那派，都在西岸，有人鋪蓆子，羣俠坐談，聲輕悄，神色温文，雙方俱皆似有所待。

移時，東岸邊羣邪坐處，突然喧嘩聲停，只見一排燈火照明之下，來了不少人物，爲首者是三個老人，正中一位，誰說不是昔日迷宮主人公孫可！公孫可左側，哈哈，竟是老魃，右邊，一個留有山羊鬍的人物，身材矮小，但氣勢却甚大。

三人身後，有六七十位高手，最扎眼的，是公孫可身後的八名美女，由紅姬領率，和金老魃身後的那個木頭人！

木頭人，一身赤紅的衣衫，臉上也赤紅，大袖肥垂，難見十指，雙目微露一綫，臉上不見半絲活的氣息和神態，但是他能走，一步又一步，走的又快又穩，只是畧現呆板，所以叫他「木頭人」。

認識這個木頭人的不多，但也有幾位，只是現在還沒有到場，所以兩岸羣俠泰半認爲這是金老魃的弟子。

有件事很怪，金老魃那八名各懷一門奇功的親信傳人，現在竟然沒有露面，十分值得玩味。

不止是金老魃，公孫可手下八名令使，只來了一個紅姬，十六賢相露面的只有那「死相」胡堃，「智相」龐老，其餘諸多高手何在？

他那男女三十二名奇特的劍士，除由紅姬領率的八女外，另外還有二十四名，也沒看見影子！

右側那矮小留有山羊鬍子的老者，身後的人却不少，計十四名，都穿着一身連頭帶脚能包裹起來的怪衣服，緊貼身上，背後有一皮囊，不知放置着些什麼東西。

兩岸羣俠，久行江湖者衆，但却無人識得這山羊鬍老頭兒是誰，不過能蒙公孫可看中而相聯結，則此老功力必非泛泛。

公孫可等人，在目光掃過東岸一干江湖好手後，以冷而狠的眼神隔水盯注着西岸羣俠，發現並無心目中的寃家對頭在場，連連冷哼着坐於由手下人早經備好的椅子上。

高背的紫檀椅，一共三張，公孫可，金老魃，山羊鬍老者，各坐其一，餘皆侍立於後。

公孫可此時低低地和金老魃及山羊鬍老者交談幾句。

接着向紅姬一點頭，紅姬離衆而出，站在了最前面。

她也沒有發現心中畏懼但也怨恨的人，冷冷的目光射向西岸羣俠，一字字淸楚的說道：「西岸的朋友們，請公舉出位負責人來，和本大娘答對！」

「本大娘」，她仍以費大娘自居。

這有個原因，費大娘在當地已生了根出了名，如此自稱，能使任何人一聽就明白這位大娘是誰。

西岸沒人答理她，也許是有權利說話的人還沒來。

紅姬見無人應聲，怒哼一聲道：「莫非西岸的朋友，全變成了啞巴？」

有人開口了，這人似是突然從人羣中鑽出來的，先前沒人看到過他，當然也包括了公孫可等人。

這人一開口，就沒說過好聽的話，道：「小丫頭，不，費大娘，妳可是東岸的負責人，能放句屁就叫東岸上的這羣逐臭匹夫們當作聖旨？」

紅姬厲聲道：「屈老西，這是雙方談事，不是潑婦罵街，你若覺得自己能作東岸朋友們的主，再答老娘的話！」

屈老西來了，也只有他，可以……不管的亂開荒腔。

他聞言一笑道：「小大娘，妳呢？妳能作東岸所有小子們的主嗎？」

紅姬一楞，屈老西嘻嘻兩聲又道：「妳不能，對吧？妳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個什麼東西，和公孫可賊老兒，又是師徒，又是姘頭，一身騷氣，就憑妳配站在那裏要和羣俠中負責人答話？呸！」

公孫可竟然絲毫不惱，也不過問此事，紅姬先時還有些怒火，現在却是咯咯地嬌笑了起來。

她笑聲停下，騷媚的向屈老西飛個勾魂眼道：「屈老西，你要是也想大娘佈施的話，等事後背人再談，你聽淸楚，大娘我是奉令傳話，當你們負責人出頭時，我們也自然有够份的人物和他答對！」

屈老西哈哈大笑道：「好朋友們聽到了沒有，那位要對『吃臭肉』有興趣，背人或當面對可以找小大娘討些！」

話鋒一頓，屈老西神態語氣全變了，揚聲道：「東岸上的朋友們，在下屈老西，有幾句話要對諸位說個明白。這次所謂黑，白兩道的聚會，在表面上看來，是偶因傳說中的『龍宮藏珍』，巧然相遇，其實並不！」

他以「並不」二字，來作暫時的結束，使武林江湖如今坐立於東西兩岸人們，俱皆急等下文！

屈老西適時接着又道：「諸位，就算沒有龍宮藏珍這一件事，今夜之會也是無法避免，公孫可當年『迷宮』淫賊，因爲鐵桶般的基業，在半爲人力半是天意之下，陸沉大海，冰消瓦解，此仇他勢在必報，恰又有龍宮藏珍之說，遂巧作安排，以紅姬改名費大娘，六安縣城開設茶樓，暗中調集近八年來經他一手訓練的好手，及不少老魔頭，準備借取寶之事殺盡昔日的對頭……」

紅姬接話道：「藏珍不假，復仇也眞，難道不該？」

屈老西嗤笑一聲道：「妳先給屈二爺閉上那張騷嘴，公孫可若是光明磊落挑明了復仇，屈老西等諸友，會佩服他是個人物，但他暗藏禍心，借取寶之事，使江湖大豪如金老魃等及綠林高手，盡爲其用，不議搏戰與復傷亡如何，皆不損其實力，這種一石二鳥計策，早爲羣俠看破，屈老西並且相信，金老魃及另外江湖大豪朋友們，也不是個傻子！」

話鋒一頓，他突然手指公孫可道：「公孫可，你可敢答我一言？」

公孫可隔岸大笑，道：「說吧，本學士知則詳答！」

屈老西道：「說，今夜是取寶抑或是復仇？」

公孫可暗中注意那山羊鬍老者及金老魃，只見他們臉上都陰沉沉的看着自己，頓知此時若是不加聲明，必將敗事，於是哈哈一笑道：「取寶，也復仇，不過復仇是我公孫可私人的事，取寶却是今夜與會者的公意，爲人行事當是公而後私，取寶在先，復仇壓後，屈老西，這個回答你滿意不！」

屈老西一伸大姆指道：「滿意滿意，佩服佩服，只是公孫可，你的話可是言出於衷？」

公孫可沉聲道：「爾敢侮我，是找死！」

屈老西一笑道：「你能否殺的了我屈老西，現在言之過早，等我們雙方把要緊的事談說淸楚之後，才能輪到其他。」

（未完待續）

兩期完俠情中篇小說

魔門雙飛燕（上）

浮生•文
培勳•圖

一樁武林秘　雙燕爭投林

午牌時分，一輛四曳官車，絨幔儘垂，經閩官道，如飛東馳。

垂幔，多悶！敢情是官家女眷，怕被道人窺取了容貌，守禮。

馳着馳着，忽地一轉折，離開官道馳向武夷山區。

武夷山區，人烟稀少，有也是獵戶，看山漢子，打柴樵夫等粗人，別說是官家女眷，大老爺也會裹足。

難道是掃墓？也許，這天正清明。

這時，車廂裏人聲在道：「爹，孩兒有一積壓在心頭無法釋懷的疑題，想請爹示知。」聲音憂悒恭謹，是個青年男子。

一個豪粗的聲音回應道：「何事？」

「爹一直好像不願在人前露面，拿現在說吧，大可不必絨幔低垂，就像隱藏着什麼不可……」

粗豪聲音截口訓飭道：「大胆，你這是什麼口氣，別忘了我是你爹。」

青年輕叫了聲爹，說道：「孩兒知錯，但是無心。」

粗豪聲音轉訓敎爲慈愛的道：「虓兒，爹不是告訴過你，旣已退出了江湖，不願再露面過問是非麼。」

被稱做虓兒的青年懇求的道：「孩兒斗胆說一句，爹的不願在人前露面，全不同一般的息隱不過問江湖是非，似在躲避一個爹惹不起的仇家。」

粗豪聲音道：「身在江湖，難免跟人結仇，但不是主要原因。」

青年追問說道：「求爹坦言告訴孩兒，父債子還。」

粗豪聲音鄭重的道：「虓兒，你不到二十，就闖出『閃電劍』响亮頭銜，爹心甚慰，但，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不是爹小看你，你還無力來替爹分憂。」

原來車廂裏青年是「閃電劍」虓虓！名氣不小，譽滿浙贛閩江湖道。

「閃電劍」虓虓年少氣盛，不以爲然道：「爹在長別人志氣！」

粗豪聲音道：「並非滅自己威風，爹是知己知彼。」

長吁一口氣，又道：「不談這些，談談新居吧，虓兒，你覺得花五千両銀子，購置一座廢置近百



年的古屋，值得麼?」

號號回道：「整舊如新，已恢復它昔日的雄偉壯麗。」

做爹的聲音更粗豪近乎咆哮，道：「你又花了多少銀兩?不知艱難辛苦!」

閃電劍號號在江湖跺跺腳震懾半邊天，在父親面前却不敢違拗，輕語道：「爹，錢花在房子上，不也等於置產?再說，爹有這麼一座豪華的別府，面子豈不更增光采。」

他爹沒接腔，馬蹄答答，輪轉轆轆中，已翻越過了山脊，車馬如釋重負的滑行在緩斜坡上，奔馳更遠，不一瞬，一座雄偉壯麗不亞阿房宮的建築在望，那就是他父子的新居，座北朝南，背山面溪，雄峙在一處天然屏障的半圓形山麓懷抱中。

車簾捲處，一個虬髯跟一個清秀的面孔探頭外望，視綫投注在新居，清秀面孔正是閃電劍號號，只聽他道：「爹，看我們的新居多氣派好雄偉，威重如王府，景色可比世外桃園……」

他爹氣惱地截口道：「想不到你是這等虛浮誇張，尚虛榮，全不同爹的看法，你會後悔的。」

閃電劍號號頂撞道：「恕孩兒放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脫，我自有打算。」

談話間，車子已抵新居，停在大門首石階，一下人模樣的壯漢趨前迎候，正要提取車廂一角小鐵箱，號號忙阻止道：「不用，退下。」

他深知他爹這口小鐵箱是時刻不離身，從不假手別人的。他察言觀色，知他爹把他剛才頂撞之言還記在心裏，只是當着下人的面不好發作，遂倍加恭謹地陪伴着步進新居。

他將預為他爹準備的一間正房指給他爹，並吹噓道：「爹滿意這間麼?這是全座最好的一間，窗外景色宜人，靜雅不過，適合爹修養納福。」

「我沒那福份。」邊說邊指向轉角去一間暗淡無光的小房，道：「就住這間。」

號號尷尬地一笑，道：「爹，這是雜物間，怎成!」

他爹答非所問的道：「吩咐下去，把這間的通路堵死，窗也釘死，除了趕車的老張，不准任何人到我房間。」

號號情急的道：「爹，請不要叫孩兒為難。」

「你難道忘了爹是說一不二的。」

「爹難道陷孩兒於不孝!」

「遵父命就是孝，不遵父命才是不孝!」

「物議奈何!」

「對人就說爹行道江湖，行踪不定，不就是很好的推辭麼!」

閃電劍號號深深體會到乃父為什麼要把自己埋藏在黑暗裏，一腔復仇怒火頓湧心頭，怨尤的道：「爹，你為什麼作賤自己?為什麼不告訴孩兒仇家是誰?」

他爹領悟兒子的孝心，長嘆一聲，道：「號兒，難得你有這孝心，但你想錯了，是恩不是仇，但恩中有怨，怨中有恩，算得是恩怨難分，你也不要追問，爹是不會告訴你的，更不願你捲入漩渦，聽爹的話，避之則吉。」

號號聽完他爹這段話，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暗忖：「爹已把話說絕，我焉能坐視，不信就沒有一點蛛絲馬跡可尋，我自有道理。」

動念至此佯允道：「爹既這樣吩咐，孩兒遵命不過問就是。」

「那就好，號兒，現在住進這麼大的房子，塲面得維持，爹想靜養一段時期，家務由你照料好哪，十幾處店舖租金撐排場維持家用有餘，你的手面太大，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是，爹。」號號這聲是，全不是由衷之言，還在一邊自忖：「不知我將來息隱江湖，是不是也像爹樣，變成守財奴。」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廢置無人問的親王武夷別府，經閃電劍號號整舊如新人也換了新人，門樓脫落不成字的親王武夷別府橫扁額，也刷新改刻號府兩個斗大隸書金字，原通往別府全被野草吞吃的山徑，也因新主的富在深山有遠親一一自然顯露。

孟嘗君因好客享譽朝野，閃電劍號號自遷進武夷新居，也學孟嘗君邀宴一干江湖朋友，也被譽為孟，春好客，其實，他是別具用心，每宴必有意無意提到他爹的名諱，想在江湖朋友中，聽取仇家綫索。

「號也棄」這姓名，似乎不見經傳，號號所宴請的江湖朋友，竟無一人知道。不禁暗忖：「難道號也棄是爹的隱名，那我是不是眞姓號?不，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爹是正派人，絕不可能改名換姓。爹雖諱言他闖蕩江湖的往事，但武功修為堪稱高手，且自承是退出江湖，何又至名不見經傳。是眞是假，向爹一問便知，但，我怎能問，就是爹不責怪，也會疑心到問必有所為，更會連想到我在揷手他諱莫如深的恩怨，何況我已面承不揷手的，大丈夫一言九鼎，怎可出乎爾反乎爾，還是不問的好，此路不通，可另覓別途。」

動念至此，取過素箋，提筆疾揮，瞬即書好，分裝三隻封套，各寫上地址收件人姓名，召來僕從吩咐道：「迅急去驛站，趕投午正的一班驛郵，快去。」

僕從接過書簡，如飛馳去。

號號復又喚來他爹的心腹趕車老張，吩咐道：「我爹如問起我，就說去杭城等地收討房租金，如無耽擱，五天可回。順便通知馬童備馬。」

趕車老張恭應了聲：「公子放心，老奴理會得，這就去關照馬童。」

說完，欠身而退，走向馬欄。

主人的吩咐那敢遲延，馬童立即搭鞍緊肚，拉馬疾奔到大門首，正好閃電劍號號由大門裏步了出來，接過韁繩，跨馬揚鞭，如飛馳去。

趕車老張也已向老主人轉達了少主人的留話。

夜幕低垂，號府上下人等，都已進至睡鄉，初更時分，一條黑影，自號府後院電射而出，幾個起落，消失不見，黑影身法好快好輕，一望即知是個武林健者。

後院黑影甫失，前院又現身另一個蒙面黑影，輕功不亞先前黑影，進到前院不稍停留，飛身瓦面飄落裏屋長廊。

躡足走近老主人房門前，一聲輕微的「啞」門軸轉動聲，黑影身形一閃，進到了老主人的房裏，黑影眞箇大胆，還反手把門掩上，看情形老主人不在房間。

不知黑影是內力修為已達上層，黑夜可以見物，抑是識途老馬，一伸手就提住了老主人隨身携帶的小鐵箱，見他欲啓鎖又猶豫，有頃，把小鐵箱又放回原處。

忽又迅捷地在書桌抽斗裏亂翻一陣，他找到了一本厚皮薄簿，借着窗紙透進的微光，不停的翻閱，邊翻閱邊自語道：「原來爹是位愛好藝術的畫家，用不同的角度，畫不同的海與帆船，生動得就像要脫紙面飛出一樣。」

怪，他怎地稱他爹，他兒子號號不是已去杭城收討房租金了麼，沒聽說他有另外的兒子，那房中黑影究竟是誰呢?

黑影不停的翻閱，忽又自言自語地說道：「怎的張張都是海與帆船，難不成爹只愛好畫這兩樣東西的?」

忽地目光停在頁面上，不再飄動，訝異的喃喃道：「一幀少女的畫像，漁家打扮，高鼻大眼珠，鴨蛋臉，薄薄的嘴唇，長長的秀髮，十指尖葱白嫩似藕，好美!眞想不到，爹還是個風流男子。」

待闔上畫册，又愛不忍釋的再看了一眼，這才闔好放回原處。

黑影忽地出掌摑了自己一記耳光，自責的道：「號號，你眞該死，做這種窺爹私隱的下流事，怎可懷疑自己父親的身世姓名，罪該萬死。」果然是號號去而復返。

一個當前的難題，湧上他心頭，自忖：「是留下等候爹回來領受責罰?還是一走了之?……再重的責罰，我都願領受，但，爹方面一旦知我偷窺他的私隱，受不受得了這刺激，不，我不能再叫爹傷心，他一直把自己埋在黑暗裏，已是够慘了，好在小鐵箱沒打開，對爹不會發生太大影响，希望他沒發現有人偷進他的房間就最好，這希望有可能，小鐵箱未動是一劑很好的定心丸……

一陣細微衣袂飄風聲由後院傳進他的耳鼓，他暗叫一聲「糟」，知是他爹回來，覆好蒙面，拔脚就往外奔，他忙中不亂，順手把門帶上，探手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引人錯覺投向逃身的相反方向。

他爹江湖老到，一點也不為他投銀調虎計所誘，尾後就追。

好在黑夜難辨身形，他又是着的夜行衣，更難辨認。

他在前面奔逃，將輕功施展到九成，他爹尾追不捨，由身後衣袂飄風聲號號聽出沒把他爹拉遠，不禁暗讚：「原來爹深藏不露，輕功不在自己之下，若被追及，那還了得。」

也就提高了警覺，把功力提到十二成，如飛而逃。

奔行一段距離，覺未聞身後有衣袂飄風之聲，心裏一寬，脚下未敢稍懈，頭也未敢回，間斷有頃，忽覺身後衣袂飄風聲又起，他也無暇細想內中原因，咬牙前奔。

天黑似漆，五步以外，模糊不清，號號經過一陣猛跑，內力已耗盡，視力大減，當發現五步內面臨絕壁時，已收不住前衝之勢，脚下一踏虛，心說完了。

危在一瞬，忽覺後心有股強大力量，將身形拉了回來，在這一瞬，他心中湧現一個念頭：「爹救了我，不如讓我墜崖粉身碎骨的好，這一揭穿，有何面目活在人世……」

動念未已，一個蒼老聲音，傳進耳鼓：「小子，年青青就想死，有負父母養育之恩。」

他聞聲回頭，不禁楞住了，原來救自己不是爹，是個面生的銀鬚白髮清癯老者，總算他茫楞間還不忘禮數，站直身子，拉去蒙面，一抱拳道：「多謝老人家救命大恩，請教上下如何稱呼，日後也好答報。」

「老朽姓名早忘，不勞動問，答報談不上，是老朽追着玩，才險些送你一命，你不怪老朽就算不錯。年青人少陪了。」

說完，大踏步向來路走去，看來是一步一步踏實，但瞬卽去的無影無踪。

閃電劍號號一想老人臨去之言，好難過，自己給人耍了．還要謝恩，眞箇栽到家了。

怎不從好處想．若不是那老人橫裏揷手，他爹會輕易放過他，他爹怎樣也不會疑心到是自己的兒子。

忽然一個念頭激發了號號的靈智，認為老人的現身絕非偶然，有一窺究竟的必要，他念生卽動，脚尖一點地面．飛身上了左前一棵擎天樣高的梧桐樹梢，凝目一掃四野，發現一個黑點，越過山脊，向自己府居方向徐步行去。

稍縱卽逝．號號不敢稍緩．自樹梢斜射而出．脚甫及地面，假反彈之力一點地面．身形巧縱出二丈開外．緊接幾次燕子三點水，把跟黑點距離拉近了二十多丈．已能辨認黑點的身形．不錯，正是那老人的背影。

老人似有所警覺．猛止步回頭，矚目四望，這一瞬，號號在暗處已認的眞切，更肯定是那銀鬚白髮老者無疑。

前去是一無遮掩的山野，號號不敢現身追去．伏在山脊的反斜面．窺視老人的動向。

老人不再徐步了，施展出絕頂輕功，就像一陣風似的，向號府方向飄飛而去。

江湖經驗告訴閃電劍號號，既經施展輕功，在開曠的前道，不可能馬上止步的，動念一瞬，跟踪尾追了去，他無須追及，以老人的輕功身法．他自知是望塵莫及的，他跟踪的唯一盼望是不叫老人脫出他的視綫所及。

一輪明月，羞怯地脫出雲層的追逐．笑意地射照大地．驅走了黑暗。

閃電劍號號奔馳的身形．隨着月光的驟顯，不稍緩地御伏向面前一小丘後．此刻他的視綫在月光下已能把「號府」盡收眼底，也能看清老人的一舉一動。

老人全然不像翦徑之輩，先打量好進出路．就像識途老馬，跨過號府溪橋，閒情逸緻地順手摘了一束越出前院院牆的紅杏，沿院牆脚繞西行去。

黃雀在後窺視的閃電劍號號，看在眼裏滿頭雲霧．暗忖：「看他那閒情逸緻的神情，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樣，旣不像尋仇又不像翦徑而來，府裏根本沒有這個人，難道是下人們的朋友、不會，下人怎會夠資格交他這樣的高手．物是以類聚的。但他走的左側門下人房的方向呀……糟糕，目標要失了，待我追上前去看個究竟。」

這動念只是一瞬，他見老人已轉進牆脚，忙一閃而起，正待追了上去，院牆頭人影一幌，怒喝道：「那來的偷花賊．站住！」

閃電劍號號聽出是他爹的喝聲，側過臉掉頭就逃．一口氣奔了一里多．聽不到身後有脚步聲，才緩步回頭，抬袖拭去額頭冷熱參半的汗珠。忽地憶起似的一聲：「我的馬」．疾步向官道馳去。

日月如梭，轉眼五天過去．黃昏時分，武夷「號府」對山飛來一騎，逕奔號府方向、因夜幕已垂，難辨騎上人衣着身形．守望在院前的下人，正欲叫出：「少主……」

一旁的趕車老張喝道：「喂！你瞎了眼．再看看清。」老張年老眼不花、照子比小伙子亮。

被喝阻的下人半諷半恭維的道：「總管的眼力眞行，我這才看淸不是。」

來騎如飛，兩人幾句話的時間，已馳到面前，馬上是個勁裝漢子。趕車老張正待向前打話，騎上人已翻身下馬，把一封厚厚的書簡遞到趕車老張面前，並道：「老人家可是張……」

趕車老張連忙出雙手，邊接過書簡，邊說道：「老漢張弓長，啊！是我家公子的親筆書簡，公子他……」

「公子……啊，是問我們大老闆，他很好。」大老闆？閃電劍號號改行了？

趕車張弓長，人老經歷多，一點也不顯驚訝，把話拉開道：「老漢代老主人謝謝閣下專程傳簡的辛勞，裏面待茶。」邊攤手肅客。

勁裝漢邊跨回馬背邊道：「不敢打擾，再見！」揚鞭絕塵而去。

張弓長疾步走向老主人的房間，輕敲了兩下房門。

房裏應敲門聲問道：「誰？」話聲重濁。

張弓長輕應道：「是我，老張。」

「進來，門是虛掩的。」

張弓長推門躡足而入，反手把門掩上，走前兩步，雙手將來簡呈到盤坐炕上的主人，道：「是公子寫回的。」

「是號兒寫回的！他人呢？」他震驚，出言顛三倒四，人在，還用得着書簡。

張弓長笑了笑道：「主人先看看書簡。」這話也是多餘的，他主人已在啓封。邊啓封邊支開張弓長道：「你一旁坐下。」

張弓長偸眼一瞥，見書簡裏夾了好幾張大額銀票，無疑是着人先送回房租金。見叫坐，忙應了一聲「謝主人」，識趣地坐向距主人最遠的一張椅，把頭俯注地面。一瞬，耳鼓響起主人的慨嘆聲在道：「完了，完了，我辛辛苦苦省吃儉用積蓄下來一份家私，將要敗在號兒之手！哎！」絕口不提銀票事。

張弓長接口道：「跑腿的漢子稱公子做大老闆

。主人，書簡上可提到……」他自卑身份，把未完之言嚥了回去。

「隔行如隔山，他懂做什麼生意，不如把錢扔進水裏還會『乒乓』响兩聲。」

張弓長迎逢道：「公子精明，歷練一段時間也就會了，公子不是普通人，誰敢在虎口捋鬚。」

「簡上說的含含糊糊，只說在籌備一種跟他性情相近的買賣，天曉得，知子莫若父，他的性情只會大把花銀子，慷我這個老頭子的慨。」

張弓長一面打圓場，道：「容老奴說一句，像公子這樣身在江湖不取之江湖，眞是難能可貴，再說句不中聽的話，只要公子吸吸嘴，錢是有如長江大海，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的。」

「說的也對，有點事情把號兒拌住，就不會胡闖亂闖過問江湖是非。老張，派個可靠的人，去杭城一帶打聽打聽，看他在搗什麼鬼。」

張弓長躬身道：「是，主人如別無吩咐，老奴這就去派人。」

「去吧！……回來！」

張弓長已走到門首，聞喚，退了回來，道：「主人有事吩咐？」

「號兒怕一時不會回來，府裏這不大不小場面，只好偏勞你替我撐住，用錢向我拿，可要省儉點，號兒的來函，雖沒向我開口，我做父親的也得籌個相當數目給他。」

張弓長奉承道：「主人想的眞週到，其實，省也就過去了，連老奴在內，底下人都是忠心的。偏勞不敢，理當効犬馬微勞。派人的事，老奴這就去辦。」

見主人含笑不再言語，乘機退了出來，搖搖頭，深呼吸了口氣，低聲咒道：「老賊眞是個怪物，房裏那麼濁臭，他竟安然無恙。」咒完，才走了開去。

張弓長邊走邊忖：「該指派誰去？」

一個粗壯笨頭笨腦的漢子正向張弓長走來，張弓長得意的一笑，招住粗壯漢子，道：「孫大呆，你走運了。」說着掏出一個飽滿的小錢袋，向孫大呆揚了揚。

粗壯漢子孫大呆一陣痴愣，半晌才轉過腦筋，儍笑道：「總……管……要要……給我銀子？」旣儍還口吃。

「你喜歡白亮亮的銀子麼？」張弓長戲耍着將錢袋又揚了揚道：「五十多兩。」

「當當……當然喜歡。」孫大呆搖了搖頭道：「不是我的，我……不能要。」

別看他儍，還知道臨財不苟取，潔身自愛，難得。

張弓長正色道：「說正經，大呆，這銀子是你奉差遣的旅費，拿着。」說到拿着，小錢袋已脫手拋了過去。

孫大呆接抱手中，道：「要要……要去那裏，用……用得着這……多盤纏？」

「老主人令你找少主人，多賞你點。」

「少……主人不是去……杭城跟好多地方……收討房租金麼？」

「是呀！可是日期超過沒見回來，老主人放心不下。才……」

孫大呆全明白了，截口道：「我去，只担心……怕辦不好，我從來……沒出過遠門。」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文縐縐，孫大呆那聽的懂，張弓長自嘲的一笑，頓住改口道：「天下無難事，只怕不肯去幹。放心去吧！」

「我……這就去。」說完，懷好錢袋，義無反顧地掉頭向院門走去。

「回來！」張弓長喊住道：「也該帶幾件換洗的衣服，還有，銀子要省着花．莫要銀子花完了，事情還沒辦好．那就不好意思朝回走啊！」

孫大呆回身聽完了張弓長的叮囑．沒應聲．掉頭飛奔出了院門．疾疾上道．敢情他也聽出張弓長關注是假．諷刺是眞。

張弓長望着孫大呆遠去的背影．笑了笑．自語道：「呆頭呆腦．眞好玩．眞好玩。」

眞好玩！這是什麼話？安的什麼心？虧他還是號府老主人身邊心腹。

夜已深．號府上下人等早入睡鄉．惟獨那神秘古怪的老主人對月感懷．望子不歸。

驀地遠山傳來一聲凄咽的哀喚，把他從憂思中驚醒，傾耳細聽，又是一聲凄咽的哀喚，他打了個冷戰，自語道：「是鬼叫的聲音！」

夜靜更深，山風習習中，獨自一人，聽到鬼叫，任誰也會毛骨悚然！

總算他闖過江湖比一般人胆大些，還能再聽下去。

「嗚……啃，嗚……啃……」

鬼叫的聲音，由遠而近，他覺着就像朝着他來的，不自禁抖顫了一下，背脊有些涼沁沁，就像是一陣陰風襲體，他本能地扭身回頭，這可把他嚇壞了，一個鬼影正向他撲抱而至，心知是鬼，不敢還擊，一閃避過。

鬼影好快，兩次撲抱又到，他的房間是很窄小的，他已無閃躲餘地，情急智生，一矮身逃過鬼影撲抱，順勢一滾，藏身在書桌底下。

他滾向桌下，是有用意的，他有一柄削鐵如泥

的短劍暗藏在書桌夾縫裏，他雖同一般人樣也怕鬼，但心智不亂，想到鬼是怕寶劍的，才滾向桌底要取他的短劍，用來對付鬼。

當他短劍龍吟在握時，鬼影一幌，去的無影無踪。

鬼去，他心神頓定，開始懷疑鬼是人扮的，忙走向門摸摸門，門仍是門好的，再走向窗，窗是釘死的，連窗紙都是完好，看看頂，屋頂無路，望望地，地下無門，他這回眞箇寒悚在心，喃喃自語道：「眞的是鬼呀！」

他凝神傾耳細聽了盞茶時光，不再鬧鬼，連習習山風也停了，但他不敢睡下，取過一把椅子背倚牆角落按劍危坐，目光凝神，眨也不敢眨一下，敢情他要坐待天明。

人的精力是有限度的，尤其緊張中更耗精力，也不知在什麼時候，他的眼皮垂下，靈魂飛入夢，彷彿間被抓了去，受盡各種重刑，被五花大綁拉赴刑場，大炮一聲響，劊子手舉刀砍向他的頸上，頸骨卡察一聲脆响，大驚醒轉。才知南柯一夢，有人在敲他的門。

睜眼一瞥太陽透窗投影，才知已是日上三竿，聽出敲門聲是趕車老張，問道：「什麼事？」

張弓長在門外恭應道：「主人，老奴送餐來，請開門。」

「現在不想用飯，省一頓，馬上就中午飯了，端走。」

「是！」張弓長恭應着，邊端走邊暗諷道：「好個守財奴。」

自這夜起，虢府每夜都鬧鬼，人心惶惶，下人們一至黑都擠在一起輪班守夜，唯張弓長，老主人胆大單宿，實在說只有張弓長一人是眞的胆大，老主人一家之主怕也得綳着點，他自那夜跟鬼打過交道後，把睡眠改在白天，夜晚照那夜如法泡製，搬把椅子坐在角落裏，按劍待旦。

幾天來鬼還是不忘關顧他，陰風陣陣，哭聲時起，或左或右，或上或下，終夜纏住他不去，只是沒現身。

一個人被鬼魂連夜死纏，怎受的了，幾天下來，他已被摧得精神恍惚，眼神呆滯，時而自說自話，不知渴，不知飢，睡不寧，坐不穩。

在別人，早把鬧鬼的事，宣傳開去，他全不露口風，不躲不避硬挺，難道也有不可告人的隱衷，怪！

閃電劍虢號眞的做生意了，且做的是大買賣，「押店」，浙閩粵地各大城邑都設有分號，總號設在杭城南大街「震遠鏢局」舊址。

他的「押店」，不同一般超高利貸專吸窮人血的當，不圖利，但規矩可不小，「押」的分紅黃藍白黑五級，典押金額紅級百両，黃級減半，藍級二十，白級五両，黑級一両，憑字號，眞才實學，是爛本押，良心押，不取分文利息。

這叫什麼押店！空前絕後！招牌寫的明白：「武林江湖朋友『押』。」

江湖道義只是一句美言，有良心的少之又少，不到三個月，大老闆閃電劍虢號，押當的數字以萬計，以每件五両計，就是白銀五萬両，這數字賠掉他爹交給他掌管的十幾家頗值錢的店舖房也不够，奇怪，他那來這多錢。

閃電劍虢號爲什麼要這樣做？疏財仗義只是個好聽的名詞，他不會那麼傻吧！

各分號職掌的黃，藍，白，黑等四級押當，生意興隆，應接不暇，門前擺長龍。

杭城總號掌握的王牌紅級押當，竟然無一人問津。

也就是說，有眞才實學的道中朋友，都不稀罕，這數目，當字號總是丟人的事情，世道是笑貧的，藍，白，黑三級都是江湖流浪漢，這些押當，十有九是有去無回，都是些賭鬼癮君子之屬，五両十両雖是小數目，人數一多，又是有去無回，有金山也難塡無底洞。

閃電劍虢號在各分號一而再的催請撥欵情形下，不禁着了慌，叫過侍役把賬房召來。

賬房先生王善賈是個戴老花眼鏡的駝背瘦矮老頭，一直在當舖業混生活，跟在侍役身後，走進大老闆房間，欠身道：「老闆有事吩咐？」

閃電劍虢號劍眉微皺，道：「王先生請坐下來談。」

賬房先生王善賈一躬身，退坐一旁，虢號接道：「我想知道現金還結存多少？」

王善賈擠擠眉道：「回老闆的話，如照各分號的要求照撥匯的話，錢莊就不再有餘銀，怕還有千両左右的虧空。」

這時，虢號面色一陣青一陣白，他担心他這間別開生面的武林江湖朋友當，這就要關門大吉，喃喃道：「我也有感覺，知道餘錢不多，想不到已這快就一文不剩還要塡補虧空，已三個月了，還是一點頭緒也沒有。」

王善賈接口道：「老闆，恕屬下岔句嘴，這種當舖，怕難有賺進的一天，要想有頭緒，得改弦易轍，從頭做起。」

虢號苦笑了下，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你不懂。」

王善賈不服氣的道：「屬下幹當舖這行業已將

近四十年了，如照卑職的辦法經營，準賺大錢。」

虢號笑了笑，把話題轉開，道：「各分號照半數撥付，不要拉欠錢莊。」

王善賈是個忠心保主的老實人，脊言道：「老闆，這不是根本辦法，根本不是在做生意，恕屬下直言。」

閃電劍虢號感激地一頷首道：「我知你是好意，但你不懂江湖。」

王善賈牛性大發，頂撞道：「天下烏鴉一般黑，誰做買賣都在圖利，天經地義。」

總號店門外，傳來馬蹄答答車輪轆轆停煞聲，閃電劍虢號目注賬房王善賈道：「告訴你，江湖道的烏鴉是白的，你的責任是管賬，別的事不勞越俎代庖，快去前面看看，可能是送銀子的人來了。」

王善賈吃驚的一怔，還未驚醒，房門外敲門聲道：「老闆，送銀子的車等在店門首。」

「進來！」虢號命令着道。

推門進來的，是剛才那侍役，邊走邊重複先前的話道：「老闆，送銀子的車等在店門首。」

虢號臉色一沉，道：「牛二，怎見了銀子把自己的骨頭都散了。」

被叫做牛二的侍役，已知失態，忙恭立回道：「奴才知錯，下回不敢。」

「你手上拿的？」虢號目注着牛二手上的書簡問。

牛二這才記起，忙雙手呈上道：「這書簡是送銀子的人帶來給老闆的。」

虢號接過瞥了一下封套，賬房王善賈識趣地告退道：「敝職這就去會同金櫃點收入庫，告退。」

「去吧，點收後給我個數字。」

王善賈恭應了聲「是」，欠身而退。

虢號目注侍役牛二吩咐道：「你也下去。」

兩人相繼出房後，他才啓開來簡，細閱一遍，收好後，倒靠椅背，進入沉思。

他細味着在追憶——

我離開家時，曾關照過趕車老張五天可回，其實不躭擱四天的時間足够，因我曾函約三位師兄在杭州附近的杭城四海客棧中會晤，才把回程推後一天。

我收完各處房租金，最後才及杭城，花不到兩個時辰杭城的房租金也收齊，當我落脚四海客棧時，離函約三位師兄見面的時間，還有三個時辰，閒着無聊，關照好櫃上後出了客棧，信步溜躂，到我東門，正想往轉走，突聽到一陣鑼鼓喧天响自城門以外，一種莫明的好奇心，驅使我循聲出了城，原來是擺場子賣藝的，一看場面，就知道是大馬戲團，這對我說是不值一看，正要離去，場子裏一個賣藝的嬌甜叫聲把我吸引住了，一個意念頓湧：「聲音這麼好聽，不知她人美不美？」

動念間，不知不覺，向場子走去，掏了一點碎銀給守在進口的壯漢，隨着觀衆湧進圍帳，觸眼即瞥見一個着淡綠短打長髮披肩手舞柳葉雙刀的少女，在場心顯身手娛觀衆。

觀衆間歇地爆起如雷掌聲與叫好聲，我冷眼旁觀知觀衆中沒一眞正行家，掌聲叫好聲全錯了板在隔靴搔癢。

少女內力不弱，算得劍道高手，身法輕盈，美妙至極，尤其柔功超絕，我自問也難望其項背。更令我咋舌的竟看不出她武功路數，章法大異中原九大門派。

我驚異不已，不自禁擠身向前，站進人圈的第一綫，距離拉近，獻技少女倩影美姿，看的更見眞切，黛眉、杏眼，鼻如懸玉、口似櫻桃、貝齒瑩潔，隨笑靨淺露，一對攝魂梨窩配合那施粉則太白敷脂則太紅的瓜子臉上，美得令人不敢正視，身段兒又是那麼婀娜多姿，雙峯堅挺得欲脫衫而出，解舞小蠻腰恰一捏，沿突圓豐臀斜滑而下天生一對修長適度玉腿，配合一雙三寸小金蓮，美艷無雙，人間絕色。

她劍舞突快，只見銀虹，不見倩影，當我陡地瞥見她帶動銀虹作勢待升離地昂空之頃，我情不自禁脫口而出：「鳳翔九霄」高叫出了聲。

大出意料，她不獨不「鳳翔九霄」，連劍也不舞了，一對大而圓的黑眼珠，盯視着我一瞬也不瞬，我自知失檢，不敢正視地把頭側向一邊。我不知我是羞是怯，無地自容地擠出人羣，快步離出。

我邊走向回路邊忖：「想不到有個賣藝的姑娘家，功力這等深厚，能施爲『鳳翔九霄』已是高手，竟能收發隨心，達爐火純青極峯境界，奇怪，她那點年歲怎能有這深造詣，看上去不過十五……」

「不對，人家滿十六了。」一個嬌滴滴聲音，在虢號身後接口。

我聞聲止步回頭，尷尬一笑，說道：「是姑娘妳！」

「嗯，是我，你覺得很奇怪麼？」好俏皮的問話。

「我驚奇姑娘的輕功身法，在下被跟踪，一直沒警覺。」

「這麼說，閣下是位高手，不打自招了。」明是恭維，暗在刻薄，好個利嘴的姑娘。

「那裏，那裏……」我英雄氣概盡失，期期艾艾把話頓住。

姑娘噗哧一笑，道：「一表人才，怎地說話像

個大娘姑，說呀！」

這一笑激發了我男兒漢自尊心，正色道：「姑娘跟踪在下就爲我說這幾句話？」

話至此，感到有些過份，一笑，和顏道：「姑娘天姿國色，武藝超羣，在下景仰的很。」

「別這樣打哭了哄笑好不好，我追上你，就是爲着請教的心。」嬌嗔着道。

「姑娘有何見敎，請講當面。」我親切的問。

「別這麼姑娘前在下後的，多俗氣。」她邊蓮步輕移，走向環城小徑，我緊跟一步，走個併肩，相對無言勝有言，心心相印，慢步了一段不太短距離，情感也跟着飛快上升，姑娘先打開話匣，輕啓櫻唇道：「我姓冷叫婉如，你呢？」

「在下……」忙頓住致歉道：「對不起，我說溜了。我姓號，單名號。」

冷婉如忙截口道：「明白了，你怎麼姓這個怪姓，多考人，我起初以爲你跟我的仇人同姓。」

我關切的問道：「你那仇人，叫什麼名字？何方人氏？」

「郭子儀的郭，叫旱仔。」

我忽有所悟道：「是了，仔是粵地方言，妳那仇家郭旱仔定是粵地人氏。」

冷婉如蠔首又搖，道：「那也不見得，我們靠海生活的人，男人十個有九個都叫什麼仔什麼仔的。我還記得我小時被人喊做小女仔。」說完，黛眉緊皺。

我寬解的道：「婉如，妳不必怕找不到仇家，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有名有姓總有線索可尋，我比妳更苦……」欲言又止。

冷婉如精明透頂，緊追不捨道：「怎不說下去？瞧不起我們是賣藝的！」

我得寸進尺的稱呼道：「婉如妹會錯了我的意思，我號號三生有幸結識了像妳這樣一位巾幗佳人，只有自愧形穢，婉如妹出此言，豈不令我慚愧欲死。」

冷婉如聞言悠悠一嘆，喃喃自語道：「我往日從不被男人們的花言巧語所動，怎的今日裏……」欲言又止。

瞥了我一眼，嫣然道：「何必這樣認眞，你不太了解我的性情，我是心直口快，說過就算了，號哥哥何必認眞。」

我靠近一步，溫情的道：「婉如妹，我眞怕妳一氣不理我。」

冷婉如悶鼻一笑，道：「你眞傻，我這不是在你身邊麼？」

話至此，忽地花容一沉，收回緊倚着我的香肩，正色說道：「你不覺得我自動找你，是脂粉陷阱麼？」

我茫然，半晌才道：「不，一點也不，我看出婉如妹不是那種人。」

冷婉如冷冷道：「你錯了，至少初時我是不安好心的，當你在場子裏高叫一聲『鳳翔九霄』被我發現你時，一瞥之下，我有一個奇異的感覺，認爲你跟我那仇人有種難以言狀的干係，但我又說不出爲什麼會這樣想，不自禁追了前來。」

我接口道：「現在呢？」

冷婉如笑道：「我說你傻沒說錯，這還用問，我要是還那麼想，我會這樣對待你，一個姓號，一個姓郭，風馬牛不相及。」

說完，自動伸出纖纖玉手，拉住我的雄壯手，無疑她已芳心暗許。

我獲得佳人芳心這份暢快，是筆墨難以形容。

男人在女人面前，常會自吹自噓，追求中更甚，我也不例外，自薦道：「婉如妹，我想妳應該問問我是幹什麼的。」

冷婉如打趣地向我上下打量道：「嗯，是個俊美的貴冑公子。」

我哭笑不得的道：「請不要挖苦我好麼！難道我在婉如妹眼裏，只有這點份量？」

冷婉如嫣然一笑道：「我在跟你鬧着玩的，你不想想，你如在我眼裏是公主哥兒，我會喜歡你。」她的作爲雖是大胆，說完，也不禁緋紅滿面，粉頸低垂，無限嬌羞。

我心花怒放的歡聲道：「那你是憑着什麼喜歡我？」

冷婉如不答，我湊近她的耳鬢細語道：「我是一見鍾情，你呢？」

冷婉如閃躲出五步，玩皮的道：「羞羞，我只是說喜歡你，並沒有說……」她難以出口的把話頓住。

我不敢追得太緊，再說，婚姻是大事，怎可第一次見面就談婚嫁，幸喜我沒說出，我又舊話重提道：「妳既然看得起喜歡我，最低限度妳應知道我是幹什麼的……」

她不悅的道：「大英雄，報個萬兒吧！」

我巧妙地故作輕薄長揖道：「閃電劍號號，拜見冷姑娘。」

她聽了無動於衷，冷冷說道：「你既報了萬兒，我也得回敬，姑娘就是神劍笑羅剎冷婉如，你可知道？」

我如入五里霧中，半晌，答不上話。

她噗哧一笑道：「我是自己封的，你又怎會知道。」

我也被引的哈哈大笑，陡地我瞥見她花容暗淡，淚珠暗轉。我大驚，追問道：「婉如妹，妳怎樣了？」

冷婉如强笑道：「沒有什麼，只是覺得不配跟你這大名鼎鼎的閃電劍打交道。」

我知道她話裏的意思，豆大的汗珠自我額頭湧現，我求告的道：「婉如妹，請原諒我，我是好意，絕非自誇。」

她答非所問的道：「我由你眼神裏看出你在需要什麼，你不必顧慮什麼，你親我吧？」

人是情慾的動物，美色在前，我眞想撲過去親她吻她，理智與情慾鬥爭中，我狠狠咬一口舌尖，才清醒過來，堅定不移的道：「不！」

她笑了，笑得那麼美，無比溫柔的道：「號哥哥，你既然說了『不』，我才直言，你假使眞的親我，小妹是不會拒絕的，但，那只有一次，再見面就成陌路。」

我由衷的接口道：「婉如妹，妳考驗的令我由衷感激，也欽服婉妹的不平凡。」

她蠔首微點，親切的道：「再過盞茶時分，又該我粉墨登場了，來日方長，小妹這就告別了。」

我攔住道：「我理應送婉如妹一程。」

她笑道：「你又在傻，一眼望得見。」

我沒應聲，跟在她身後走去，心裏在答：多相對一時半刻也是好的。

臨分手時，我約後會。

她默然一笑道：「明天同一時間，在你受苦的地方等我，不見不散。」

當我目送她去遠，這才想起與幾位師兄約會的事，忙邁開大步，緊往回趕。

當我跨進客棧大門時，掌櫃的迎上道：「號公子，你回來了，有你幾位朋友找你……」

我斷定是我函約的幾位師兄，沒問掌櫃。「啊」了聲，逕奔房間，掌櫃的尾後叫喊道：「公子留步。」

我止步回頭，掌櫃邊走向我邊說道：「你的朋友等不及，留個條紙走了。」說着，將字條雙手遞過。

我接過一看，認出是三師兄的筆跡，條上約我在南大街「震遠鏢局」舊地見，說有要事相商。

原是我約他們，反賓爲主，說跟我有要事相商，我懶得去想，疾疾奔向指定地點。

不半盞熱茶時光，我就到達，師兄弟們久別重逢，自有一番寒暄話舊，我驚奇小師妹江瑤姬也在座。瑤姬的父親是贛北的首富，江湖渾號金算盤江百萬，爹提到此人就搖頭，有錢的大小姐自是性子大，受人迎逢，說句良心話，瑤姬對我總算不錯，另眼相看。

室中陳設華麗，瑤姬師妹儼然以主人自居，三位師兄絕口不提約我何事，我也就裝馬虎看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聽口氣，三位師兄跟小師妹瑤姬的父親金算盤江百萬熱情的很，江世伯前江世伯後的。

一陣脚步聲響自甬道，他們不約而同離座走向門首，我附和着走在最後。

門啓處，一位員外郞模樣稀髯老者昂然而入，後隨八名勁裝壯漢護衞，壯漢止步門外。

瑤姬搶步奔向稀髯老者，喊了聲「爹」，偎倚而前。

稀髯老者，輕拂瑤姬披肩秀髮，慈顏道：「這麼大人還像小孩子，不怕師兄們見笑。」說着，電目一掃師兄等幾人，目光投注在我身上，一瞬也不瞬。

我神色泰然，不倉不避，但這只是一瞬，再多一刹，就顯得尷尬了。

適時大家不約而同的一聲：「恭候世伯！」出自三位師兄之口，將金算盤江百萬的視線，引了過去。

「坐，坐，不用客氣。」金算盤江百萬說着，自先落坐主位，大家才相繼坐下。

江瑤姬坐在我的下手，我嗅到濃濃的香味，這香比之冷婉如淺抹的淸香，眞有天壤之別，一俗一雅。

江百萬看看女兒又看看我，爽朗的道：「號賢侄少年英俊，弱冠少年，就能出人頭地，闖蕩出『閃電劍』響亮字號，前途眞未可限量。」

這是客套話，我只好答應道：「是江世伯的過奬。」

「不必客氣，老夫從不輕易讚許一個人的。」江百萬把目光轉向三師兄道：「今日之會，算得是一室俊彥。」

三師兄挿口道：「全仗世伯栽培。」

江百萬頷首道：「好說，今天邀約幾位賢侄到此，是想借重幾位。」

仍是三師兄領銜道：「借重不敢，世伯儘管吩咐。」

我如坐針氈，尚未聽出端倪。

江百萬輕咳一聲，道：「老夫息隱江湖近三十年，常想爲江湖稍盡棉薄，苦無適當機會，兼無可信託之人，現在有了幾位賢侄帮忙，老夫就可放手去做。」

他淸理了下喉痰，又道：「老夫是生意人，三句不離本行，計劃開當舖，廣交道中朋友。」

我聽的一怔，正待站起來諷刺老財迷幾句，被瑤姬暗運內力壓住雙肩，無法站起。

江百萬已會意我的不滿，忙解說道：「號賢侄敢情是誤以爲老夫開當舖爲了賺錢，你錯了，是百分之百賠本。」

於是說出他一套武林江湖朋友「押當」的辦法。器重地邀我負責總店，派三位師兄負責湖州、金華、溫州等三處分店。

我不信他的鬼話，冷冷道：「江世伯的計劃，令我震驚。」

江百萬臉色一整，沉聲說道：「號賢侄是話裏有話？」

我不諱的道：「但願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江百萬哈哈一笑道：「賢侄果然不凡，一言中的。」

一頓，目光一掃，又道：「老夫也不須保留，遲說早說一樣，我要借武林江湖朋友『押當』接觸的各色人物中探聽一個人，不過，這只是附帶。」

「仇家？」我追一問。

「也可以這麼的說。」江百萬的話說在兩可之間。

「值得江世伯重視之人，想必不平凡。」

「說的是，武功不弱，論劍道不在你賢侄閃電劍之下。」江百萬在激將。

我不中他的激將計，再追問一句，道：「是正是邪？」

他不作正面答復，以問代答道：「幻影賊魔這名號，賢侄看是正是邪？」

我沒那麼聽話，他問什麼我就答什麼，否定的道：「也許是晚輩寡聞，中原武林江湖黑白兩道，沒聽說過有幻影賊魔這號人物。」

「這是難怪，你年不過弱冠，二十年前提到幻影賊魔葛孔亮婦孺皆知，眞箇是惡名遠播……」

我無心聽下去，脫口問道：「也姓郭？」

我分不清是不是連想到冷婉如的仇家姓郭，才有此一問，但話一出口，心裏已有了答案，不是姓郭子儀的郭，是姓諸葛亮的葛，因爲葛孔亮這姓名，一經提起，在我的記憶裏，雖很模糊，但並不陌生。

「可不是姓賢侄那號，是諸葛亮的葛。」

他這一說，更證實我的想法，忙抓住這點模糊的記憶，摒棄雜念，靜靜的追憶，往事，一幕一幕的如在眼前，惟獨「葛孔亮」的影子仍是模糊不陌生。

「號賢侄，你在想什麼？」

我如在夢幻中被驚醒，靦覥一笑道：「啊！沒什麼，請恕我失儀。」

一個意念飛快的湧上心頭，暗忖：「爲了親仇，爲了幫忙紅粉知己冷婉如找到仇家，爲了模糊不陌生葛孔亮這個人，我要不考慮的接受江百萬武林江湖朋友『押當』計劃的所謂借重，屈居一時。」

心意既定，忙謙道：「剛才晚輩是在想，怕我才薄力微，有負江世伯所托。」

江百萬讚許的道：「號賢侄能不盈滿虛懷若谷，老夫就更加放心。就此一言爲定，姬兒留下跟幾位師兄商量籌備，擇吉開張。號賢侄，大刀闊斧的幹一番，錢不成問題，有老夫在幕後支持你，還怕什麼？」

「江世伯，這樣不妥，您不便出面，就叫瑤姬師妹主持，我全力協助她，您看可好？」

姬瑤接口道：「我要是想當武林江湖朋友當總號大老闆，還會像捉迷藏樣把你找來，你眞不聽敏。」說完，小嘴一噘。

我恍然，尷尬一笑，道：「妳怎早不說？」

他然一笑，忸怩道：「現在說並不遲。」

我心裏一陣忐忑，暗道：「糟糕，我是無心之言，她聽成有心，這以後的痲煩可就大了。」

就這樣我就糊裏糊塗當了武林江湖朋友「押當」杭城總號的老闆，也因爲這，我跟瑤姬師妹朝夕都在一起。

幾位師兄都在暗羨我已做了江百萬的準東床。我是啞吧吃黃蓮苦在心裏。

江瑤姬確也是個美人，但我總覺得她太俗氣，一天濃裝艷抹，遠不及冷婉如的素裝淡雅。

大馬戲團在杭城頗受歡迎，連台三月不衰，我跟冷婉如都在老地方約會，從未間斷過一天，兩情繾綣，互爲心許。

江瑤姬這邊，我一直虛與委蛇，雖然自知罪過，但我怎能表明傷害她的心，我更有所顧慮，名是武林江湖朋友「當」老闆，實則命脈操之她手，她一不供給銀両，「當」店就要關門大吉，我良心受到責備，苦痛萬分，決心找個適當的機會，跟她攤牌。

決心雖下，一直都沒勇氣向她啓齒，時間很快又溜過去半月時光。

一天，眞箇晴天霹靂風暴臨到，我跟冷婉如正在小溪邊擁吻魂飛九霄之頃，給江瑤姬碰見，說是碰見不如說是捕捉而來，她雌威大發，嬌叱道：「好不要臉的一對男女！」

我們一驚分開，冷婉如羞怯地背過了身，我也被愴的面如潑血。

「師妹妳……聽我解釋。」

瑤姬嚎啕的道：「用不着解釋，你騙了我，你使我心碎，我要報復。」

這邊還未按住，那邊又起，冷婉如花容慘淡，一字一淚的說道：「這是夢！夢！夢！夢是應該醒的。」

我意思到大禍臨頭，我將要失掉冷婉如，我的原定計劃將要破滅，我發狂的吼道：「婉如，這不是夢，請妳相信我……」

婉如截口道：「請不要說下去，徒增不快，天下無不散的宴席，我該道珍重了。」她聲未落，蓮步已在輕移。

江瑤姬嬌叱一聲，道：「站住，想走，沒那麼容易。」聲落的同時，一閃身，擋住了冷婉如的去路。

冷婉如止步和顏一笑，沒開聲。

江瑤姬得寸進尺，冷冷一笑，道：「一個賣藝的小妞，自不量力，竟敢跟我江瑤姬作對，妳是找死。」

冷婉如笑容頓歛，不屑的道：「江姑娘，不可欺人太甚！」

江瑤姬橫蠻不講理的道：「欺妳就……」右手已作勢要動粗。

我情急，一閃身按住了她待動粗的手，身形橫擋在兩人中間，目眥欲裂的怒視着江瑤姬，一聲不响。

江瑤姬似怒極，出左手一式「葉底偸桃」，點在我「橫血海門穴」下寸半的痲穴。

我料想不到她會向我出手，驚覺時已遲了一剎，我四肢頓失知覺，無力動彈，任由她倆一較長短了。

江瑤姬龍吟驟鳴，已將肩頭交叉兩柄寶劍握在了雙手，刻薄的道：「這溪邊隱秘的很，宜於男女幽會，也方便動手過招，免得妳賣藝女說姑娘欺壓了妳，接住。」

說着，將左手握的一柄劍，劍柄朝前擲向冷婉如，劍疾如矢，帶動破空之聲。

我暗替冷婉如揑了一把汗，江瑤姬這暗運內力的一擲，力道可觀。

只見冷婉如在劍將近身之瞬，柳腰一躬，出二指夾住劍柄向後一帶，劍運弧形一脫手，劍柄轉前，歸趙回飛，她並沒像江瑤姬樣顯露一手，劍行徐緩，但看在行家眼裏，就知她那從容不迫輕描淡寫的回敬，蘊藏着深厚不止此的內力。

江瑤姬應能看得出，但她氣浮傲驕，輕視賣藝這一行，更如醋海波瀾，已全失理智，只見她出劍撥落歸趙之劍，發瘋地挺劍而上，一式「金蟒吐信」，走中宮，刺向對方胸門。

這是什麼招式，空門大露，準定要吃虧。

冷婉如並未乘虛進擊，身形向左閃出丈許，心平氣和的遞話道：「江姑娘，妳當也看得出，我是禮讓，請不要逼我還手。」

江瑤姬未等冷婉如把話講完，劍舞銀虹，搶步攻了上去。

看樣子，江瑤姬不敢再輕敵了，搶攻中先舞動劍氣護身自保。

冷婉如不再閃避，腳踩迷踪巧步，穿梭在江瑤姬的劍幕之內，恰似一隻穿花蝴蝶，身法靈捷柔美已極。

我的穴道被制，愣在一旁乾急，一個是情侶，一個是師妹，雖有厚薄之分，任何一方傷亡，我都遺憾終身，更不能辭咎卸責。

多虧我穴道被制，視力減退，只見銀虹，難辨招式，眼不見心不煩，減却驚駭不少。

我默記應已近百招，陡聽冷婉如高叫一聲：「承讓。」身形如巧燕飄出丈外，右手拿着一條紅色絲巾向江瑤姬站立處擲去，我記得那紅色絲巾原是束在江瑤姬頭上的。

紅色絲巾脫手，她身形已燕子三點水，遠飄而失。

江瑤姬羞的滿面通紅，一聲不响，拾取扔在地下的另一柄劍，看也不看我一眼，揚長而去。

我心急如焚，追着她的背影，高叫道：「我的穴道。」

她充耳不聞，足下加快，瞬卽消失在彎道裏。

我運內力費了一個時辰多，才冲開被制穴道，第一個要找的，是冷婉如，要向她解釋誤會，明心迹。

去到她們大馬戲團，既未見她登場，更不見她的影子，我耐心的等候，等到煞戲、等到夜、等到天明，我望眼欲穿，始終見不到她回轉，就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樣，我知冷婉如除了大馬戲團，在杭城無親無戚，難道她？想到壞處，我不寒而慄。

回到當舖，也不見江瑤姬，詢之店伙們，異口同聲說她昨夜沒回。

責任在身，只好放下情孽，强打精神，處理店務。

我心亂如痲，坐立不安，草草把店務安排一下，我又去到大馬戲團，冷婉如倩影杳如黃鶴，一去不復返。

返來也不見江瑤姬。

我回到房間，坐下來把如痲的心緒靜了靜，將我跟她兩人的關係責任分別衡量了一次，衡量的結果，我跟江瑤姬雖說有同門之誼，但在目前情形下

，是利害結合，至於說安排我做老闆是別具用心，那是她的事，她是用爐子靠我水缸，我不聞不問已是很客氣了，妳願把爐子搗掉，與我水缸何干，冷婉如就不同了，她是因我受羞辱，海誓山盟，言猶在耳，我怎能作負心人，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她找到。

想到這裏，忽然靈機一動，何不乘黑夜隱住身形偸進大馬戲團暗中窺看一番，探個究竟，可能她是有意迴避我也不一定。

當我乘夜去到大馬戲團場址時，豈只是失望，令我大吃一驚，大馬戲團遭了回祿之災，餘烟還縹緲未盡。

我就近一打聽，獲悉是大馬團自己火併，火燒道具散伙。

這要找冷婉如就更增加了一層霧，天涯海角，玉人何去！我自問，飄洋過海上天入地，我也要找到她。

喜出望外，第二天清晨，收到她由驛郵遞送的一封書簡，我喜極而泣拆閱她的來簡，上面寫道：「號哥哥，請不要笑我寫的文不成文字不成字，可是我說的是心裏的話，溪邊一別，我原想不再見你，可是分手後，想念之情，日如三秋。你那位師妹給我的羞辱，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的，我爲你盡受了，我看你們的關係不僅只是師兄妹的情誼，我想到很多很多，我也看出你不是負心人。

「就是我有效法娥皇女英之心，令師妹怕也難容我側身其間。

「且不談這些吧，小妹有一心願也是我們共同的心願，首務之急就是尋找仇家，武林江湖朋友當是個接觸三敎九流的好地方，不能因兒女之私，誤了大事，這是小妹佯裝火併散掉馬戲團的原因，以釋令師妹的疑妒。不然的話，令師妹一怒停止對號哥金錢的供給，豈不全功盡棄，你這該放心了吧。

「你在當店訪，小妹在道中探，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我的行踪不定，一有消息，我會跟你連絡的，安心辦事，再不要胡思亂想了，祝珍重，妹婉如頓。」

我如吃了定心丸飲罷玉液瓊漿，精神百倍。

可是風波並未停息，江瑤姬自那天負氣出走後，一直沒有信息，一文錢逼死英雄漢，她如不再供給當店日以千計的銀兩當欵支付，當店就得關門大吉。

當我把賬房王善賈王老先生請到房間，查問庫存指示措施之瞬，後繼的銀兩已適時送到，解了燃眉之急，可是隨跟車附來江百萬致我的一封書簡，令我震驚不已，哭笑不得。

閃電劍虢號回味至此，復又拿起江百萬長及五頁的來簡，翻至一處，喃喃唸道：「姬兒哭着回來，泣訴你跟賣藝女在溪邊被她不意碰見那段經過，老夫姑妄聽之。少年風流，逢場作戲，無傷大雅，若談嫁娶，就得門當戶對，有道是色不迷人人自迷，一失足就成千古恨，賢侄聰穎過人，當用不着老夫絮絮多言了。俗話說：少女心海底針，又道：女長十八變，姬兒揷手你跟賣藝女這趟子事，老夫老了，對你們年青人眞沒你們法了……」

虢號放下書簡，莫可如何地苦笑了一下，提筆寫好回簡，飭役交給銀車帶回。

一場不大不小的醋海波瀾，雖仍平靜，可是，隱憂未除，因兩女都有了下落，虢號總才能心寬一時。

三月無人上門的總號紅當，就在這天，已末初時分櫃上也來了顧客了，且一來就是三位。

當票上典當人欄寫的是潮州三友，潮州三友在江湖道南七省中的浙贛閩小有名氣，稱得一流，不致爲了百兩之數，千里迢迢趕到杭城來當字號。

虢號一見是潮州三友，心裏早就明白他們的來意，因他跟潮州三友的老三色狼喬彪結有樑子，當是假，尋仇是眞。

潮州三友中任何一個單打獨鬥，虢號自信有勝算把握，如是聯手以多爲勝，那就是未定之數。

他提高警覺，穿上護胸，緊扣短打，連暗青子也別在腰際，外罩錦繡乳色假袍。秀士冠，薄底廡打快靴，腰佩三尺青鋒，洒脫中不減威武氣派。昂然舉步，走向較技場的接待間。

武林江湖朋友當總號，是原「震遠鏢局」舊址，場地寬廣，現在的較技場，就是原鏢局練武場，用來給鏢伙練拳脚習兵刃的場所，空置已久，場中間隙地生了不少野草，今天才派上用場。

潮州三友早就由櫃上伙計迎候在接待間，虢號進到接待間首是客套一番，然後言歸正傳道：「三位是敝號的顧客，在下理當照店規辦事，請出示潮州分號的認可單，方能晉升紅當。」

潮州三友的老大猛周倉閻虎，冷哼一聲道：「姓虢的，你的臭規矩，在我們三友面前行不通，老實告訴你，大爺們沒把百十兩銀子放在眼裏。」他人如其名黑鍋底面上虬鬚長及髮鬢，說他魁梧是恭維，身材高大過了份，像扇大門。

虢號淡淡一笑，道：「既不缺少銀兩，貴脚爲何踏進當店，叫在下好不明白。」

老三色狼喬彪接口道：「姓虢的，別裝糊塗，跟三爺我那趟樑子，你想賴？」他骨瘦如柴，敢情是貪色過度。

虢號「啊」了一聲，道：「不是閣下提起，虢

某倒忘了，喬朋友，强姦民女，是不光采的，武林江湖最忌的淫，你不感激我對你的勸導，反拿來做尋釁的藉口，不覺有虧公道麼？」

老二鐵算盤寇豹冷冷一笑道：「我們三弟不是那種人，你虢號才是個道道地地的色狼淫棍。」他長袍短襖，一副生意人模樣，手握一方二尺長的鐵算盤，不時震子作响。

虢號目射電芒，盯視着寇豹怒道：「姓寇的，你說話可要負責，交待清楚。」

鐵算盤寇豹道：「那是自然，你的淫行，二爺掛的有賬。」

他說着，眞的自懷中掏出一册賬本，唸開了，某年某月某日，引誘大馬戲團一名少女，到城牆根幽會，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溪邊跟那少女正要成其好事，被你的師妹江姑娘捉姦捉雙了……

虢號氣極咆吼如雷的截道：「胡說，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你在含血噴人。」

說至此，離座而起，星目一掃潮州三友道：「好，你們既是尋釁而來，虢某也不再多費唇舌，任憑劃道，虢某全接下，門前敞地候敎。」

說完，領先出了接待間，一閃身，岳峙在較技場中央，向後而至的潮州三友遞話道：「三位還是併肩子上？還是……」

三友老大猛周倉閻虎虎吼一聲，截口說道：「姓虢的，別狂，大爺兒一雙肉掌，跟你閃電劍，先走幾招，滅滅你的狂態……二弟三弟，替愚兄掠陣。」

虢號確有些狂，明知對方懼怯他的閃電劍法出言激他，他仍不肯用己之長，敞笑道：「虢某不佔你的便宜，用掌奉陪。」

繼一抱拳道：「請！」暗運內力，蓄勢以待，仍不僭先進招。

猛周倉閻虎暗自慶幸激將計得售，欺身而上，兩臂運足了十成勁力，一式「雙龍出洞」，蒲扇大的一雙肉掌，猛狠絕倫平胸推出，直箇力道萬鈞，銳不可當，別說雙掌接實，僅憑掌風勁氣，已足使對方五臟離位。

虢號見對方一出手，就知有些蠻力，不予硬接，輕飄身形，左閃五步。

閻虎並不全如虢號所想僅只蠻力，「雙龍出洞」一式是投石問路，招式並沒使老，沉腕卸勁，緊追虢號閃避方向欺身而進，右手駢指如戟，點向虢號右乳下寸半「幽門穴」，右幽門屬肺，如被點中，定是當場湧血殞命。

虢號原以爲對方只有些蠻力，畧存輕敵之念，萬想不到收招變招能做到收發隨心，頓斂輕敵之念，一躬身形避過對方指勁，同時出右腿猛掃對方下盤，躬身腿掃，快逾電閃。

閻虎只顧了猛狠進招，疏於防範，待警覺時已是遲了半刹，馬步一幌，倒滾出一丈開外。

也不知虢號是險中又險的逃過「幽門穴」戟點狠招而驚魂甫定，抑是不願追擊倒下敗將，愣愣不進招，坐失主動。

閻虎被栽不知汗顏，翻身站起，往自己臉上貼金道：「大爺一時疏忽，被你暗算，算不得眞功夫，有種的，再走幾招，不見眞章不散。」一邊說一邊抬手摸掉栽滾中臉上粘到的灰土。

虢號笑了笑道：「閣下的不見眞章不散，是怎樣說法。」

閣虎道：「很簡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虢號問道：「在下跟閣下從無過節，講不上恩怨，有以死相拚必要麼？」

閻虎道：「怎麼？說了話不算，你不是任憑劃道，你姓虢的全接下？」

虢號點頭說道：「不錯，在下說過，那也只怪你們老二寇豹閣下無的放矢，中傷在下，人是一口氣，佛是一爐香，如是閣下無端被人毀譽，又當如何？」

話是說的不卑不亢，骨子裏看得出是委屈求全，居心仁厚，不願無端結怨。

閻虎虎吼一聲道：「姓虢的，你囉唆個什麼勁，大爺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要大爺高抬貴手可以，你跪在地上叩三個响頭，這趟樑子，就一筆勾銷，否則的話，哼哼……」

虢號忍無可忍，龍吟一聲，三尺青鋒握在了手中，道：「一派胡言，看劍！」

舞起萬道銀虹，千朶劍花，搶先攻向猛周倉閻虎。

閻虎反手拔出背揷九連環厚背薄口大刀，口裏知會同伙道：「小子劍法高明，併肩子上。」

「閃電劍」果然名不虛傳，銀虹翻滾，潑水難進，虎虎生風，快逾電閃，潮州三友，被阻在劍氣圈外，無法近身。

潮州三友能成名立萬，稱霸一方，自也非善與之輩，併肩之始，就佈好了三才陣，一刀一劍一鐵算盤，牢牢把對方困在陣中，一退二進，互爲呼應，逼的虢號無法各個擊破，顧前又要招後，顧左又要防右，一時間還想不出破陣克敵辦法。

只聽到兵刃碰擊聲、劍舞鼓風聲、算盤得得聲、刀環叮噹聲，配合成別具風格搏鬥樂章。

百招過去，虢號突然靈機一動，衡量了對方實力，認定用劍的色狼喬彪是功力最弱的一個，他動念至此，佯攻較强的猛周倉閻虎一式三招「風起雲

湧」「梅花三弄」「畫龍點睛」，耳聽呼應兩人的方位，拏準色狼喬彪手中劍必出之招，電疾旋身意動心隨地削向色狼喬彪用劍右手腕脈。

眞是恰得好處，只聽一聲「喲」的驚叫，色狼喬彪劍「噹」的一聲脫手，右腕血流如注，退出佈陣。

虢號輕鬆不少，如法泡製，第二個就輪到較弱的鐵算盤寇豹了。動念方起，耳邊响起猛周倉再次知會同伙聲：「老三，暗靑子。」

在這聲知會的過後，色狼喬彪兩度哀叫了聲：「喲！」

緊接「喲」聲之後，牆頭傳來怒喝聲：「住手！」聲音蒼勁懾人心魄，搏殺頓止，不約而同循聲望去。

院牆頭躍落一個童顏鶴髮白髯盈尺淸癯灰袍老者，老者步向潮州三友沉聲道：「我老人家道是誰，原來是潮州三小丑，說，是誰指使你們來的？」

潮州三友縮做一團，似是十分懼怯灰袍老者，老大猛周倉閻虎戰慄着口吃的道：「回稟老……老老前輩，沒人指使，晚輩跟閃電劍虢朋友早有過節，向他討還公道來的。」

灰袍老者面色一沉，道：「胡說，憑你們三個小丑也配砸黑心辣手金算盤江一平小梟的當店，說，是誰指使的？」

虢號聽得一怔，暗忖：「江百萬快六十花甲了，在灰袍老者眼裏還是小兒，潮州三友也年逾不惑，竟被稱做小丑，這麼說，灰袍老者的歲數輩份，一定高不可攀了。」

只聽閻虎哭喪着臉回道：「回稟老老老前輩，小人再大的胆也不敢透露幕後指使之人，求老老老前輩慈悲，饒過這次。」

老老老前輩這稱謂，一勾起閃電劍的記憶，不禁忖道：「難道灰袍老者就是學究天人，胸羅萬有，武功高不可測的『一洞仙翁』老前輩，我也當尊稱老老老前輩才當。」

又聽灰袍老者道：「是怕說出指使之人，你等就難活到對午？」

閻虎連連點頭道：「老老老前輩的明鑑。」

灰袍老者目光掃瞥了潮州三友一眼，道：「論你等以多爲勝，又用暗靑子偷襲，可恥行徑，就該處死。」

一頓，又道：「我老人家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從輕發落，着各自斷一臂，以示薄懲。」

語態就像和朋友閒談一般的輕鬆平淡，臉上看不出有何表情。

潮州三友如同待宰羔羊，不敢說句不，戰慄着舉起自己兵刃，待向左臂自廢。

「且慢！」聲音發自閃電劍虢號之口。

灰袍老者瞥了虢號一眼，道：「敢莫是要替他三人求情？」

虢號恭應道：「晚輩正有此意，老老老前輩，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潮州三友是受人利用的可憐虫，晚輩愚見，該斷臂的不應是他三人。」

灰袍老者頷首讚許道：「嗯，小子惻心仁厚，難能可貴。」

轉謂潮州三友，說道：「便宜你三個小丑，快滾！」

潮州三友同道了聲：「謝謝老老老前輩鴻恩大典！」

又同投向閃電劍虢號感激的一瞥。老大閻虎致謝道：「虢少俠這份情，綠水長流，容後圖報。」同一抱拳，比翼飛身上了院牆，繼卽飄落逝去。

「小子，該謝謝我老人家吧！」

虢號迫視潮州三友的遠去的眼神，被灰袍老者一聲「小子」輕喚給召了回來，應道：「理當致謝老前輩的援手，不過，晚輩自信尚能應付得了潮州三友。」

「好呀，你小子這意思是說，不領我老人家的空頭人情，你不領成麼？這就敎你領。」

聲落的同時，出手就向虢號左腕扣去。

虢號一怔神間，本能地向右一閃堪堪避過，口中一聲「老前輩」想說還未說出，灰袍老者如影隨形，右手扣向他左脈腕，左手伸向佩劍把柄，只聽龍吟一聲鳴，三尺靑鋒已握在了灰袍老者手中，虢號栽的不明不白，他以快劍成名，却看不出灰袍老者奪劍手法是施展何種怪招，快逾電閃，令到他目不暇接，不禁驚呆了。

灰袍老者笑着擲回奪劍，道：「小子，愣什麼？我老人家僅只一招半式，就收繳了你小子的兵刃，你還狂個什麼勁，謝是不謝？」

虢號傲性大發，斂聲道：「武林重輩份，理應敬長，但如威逼，恕晚輩不能從命。」

灰袍老者不以爲忤的道：「小子，够骨氣，記住，適才奪劍之招，我老人家定了個名，叫做『聲東擊西』，算不得高招，全仗對敵經驗，快字訣，看，這麼一下，就成。」說到「這麼一下」，還舉手投足，做了慢動作示範式。

虢號知灰袍老者有意傳授自己，忙聚精會神默記在心，暗忖：「快字訣，說來容易，施展起來可不簡單，全憑內力修爲定高低，老人家奪我劍那手，快的比一瞥還過之，內力修爲眞箇已達極峯。我自問望塵莫及。」

灰袍老者盯視在虢號臉上問道：「我老人[illegible]

招『聲東擊西』，你小子看懂了麼？學會了麼？」

虢號帶愧的道：「謝謝老前輩的栽培，也懂也會，但以晚輩淺陋內力施展這招，準會走樣，啊，還未來得及請敎老前輩怎樣稱呼？」

灰袍老者佯裝沒聽見，笑了笑道：「我老人家花了本錢才討到你小子一聲謝，這虧吃大了，小子，你是何人門下？」

虢號對灰袍老者已生敬佩，遂直陳道：「家師人稱風雷劍趙……」敬師避言名諱，把話頓住。

灰袍老者接口道：「原來是趙君維小輩，難怪把一塊美玉雕琢成墨硯，得不到劍道精髓。」

虢號聞言氣往上湧，正待發作，忽又忍下一半，正色說道：「晚輩學藝不精，老前輩就是辱成廢鐵，也當承受，但請不要辱及師門，叫晚輩忍無可忍。」

灰袍老者頷首說道：「說的不錯，做人不可忘本，小子，爲了免你誤會，我老人家要和你算算輩份。」

虢號餘怒未消，不好氣的說道：「晚輩洗耳恭聽！」

灰袍老者搬指算道：「小子，你可聽說過，山寨王江克仁其人？」

虢號道：「晚輩曾經聽說過，是江百萬的堂叔伯。」

灰袍老者搖頭道：「不對，豈只是堂叔伯，根本是江一平的親爹。」

虢號接口道：「不對，江百萬的女兒是晚輩師妹，她提到過是堂親。」

「江百萬這小子大逆不道，竟不認親爹，小子，不用管這些，是堂是親都好，但有一點是江湖道人人皆知的，江百萬的武功是山寨王江克平傾囊傳授的，也就是說兼有師徒關係，而你師父跟江一平又係同門師兄弟，同受業於江克仁，你可知？」

虢號不知因了什麼也諱言師祖，搖搖頭道：「晚輩不大淸楚。」

忽然想起自己的失禮，忙肅容道：「老人家，請到客堂待茶。」

灰袍老者不理會虢號的客套，沉聲道：「該打，還好你沒否認，唉！照這樣往上數，小子，你應尊我老人家爲老老老前輩。」

虢號有些明白，追問道：「難道老人家有難言之隱？」

灰袍老者輕嘆一聲道：「想想快一甲子了，江湖中知曉這事的少之又少的幾人，都已西歸了，不提也吧！」

虢號倒打一耙道：「是老人家自己提起了，把話說到一半，多彆扭。」

灰袍老者道：「要你小子尊我老人家一聲老老老前輩，只好直說了，山寨王江克仁，是被我老人家逐出門牆的徒孫。」

虢號一怔，道：「老老老前輩，能否示知上下怎樣稱呼？高壽幾許？」

灰袍老者手捋盈尺白髯道：「我老人家早忘姓氏，約計歲數，兩甲子出頭。」

一頓轉過話題道：「你小子看來不錯，怎會走進岔道，跟惡人爲伍。」

虢號苦笑一下，道：「晚輩另有打算。」

灰袍老者道：「你有什麼打算，說說看。」

虢號尷尬的道：「歉難奉告。」

灰袍老者道：「小子，你瞞不過我老人家，是不是爲了要找幻影賊魔葛孔亮，跟另兩個名不見經傳叫什麼虢也棄，郭旱仔的？」

虢號不諱的道：「正是，不過找幻影賊魔葛孔亮是受人之托，老人家知道幾人？」

灰袍老者道：「幻影賊魔葛孔亮小輩，是個可憐虫……」

虢號截口說道：「老人家，賊魔也值得憐憫的麼？」

灰袍老者電目含怒的道：「你小子剛出道幾天，下此斷語，有惡名的人不見得就是眞惡，有善名的人不見得是眞善，面善心惡才是一等的大壞蛋，小子，你說受人之托，是受誰之托？」

虢號直陳道：「金算盤江百萬所囑託。」

「好個黑心辣手金算盤江一平，獨吞嫁禍，還不肯放過可憐虫葛孔亮，小子，你知江一平跟葛孔亮是什麼關係？」

虢號道：「聽老人家話裏含意，莫非他們是一條線上的？」

「豈只是一條線上的，江一平是葛孔亮的大舅子。」

「眞是人心難測！」虢號感嘆岔一句。

「算來已二十年了，那年歲首轟動江湖一件大事，有十二名江洋大盜，在邯鄲道上，刦了皇家解庫黃金珠寶價値十萬兩黃金的刦案，在集結武林江湖御林軍的風捲電掣追拿下，歸案了十一名，逃脫了爲首一名，爲首一名就是幻影賊魔葛孔亮，十一名江湖大盜都正法了，但價値十萬兩黃金的解庫黃金珠寶就此泥牛入海，杳無踪影。」

虢號接口道：「老人家，價値十萬兩黃金的黃金珠寶，不比細軟之物，幻影賊魔葛孔亮在逃亡中絕對無法帶走。」

「說的是，我老人家也是這麼想。」

「你老看，江百萬……」虢號說到口邊，又覺

不妥，忙嚥住未完之言。

「你小子很精靈，這是宗滅九族之罪狀，還是三緘其口的好。」

畧頓又道：「小子，你要找的三個人，湊巧的很，姓氏雖不同却同音，而且有一人還跟你小子同姓難得一見的虢。」

虢號直言道：「回稟老人家，跟晚輩同姓那位，正是家父。」

灰袍老者長吁了口氣，道：「你小子這麼一說，我老人家幪頭的霧水頓消。」

虢號反而滿頭霧水，詢道：「老人家，晚輩不明白你老話中之意。」

灰袍老者哈哈一笑道：「眞是人有三像，你小子的神情有不少像幻影賊魔葛孔亮。」

虢號一怔，道：「眞的？老人家見過葛孔亮的本來面目？」

灰袍老者道：「葛孔亮雖精於異容術，但千變萬化也難更改分毫眼神，當然，要想一望而知某人眼神的定型，也非一日之功，如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若說各如其眼神來得恰當。」

虢號敬佩的道：「老人家胸羅萬有，功參造化，晚輩聆聽之下，茅塞頓開。」

「難者不會，會者不難，學無止境，我老人家這點修爲，算不了什麼，你小子資質不壞，肯下功夫，前途未可限量。」灰袍老者愛之深責之切的道：「若是自滿，或是一步走錯，就毀了一生，後悔莫及。」

虢號恭身道：「晚輩謹受教。」

「還有，」灰袍老者復又捋鬚道：「如眞的聽從我老人家的話，就應立即遠離這賊窩，黑心辣手金算盤江一平的錢是不好化的，八成他在打你小子的什麼壞主意，才拏武林江湖朋友當這幌子把你套住，你小子出道不久，一張白紙，怎鬥得過他老江湖，遠之則吉，快快離開。」

虢號道：「晚輩去心已決，但不願虎頭蛇尾，一走了之，對道中朋友怎交待？」

灰袍老者哈哈一笑道：「你小子天眞得眞可愛，滿以大老闆自居，南七北六，誰個不知是江一平小輩耍的花招，凡有頭有臉的，都在匪棄嘲笑，開張三月紅當無人問津就是明證，言盡於此，聽不聽在你。」

說完，不待虢號回話，一長身，快捷如矢，凌虛而去。

大凡武林奇人，大都有怪癖性格，灰袍老者飄忽而來，以老賣老地亮了一手，將虢號教訓了一頓，透露了一些虢號從未聽說過的掌故，把金百萬說的半文不値，將虢號師門的醜事也揭露無遺，不待虢號接口，又飄忽而去。

虢號對灰袍老者的一段話覺有一種無形懾服力，令他不能不信，還在後悔沒向老人家求情將自己收回門牆，暗自叫屈：「我是無辜的。」

只見他邁着懊悔的脚步，離開較技場，向居室走去。

當他啓鎖進到房間時，一眼瞥見案桌上平放着一本線裝絹面書册，是他從未見過的，趨近一看，册面還附有一怪條，正中鐵畫銀鈎「留贈有緣」四字，左下署名「我老人家」，他控制不住欣喜若狂的情緒，出雙手將絹册取在手中，觸目之下，他驚詫呆了，那是什麼武學寶典之類，絹面左上浮簽載明是一卷市肆隨處可買到「春秋」。

他雖沒讀過「春秋」，他聽人說過一代武聖是愛讀春秋的，頓即領悟到「老人家」對自己這番用心期望，勝過一卷武學秘笈。

翻開一閱，書頭註有眉批，重要號句旁還有朱筆圈點，足見「老人家」也是武聖關公的同好。

當虢號落坐聚精會神流目在「春秋」上時，門外響起了叩門聲。

他邊收好「留贈有緣」字條闔好「春秋」邊招呼道：「進來。」

他聽出是身邊侍役的敲門手法，才用命令口吻招呼着，推門進來的是身邊侍役，但身後跟了個冬烘先生模樣的人。

虢號雖然對來人面生的很，還是禮貌地肅容落座。

來客謝坐自承道：「敝姓古，草字嵐風，忝爲江府師爺。」

虢號一聽說，無疑是江百萬派來的，想到來簡，心中不由一陣忐忑，隨口道：「啊古師爺，久仰久仰！」

侍役不待吩咐，已送上香茗，古師爺飲了一口茶，緩緩道：「江爺差老朽來跟虢少俠商量兩件事情。」

虢號道：「什麼事？請先說第一件。」

古師爺吞吞吐吐的拐着彎子道：「其實，江爺是一番好意，把虢少俠看成一家人，我們姑娘回府說的那些話，也許過火點，但老朽看得出姑娘是愛之深責之切。虢少俠精明強幹，心如明鏡，想必早已看出。」

當師爺的都是老世故，語意雙關，拐着彎子旁敲側擊，也帶着試探。

虢號裝糊塗道：「在下不明白你古師爺的話意，何不磊落明說。」

古師爺尷尬一笑，道：「江爺的意思，希望虢

少俠以店務爲重，不要再……」

虢號電目含威截口道：「回稟你家江爺，這第一件，虢某依從了。」順水人情，何樂不爲，大馬戲團早已人去場毀。

古師爺大喜過望的道：「那太好了，虢少爺眞是英雄人物，提得起放得下。」

虢號冷冷道：「請說第二件。」

古師爺道：「第一件虢少俠既已慨允，第二件想必順理成章沒問題。」

虢號道：「古師爺，虢某說句笑話，你不是虢某腹中蛔虫。」

古師爺皮笑肉不笑的道：「能蒙少俠賞臉跟老朽開開玩笑，我是受寵若驚，少俠眞是了不起，詞令蓋蘇張，人更英俊瀟洒無雙，我們姑娘算得是慧眼識英雄，讓老朽做個月下老人，促成江虢兩家秦晉之好，少俠意下如何？」

虢號早就想好說詞，佯露感激的一笑，道：「瑤姬師妹天姿國色，家又富甲天下，能得共訂鴛盟，眞是三生有幸，不過，在下發過宏誓大願，在家嚴行踪未明前，決不及兒女之私，古師爺的好意，在下心領。」

古師爺淡淡一笑，道：「少俠的孝行可感，不妨先訂鴛盟，等到尊大人有了下落，再擧行合巹大禮，豈不是兩全其美。」

虢號臉色一沉，說道：「古師爺又何必强人所難。」

古師爺冷冷一笑道：「還望少俠三思，大好機會，稍縱卽逝，後悔就來不及了。」

虢號欲怒又忍，半奉半諷的道：「古師爺言之有理，不過，以貴上的豪門巨富，在下怎敢高攀？再說，這只是古師爺的代疱，貴上未必能如古師爺這等錯愛降尊呢！」

古師爺暗忖：「小子好厲害，拿話擠我，逼的非抬出主人不可。」

忖度至此，一笑回道：「老朽怎敢自作主張，少俠英明過人，當能看出是我家主人的授意，在先老朽所以沒明說，是爲虢少俠着想，多一份緩衝的餘地。」

虢號哈哈一笑道，「薑果然是老的辣，一言中的，佩服佩服。煩代達貴上，一俟準備就緒，卽付媒妁備禮踵府求親，但把話講在頭裏，迎娶有待奉准家嚴。」

古師爺緊追一問道：「如尊大人……」

虢號故作莊重的道：「宏誓大願，海枯石爛，永不更改。」

古師爺站起身來，說道：「老朽欽佩少俠的果斷守志，就此一言爲定，老朽這就遄返上復家爺，告辭！」

說完，拱手過額，向室外步去。

虢號微欠身道了聲：「不送！」

他目送古師爺走出室外，神秘一笑，忖道：「你老小子雖然是厲害老奸巨滑，却中我虢某緩兵之計。」

古師爺去不盞茶時光，侍役又報有人求見，虢號聞報不禁自忖：「今天眞個生意興隆！」邊問道：「可探淸來意，姓什名誰？」

侍役回稟道：「小的這次可不敢隨便將生人帶進老闆房間，探淸楚了，來人是個要飯的，不，是個襤褸大黑漢，他說他姓孫叫大呆，從武夷虢府來的……」

虢號一怔，截道：「將孫大呆帶來我房間，快去。」

侍役應了聲「是」，疾步行去。

虢號劍眉雙擠，喃喃自語道：「爹怎會派孫大呆這笨牛前來，直統子，知無不言，眞担心不知道他在店夥面前，無分寸的胡亂說些什麼呢！」

他喃喃至此，焦急地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忽地止步忖道：「我已函稟過近況，且每月的房租銀都着人收齊送回，似無必要派人前來，卽是有事，也不應派孫大呆這個笨牛來……」

敲門聲打斷了他的思忖，應道：「進來！」

門啓處，跟在侍役身後跨步進門的是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赤着雙脚的高大漢子，若不是高大襤褸漢子出聲叫了聲「公子」，虢號怎樣也認不出是家丁孫大呆。

虢號警覺地吩咐同來侍役道：「沒你的事，可以下去。」

侍役去後，虢號低聲問道：「大呆，你怎成這副狼狽相？」

孫大呆道：「公子，我……笨，東跑……西跑，跑了……三個多月……這才……把公子找到。」三個多月的闖練，仍不能磨掉他的口吃。則是陋習易染，去掉太難。

「三個多月！這點路程，你就走了三個多月了。」虢號驚詫不已的道：「我爹派你來，有什麼事？」說到這裏，聲音放的低。

「只……只是探望探望公子，看你……得……得意不得意，沒……沒別的。」

虢號驟地神芒電射的道：「你來到這裏，有跟人說什麼？好好想想，告訴我。」

孫大呆見虢號神芒電射，更加口吃的道：「沒……沒……說……說什麼。」

虢虢看出孫大呆胆怯，忙收斂神芒，和悅的道：「你不要瞞我，你一句話也沒說，怎會到了我這裏？」

「我來到當店……門首，想問公……子，還沒……沒開口，他們以……以爲我是要飯的，投給我一個文錢，我氣不過，把文……文錢扔了，大叫，我要找……我叫出公子的……名諱，一位……朝奉先生從櫃裏……走了出來，問……問我找公子有有……什麼事，我回答說，奉……奉了我家老主人之命……」

虢虢截口虎吼道：「你眞是個笨蛋，快說，問你話的人，是個怎樣的長相？」

孫大呆於是更加口吃地道出問話那朝奉面部特徵，身材，衣着等等。

虢虢怒目圓睜地怒罵了聲「蠢材」，出指點了孫大呆的肢麻穴，疾步而出，將門加鎖，奔向當櫃而去。

當他進到當櫃時，發現一朝奉不在櫃上，不在之人，正是孫大呆口裏描述的那位朝奉。

虢虢佯裝不在意的問另一朝奉，道：「石中虛去那裏？」

一朝奉回道：「剛見他策馬出店，可能有急事，來不及向老闆告禀。」

這朝奉說之無心，帶有同事關照之意，虢虢聽之有意，他早知石中虛是江百萬的心腹耳目，心裏一陣緊，不形於色的輕「啊」了聲，說道：「有點私事想托他，不在就算了，並不着急，等他回來後再說。」

一頓，望向另一朝奉道：「我有點事要出去一趟，勞你代吩咐馬房一聲，這就備馬。」

「是，卑職這就去辦。」聲落步舉，去的快似一陣風。

莫以爲是主人一句話，奴才跑斷兩條腿，名是朝奉，其實個個都是會家子。

浙贛分界處的白沙關極峯上，有一黑影翹首東望，久久不去。

夜幕漸垂，天空飛着毛毛小雨，一騎冒雨絕塵奔白沙關方向西馳。看着就要越關而過。

關頭極峯黑影，輕功身法好俊，幾次飄身，身形就到了關口，他脚甫着地，恰好一騎已衝到，飛騎人立而起，蕩開了一團黃沙，有頃，才平放下前蹄，馬上人穩坐如山，就像是人馬一體樣，單憑這手騎術，就知是位武林健者江湖高手。

黑影首向騎上人冷冷遞話道：「石中虛，下馬吧！」

被稱做石中虛的，似乎有些懼怯黑影，猶豫有頃，終於還是遵照黑影的吩咐，落下馬背，只見他昂然的道：「虢虢你神氣什麼，老實告訴你，石某明是你的屬下，實是奉命監視你的。」

原來閃電劍虢虢看準了石中虛打從白沙關經過，才吩咐備馬先一步等候着甕中捉鼈。

由杭城去贛北景德鎭金百萬府，出白沙關是條捷徑，也是咽喉要道，由石中虛的策馬離去，虢虢才動了攔截的念頭。

也怪石中虛的霉運當頭，他如稍加小心，繞道分水關或取山道經馬金嶺，虢虢不就撲了空，誰叫他有恃無恐。

虢虢笑了笑道：「本老闆倒想知道你是奉了何人之命？」

石中虛道：「你是明知故問。」

虢虢仍帶笑臉道：「明知故問也好，不知而問也好，總之要你親口說出。」

「我如不說呢？」石中虛說話時，神情間顯露胆怯。

「不怕你不說，本老闆有辦法要你說。」聲落，龍吟驟响，三尺青鋒出了鞘。

「老闆，這是何必，屬下是拿人錢予人消災，再說，也不是惡意。」

「誰問你這些，我是要你回答我的問話，快招供。」

「是，老闆，是武林江湖朋友當後台老闆金算盤江爺授意的。」

「這不絕了，石中虛，你知罪麼？」

石中虛道：「屬下知罪了，求老闆高抬貴手，放我一馬。」

「你倒是很江湖，那本老闆就問你個背叛，內奸二大罪，你不反對吧？」

石中虛已看出虢虢不會輕放過自己，暗道：「我雖不是他閃電劍的對手，但全身而退還有幾成把握。」

動念至此，突然殺機一動，迅雷般拔劍邊吼道：「接招。」

劍半鞘，聲未落，人已飛身上了馬背，待催馬脫逃之頃，馬倒人翻，石中虛的身形被扔出丈外，恰好硬碰在絕壁之上，扔的七葷八素，眼中亂冒金星。

馬斷前蹄，血如噴泉，虢虢憐憫地一掌拍向馬的天靈，送牠歸西。

虢虢戟指石中虛道：「馬雖是因我劍削前蹄濺血而死，責任還是因了你想逃跑，這筆畜生慘死的債，少不得也要加在你石中虛身上，一併討還。別裝死，站起來亮你的劍吧。」

石中虛果然還有點丈夫氣，一躍而起，寶劍龍

吟出鞘，欺身而上，劍走中宮，指向虢虢的胸門，猛狠刺到。

虢虢微一側身，手中劍迎着來劍貼撥了上去，滿以爲以牙還牙一劍給對方濺血穿胸，大謬不然，石中虛手中劍並未被撥偏，反有一股強大勁力墮向刺來之劍。

虢虢一怔，放棄傷敵，加了兩成勁力，反壓過去，兩劍頓成膠着。

上司對部屬一定了解，虢虢驚奇石中虛何以突增內力，竟能承受得了自己的壓力，疑以爲石中虛的內力突增，定是另有奇遇，或是服過千年何首烏一類增長功力的靈丹妙藥。

頃卽又自動推翻前項想法，如是服過妙藥抑是別種奇遇，決然不會一經過上就想偸跑。

他却未想到，一個人或獸，只要是有生命的，在亡命作困獸之鬥時，就會盡出生命的潛力，這種能力是銳不可當的。

虢虢聰敏絕頂，機警過人，見一時不能力取，忙改用智擒，沉腕撤劍，身形斜飄五步。

石中虛靈智盡失，挺劍欺身，追刺而上，使足了十二成勁力，但全不像高手過招，空門盡露，招遞老死，現給對手太多可乘之機。

虢虢「閃電劍」名號並非倖致，在石中虛遞出這招中已稱出全部斤兩，一聲冷笑，虛晃一招，身形輕飄，閃到了石中虛身後。

石中虛一招落空，甫拿樁站穩，不見了虢虢，扭回頭，一見虢虢正岳峙在五步外格格冷笑。

冷笑是叫人難堪的，石中虛氣的腦門要炸裂，鼓起餘勇仗劍撲奔而上，一招「迅雷擊頂」，照準虢虢天靈劈到。

可惜劍招尚未遞到一半，被虢虢舉劍輕輕一撥，「噹」的一聲，右腕一麻，手中劍脫手飛出一丈開外。虢虢的劍尖已是頂在了他的咽喉要害。

只聽閃電劍虢虢冷冷道：「念在你我共事一場，容你自擊天靈，留個全屍，動手吧！」

「姓虢的，你會得到報應的，石某沒死罪，做鬼不會放過你的。」說完，痛苦地自嚼舌根，仆地了賬。

虢虢瞥了石中虛的屍體一眼，喃喃自語地說道：「你說的不錯，你沒有死罪，但是，你知道我虢府的隱秘了，你就得死。安息吧！我會照顧你的遺孤的。」

喃喃畢，在一凹地用劍挖了大小兩坑，分埋了石中虛跟所乘的馬，復又仔細地湮沒掉地上的血漬，邁開大步，如飛東奔杭城方向馳去。

毛毛細雨仍不停下着，天黑如漆，任誰也不會知道，想到瞬間，在山野的白沙關口有人濺血，埋骨。

白沙關距城不過兩百餘里，當天二更頭，閃電劍虢虢飛騎已抵自己當店門首，一店伙迎上道：「老闆，你的赤兔馬已在一個時辰前單獨跑回了，現已拴在馬房。」

虢虢心中奇怪，暗道：「去時，剛出城，拴馬在柳林道旁小店補充乾粮，轉回就給別人調了包，在原處換拴了一匹烏騅名馬，爲了趕路，只好將錯就錯，跨乘了烏騅馬，眞是名不虛傳，快逾電掣，登山如走平地，相比之下，我的赤兔是小巫見大巫了。」

自古英雄愛名馬，他思忖到此，憐愛地伸手摸了摸胯下烏騅的頸鬃，這才躍下馬背，將繩韁遞給店伙，吩咐道：「告知馬夫好好飼牠，洗刷淸潔，要當心點，是向朋友借來的。」

店伙出雙手接過了韁繩。

「老闆是說這馬比千里赤兔更好，才要……」

自卑身份，把話頓住。

虢虢靈機一動，道：「你怎沒長耳朶，我說過是借來的，赤兔野性未馴，我稍一不注意，牠就溜開了，害我找了大半天，沒辦法，才借朋友的馬一用。」他在放空氣。

「原來是這樣的！」

「儘站着幹什麼？把馬牽進去。」他吩咐完，先一步向門裏走去。

他繞過店面，經向走廊走向自己的獨棟間，想到孫大呆還點着穴道，脚步加快，當他開門而入時，不禁楞住了，瞥注了房間每個角落，都不見孫大呆的影子。

他一方面担心孫大呆的安危，更担心孫大呆洩露了「虢府」的隱秘。

他電目一掃門屋瓦，窻是扣牢的，窻紙完好，屋瓦也沒掀揭的痕跡，剛才進屋開鎖時，記得鎖是完好的。

他高叫了聲：「牛二！」

牛二是虢虢身邊的侍役，住在左手邊的下人房，往常主人一回房，他自動出來侍候的，叫沒回聲，虢虢又高喚了聲：「牛二！」邊向下人房走去，推門而入，驚見牛二被繩索牢牢綁綑在座椅上，口中塞了白布。

虢虢忙替牛二鬆了綁，拉掉嘴塞的布，問道：「是怎麼回事？」

牛二恭立回道：「天將黑，兩個幪面人閃進我的房間，用劍頂住我，逼我交出……」

虢虢怒截道：「你就從了？」

「小奴如不從，他就要殺我。」牛二抖顫着。

「拍」的一記脆响耳光，摑在了牛二臉上，頓時口角溢血，門牙落地。

號號摑完怒吼道：「無用貪生怕死的狗材，人失了要是找不回來，我就要你的狗命！」

正在這時，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由遠而近傳了進號號的耳鼓，辨出是奔自己住處來的，他意料到發生了什麼事，忙吩咐牛二道：「沒得我的許可，不准離開這屋，不准跟任何人交談，如不聽吩咐，就殺你的頭。」

牛二戰抖着道：「我聽，我聽！」

當號號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來人已到，不請自入。

號號鎮定地問道：「有事？」

「回老闆的話，潮州三友老大老二，破門而入，闖進櫃上，硬說老闆偷了他們的馬，要找老闆算帳。」

「唔！有這等事，我這就去會會他們。」說着，領先而行。

號號走着走着，遙聞潮州三友老大猛周倉閻虎大嗓門在叫罵：「狗屁的老闆，賊，偷馬賊，再不露面，老子就放把火燒你們的賊窩……」

「我道是那個吃了熊心豹胆，敢找我武林江湖朋友當的痲煩，原來是手下敗將潮州三小老大老二兄弟。」號號說着步進了櫃上。

猛周倉閻虎在櫃下吼道：「小子，別狂，別盡往自己臉上貼金，那天若不是『一洞仙』插手替你小子撐腰，你早就作鬼了。」

號號暗忖：「果然不錯，老人家是武林奇人一洞仙。」淡淡一笑回道：「你姓閻的眞是反覆無常的小人，還記得那天臨去之言麼？」

「那天大爺錯把你當好人，原來是個偷馬賊，下三濫貨色，少廢話，賠大爺的烏騅，外加利息一千兩，少一個也不成。」

號號一怔，暗在叫苦：「原來烏騅是他的！遇到潮州三友這類蠻不講理作惡多端的江湖敗類，眞個是黃泥染了褲襠，分辯徒增不快。」

這當口，一個店伙跨進櫃裏，向號號附耳低聲道：「老闆，出了痲煩，烏騅被盜了。」

號號大爲震驚，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失聲追問道：「你說什麼？」

那夥計又附耳道：「看馬的人被擊昏，烏騅被偷走了。」

潮州三友老二鐵算盤一旁道：「交頭接耳打什麼歪主意，想賴？」

號號心念電轉，冷冷一哼，道：「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句老話，任憑劃道，號某人全接下就是。」

「說的是，强存弱亡。」閻虎應着。

「較技場奉陪。」號號說完，領先向較技場走去。

三友兄弟，尾後一丈跟進，再後是朝奉店夥等人。

一輪明月，高掛中天，照射大地一片渾白。

猛周倉回頭瞪了店夥們一眼，叫住前行的閃電劍號號，道：「姓號的，你動員了一窩，想以多爲勝？」

號號猛回身，怒叱道：「憑你兄弟也配，姓閻的，寃有頭債有主，你敢跟我號某人一對一走幾招麼？」

猛周倉閻虎笑一聲，道：「丈夫一言。」

號號接口：「豈肯失信於你。……哥弟們，這裏沒大家的事，回到櫃上。」

店夥齊應了聲：「是！」便回身向櫃上走去。

閻虎向鐵算盤寇豹道：「這裏沒二弟的事，跟去釘住店夥，別叫他們耍花招。」嗓門很高，意思似在向號號點破。

此刻較技場只剩號號閻虎兩人，閻虎四下一打量，疾趨幾步，將跟號號的距離拉近，一抱拳，低聲道：「號少俠，在下有要事奉告，邊過招邊談吧。」說完，九環厚背刀「叮噹」一震腕，欺身招遞「橫掃千軍」，指向號號中盤腰斬而至。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不幾天前兩人已交過手，更互知對方分量，由閻虎這招「橫掃千軍」看似狠辣，實是沒貫內力的出手，號號深信適才「要事奉告，邊過招邊談」的話，並非虛假，遂迎着刀招輕飄一閃，同時低聲回道：「感激不盡，請明示。」

心中忖：「老江湖究竟不同凡响，掩人耳目，天衣無縫。」

於是邊打邊談，揭開了孫大呆失踪之謎——

「敝兄弟承你少俠的情以德報怨，深受感動，分手後並未離開杭城，明是鎩羽待機再圖向少俠報復，實則存了暗助少俠一臂之心，說句難聽的話，是在吃裏爬外。」

「算得明是非，主持公道，義施援手，號某沒交錯朋友。」

「好說，在下慚愧，貴總號的一位朝奉石中虛，原本是跟我們三友是一條綫上的，他策馬去江府前，曾向我三友跟另兩伙伴透露了去找少俠的黑漢，是奉了尊大人之命而來的，知會我等綁架黑漢追問口供，……」

「襤褸黑漢名叫孫大呆，現在那裏？」號號截口一問，他在担心孫大呆的安危。

「請聽我說下去，我三友推說白天行動不便，入晚再幹，藉個口跟兩人交手，想跟少俠送個信，走着見少俠策馬出了城，還向路人打聽有沒見一騎白馬打從此道經過，這一切都落進在下眼裏，知是追趕石中虛，靈機一動，乘你在進入小店之頃，替你換了快馬『烏騅』。不知少俠有沒有想到，你乘赤兎是十分打眼的……」

號號插一句道：「閻兄想的眞週到，慚愧，我忙中竟忽畧了。」

閻虎接道：「這麼一打棧，待更好夜行衣去貴總號救人時，已被那兩伙伴先得手了。」

號號接口道：「羊入虎口，凶多吉少。」

「也是孫大呆命該遭殃，當我們遍尋幾處暗窟，最後找到一處時，孫大呆已被非刑打的死去活來，只剩一口氣。」

「可憐的孫大呆，可說了些什麼？」號號嘆惜地一問。

「好漢一條，隻字未透。」

「忠貞不二，威武不屈，我敬孫大呆兄。」號號有感而發。

「當之無愧，號少俠，我……」閻虎頓住沒往下說。

號號吃驚的追問道：「你怎樣？」

「我成全了孫大呆，也幹掉了擄人的兩名伙伴。叫這揣子過節，石沉大海。」

「你……」號號心念電轉，領會閻虎一番好意，他還能說什麼，只好把話頓住，想到烏騅歉道：「閻兄，我將你的烏騅……」

閻虎截口道：「沒有，少俠不見在下三弟沒有亮相。」

號號恍然大悟，一笑道：「閻兄叫我佩服，銘感！」

閻虎道：「號少俠如看得起我潮州三友，就不應見外。」

「請轉達令友，號號跟三位一言定交，閻兄，該住手了吧？」

「不，你得假戲眞做，刺我一劍。」

「恭敬不如從命！」號號說完，改用大聲怒吼道：「看劍！」

閻虎悶哼一聲，右手刀脫手飛出的同時，一個倒筋斗，飛退五步，左手緊握湧血的右腕背，刀也不要，飛身上了院牆，目眦欲裂的道：「姓號的，記住，青山不改，血債血還。」

復又高聲召喚道：「二弟！咱們栽了，走！」

× × ×

由武林奇人「一洞仙」、猛周倉閻虎先後所談，號號對金算盤江百萬所爲，已心生鄙視、敵對。恨不得一脚踏出武林江湖朋友當總號的大門。

但，等，等，半月又過去，心上人冷婉如的消息全無，號號放棄守株，開始採取行動，他把大部份時間耗在茶樓酒店。希望在來來往往的江湖朋友的茶餘酒後閒聊中，獲悉一點冷婉如的消息。

又半月下去，還是得不到一點消息，有一個奇特的表徵，令他大惑不解，凡他涉足的茶樓酒店，只要一到，人人側目緘口，有些還馬上付賬離去，那情景，就像是敬神鬼而遠之，把他看成大壞蛋似的。

還有一件事令他奇怪的，近幾天杭城突然來了不少外路江湖客，個個勁裝兵刃隨身，隱伏着一場殺刧就要來臨樣。

更奇怪的是，這些外路江湖客，一見到他號號就廻避，不是偶然，都是不約而同，這些人他都覺面生，更談不上過節。

他百思不得其解，忽然靈機一動，閃進道旁一家故衣店，選了幾件生意人的衣着，付了欵，接過店夥包好的衣包，離了店，走向一家澡室。

待由澡室步出時，號號已變成一位大商賈，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頰，笑忖道：「想不到參給我的幾張人皮面具，今天派上用場了。」

大步而行，走向街心一家杭城馳名的大茶樓，樓名「四海」，接待的盡是些富商大賈跟江湖有頭有臉人物。

他登樓而上，在店小二的迎奉下，在一靠廂座的茶桌落了座，要了幾樣應茶的甜食，淺斟慢品開了。

茶樓已是午茶上座的時分了，樓梯「咯咯」响個不停，瞬即滿座。

在店夥的打恭作揖懇商下，號號的茶桌被同來的三位江湖朋友併了座。

三個江湖朋友瞥了號號一眼，也沒打招呼，坐下就談開了，根本沒把號號放在眼裏。

烏烟瘴氣，鬧轟聲中，傳來店夥一聲大喊：「一號厢座……古爺請！」

號號循聲望去，不禁一怔，店夥口中的古爺，正是江百萬家的師爺古嵐風，暗忖：「老小子又來了杭城，該不是因了我久未付媒的備禮去江府求親，又來追這事。」

心念電轉中，瞥見古嵐風身後還跟了兩個勁裝漢子，紅面膛的是江府總管，另一虬鬚的是江府總鏢師，能同時出動以上三人啣命遠道來杭州，必有重大故事發生。

三人已由號號的身旁擦肩而過，進到了一號厢座。

（下期續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冷如水・文
培新・圖

金猱神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雲蔚正欲施展絕學以破華山三劍的三才陣之際，南宮玉燕突率衆來到，而華山掌門兪正浩也率領華山五老現身到來，南宮玉燕說出無此目的是要華山派封山十年，交換華山派失去祖傳武功秘笈，兪正浩不顧，遂互立賭約，以武分勝負，南宮玉燕命屬下駝背姥姥出鬥兪正浩，三拐之下，兪正浩認敗服輸，守諾封山，南宮玉燕也守約把華山劍譜交還，南宮玉燕目的已達，正欲離山之際，凌雲蔚朗聲喝止，要南宮玉燕與他一較高低，駝背姥姥不待南宮玉燕答覆，便已躍出，說要懲戒凌雲蔚——

力拚千鈞杖　暫解華山危

凌雲蔚忽然「嗤」地一聲冷笑，接口說道：「老婆子，就憑你還差着點兒呢，別說是三拐，就是十拐，只怕也不成呢！」

駝背姥姥乃是個性如烈火，剛强好勝之人，一聽凌雲蔚這等口氣，心中不由頓時大怒，氣得右手鋼拐頓的山石「冬冬」價激響，雙眼突睜，精芒電射地發出「桀桀」一聲厲笑，道：「小子！你黃毛未脫，乳臭未乾，便敢如此目中無人，瞧不起我老婆子，你大概是吃過了熊心豹胆吧，今天我老婆子倒要好好的量量你的斤两，看看你究有多大的火候道行，敢於這等狂妄！」說至此處，右手鋼拐一掄，厲聲大喝道：「小子！你先接我老婆子這一拐試試！」

聲落拐出，勢如怪蟒地直朝凌雲蔚胸窩撩去！

凌雲蔚不意駝背姥姥竟是說動手就動手，突然出拐直朝他胸窩搗來，心頭不禁微微一凜！急地飄身横移八尺避開。

駝背姥姥一拐搗空，立時挫腕變式，身形正待跟進掄拐擊出時，忽聞南宮玉燕嬌聲喊道：「姥姥且慢動手。」

駝背姥姥聞言，只得停身收拐，轉朝軟轎問道：「少宮主有何諭示？」

南宮玉燕道：「妳也該讓他撤出兵刃來呀，他赤手空拳，怎能接你的鋼拐呢！」

原來凌雲蔚於華山掌門兪正浩宣佈封山，華山三劍入鞘，撤去三才劍陣飄身退向一邊站立的當時，便已將奪自司馬義長手中的鐵筆，默然不響地擲

還了司馬義長，此刻他已是赤手空拳。

駝背姥姥目光烱烱如電地轉視着凌雲蔚「嘿嘿」一聲獰笑喝道：「小子！快亮出你的兵刃來！」

凌雲蔚星目電閃，掃覩了華山派的一衆弟子一眼，忽向俞正浩抱拳微微一拱，朗聲說道：「掌門人可否賜借一柄長劍在下一用！」

俞正浩怔了怔，心中畧一沉吟，旋即探手撤出自己腰間的長劍抖手擲出，口中喝道：「接住！」

凌雲蔚朗然一聲道：「謝」，右手一伸接住劍柄。

他甫才接劍在手，突聞駝背姥姥陡地一聲大喝：「小子！接拐！」

身形疾進，掄拐帶起一片呼呼勁風，勢猛凌厲的朝他攔腰掃到。

凌雲蔚見她竟如此一點不講武林規矩，再度突然出拐攻至，心中不禁怒氣上衝，劍眉雙挑，星目倏睜，猛地一聲朗叱，揮劍展出一招「橫斷江流」，迎着掃來的鋼拐砍斫截去！

「噹！」的一聲响，火星四射激濺中，雙方身形同時後退了一個大步，被震的胳膊發痲。

這一招交接，雙方雖然全都未出全力，但兩人心底均皆明白有數，彼此功力不相上下，遇上了勁敵。

凌雲蔚自下山以來，雖是迭經事故陣仗，但尚未遇上一個眞正的强敵，有機會一展功力絕學身手，是以，此時他心中不唯不懼，反而有點與奮。

可是，在駝背姥姥內心底感受則完全不同了。

須知她早在六十年前，就以手中一根七十二斤重的鋼拐，縱橫邊陲一帶武林道上，除了曾敗在南宮玉燕母親的神功掌力之下外，生平從未遇上過第二個勁敵，功力高强過她之人。

她再也料想不到，眼前這個神情外形儒雅的少年書生，功力之高，竟然高到能和她相頡頏的境地，怎不令她心中又驚又怒，大爲凛駭！

是以，她身形後退了一個八步後，立時一收驕狂輕敵之念，身軀一直，腰幹一挺，週身骨節一陣「格格」爆响，背上駝峯倏隱，龍鍾老態頓失，威猛之狀重現，「桀桀」一聲怪笑，說道：「小子！怪不得你竟敢這等狂妄目中無人，瞧不起我老婆子，原來你手底下果然眞有點門道，我老婆子已有多年沒有和人正式動手了，看來今天可得要大大的活絡活絡筋骨了！」

說着，雙睛突地一睜，精光暴射如電地射視着凌雲蔚，沉聲喝道：「小子，你可有胆量和我老婆子放手搏戰百招，一決勝負？」

凌雲蔚劍眉倏然雙挑，豪氣如雲地朗聲哈哈一笑道：「爲何沒有，別說是百招之數，便是三百招又有何妨，只要尊駕有興趣，在下絕對奉陪。」

駝背姥姥忽地「哈哈」一聲大笑，道：「好小子，就憑你這份胆量豪氣，不由得我老婆子不爲之心折地佩服你。」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我看我們既是往日無怨，近日無仇，實在大可不必作那捨死忘生的狠拚猛鬥，便以百招爲限，一分勝負高下，而且只是點到即止如何？」

這老婆子怎地陡然間轉變了口氣，這是爲什麼？難道是她胆怯了麼？

不！她一生縱橫邊陲一帶武林道中，大小陣仗經歷不下百次，從未有過絲毫胆懼，今天又怎會？

原來是由於凌雲蔚的胆量豪氣，不僅使這位性情素向剛强好勝的老婆子由衷地心生折服，而且還油然地生出了一股愛才之念，因此乃才忽然間轉變了口氣。

凌雲蔚竟想不到駝背姥姥這種脾性暴躁剛烈之人，竟會突然轉變口氣，不由怔了怔，旋便淡然說道：「在下恭聽尊便。」

駝背姥姥「哈哈」一笑，道：「那麼你先進招吧。」

說罷，手橫鋼拐，目注凌雲蔚凝功蓄勁以待。

凌雲蔚並沒有立即依言進招出手，却輕咳了一聲，沉吟地緩緩說道：「在未動手之前，這場勝負誰屬固然尚是個不知之數，但是，在下却想請尊駕答應一個條件，以作爲在下如果僥倖獲勝的彩頭，不知尊駕敢答應不？」

駝背姥姥不知凌雲蔚想要她答應什麼條件，不禁微微一怔！臉上掠過一絲疑惑之色地問道：「是什麼條件？」

凌雲蔚朗聲說道：「請取消華山派的十年封山之約。」

華山掌門俞正浩等衆人一聽此言，心中不由齊皆大感驚奇，訝異非常，不知這位丰神俊逸，武功高不可測，而又似友似敵的青年書生，究竟是什麼出身來歷？想不通他爲何提出這個條件？其用意又是什麼？……

駝背姥姥不意凌雲蔚會提出這個條件，作爲其獲勝的彩頭，一時之間，竟然無法回答的呆了呆，臉泛怒色的冷冷地喝問道：「小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凌雲蔚淡然一笑，道：「別問是什麼意思，尊駕可敢答應不敢？」

駝背姥姥怒道：「敢答應便怎樣？不敢答應又怎樣？」

凌雲蔚朗聲說道：「敢答應，我們便各盡一身

所學，放手拚搏百招，分個勝負高下，不敢答應的話，便請退開一邊去，讓妳們少宮主出轎和在下一搏好了。」言下之意很明顯，駝背姥姥如果不敢答應，便就不配和他動手。

駝背姥姥是何許人物，焉有聽不懂他言下的含意，心底生出的一絲愛才之念，不由立被激怒得消失，雙睛突瞪，「桀桀」一聲怪笑，厲聲說道：「小子！你先別自打着勝算的如意算盤，且說說你的，你要是落敗了便怎樣個說法？」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臉容一肅，朗聲說道：「在下如果不幸落敗，便即自斷一手奉上！」

華山掌門俞正浩等人聞言，心中全都不禁駭然「咚」地一跳！

他們雖已看出凌雲蔚身負奇學，一身武功高不能測，但是，仍咸認爲可能非是駝背姥姥之敵。

換句話說，也就是認爲凌雲蔚此話一出，一隻手便也就斷定了！

的確，凌雲蔚的這種口氣實在太狂妄了，狂妄得華山派人莫不緊蹙起了眉頭，暗暗爲他担心！

凌雲蔚話聲甫落，忽聞南宮玉燕「呵呀」了一聲，嬌聲說道：「相公！這可使不得呀！你自斷一手，對你自己來說，不但是很痛苦的，也是很殘忍的，而且對妾身等又無絲毫益處，揭穿了說，你這種令人聽來驚心，只是徒逞一時之意氣之勇的豪氣，實在是一種很不智的行爲！依妾身看來，相公如果不幸落敗，倒不如……」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歸依南宮門中，這樣不僅妾身身邊可得一位足以担負重任的好手，相公並可免却斷手之痛，不知相公意下以爲如何？」

她嬌聲鶯語婉婉地說來，似乎純是一片好心善意。

但是，凌雲蔚並不領受她的這份好心善意之情，口中霍然揚聲朗朗大笑道：「男子漢大丈夫，豈可屈辱於婦人女子手下，何況凌某自有師承門派，焉能歸依芳駕門中。」

說至此處，語聲驟轉鏗鏘地接道：「在下今天既願替華山派解危，別說是區區一隻手，縱是血濺五步，橫屍當場，也所心甘！」

他這番話只聽得華山掌門俞正浩和其派中一衆弟子等人，心中莫不大爲感動非常！

南宮玉燕「咯」地一笑，道：「照相公這等口氣聽來，便是以生命作賭換取解除華山派封山十年的彩頭，也心甘情願！」

凌雲蔚點點頭道：「不錯！」

南宮玉燕道：「請問相公是那一派的高弟？」

凌雲蔚道：「很抱歉，在下師門目前還不是直言公開的時候。」

南宮玉燕道：「爲什麼？」

凌雲蔚道：「有所不便。」

南宮玉燕道：「是有什麼隱衷？」

凌雲蔚道：「不然怎會有所不便。」

南宮玉燕微一沉吟，又問道：「相公和華山派有很深厚的交情關係麼？」

凌雲蔚微一搖頭道：「沒有。」

南宮玉燕道：「既無關係交情，相公又何必爲華山派冒此大險？」

凌雲蔚朗聲說道：「此中當然另有道理。」

「什麼道理？」

凌雲蔚冷冷地道：「與芳駕無關，芳駕又何必多問。」

南宮玉燕忽然輕聲吁嘆了口氣，緩緩說道：「好吧，相公既然執意定要多管閒事，替華山派出頭，妾身也只好依從相公的意思了，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妾身認爲相公只是爲了一時的意氣而管閒事，竟以一隻手作爲賭注，如此賭法也實在未免太重了些了，因此，妾身想把它畧爲減輕一點，不知相公意下如何？」

凌雲蔚不禁甚感意外地問道：「芳駕想如何減輕法？在下洗耳恭聽。」

南宮玉燕「哈哈」一笑，道：「減輕爲斷去一節小指如何？」

凌雲蔚朗聲一笑，道：「好！多謝芳駕這份心意，在下便依芳命就是。」

說罷，轉朝駝背姥姥朗聲說道：「尊駕可聽清楚了沒有？」

駝背姥姥雙目一瞪，精芒激射地說道：「聽清楚了便怎樣，小子，我老婆婆說你的一隻小指今天是斷定了！」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道：「只怕未必。」

駝背姥姥「桀桀」一聲陰笑，冷冷地喝道：「小子！徒逞口舌並不能分決勝負，你還是立刻出劍進招吧！」

說罷，神威凛凛，靜如山岳，穩如磐石般，目光烱烱地覷着凌雲蔚的右手長劍，凝功蓄勢以待。

凌雲蔚朗朗一聲大笑，星目神光電射地喝道：「如此在下便有僭了，尊駕請小心接招！」

話落，左足忽地往前，踏出一步，振腕出劍，劍尖突然幻起一朵斗大的劍花，罩着駝背姥姥的胸窩大穴刺去！

他這一劍刺出，因係左足前踏一步，有反武學常規，使人看來覺得他除了內功深厚外，在劍術招式上似乎有些不倫不類之感。

華山掌門等人心中，此刻都極希望凌雲蔚是個

劍術超絕的罕世高手，在這一場戰搏中擊敗駝背姥姥，因而使華山派得以免去封山十年之辱。

但是，及至凌雲蔚這出手第一劍的招勢情形，他們目覩之下，立時不由全都緊皺起雙眉，心中甚感失望得很！

其實他們又那裏知道，這一劍看似有違武學常規，不倫不類，但却是一招上乘奇學，平凡中蘊藏着極深奧無窮的變化妙着……

駝背姥姥自從和凌雲蔚硬接了一招之後，即已覺得眼前這位英挺俊逸的青年人，不但一身武學功力高絕，很可能便是她除了南宮玉燕的母親之外，生平所遇上的第二個勁敵！

她雖也看出凌雲蔚這出手第一劍的不倫不類，但她乃久經大戰之人，對於敵人越是這種不倫不類的招式，她越是不敢輕視大意。

因此，凌雲蔚劍招甫發，她立刻向左橫跨一步，口中一聲冷「嘿」，鋼拐陡出，疾朝凌雲蔚左肩窩搗去！

凌雲蔚左肩一側，避過拐勢，右足就勢踏上半步，手中長劍微振，嗡然聲响，爆出三朵劍花，飛射駝背姥姥胸肩要穴。

駝背姥姥一聲怒喝，右腕猛挫，鋼拐疾掄，一招「天風怒號」絕學，威凌迅快無比地迎向飛射而至的三朵劍花上磕去！

她拐招甫出，驀覺眼前劍虹一閃，三朵劍花倏隱，凌雲蔚竟已飄身到了她的左側，劍如靈蛇般地直朝她左肩窩刺到！

駝背姥姥心中不禁駭然一凜！暗道：「這小子好詭異的身法劍招！」

她心中雖然駭凜暗忖，但是手底下却毫不敢怠慢，身形半旋，右手鋼拐已快如電閃般地變式疾朝劍身挑去。

凌雲蔚欲待撤劍不與鋼枴硬接，但已無及。

頓聞「噹！」的一聲爆响，激起一蓬火花，雙方身形又被震的各自後退了一個大步。

駝背姥姥陡地一聲大喝，身形一退又進，右手鋼枴掄舞起一片如山的枴影，勁風呼呼，威勢凌厲剛猛絕倫地直朝凌雲蔚攻至！

凌雲蔚自是不會示弱，立時一聲朗叱，手中長劍疾揮，頓時化作萬千劍影，矢矯若神龍盤空地，和駝背姥姥展開了一場快戰激搏！

這眞是一場武林罕見，令人驚心動魄的搏戰！

駝背姥姥和凌雲蔚這一動上手，立時各展一身絕學奇招全力搶攻，爭制先機！

駝背姥姥拐沉勢猛，力道如山，走的全是剛猛路子，凌雲蔚則是劍走輕靈，眞力含蘊，走的却是以柔克剛之道，一剛一柔，打的難解難分。

雙方出招變式，攻拒進退之間，都是奇招迭出，快捷無倫，看的旁觀之人眼花繚亂，目眩神搖。

這時，華山掌門俞正浩和其派中弟子等人，眼見二人這種激戰的形勢，勝負誰屬，雖然仍是個未知之數，但已逐漸鬆弛開緊皺的眉頭，心底重又升起了一綫希望！

轉眼工夫，二人已搏戰了三十多招。

駝背姥姥鋼拐掄動，勁風呼呼，越戰越勇。

凌雲蔚則依舊一派氣定神凝，長劍揮舞，寒光飄洒，矯若游龍。

驀然，凌雲蔚口中霍地一聲叱喝，頓見劍勢招式陡變，寒虹暴長，劍嘯風生中，接連攻出三劍。

這三劍奇妙絕倫，威凌狠辣無匹！

雖是三劍，却似一口氣呵成，猶如三劍同發，駝背姥姥立被逼的後退了三大步。

可是，她一退之後，便又急進，陡然一聲大喝，立時還以顏色，鋼拐有若一陣狂風驟雨般，同樣地攻出三拐，凌雲蔚竟也被她這三拐的剛猛威勢，不多不少地迫的後退了三大步。

這樣一來一往又是三十多招，雙方仍然是個勝負難分的平手局面。

駝背姥姥心中不由越打越驚異，越戰越震駭！

雖然，她已把凌雲蔚視作可能是她生平僅遇的第二個高手勁敵，却未料到凌雲蔚的一身武學功力竟會高到這等難鬥的程度。

她原本以爲凌雲蔚的武功火候，劍術造詣再高再深，畢竟年紀尚輕，由於年齡所限，憑她七十二斤沉重的鋼拐，和威力剛猛無儔的三十六招「天風拐法」，百招之內必可制勝。

那知，事實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七十多招下來，竟然未能佔得絲毫上風。

此刻她也這才看出，凌雲蔚內功眞力之深厚雄渾，劍術造詣之精湛奇奧，實在較諸她所想像的尤高！尤高！

依照眼下的局面看來，形勢已經是很明顯，別說是百招了，就是力戰上三二百招，是否能够分出個勝負高下？尚還難逆料呢！

須知駝背姥姥的一身武功修爲，已是當今武林中頂兒尖兒的絕學高手，以凌雲蔚這麼一個年僅弱冠的少年，只要能在「天風拐法」下走個三五十招，即已足稱雄武林，揚威江湖，何況竟能和她力戰近百招而不分勝負，怎不令她心中越戰越驚異，愈打愈爲震駭！

這不但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也極爲迷惑想不通，以凌雲蔚這點年紀，這一身武學功力是如何練成的？……

久戰不勝，實在太丟臉，太難堪了！

她本是個脾性暴躁，極其剛強好勝之人，久戰不勝，心中不僅覺着太丟臉，太難堪，更是又急又怒！

忽然，她心念微微一動，手中鋼拐陡地一緊，猛迎着凌雲蔚疾厲攻至的長劍電掣地挑去！

頓聞「噹！」的一聲激响，凌雲蔚立被震的後退了一大步。

駝背姥姥在這一招硬接中，却是身形一幌，借勢彈身躍退丈外，橫拐「桀桀」一聲怪笑，喝道：「小子，我們換個方式一戰如何？」

凌雲蔚怔了怔，朗聲道：「悉由尊便，在下無不奉陪。」

語聲畧頓，問道：「不知尊駕換個甚麼樣的方式？」

駝背姥姥「嘿嘿」一聲乾笑，道：「我看我們如果就這樣的打下去，沒有三百招以上，絕對不會打出個勝負結果來，於其如此耗費時間力氣，倒不如各憑內功眞力，硬碰硬的狠狠的打鬥個十掌二十掌，一決高下來得乾脆！」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如此說來，尊駕在內功眞力上，必是自信穩操左券了。」

駝背姥姥雙目一瞪，喝道：「少廢話，小子，你敢是不敢？」

凌雲蔚劍眉雙挑，朗聲一笑，說道：「有何不敢！」

話落，倏然轉朝羣立二丈之外的華山掌門俞正浩朗聲說道：「賜借之劍敬以璧還，請接住！」

說罷，右手微抬，劍已脫手而出，寒光閃閃，不疾不徐地直朝俞正浩的身前飛去。

緊立在俞正浩身旁的倪祖望，因掌門人身負內傷，唯恐其劍勢衝勁過大，遂連忙搶出一步，探手疾朝劍柄抓去。

抓住劍柄，他才發覺竟是毫無一點衝勁，於此可見凌雲蔚脫手擲劍時運用勁力之巧妙，倪祖望心中不由大爲佩服。

駝背姥姥一見凌雲蔚已將長劍擲還華山掌門，立卽隨手將鋼拐往地上一揷，只聽得「咚」的一聲，鋼拐頓時直入石中尺餘，「嘿嘿」一聲乾笑，說道：「小子，你這種剛強狂傲不羈的脾性，實在使人覺着可愛又可恨。」

話聲中，邁開大步朝前跨上了三步，兩隻枯瘦的手掌緩緩平提至胸前，雙目精芒電射地射視着凌雲蔚，陡然一聲大喝道：「小子，接掌！」

話落掌出，雙掌猛推，頓見狂飈陡起，勁風呼嘯，勢若排山倒海般地直朝凌雲蔚撞去！

凌雲蔚早已凝功蓄勢以待，一見駝背姥姥雙掌齊推，勁風狂飈山湧般撞來，也卽立時一聲大喝，雙掌倏抬疾吐，發出兩股內家眞力迎上。

雙方掌力接實，頓聞「砰！」的一聲轟然巨響大震！

勁風狂飈激盪中，二人身形竟都被震的一幌，各自後退了一大步。

駝背姥姥身形一退復進，「嘿嘿」一聲怪笑，喝道：「小子，你再接我老婆子這一掌看！」

雙掌疾推，勁風狂飈再起，威勢較前更見剛猛凌厲，凌雲蔚見狀，自是不敢稍稍怠慢，急急翻掌吐力相迎。

又是一聲「砰！」的轟然巨響大震，雙方身形竟又同時一幌地後退了一大步。

兩次掌力硬接，竟然無分軒輊，二人心底都不禁大爲懍懼於對方內功眞力之深厚雄渾，而開始重行凝神斂氣，目注對方峙然對立。

這時，場中空氣顯得出奇的沉靜，二人的臉上都是一片沉凝之色。

顯然地，二人都爲着前兩掌的不分軒輊，而在暗暗提聚全身的內功眞力，這第三掌不發則已，一發之威，必較前兩掌強勁數倍，勢若石破天驚般地剛猛無與倫比，勝負高下立判！

陡然，凌雲蔚朗然一聲大喝道：「老婆子，妳也接我一掌看！」

翻腕吐掌，推出兩股內家勁氣，直朝駝背姥姥撞去！

駝背姥姥雙目突睜，也是一聲大喝，雙掌齊推，發出內家眞力迎上。

掌力接實，果然是勢如石破天驚般地轟然一聲巨響，勁風狂飈激盪波湧中，二人立時同被震的胸頭血氣翻湧，脚下浮動，身形踉蹌地向後連退了三個大步，方始各自勉強拿樁穩立。

這一掌硬拚，二人都已運聚了全身十成的內功眞力發出，是以二人身形雖都勉強拿樁穩立住，但胸脯却皆劇急起伏不止，而終於忍不住的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

須知這種以內功眞力硬接硬拚的搏鬥，憑藉的完全是各人的內功修爲火候，是絲毫無法取巧，不打半點折扣的。

眼前的情形，已經是很明顯，在這一掌硬拚之下，二人體內眞氣已均同樣地受了不輕的震盪和內傷！

因此，二人於吐出一口鮮血之後，便都不移不動的相對僵立當地，目注對方，暗暗的運氣調息行動，平抑內腑翻湧的氣血，療治傷勢。

華山掌門俞正浩等人，眼見這等情形不由全都

復又緊皺起了雙眉，內心極替凌雲蔚焦急担憂！

雖然，他們均都尚還不知凌雲蔚究竟是何出身來歷？摸不清他前來華山爲了什麼，有何目的？……但他們從他的言語態度上，正氣凜然高華的風儀上，都已逐漸地看出了這個武學功力奇高，令人諱莫如深的少年，絕不是個壞人歹徒之流，對華山也絕無什麼惡意……

否則他便不會得替華山派出頭，而與對方作這等生死拚搏了！

可是，華山派掌門等人雖都已看出了凌雲蔚不是個歹徒壞人，內心極是替他焦急担憂，但却又無能爲助。

因爲他們華山派於此之前，已經宣佈了封山，乾瞪着眼睛空自担憂着急，而無法可想。

二人僵立稍頃之後，劇急起伏的胸脯已經二人以深厚的內功逐漸地平抑下來。

只見駝背姥姥抬起手來抹了抹嘴角的血漬，雙目突又遽張，精光電射地「桀桀」一聲獰笑，道：「小子！你還有再拚的力量沒有？」

凌雲蔚深吸了口氣，劍眉倏地上挑，朗聲一笑，道：「爲何沒有！」

語聲一頓，沉聲喝道：「接掌！」

聲落，雙掌倏翻疾吐，劈出兩股內家掌力，勁風如濤地直朝駝背姥姥擊去！

駝背姥姥「桀桀」一聲厲笑，才待出掌硬接之時，突聞南宮玉燕一聲沉喝，說道：「姥姥，趕速退開！」

喝聲中，軟轎轎簾微掀，南宮玉燕已電閃地現身出轎，單掌輕揮，駝背姥姥立時身不由己的被一股强大無比的無形勁力，硬向旁邊直推至八尺之外，勁力方始消失。

駝背姥姥心中不禁愕然一怔！甚爲大感意外，也極爲迷惑不解，不知南宮玉燕爲何要如此，不讓她硬接凌雲蔚這一掌？……

驀聞「轟！」的一聲巨響，凌雲蔚掌力劈出，因驟然失去對手，一時收勢不住，竟擊在三丈餘外的一塊山石上，直擊得石屑碎片飛濺激射，驚的站立距離較近的南宮玉燕的手下之人，急急飄身閃避不迭。

凌雲蔚掌力劈空，忽覺眼前人影一閃，香風微颯中，對面六尺之處已亭亭俏立着一個身着銀衣，秀髮披垂，一張臉孔分作二色，半邊青慘慘的，半邊灰白，生的極其醜陋難看的少女。

但是，這少女的臉孔雖然極其醜陋難看，却偏偏生有一雙黑白分明，有如兩潭秋水般淸澈照人，明亮，非常美麗的大眼睛。

凌雲蔚乍見她這副臉孔，心中不禁愕然一驚地後退了一步，暗忖道：「此女怎地生的這麼一副夜义臉孔……」

他心中方自驚愕暗忖之際，只見對方櫻唇微啓，露出上下兩排整齊細白的貝齒，聲若銀鈴般地發出一聲「咯咯」嬌笑，道：「看相公驚愕之情現於容色，是因爲賤妾的臉孔長的很難看是麼！」

凌雲蔚已從她的語聲中聽出她正是那一直不願出轎現身的南宮玉燕，但却仍忍不住目注她色分二邊的醜臉問道：「芳駕便是南宮玉燕麼？」

南宮玉燕微點了點頭，嬌聲道：「不錯，賤妾正是南宮玉燕。」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相公一身功力確實深厚精純，身負內傷之後，掌力擊出，仍有這等開山碎石的威猛勁道，實使賤妾衷心欽佩萬分！」

凌雲蔚目光湛湛的朗聲說道：「芳駕是不是看了不服，要和在下動手一搏！」

南宮玉燕微笑地搖搖手道：「妾身尚還不是那種乘人於危之人，若眞要和相公動手領教幾招絕學，也必待到相公調息療好內傷，眞力完全復原之後，相公休要錯會了妾身的意思。」

凌雲蔚道：「那麼，在下和貴屬勝負未分，芳駕爲何要令她退開，而於此際出轎現身，是什麼意思？」

南宮玉燕明眸凝光地注視着凌雲蔚的俊臉，緩緩問道：「請問相公，以相公此刻的內力，如再繼續這樣碰硬的打下去，自信還能拚得幾掌？」

凌雲蔚劍眉微微一軒，道：「五六掌還不成問題。」

南宮玉燕道：「妾身很是相信此公此言絕未誇大，不過，相公可曾想到這五六掌力拚之後的結果問題？」

凌雲蔚怔了怔，問道：「什麼結果問題？」

南宮玉燕微笑了笑，道：「相公乃聰明之人，何不用點心思想一想，不是就明白了麼！」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在下生性愚笨的很，也不是個喜歡用心思之人，是什麼結果問題？還是請芳駕直說出來好了。」

南宮玉燕嬌聲一笑，道：「相公也自謙了。」

語聲畧頓之後，緩緩接道：「相公已經身負內傷，雖然憑恃內功精純深厚，得以暫時抑制住傷勢，尚無大碍，但是若再力拚上五六掌之後，內腑傷勢心然加劇，更因眞力消耗過甚而無法壓制胸中翻湧衝上的氣血，其結果定必落的血噴如箭，吐出大量的鮮血仆地斷命當場！」

南宮玉燕所說的這種結果，雖是一點不錯，但是凌雲蔚乃是個外和內剛，生性高傲之人。

他也明知再繼續這樣力拚下去，確實會落致如此的結果，可是，勝負未分，怎能就此罷手？

否則又何必當初？如果就此沒有結果的罷手，豈不受人訕笑，說他有始無終，貪生畏死……

因此，南宮玉燕話聲一落，他立時劍眉雙挑地朗聲一笑，道：「芳駕這種結果此時言來未免尚嫌過早。」

語聲畧頓，目光瞥視了駝背姥姥一眼，接道：「不錯，在下已經身負內傷，自度只有五六掌硬拚的內力，但是芳駕也應該知道貴屬內腑傷勢並不比在下畧輕，她是不是也還有五六掌硬拚的內力？焉知她不比在下畧遜些微呢？」

南宮玉燕微微一笑，道：「但是，這只是相公你自己的想法，在妾身看來這場力拚的結果，將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爲此妾身乃令她退開不再硬接相公的掌力，破例現身當面奉勸相公，今天的這場搏戰就到此爲止……」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相公如認爲勝負未分，而心有不甘的話，便請於開年二月二日前往衡山祝融峯頭再爲一戰勝負好了！」

凌雲蔚聽後，心底意念電轉，微一沉吟道：「好吧，在下定必準時前往赴約。」

語聲畧頓，接道：「不過，華山派封山的解除問題，却仍應保留有效。」

南宮玉燕點了點頭道：「當然，屆時只要相公能够戰勝，華山派封山十年之約便算取消，但是二月二日距離今天還有兩個半月之期，華山掌門既已宣佈自今天起封山，都須遵守，直到二月二日相公戰勝之時爲止。」

凌雲蔚目光微轉，瞥視了華山掌門俞正浩一眼，正待答言之際，却聞俞正浩已經朗聲說道：「芳駕但請放心，華山弟子當遵此約。」

「好，我們就此爲定。」

南宮玉燕說罷，便即抬起一隻賽雪欺霜般的纖纖玉手微微一揮，轉身蓮步姍姍婀娜地上了珠翠軟轎。

她甫一上轎，八個紫衣少女便立時抬起軟轎，和來時一樣的簇擁着下山而去。

凌雲蔚和華山掌門等人目送着珠翠軟轎漸漸遠去，直到消失不見之後，緊張的心情，方始鬆弛下來。

俞正浩邁步走近凌雲蔚面前五尺距離地方，立定身形雙手抱拳一拱，說道：「少俠一片俠肝義胆，俞某衷心至爲感激。」

凌雲蔚連忙也雙手抱拳一拱地還禮說道：「在下自愧無能，未能戰敗那駝背老婦，挽免貴派這場封山之難，內心深感汗顏愧疚之至！」

俞正浩微微一笑，道：「少俠雖然未能戰勝那駝背老婦，但是已盡了心力，何汗顏愧疚之有，少俠請不要謙虛自責了。」

語聲微微一頓，問道：「請問少俠究竟是那位武林前輩們下高弟，要見俞某有何要事商談，尙望即予明告。」

凌雲蔚目光掠掃了肅然靜立在兩邊的一衆華山弟子一眼，伸手自懷內取出一塊長方形的竹牌，手掌平伸，托在掌心上，望着俞正浩問道：「掌門人可識得此物麼？」

俞正浩一見竹牌，立時神色肅然地說道：「少俠是『海天四友』前輩門下？」

凌雲蔚搖搖頭道：「不是，在下只是受『西掌』齊老前輩之托而來。」

「哦！」俞正浩微一沉吟，問道：「事情很重要麼？」

凌雲蔚道：「當然很重要，其重要性並且關係整個武林安危！」

俞正浩眉頭微微一皺，問道：「是什麼事情？竟然這等重要！」

凌雲蔚道：「掌門人可知江湖上已是到處血腥，一場浩刦正在醞釀之中麼？」

俞正浩目射精光的道：「少俠說的可是指那些武林黑白兩道高手，被殺害的事件？」

凌雲蔚點點頭道：「不知掌門人對些事件的看法如何？」

俞正浩微一沉吟，道：「自從這些血案接連發生之後，本派立即派出門下弟子多人下山，前往江湖中查訪兇手是何許人物？但是迄今數月，竟未查訪出一絲消息。」

說至此處，語聲畧頓了頓，接道：「根據這許多武林高手於一個月之內，先後被殺的情形看來，兇手不但武功高絕，心狠手辣，而且絕對不止一人，很可能是一個擁有很多內家高手，勢力極其龐大的組織。」

凌雲蔚不由聽得點頭朗聲一笑，讚道：「掌門人確不愧爲領袖華山一派之尊，果然不同等閒，這番見解着實高明，在下極是佩服！」

俞正浩謙虛的一笑，道：「俞某祇不過是根據情形常理判斷臆料而言，對與不對還不知道呢？少俠請不必捧我了。」

凌雲蔚正容說道：「在下決不是捧掌門人，雖祇是一種判斷臆料，但和西掌齊老前輩的看法完全相同，齊老前輩並認爲這勢力雄厚的龐大的組織，既已展開屠殺，不久的將來，必將以挾泰山而超北海的威勢公開露面江湖，橫掃武林，稱霸天下，屆

時，任何一門一派均將非其敵，不是毀於其兇燄之下，便是懾服於其淫威之下！」

凌雲蔚這番所謂「西掌」的看法，只聽得華山掌門俞正浩和衆弟子，心中莫不爲之懍然！悚然！

的確「西掌」的這看法實是不錯，這股惡勢力雄厚龐大莫測的組織，尚未公開露面江湖，即已這等兇殘毒辣，大肆屠殺武林黑白兩道高手，一旦公開出現江湖，勢必更爲兇殘狠惡無比，攪得武林天翻地覆，遍處血腥，無有寧日……

這股惡勢力當然必須遏阻，否則，日後的武林，定是一片黑暗，正義無存，充滿了恐怖！邪惡的武林！

但是，要怎樣才能阻住這股潛伏暗中，高深莫測的惡勢力，不讓其得逞毒燄兇威呢？……

俞正浩心底沉吟稍頓，忽然目視凌雲蔚道：「齊老前輩既然臆料及此，總不至於眼看着浩劫狂瀾將起，任由惡魔們猖獗逞兇爲惡，袖手不管吧？」

凌雲蔚道：「齊老前輩要是袖手不管此事，便也就不會得要在下前來貴派了。」

俞正浩心念微微一動，道：「如此說來，齊老前輩的意思，必是要少俠轉告俞某，爲對付這股兇殘的惡勢力辦法了！」

凌雲蔚正容點頭道：「不錯，爲未雨綢繆計，齊老前輩乃才特地要在下連絡各大門派和武林俠義好手，組織聯盟，除魔衞道，共挽浩劫狂瀾！」

「哦！」至此，俞正浩這才明白了凌雲蔚冒昧登山，一定要面見他的原因用意，口中不由發出了一聲輕「哦」說道：「少俠既是爲了這等重大之事而來，怎不早說明白，否則俞某便不會得答應那南宮玉燕以封山作爲勝負之賭了。」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掌門人可曾想到在適才那種勢如騎虎的情形下，不要說是根本沒有機會時間，縱然是有，但這種未雨綢繆，組織聯盟的計劃，豈可當着不知來歷的外人之前說出，洩露消息，因而傳入惡魔們的耳中，豈不壞事。」說至此處，話聲微微一頓，接道：「二月二日爲期不遠，屆時在下當必傾盡全力求勝，俞掌門人但請靜候佳音好了。」

俞正浩感激地抱拳一拱，道：「大德不言謝，少俠這番雲情高誼，華山派自當永誌不忘！」

凌雲蔚拱手還禮的說道：「掌門人如此說法，實在不敢當之至，在下只不過是略效棉薄，爲應付未來的浩劫狂瀾增加一份實力而已。」

俞正浩朗聲哈哈一笑，道：「少俠請不要謙虛客氣了。……」

話聲略頓，抬眼望了望天色日頭，接道：「日色西垂，時分已近黃昏，少俠肚內想必已經飢餓，如不嫌棄山野粗餚，便請移駕敝派，容俞某略表敬意，稍盡地主之誼，小作盤桓如何！」

凌雲蔚此刻肚中雖是已感飢腸轆轆，但因他自和駝背姥姥力拚負傷之後，一直未能以調息運功療治，全憑精湛深厚的內功抑制住傷勢。

雖然傷勢并不太重，也無多大的妨碍，但是，久不運功療治，淤血積於胸腑，終是一件很討厭的事。

因此，他心中微微一沉吟，便即辭謝地說道：「多謝掌門人的盛情，只是在下身負齊老前輩重托，必須儘速趕往其他門派拜謁各位掌門，俾以早日完成聯盟，共挽浩劫，今日就此告辭！」

說罷，拱手一揖。

驀然——

一聲長嘯劃空傳來，嘯聲入耳，凌雲蔚已知是披髮金猱「小金」，不由立時凝目朝山下望去。

只見「小金」身如電射地直朝山上飛躍馳來，但見其背上却似乎還負着一人。

凌雲蔚心中暗忖道：「牠馱來的，不知是什麼人？……」

披髮金猱身形快逾疾電，轉眼工夫，便已飛馳至近前，躍落在凌雲蔚的身側，放下背上負之人，口中「吱吱」地，同時兩隻毛手不住地向凌雲蔚比劃着手勢，說明着事情發生的經過。

俞正浩一見披髮金猱馱來之人，竟是他生死之交好友「鐵背蒼龍」萬兆飛，心中不禁吃了一驚，趕急搶步上前一看，只見萬兆飛雙睛緊閉，臉色蒼煞白紙，嘴角血漬殷然，人已昏死了過去。

彎腰伸手探試其鼻息，鼻息微弱，氣若游絲，若斷若續……

這種情形，分明已是氣息將絕的垂死彌留狀態，俞正浩眼見此狀，頓時不由臉色沉凝地緊皺起了雙眉。

在披髮金猱的一陣比劃手式之下，凌雲蔚已明白了萬兆飛受傷的經過，見俞正浩雙眉重鎖，臉色沉凝的神情，便知其傷勢極其嚴重，但仍不由的脫口問道：「萬大俠的傷勢嚴重的很麼？」

俞正浩口中輕「嗯」了一聲，點點頭說道：「嚴重的很！看情形可能挨不過一個對時。」

「哦！……」

凌雲蔚一聲輕「哦」之後，便即彎腰俯身探手撫着萬兆飛的胸口，稍頃，又拿起其左手，搭着腕脈診試了試脈搏，旋便直腰站起閉目沉思起來。

他腦中有如電閃般地翻轉着他世伯，「聖手先生」閔伯夷給他閱讀過的岐黃寶笈中所記載的脈象醫理。

俞正浩與其派中長老，弟子等衆人，眼見凌雲蔚凝神閉目沉思之狀，都明白他定必是爲了萬兆飛的傷勢，在用心思索療傷之策！

因此十多雙眼睛便全都集中的注視着他的臉色神情，一個個盡皆屏息靜氣，誰也不敢打擾他，靜靜地期待者。

片刻工夫之後，凌雲蔚忽然若有所得地雙眉微軒，俊臉上泛起一片欣喜之色，星目陡睜，神光電閃倏隱，突又彎腰俯身，落指如飛的連點了萬兆飛的心脈，中庭，巨闕，赤坎，丹田等五處穴道。

他所點的這五處穴道，無一不是人身大穴要害，不要說是身負重傷垂死之人，就是個生龍活虎般的人，被點中其任何穴道之一，也必經受不起，輕則昏迷，重則喪命頃刻瞬間！

可是，世間之事，就有那麼出人意外的怪法，萬兆飛在他連點五指之下，竟像奇跡般被激發起生命潛力地發出了一聲輕「哼」，忽地睜開眼睛，挺身坐起，接着喉嚨裏一陣「呼嚕」作響，咯出了一口色呈紫黑的淤血。

俞正浩等衆人見狀，全都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一個身負極嚴重的內傷，神智已陷於昏迷彌留狀態中，氣息將斷之人，經過被點五處要害大穴之後，不但絲毫無碍於傷勢，且竟然會有如幻術般地，睜開眼睛，神智清醒的挺身坐起，神奇的活了過來！

因此，他們目覩這等情形，都不禁驚愕無已的呆楞住了。

接着只見凌雲蔚自懷內取出一隻碧玉小盒，啓開盒蓋，立聞一般沁人心脾，氣朗神清的撲鼻清香隨風飄散。

衆人聞香，立即知道碧玉盒內必定是療傷聖品靈藥！

凌雲蔚自盒內取出一粒約有龍眼大小，顏色青碧的藥丸托在掌心中送到萬兆飛的面前說道：「萬大俠，你內傷極重，五腑已經離位，且有眞力消耗過多之現象，這是『西掌』齊老前輩送我的『雪蓮實』，你服下它之後，立即緩緩提聚體內眞氣，徐徐運功行息，切忌過快過猛，雖然不能馬上痊癒，但不枉用眞力，好好的攝心調養，半月之後，定可完全復原！」

萬兆飛嘴唇微動，才待要說兩句感謝之言時，凌雲蔚却似乎已明白了他底心意般地，連忙向他搖手阻止的說道：「你現在還不宜開口說話，趕急服藥療傷要緊，有什麼話還是待會兒再說好了。」

萬兆飛滿含感激之色地望着凌雲蔚點了點頭，抬手自凌雲蔚掌心中取過「雪蓮實」納入口中服下，隨即閉目垂簾，緩緩提聚眞氣，運息行功，驅行藥力療傷。

凌雲蔚轉向俞正浩道：「萬大俠五腑離位，體力消耗過度，眞氣已是將散，提聚起來，定必非常艱難痛苦，最好能有一位內功深厚之人，以內功眞元幫忙他凝聚眞氣，引導藥力緩緩通行全身經脈，疏散胸中淤血，然後再協助他使五腑慢慢地移歸原位，便就無碍了。」

說來太慢，就在凌雲蔚說話的這瞬間刹那工夫，萬兆飛額上已是汗如豆粒般的往外直冒，胸脯急劇起伏，滿臉儘是痛苦之色！

俞正浩見狀，知道萬兆飛確是眞氣將散，非有人協助幫忙，極難提聚運息行功療傷。於是，他便向五老中的倪祖望說道：「煩勞師叔協助萬大俠一臂之力。」

倪祖望應道：「謹遵掌門命諭。」

說罷，立即邁步走至萬兆飛身後盤膝坐下，微一調勻眞氣，雙掌齊出，左掌抵住萬兆飛的「靈台」穴，右掌抵住萬兆飛的「命門」穴，閉目行功，以其深厚的內功自「靈台」，「命門」兩穴緩緩輸入萬兆飛體內，直下「丹田」。

萬兆飛正感眞氣無法凝聚，痛苦非常之際，一得到倪祖望之助力，頓感痛苦大減，片刻工夫之後，將散的眞氣，已開始逐漸凝聚，呼吸也漸轉正常，一股熱流，由「丹田」緩緩升起，通行全身經脈百穴。

凌雲蔚目注萬兆飛的臉色神情，見其漸轉安詳之色，知道已經無碍，遂即轉向俞正浩說道：「萬大俠體內眞氣已聚，氣機已漸通暢，只要再助其使臟腑移歸原位，便就完全無碍了。」

說着抱拳微一拱，接道：「在下就此告辭。」

話落，轉身邁步往山下走去。

俞正浩忽然想起什麼地急忙喊道：「少俠請且留步。」

凌雲蔚停步回身問道：「俞兄有何見教？」

俞正浩微微一笑，道：「少俠不要等萬大俠行功調息醒來，問問他是傷在什麼人手下的麼？」

凌雲蔚搖搖頭道：「不用了，從金猱的手勢中，在下已知他是遇上了南宮玉燕，被南宮玉燕手下之人所傷！」

俞正浩微一沉吟，道：「據俞某臆測，萬大俠此來必然有事，少俠何不稍留片刻，等待他醒來之後，看看是不是有事再走呢！」

凌雲蔚目光瞥視了萬兆飛一眼，想了想，頷首道：「好吧。」

說着轉向披髮金猱打了個手勢後，便又望着俞正浩斂容說道：「在下眞力消耗頗多，也須調息一

番，現已吩咐金猻護法，請兪兄關照貴派弟子，在下運功調息時間內，切勿隨便挪移身形妄動，免得金猻心生誤會。」

兪正浩聞言，知他自和那駝背姥姥力拚負傷之後，一直憑着深厚的功力修爲抑制着內腑傷勢，極須運功療治，於是連忙點頭道：「少俠儘管安心運功調息好了。」

凌雲蔚微點了點頭，便卽就地盤膝坐下，調勻眞氣，閉目垂簾，運息行功，療治傷勢。

半盞熱茶時辰過後，凌雲蔚已進入渾然忘我，天人交會之境，頭頂漸漸升起了一團似烟似霧，又若雲絮般淡白色的氣體，凝而不散地停留在空際三尺高處。

× × ×

山風颼颼，風勢雖頗強勁，但却吹不散凌雲蔚頭頂三尺高處，似烟似霧般凝聚如雲的氣體。

這團氣體，隱隱中似乎有一股內家罡氣包圍着，所以才穩若磐石，風吹不散，而且愈聚愈多！

這時華山五老之首的杜百宏早已行功調息完畢，和施文傑，金堃，成定邦三老併肩站立一邊。

華山掌門兪正浩和杜，施，金，成，四長老與及華山三劍，「鐵筆鋼掌」司馬義長等人目覩此情，他們的內功修爲距離這等境界雖然差的尚遠，但是也都是勤修數十年的內家好手，均知此爲內功修爲上乘境界中所謂「三花聚頂」的境界！

凡是內功修爲至此境界之人，不但全身百脈暢通，畧無阻碍，而且內功如泉，生生不息，有若長江大河般地用之不竭，如能再上一層樓，便可達到吐氣成鋼，以意制敵，傷人於無形之極境！

不過，這也只是武功祕籙中的一種記載而已，內功界眞修練至此種境界之人，却尚還未曾聞聽說過。

并且連修練至所謂「三花聚頂」，「五府朝元」之境界者，爲數亦是寥寥，極其少見！

武林中有許多內外兼修的人物，往往窮畢生心力勤練苦修，歷時一甲子餘之歲月，結果也只不過是僅能衝開任，督二脈，再想上進，便就極難！極難！

以一個年僅弱冠的少年，內家功力竟然練達這等「三花聚頂」的上乘境界，不僅是若非親眼目覩，說起來誰也不會相信的事情，也是件武林奇跡中的奇跡，奇譚中的奇譚！……

因此，兪正浩等衆人目覩着凌雲蔚盤膝趺坐，狀如老僧入定般，寶相莊嚴的神態，和那頭頂空間似烟似霧，有若雲絮，穩若磐石，愈聚愈濃的氣體，一個個都不禁看的呆住了，呆得似乎連大氣也不敢喘息一下！

他們都不由的在心中思忖暗想：凌雲蔚究竟是什麼出身來歷？這一身超絕上乘的功力，是怎樣練成的？……

再說內功修爲，講究的是一分年歲，一分火候，縱是他得天獨厚，生具異稟，根骨佳絕，而又獲有福緣奇遇，但是，他只有這末一點年紀，以年紀言，似乎也不應該練到這等火候，有如此成就……

這些問題，他們愈想愈不通，愈覺迷惑不解，像是一個無法解開的謎樣的在他們心底打上了一個死結！

這時，四週空氣顯得無比的寧靜，除了颼颼的山風聲響外，聽不到其他任何一點聲音，靜的連一片枯葉落地的音響，皆清晰可聞，而凌雲蔚行功也已到了最高潮，最吃緊的關頭！

披髮金猻一雙火眼金睛灼灼，不停地掃視着散立在兩邊的華山弟子等人。

情形很是明顯，只要有人輕妄挪動身形，金猻爲盡護法之責，必將不管其企圖如何，而出手攻擊無疑！

兪正浩等人眼見披髮金猻這種神情，心中自是都很明白有數，此時此際，絲毫亂動不得，否則，定然會引起金猻的誤會！

此刻，夕陽西沉，天色已漸漸昏暗下來。

也就在此際，山道上驀然出現了七條人影，步履矯健，身形快若飄風般地直朝山上急馳奔來。

這七人脚下迅捷無倫，幌眼工夫便已來至二十丈之內。

但見這七人全都是淸一色的身着黑袍，斜背長劍，年約五十開外，雙目精光灼灼，兩太陽穴高鼓凸出，一望而知皆是內功深湛的武林好手！

兪正浩一見，眉頭不由微微一皺，暗忖道：「今天是怎麼回事，這又是那路武林人物？……」

他心中方自暗忖之間，披髮金猻已經遽然轉身，瞪着一雙火眼金睛，兩隻長臂揮舞地朝七人發出了連聲低吼！

金猻的吼聲雖低，但傳入七人耳中却有如雷鳴，震的耳膜嗡嗡！

七人心中不由齊皆一懍！霍然停足佇步，在十丈左右地方站住身形，臉現驚容地，十四道精光灼灼的眼神，全都集中投射在金猻的身上。

正當此時，凌雲蔚恰好行功完畢，明目徐睜，仰臉張口一吸，頭頂的烟霧氣體，立時如烟柱倒瀉地全部投入他的口內，被他吸盡。

兪正浩等人一見凌雲蔚已經行功完畢醒來，心頭不由全都放下一塊大石地，輕鬆的噓了口氣。

陡然，一聲大喝驟起，緊接着慘吼震耳聲中，

來的七人中已有一人因不知金猻的厲害，縱身搶前出手，被金猻的劈空掌力擊的聲發慘吼，口噴鮮血，身軀離地，倒飛出三丈開外，摔落地上，死於當場！

其餘六人一見自己同伴甫一出手，便卽被金猻的掌力擊斃，心頭駭然大驚之外，頓時一齊暴怒，喝叱連聲中，紛紛拔出背後的長劍，掠身揮劍，寒光電閃，勢疾凌厲的齊朝金猻攻出！

六人身形甫才掠起撲出，突聞一聲震人心弦的朗喝：「住手！」

六人立時一頓身形，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金猻身旁已俊立着一個面如冠玉，劍眉星目，身着藍衫，神態飄逸洒脫中，另有一股懾人威儀的少年美書生。

凌雲蔚目光如電地掃視了六人一眼，冷冷地說道：「你們是『白骨教』下？」

他本不認識六人，但「白骨教」以「白骨喪門劍」馳譽武林，劍身既寬且長又厚，與一般武林人物所用之劍完全不同，因此，他見六人手中所持均爲「白骨喪門劍」才知他們是「白骨教」下。

其中一個爲首之人嘿嘿一聲冷笑，道：「不錯，你是何人？」

凌雲蔚道：「凌雲蔚。」接着反問道：「尊駕名號？」

「閃電手班大奎。」

凌雲蔚道：「你們來華山有何貴幹？」

「閃電手」班大奎道：「你是華山弟子嗎？」

凌雲蔚微一搖頭道：「朋友。」

凌雲蔚目光瞥視了金猻一眼，道：「這隻畜牲是你的麼？」

凌雲蔚俊臉一寒，道：「尊駕說話最好小心一點！」

班大奎陰森地一笑道：「不小心便又怎樣？」

凌雲蔚冷冷地道：「牠雖然是個獸類，但却深曉人言，當心激怒了牠，對你們可毫無好處！」

班大奎嘿嘿一聲陰笑，道：「這種畜牲雖然生性兇猛，行動如風，臂力奇强，但是班某却不信牠能强得過班某手上的『白骨喪門劍』！」

「閃電手」班大奎話聲甫落，金猻立時發出了兩聲低沉的怒吼，蹲身躬背，金睛如電的射視着班大奎。

凌雲蔚一見金猻「小金」已是一副被激怒的樣子，躍躍欲動，蓄勢待發的神態，不由暗暗一皺眉頭，朝金猻擺了擺手，望着班大奎微微一笑，道：「尊駕手上的喪門劍雖利，只怕還沒法奈何得了牠一根毫毛！」

班大奎冷冷道：「班某倒有點不信這個邪！」

話聲微微一頓，雙目陡瞪，喝道：「小子！殺人償命，今天你和那畜牲都得替我師弟抵命！」

凌雲蔚淡淡一哂，冷冷道：「抵命是可以，不過……」

話聲畧頓，話鋒忽轉，接道：「尊駕等此來華山定必有所作爲，請先說明你們的來意！」

班大奎道：「你又不是華山派弟子，我弟兄的來意對你說了也沒有用。」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在下雖然不是華山派弟子，但是，目前華山派之事，却可以做得大半的主！」

班大奎目光一掃靜立在凌雲蔚後側的兪正浩等人，嘿嘿一聲陰笑，道：「華山派之事，自有華山派弟子做主，何用你來操心！」語聲一頓，倏地目射煞光地沉聲喝道：「小子！你納命來吧！」

沉喝聲中，身形陡長，脚下搶進，振腕出劍，寒光飛閃，快似疾電，有若靈蛇般地直朝凌雲蔚胸窩刺到！

凌雲蔚劍眉微挑，心底陡然迅電地決定了要以絕學功力，在一招之內懾服班大奎，使班大奎說出來意的意念。

是以，他眼見「喪門劍」快如電閃般疾奔胸窩刺來，却視若未覩般，身形不閃不避地，凝立依舊未動，直到劍尖已臨近胸前五六寸距離左右，這才畧一側身，右手突出，食中二指如箝地疾朝劍身夾去！

班大奎雖然因他年少而未把他瞧在眼內，但是見他一出手便以食中二指硬夾劍身，心下也不禁悚然一懍！深知對方既敢施展這種奇技險招，手指上必有獨特的功夫，自是不會冒險讓他夾住，趕急挫腕縮肘，撤招閃避。

但是，凌雲蔚既已決心要在一招之內懾服他，又焉能容任他閃避開，出手不但奇快絕倫，而且拿揑得又準又穩！

因此，他雖是趕急挫腕縮肘，撤招閃避，却仍嫌稍慢了絲毫，只覺得「喪門劍」陡地微微一沉，劍身已被凌雲蔚食中二指緊緊夾住！

班大奎當然不會得就此鬆手棄劍後退，劍身才被夾住，立時猛提一口丹田眞氣，功行右臂，力貫劍身，遽然一聲大喝：「撒手！」

猛地振腕抖劍，奮力往回一奪！

班大奎乃是此行七人之首，一身武功火候，在「白骨教」中已是一流高手，這運足功力，奮力往回一奪之下，至少也有一二百斤之力。

在他以爲，對方手指上縱有獨特的功夫，年歲畢竟尚輕，內力定然不如他深厚，經他這樣猛然奮

力一奪之下，勢必無法夾住，非鬆開手指不可！

那知，事實却是大不竟然！

他雖已運足內力，却有如蜻蜓撼石柱般，凌雲蔚的食中二指不但仍牢牢的夾住劍身，絲毫未鬆，而且身形動也未動，神情氣態更依舊是一副從容自在的樣子！

至此，班大奎這才知道是遇上了厲害扎手的人物，對方雖然年歲不大，却實在是個身懷絕藝，武功高強的年青高手！

其餘五人雖和班大奎一樣，都是「白骨教」下的一流高手，但是他們眼見班大奎一招出手，即被這個看來不甚起眼，文質彬彬的少年美書生以食中二指夾住劍身，而且奮力一奪，竟然未能奪回，心頭不禁齊皆駭然大震！

一時之間，五人全都被驚的望着凌雲蔚發怔，而忘記了出手相助。

只見凌雲蔚冷然一笑，道：「就憑你這麼一點武功火候，也敢逞兇賣狂，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他話聲甫落，班大奎陡地一聲暴喝，左掌突出，勢疾力猛的擊向凌雲蔚右脇。

這一掌如果擊實，凌雲蔚內功雖然深厚無匹，也必經受不起，縱不絕命當場，定然肋骨齊斷仆地昏死不起！

但是凌雲蔚自前回在閔鄉縣孔廟外，因一時疏忽大意，挨過范啓明一掌後，是上一次當，學一回乖，心中早已有防。

因此，班大奎左掌才出，凌雲蔚口中立時「嗤」然一聲冷笑，身形微偏，左手疾拍，曲指彈出一縷指風，竟畧快一步的，擊中了班大奎左腕「脈門」穴。

班大奎頓感「脈門」穴微微一麻，力道盡失，一條左臂軟軟的垂了下去。

同時之間，凌雲蔚右手夾箝住劍身的食中二指，微微用力往外一送，口中陡地一聲冷喝道：「去吧！」

隨見班大奎身形一幌，身不由己的「蹬，蹬，蹬」往後連退了六大步，方自拿樁穩立住身形。

驀然——

喝叱之聲驟起，寒光飛洒，劍虹夭矯中，五枝「喪門劍」勢疾凌厲絕倫地猛朝凌雲蔚劈刺攻至！

凌雲蔚劍眉雙挑，倏然一聲朗笑，身形飄閃，展開「九九迷踪步」法，奇幻詭異快捷有若鬼魅，五人連凌雲蔚的身形都未看清楚，只覺得眼睛一花，右腕「脈門」驀然一麻，「喪門劍」竟已脫手被奪！

五人的心頭，不禁全都凜然大駭，急急飄身暴退。

定睛看時，只見凌雲蔚雙手左二右三地分握着五柄寒光閃閃的「喪門劍」，依舊是氣定神閒的俊立在原地。

儒衫飄飄，氣度從容……

那神情，那斯文瀟洒的氣派，絕似未曾動過手的樣子！

若不是五柄「喪門劍」清清楚楚地分握在他的雙手上，五人幾乎要疑心到適才出手奪劍之人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

五人目視凌雲蔚這種瀟洒從容的神情氣度，心中全都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又驚又駭的呆住了！

至此，他們也這才知道，凌雲蔚的武功身手之高強，已臻達不可臆測之境，較他們高出的太多太多，否則何能於電閃地刹那瞬間，一舉奪下他們五人劈刺攻出的「喪門劍」？而且又是如此的快速利落絕倫……

班大奎雖然外號「閃電手」，一身武功造詣頗高，手下素以快速利落著稱，在「白骨教」中有第一快手之譽，而他自己也以此自豪，傲視於同門之間。

可是，如今和凌雲蔚一比，簡直不啻是小巫之見大巫！

再說他雖是旁觀者淸，但由於凌雲蔚身手太過神速，以致凌雲蔚使用的是什麼身法？怎樣奪下五人手中的「喪門劍」的？竟然也未看出！

因此，班大奎目覩之下，心神也不禁爲之駭然狂震不已……

說來實在太慢，就在班大奎心神駭然狂震，五人目視凌雲蔚驚愕發呆之際，忽見凌雲蔚目光冷冷地掃視了五人一眼，口中哂然一聲冷笑，道：「就憑你們這等武功劍術，想要和我逞强動手，還差的遠的很呢……」

語聲微微一頓，雙目神光倏如寒電暴射，威儀懾人地轉向班大奎沉聲喝道：「趕快說出你的來意，否則，哼！」

否則怎樣？他雖未明白說出，但這一聲冷「哼」，誰也猜料得出來是不再客氣留情的意思！

班大奎聞言，心底念頭立時有若電閃般地一陣飛轉，暗忖道：「這小子武功身手，如此罕絕神奇，深不可測，看來，今天不但絕對無法替老四報仇，并且如若再徒然逞强，激怒了這小子，弄不好還得要吃大虧，何況，老二他們五人的兵双又都已被奪了……」

他心底念頭正值電閃飛轉暗忖之時，凌雲蔚突地邁腿向前跨上了兩大步，目光灼灼的逼視着班大奎喝道：「快說！」

班大奎已爲他的氣勢威儀所懾，聞喝，心神不禁悚然一震！身不由己的往後急退了兩步。

驀然之間，他心念忽決，一抬手，還劍入鞘，說道：「班某等此來，乃係奉掌教命諭，邀請華山掌門，前往本教『白骨宮』中，參加本教封王大典觀禮。」

說着探手入懷取出一張大紅金字的帖柬，揚手擲出。

凌雲蔚左手劍交右手接住帖柬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本掌教叨沐聖恩，奉旨敕封「西寧王」，謹訂於丙午年正月初一日舉行就位大典，特恭請貴掌門屆時駕蒞參加觀禮。

白骨教掌教歐陽大鈞謹訂

凌雲蔚看罷之後，眉頭不由暗暗的一皺，心想：這白骨教掌教歐陽大鈞不簡單，十多年不在江湖上走動的結果，竟和當今朝廷拉上了關係，獲得皇恩聖寵，敕封「西寧王」，但是受封王位，必得立有極大的功勞於朝廷，不知他是立了怎樣的大功？又是何時受封的？……

他想至此處，便目視班大奎問道：「貴掌教是何時受封的？」

班大奎胸脯忽地一挺，神氣十足的說道：「上月中旬。」

他左腕脈門穴先前雖曾被凌雲蔚指風擊中，但因凌雲蔚出手極有分寸，故而他除去當時感到脈門穴微微一麻力道驟失，胳膊軟軟垂下外，并未受傷，經過畧一運氣活血之後，早已恢復如常。

凌雲蔚微一沉吟，道：「受封王位必然立有大功，但不知貴掌教立了什麼樣的功勞？」

班大奎搖搖頭道：「什麼功勞也沒有。」

語聲畧頓，得意的嘿嘿一笑，接道：「帝君乃本教掌教師祖生前至友，當此次重出江湖，君臨天下，一統武林之前，自然得封本教現任掌教一個王位了，何况本教現任掌教十六年來潛心苦練神功絕藝，一身武學功力已臻上乘化境，正是輔佐帝君完成帝業極好的胳膊帮手！」

凌雲蔚一聽，這才恍然若悟的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帖柬的所謂「奉旨」，并不是奉的當今朝廷聖旨，所謂敕封「西寧王」，也只是一個妄想君臨天下，自稱帝君的武林人物所敕封。

然而，這個妄想君臨天下的野心人物，又是誰呢？……

他心中思忖之間，腦子裏忽地靈光一閃，暗忖道：「莫非是湛紹武所說的那個什麼『南疆帝君』麼？……」

於是便目視班大奎問道：「你說的帝君可是那『南疆帝君』？」

班大奎嘿嘿一笑，道：「不錯。現在已改號『武林帝君』！」

凌雲蔚問道：「你可知道他原來的名號？」

班大奎道：「不知道。」

凌雲蔚想了想道：「你見過他沒有？」

班大奎道：「見過，怎樣？」

凌雲蔚道：「且說說他的面貌長像看。」

班大奎道：「身材偉岸，膀寬腰粗，面如重棗，顎下五柳長髯，氣度雍容，威儀懾人，像貌頗似三國時代之關雲長……」

語聲微微頓了頓，嘿嘿一笑，接道：「不過，你知道這些並無用處，就是當面相遇，只怕你也不會認識他。」

凌雲蔚不由怔了怔！問道：「爲什麼？……難道這并不是他的眞面貌？」

班大奎詭秘的一笑，道：「不錯，帝君精擅易容之術，其高明程度，任憑你目光如何銳利，怎樣細心觀察，也無法看的出來！」

凌雲蔚眉頭微微一皺，道：「他從不以眞面貌示人的麼？」

班大奎道：「這就不知道了。」

凌雲蔚仰首凝視着天空的繁星，默默地沉吟了片刻之後，雙目倏又神光電射灼灼的望着班大奎問道：「你知道他的行踪麼？」

班大奎道：「不知道，你問怎的？是不是想會會他？」

凌雲蔚朗然一笑，道：「不錯，并且還要鬥鬥他，看看他究竟有多高的武學功力，竟敢自稱『武林帝君』，妄生野心，空想『君臨天下』！」

他說時雙眉上挑，星目神光灼灼如電，語聲朗朗，音韻鏗鏘，有若敲金擊石，令人聽來心神爲之震顫！

班大奎心中不由暗道：「此人豪氣干雲，武功奇高，如不及早除去，將來必是帝君統一武林的一個大阻碍與勁敵……」

想至此處，心念忽然微微一動，暗忖道：「我何不叫他去找玄宮島主莫景熙，由莫景熙來收拾他呢……」

他心念一動，便即「嘿嘿」一聲冷笑，道：「我雖然不知道帝君的行踪，但是却可以告訴你一條明路，去問一個人。」

凌雲蔚問道：「是誰？」

班大奎陰森地一笑，道：「海南玄宮島主莫景熙。」

凌雲蔚雙目神光倏然暴射，有若兩股寒電霜双

般地射視着班大奎沉聲問道：「他現在何處？」

班大奎的目光和這種威稜逼人的眼神一接觸，心頭不由悚然一顫！趕忙鎭攝心神，輕「咳」了一聲答道：「黃山。只要找到他，定可問出帝君的行踪！」

凌雲蔚道：「你這話可是眞的？」

班大奎嘿嘿一笑，道：「你認爲班某有說謊的必要？」

凌雲蔚微微一沉吟，又沉聲問道：「他在黃山何處？」

班大奎道：「天都峯上。」

凌雲蔚道：「在天都峯上做什麼？」

班大奎道：「監督建造帝君宮殿。」

凌雲蔚沒有再說什麼，只默默地望着班大奎沉思了片刻之後，忽然說道：「好了，你們現在可以走了。」說着倏地轉向站立在丈外的五人喝道：「接住你們的劍！」

話落，右手陡地往外一送，立見五道寒光閃閃地直朝五人射去。

五人連忙各自閃身，覷準來勢伸手抓住劍靶，但因其衝勁奇大，五人竟全都不禁被帶的身形一幌，後退了一個大步。

班大奎等人那還敢再說什麼，立時馱起地上同伴的屍體，轉身急步下山而去。

山風呼呼，吹拂得人的衣袂獵獵作响，枯禿的的樹枝瑟瑟顫抖！

夜空，繁星萬點，閃爍着貶眼的光芒，一彎新月，冷冷的清輝，照洒着大地，使人的視野生起一種朦朦朧朧的感覺……

班大奎等人急步如飛的往山下奔去，轉瞬之間，六人的身形背影，便已消失在朦朧的月色暗影之中。

凌雲蔚轉過身子跨前了兩步，抖了抖手上的大紅金字帖束，遞給華山掌門兪正浩，輕「咳」了一聲，說道：「兪兄請看看吧。」

兪正浩連忙跨上一步，伸手接過束帖，看罷之後，眉頭微皺的沉思了片刻，望着凌雲蔚道：「少俠對白骨敎此擧的看法如何？」

凌雲蔚微微一笑，道：「在下年輕閱淺，怎敢妄作論斷的，不過……」

語聲畧頓了頓，微一沉吟，接着說道：「白骨敎既與那個自稱『武林帝君』的魔頭拉上關係，通同一氣，此番重出江湖，其野心異志，已是極爲明顯，歐陽大鈞此番柬邀武林同道前往『白骨宮』中參加就位觀禮，其企圖用意是什麼？實在是很難說的很，說不定只是借此爲由，暗中另有什麼陰謀詭圖……」

說至此處，話鋒一轉，問道：「兪兄以爲如何？這等猜料對是不對？」

兪正浩正容點頭說道：「少俠說的不錯，兪某也是這種想法！」

這時「鐵背蒼龍」萬兆飛在倪祖望的內功眞元協助下，積滯在胸中的淤血已經完全疏散開，離位的臟腑也已漸漸還原位，功行三週天完畢醒來，徐徐睜開雙目，深吁出了一口長氣。

重傷甫愈，身體雖然極感虛弱無力，但是他心中甚爲明白已是再世爲人，這條性命是被從鬼門關下硬搶回來的！

兪正浩見他已經行功完畢，睜開眼睛醒來，連忙走近兩步問道：「萬兄現下感覺怎樣？已經無碍了麼？」

萬兆飛苦笑了笑，道：「週身氣血暢通，胸頭已無痛楚，看來是絕對不會得有碍的了。」

說着緩緩的站起身來，朝凌雲蔚抱拳躬身一拱的說道：「老朽今天得能再世爲人，全賴少俠慨贈靈藥相救之功，大德不言謝，日後如有用老朽之處，當必赴湯蹈火以報，縱是粉身碎骨亦所不辭！」

凌雲蔚連忙也拱手一揖還禮，說道：「萬大俠言重了，武林中見危援手，贈藥救命乃是極普通的平常之事，區區一顆雪蓮實，何足掛齒，萬大俠快請不要如此說法……」

語聲微微一頓，用手指了指因內功眞元消耗過多，而仍盤膝趺坐地上行氣調息的倪祖望，接道：「若不是兪掌門的這位師叔，以其深厚的內功眞元協助萬大俠引聚體內將散的眞氣，疏血暢脈，縱然給萬大俠服下三顆雪蓮實，也還不是無濟於事，因此，萬大俠實在該謝謝……」

他話剛說至此處，兪正浩忽地哈哈一笑接道：「少俠請不要謙虛客氣了，敝師叔雖以內功眞元協助萬兄凝聚眞氣，疏暢血脈，但也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今天若不是少俠精擅醫道神術，而恰又身懷雪蓮實這種稀世奇珍靈藥的話，還不是欲助無從，縱然是耗盡一身內功眞元，結果也只不過是白費氣力罷了！」說罷，話鋒忽地一轉，望着萬兆飛問道：「萬兄不是和石瑜，慧兒一起的嗎，他二人那裏去了？怎地沒有回山？」

萬兆飛「唉」地嘆了口氣，道：「說來眞慚愧，也是小弟無能，致使他二人被『錦衣會』總管項定成與其手下人擄去！」

兪正浩心中不禁悚然一驚！急問道：「他二人是在什麼地方？怎樣被擄去的？」

萬兆飛道：「在閔鄉縣孔廟外，也就是凌少俠走後不久……」

於是，萬兆飛便將當時如何和項定成相遇，石瑜字文慧怎樣和其手下動手被擄，他自己怎樣被項定成一掌擊中胸窩，擊的吐血昏倒……等等說出。

他重傷初愈，身體極是衰弱乏力，說到這裏，已是累的氣喘吁吁，只得暫時停聲頓住畧事休息，平止喘息之後，繼續說道：「尚幸小弟傷勢并不十分嚴重，約莫過了盞茶辰光，便即自行醒來，這時，項定成與其手下等已擄了石瑜和慧姪女二人走了，只在小弟身旁留下了一張字條，小弟因身負內傷，當晚遂在孔廟中運功療傷調息地熬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去到市上選購了一匹健馬代步，兼程趕來……」他說至此處，又已累的喘息連連。

兪正浩望着他，待他喘息畧定後，接着問道：「萬兄又怎會與南宮玉燕那一行人發生衝突，被她們打傷得這等嚴重的呢？」

萬兆飛深吸了口氣，緩緩說道：「小弟內腑所受掌傷，雖經運功調息療治了一夜，但并未完全痊癒，連日縱馬疾奔趕路，在過度勞頓下，雖未引發內傷，却已是精力交瘁，疲憊不堪……」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趕到山下不遠處時適遇一行少年男女簇擁着一頂珠翠軟轎迎面疾行而來，小弟連忙一帶馬韁繩，正待從道左旁馳過時，那知左邊的一個彪形大漢竟突然一聲大喝，掄起獨脚鐵娃直朝頭上砸下！事起倉促意外，待要擰韁帶馬閃躲已是無及，小弟只得雙足一點鞍蹬，捨馬躍身倒退落地，可憐那匹馬只發出了半聲慘叫，便已被擊的頭顱粉碎，倒地死去……」

語聲再度一頓，畧微息了口氣，又道：「任憑是誰遇上這等蠻橫無理欺人的兇惡之徒，也必忍不住要怒發如雷，立時出手與對方一戰，是以小弟躍身倒退落地，也即不顧內傷未癒，體力疲憊，猛提一口丹田眞氣，奮力發出一掌，擊向那個彪形大漢，那彪形大漢左掌一揮，也立即拍出一股剛猛的掌力勁風迎來，小弟畢竟係在內傷未癒，體力疲憊之際，無論是在內功掌力上，皆要大打折扣，因此當掌力接實，轟然一聲大震中，小弟立感胸頭如遭千斤巨鎚重擊般地，張口狂噴出一大股鮮血，眼前一黑，天旋地轉的昏倒地上，失去了知覺！」

他吁嘆聲落，突然想起什麼似地「呵」一聲，說道：「我倒幾乎忘了。」

說着急急伸手自懷內取出一張紙條，遞給兪正浩說道：「兪兄，這便是項定成留下的字條。」

兪正浩接過字條，朦朧的月光下，只見字條上潦草的寫着：

字奉華山掌門閣下，限於一個月內携帶「墨丸劍」親臨南嶽回雁峯下雁峯寺內交換兩位令高足，否則，休怪項某手辣！

錦衣會四壇都總管項定成謹啓

看完字條，兪正浩不由緊緊地皺起兩道眉頭。

凌雲蔚見狀，忍不住問道：「兪兄，字條上怎麼說？」

兪正浩遲疑地望了凌雲蔚一眼，說道：「項定成竟以二人爲要挾，要我携帶『墨丸劍』前往南嶽嶽麓『雁峯寺』內交換二人！」

說罷「唉」地嘆了口氣，將字條遞給凌雲蔚。

凌雲蔚看完字條後，心中暗道：「項定成既要挾他以『墨丸劍』去交換二人，則這『墨丸劍』定然不是一件凡品了……」

他暗想至此，遂即目視兪正浩問道：「這『墨丸劍』是一件武林奇珍，神兵寶刃麼？」

兪正浩微點了點頭，道：「乃是百多年前武林中盛傳着三大神兵之首！」

凌雲蔚道：「其他二件不知是什麼兵刃呢。」

兪正浩心中不由微微一怔，暗道：「奇怪！他年紀輕輕，一身武學功力便已臻登峯造極之境，分明是師出名門，大有來歷之人，怎連這等轟傳武林的三大神兵是什麼也不……」

他正暗忖之間，却見凌雲蔚忽地朝他微微一笑道：「這等武林要聞，小弟竟然不知，兪兄覺得很奇怪是麼？……」語聲畧頓，輕「咳」了一聲，接道：「實在不瞞兪兄，小弟在先師門下習藝僅只三個月的時間，先師便已仙逝，因此，對於武林掌故軼聞等，均未得能有暇聞知。」

兪正浩聽聞，心中當然不會相信地，暗笑道：「你這不完全是騙人鬼話麼，誰會相信呢？……」

他心中雖然極不相信，但却并不好意思現露於形色，是以，心中一面在暗笑，一面則神情自若地輕「哦」了一聲，說道：「其他的二件乃是『月牙刀』和『天王刀』。」

凌雲蔚道：「這三件刀劍既被稱譽爲武林三大神兵寶刃，定必都能斷金削鐵如泥，無堅不摧，鋒利無匹的了！」

兪正浩點點頭道：「不錯！這三柄刀劍不但均皆無堅不摧，鋒利足堪媲美古『魚腸』，『紫電』，『青霜』等劍，而且各有一套古劍所無的神奇精奧絕世的招式，其中以『月牙刀』爲最……」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據說『月牙刀』乃採海底萬載寒鐵精英，溶合鋼母鑄造，刀身隱泛一片清濛濛的光芒，冷氣森森逼人，相傳其刀柄握手處鐫刻有一套『月牙刀』法，唯文字深奧枯澀極其難解，非具大智慧之人，絕難領悟，但是，若能一旦領悟貫通，練到十分火候，便可和凌空馭劍一樣的脫手傷人於百步之內！」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梅龍毒鳳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玉龍在鬼谷獲晤華山梅叟，說出現目武林刦難已臨，原擬邀請梅叟出山，共蕩妖氛，華山梅叟因格於早年誓言，猶疑不決，司馬玉龍不欲强其所難，只好作罷，臨別，華山梅叟贈予潘師正所遺武功秘笈，司馬玉龍一路往岳陽進發，途經洛陽，發現楊花仙子黃素英在朝元寺現身，遂疑天地幇欲對朝元寺施害，乃留心朝元寺動靜，奈終因來遲一步，大方寺七長老已遭天地幇毒手。翌日，司馬玉龍偕新交侯良玉結伴前往岳陽，上魯山，兩人互道均以假名欺瞞對方，司馬玉龍擬說出眞名，侯良玉却阻止，說他因格於誓言，雙方還是不必說出。

龍游淺水險遭厄　鳳遭鎩羽忿自裁

侯良玉望着燭花，喃喃地道：「怪？假如你是我，你就不以爲怪了。」

司馬玉龍仗着酒意，故意打趣道：「你眞像個女孩子。」

「有時候是的。」

「呃？你說什麼？」

「不信麼。」侯良玉微微笑道：「女人可以化裝男人，男人就爲什麼不可以化裝成一個女人？」

「奇談。」

「少見多怪。」

「你試過？」

「不止一次。」

侯良玉微微而笑。

司馬玉龍經此一說，再朝侯良玉望去，不知道是他心存成見，抑或是他以前忽畧了，這時候，他突然發覺，坐在他對面燈下的侯良玉，笑盼之間，竟是那樣嫵媚動人，姣好如處子，尤其那雙眼波，流轉之間，直似荷葉滾露，蕩人心魂。

司馬玉龍心下大駭。

他想，天哪，他要眞是個女人怎辦？

侯良玉似乎業已看透他的心意，笑道：「你怕我眞是個女人是不是？唉，傻小弟，是又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你我相處，也非一日，這幾天來，在未談到女扮男裝，男扮女裝之前，你可曾感覺到有什麼地方不對？大丈夫，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你老弟，堂堂一位少年英豪，怎的一談到了男女問題，就這樣偈促不安，請問，男女問題又有何不可談之有？」

司馬玉龍想想，也是。不禁失笑道：「侯兄，你眞古怪，你眞古怪，你……你到底……唔，剛才你說什麼來着？」

侯良玉微笑不答，持壺替司馬玉龍先斟一杯。

司馬玉龍不知怎地突然想起了閩人鳳和梅男，兩張俏白的面龐，一張如玫瑰帶刺，含苞待放，一張如盛開牡丹，雍容華貴，兩張面龐，在他腦海中輪替泛現，流轉不停。……他，司馬玉龍，不禁對閃動的燭燄出了神。

侯良玉微噫一聲，伸出小指，在司馬玉龍的酒杯中，輕輕一挑，然後屈指一彈。

司馬玉龍回頭道：「是燭灰麼？」

侯良玉道：「唔，是的，是燭灰，一點點……重換一杯吧。」

「沒有關係。」

「來，乾杯。」

「乾！」

二人照杯，重新斟上。

片刻之後，侯良玉起身笑道：「衍弟，你先坐會兒，良玉去去就來。」

「去哪兒？」

「我的房間。」

「做什麼？」

「等會兒自然知道。」

侯良玉起身去後，司馬玉龍一人獨自坐着，閒着無聊，復又自斟自飲地喝了幾杯。坐着，坐着，他的神智逐漸恍惚起來。……他感到一陣飄忽，一種血氣方剛的靑年人常有的感覺突然遍擊他的全身，這種感覺，來得突然，也很自然。……以往，這種情形不是沒有過，但以往任何一次都沒有這一次來得明顯。……以往，那祗是一種純潔瑕想，想到男女的相親相愛是一種美好的樂趣，那種情形之下，他怕自己想得太多，會入邪道，常於念起之初，便以理性强行克制，可以說，那種念頭，僅如曇花一現，隨現隨逝。……而這一次，完全不同了？這一次，異常明顯，他需要，需要，需要……同時，他並不覺得這種反常的現象有什麼不對……他的血脈開始賁張……其他，他沒有任何思想。……就在這個時候，左首臥室中，傳出一陣輕微的環珮叮噹之聲。……同時，一個悅耳的聲音在向他嬌柔地低呼：「弟弟，到這裏來。」

這一聲柔呼，令人心魂蕩漾。

司馬玉龍搖搖晃晃地立起身來，踏着飄忽忽的步伐，向發出嬌呼的左首臥室走過去。

臥室中，紅燭高燒。

燭影裏，牙床前，司馬玉龍看到的，是一個一身淡紅宮裝的嬝娜背影。……司馬玉龍的一顆心，驟然地，猛烈地，狂跳起來。……他恍恍惚惚地想：她……眞是個女兒身麼？……但願她是。

慾火在司馬玉龍的雙睛中燃燒。

心在跳，手在抖，他，顫巍巍地摸着桌沿，走向床邊。

「良玉，你，你……我看看。」

他吃吃地咬舌頭說着，一隻右手已然搭上宮裝背影的右肩，手肘自然而然地向內彎曲，終於，他摟着她了。

他摟着的，竟是一成不假的如削香肩。他的心，跳得更爲厲害。

「我，我……我看看。」

他吐音不明地含混說着。

同時，他將她的嬌軀輕輕扳轉。

他，司馬玉龍的理性完完全全的崩潰了。……現在，映現在他眼簾中的，是一張十成十的女性面龐，修眉如黛，鳳眼含春，鼻似瓊瑤，秀唇點紅，嬌，柔，俏，媚，無美不臻。……他開始喘息了。

「姐姐……妳，妳眞的是。姐姐，我要，……我要。」

「唔……不。」

女的如醉如痴，男的喘息得語不成音。

「給了你。」女的柔若無力地喃喃道：「你以後就不會再想我了。」

一張火熱的面孔俯下去，一張火熱的面孔迎上來……丁香互遞。

× × ×

好一會之後，女的掙扎着低低地道：「弟弟，讓姐姐去熄了燈再……好不好。」

燈，熄了。

就在這個時候，西廂屋脊上，恍若從天而降地飛落兩條輕巧的身形。

來者是老少兩女，少女十五六，亭亭如玉，嬌魘可人，婦人看上去僅在四旬左右，青布褂褲，青布包頭，面目祥和。

定身後，婦人四下一瞥，皺眉低聲忿道：「死丫頭，你始終認爲你的玉龍哥哥跟我們走的一條路，起初以爲他走在我們前頭，沒命的狂趕，待問了三五個城鎭毫無頭緒之後，你丫頭又以爲他走在我們後頭，要老身在這座通往岳陽的咽喉要鎭上等兩天，現在，所有的客棧都搜遍了，祇剩下這家最大的，你一會兒說你玉龍哥哥人很節儉，縱然落店，也不會在第一流的客棧歇足，待二流以下的客棧都摸空了，你又說你玉龍哥哥人愛清潔，那些二三流的客棧龍蛇混雜，一定不當他的意，很可能住在這最大的一家……現在，你看吧，這一家的客房共有三進，一二進都搜過了，這第三進祇有三間屋子，燈火全無，看樣子並無人住，難道也要老身將空屋挨次踩摸一遍不成？」

少女賭氣答道：「奶奶不去，我去。」

「但願你的玉龍就住在下面。」

「很難說。」

少女說罷，腳下微頓，便已悄沒聲息地投落院心。

祇見她，人如狡狸，倏起倏落，矚前顧後，瞬眼之間，已將東西兩處廂房查澈。最後，身形微晃，她縱上正對面座北朝南的那一間的屋簷，嬌軀一折，頭下腳上，倒垂簾，從窗縫中朝左側的臥房中悄悄望進去。……一聲尖呼，少女身軀，有如中了暗算似地，自簷頭筆直往院中滾落。

西廂屋脊上的中年婦人，見狀大驚。

祇見她，一聲哼，其疾如矢地往院心撲下。

中年婦人不偏不倚地落在少女跌落之處，俯身一看，祇見少女頭角皮破血流，業已昏死過去。

中年婦人，勃然大怒。

她，後退一步，向屋內怒喝道：「屋內住的是那位高人，出來見見天山慕容卿。」

中年婦人喝畢，屋內立卽響起一陣掙扎之聲。

女的低聲求告道：「弟弟，鬆手，讓姐姐出去打發了他們呢！」

男的哼了一聲道：「別理他們。」

跟着，男的一聲痛呼，女的似乎以非常手段掙脫了男的懷抱。

接着，起了一陣衣裳蟋蟀之聲。片刻之後，一聲吼，一個眼光發直，腳步踉蹌，衣履皺摺不整，腳上祇穿了一雙鞋子的英俊少年搶先奔出，後面跟着縱出另一個看上去年齡似乎稍長的文士，所不同的，後者臉上豪着一塊很寬很實的黑紗。

見到出來的是兩個男子，中年婦人不禁一怔。

這時，那個搶先奔出，神態有異的少年，直眼四下一望，然後腳步踉蹌地向中年婦人欺步逼近，伸出一隻手指，咬着舌頭，吐音不清地向中年婦人怒吼道：「是……你……你這個……婆子……破壞……少爺……的，的……好，好事麼？」

嘴裏怒責着，右掌一揚，便向婦人遙遙拍來。

這時，少年身後那個看上去年齡似乎稍長，臉上蒙着黑紗的文士，突然搶上一步，一把抓住少年肩頭，輕輕往後一帶，口中低聲道：「弟弟退一步，由我來。」

蒙面紗的文士這一開口，自稱天山慕容卿的中年婦人立卽明白過來這是怎麼回事。她恍然大悟：這文士原來是個女的。

少年文士往後一帶，立卽飄身飛出七八步。

中年婦人雙目如電，她朝身不由已，湧身飛退的少年迅速瞥了一眼，冷冷一笑，心中似已全部明白。

蒙面文士甩走少年之後，跨上一步，陰惻惻地朝中年婦人發問道：「你就是天山毒婦麼？」

是的，中年婦人正是天山毒婦慕容卿。

天山毒婦見對方身手超凡絕俗，而且在自己通名之後，立卽知道了自己身份，臉上也不禁略露訝意。當下，天山毒婦冷笑一聲道：「女俠身手不弱，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天山毒婦，天山毒婦，……」這時，蒙面文

士身後的少年，直着眼，怔在那裏，不住地喃喃自語着：「咦！這個名字好熟啊！」

蒙面文士不理天山毒婦的反問，陰惻惻地又道：「慕容卿，你來中原做什麼？」

天山毒婦嘿了一聲道：「那個你管不着……老身祇問你女俠憑什麼出手傷人？」

「傷誰？」蒙面文士朝身後少年很快地望了一眼，然後轉過臉來道：「你是指他麼？」

天山毒婦冷笑一聲，不屑地道：「你在你身後那少年身上用了什麼手法，當然難逃老身耳目，不過，老身沒有空閒去管盡天下下流事，老身祇問你憑什麼傷我孫女！」

「你的孫女？」

「是的。」

「闖人鳳？」

「吭，你也認識她，你，你是誰？」

「她在那裏？」

「誰？」

「你的孫女闖人鳳？」

天山毒婦驚色微露，掉頭一看，身後地上，那裏還有先前那位自屋簷滾落的少女的踪影？天山毒婦，大驚失色，掉頭朝蒙面文士狠狠望了一眼，腳下微頓，身形業已起於半空，口中同時沉聲喊道：「鳳兒，鳳兒。」

蒙面文士的面紗，微微一揚，面紗後面，似乎正發出着一陣無聲的陰笑。

就在這個時候，蒙面文士身後的那個神態失常的少年，突然向天山毒婦騰身之處撲過去，口中胡亂地喊着道：「天山毒婦，你別走……我……認得你，你……是故意的，我……想不起來了，……你一定……一定是故意來破壞少爺……好事的……來來來……別走，來領教我……我……我司馬玉龍兩招！」

「司馬玉龍？」

天山毒婦一聲驚噫，半空中，身形猛折，返身疾瀉。

蒙面文士恨恨地一跺足，長嘆一聲，人如脫絃之箭，疾向少年奔去，駢指便點少年前胸的中府死穴！

天山毒婦暴喝一聲：「你敢！」

身形尚未落地，雙掌齊揚，一股狂飈，應掌而起，狂擊蒙面文士的後腦，蒙面文士彷彿深識厲害，當下顧不得再去傷敵，腳下滴溜溜一轉，橫閃五尺，堪堪將天山毒婦的一股驚人掌風避過，說來也怪，文士避過一邊，天山毒婦雙掌向後一帶，那股眼看就將逕撲茫然不知所措的少年的掌風，竟在剎那之間，消失乾淨。

天山毒婦，藉式落地，而蒙面文士，也在這一剎那間，去了個無影無踪。

天山毒婦，四下略一顧盼，喟嘆一聲，搖搖頭，緩步向少年走去。

少年眼光發直，雙目中如有火燄在向外噴射。

這時，他朝向他走去的毒婦凝視着，不稍一瞬，勢若噬人。

毒婦驚噫一聲，立卽止步，她朝少年又打量了兩眼，就在少年往她身上飛撲之際，突伸兩指，遙向少年肩胸之間的極泉一點，少年應勢撲通栽倒。

毒婦走過去，伸手將昏倒的少年一把提起，帮他盤坐在院心，然後從懷中摸出一顆異香撲鼻的藥丸，塞在少年口中，一面駢指在少年週身各處大穴上指揉拍打，一面失聲嘆道：「久聞中原武林黑道上有一種毒害志士豪傑而不着絲毫痕跡的『迷仙散』，今天總算親眼見識到了。……據鳳兒說，這孩子已由苗疆桃面俠打通天地玄關，又得五行眞傳，一身武功，幾與三色老妖不相上下，以他這份渾厚功力，居然也竟墮入術中而不能自知，可見『迷仙散』之歹毒，不但驚人，而且可怕！唉……鳳兒，你這一走，連奶奶都不告訴一聲，這個誤會到那天才能澄清呢？這丫頭也眞是……不然的話，由奶奶解釋一番，烟消霧散，你們兩個也好就此走在一起，有個照應，免得老身心懸歎地，豈不是好？」

良久之後，少年輕唉一聲，似已甦醒，毒婦順手又點了少年的睡穴。

如此，又是片刻之後，毒婦俯身挑開少年的眼皮，就月色下仔細查看了半晌，然後點點頭，撒開手，到屋脊上四下踩探了一遍，方始飄身進屋，點亮燭火，停留了一會兒，再行走至少年身後，伸手一拍，迅卽抽身退向暗處，直至少年欠身立起，打了個呵欠，這才悄然而去。

× × ×

司馬玉龍有如大夢初覺，從地上起身，打了個呵欠，渾身感到一陣疲憊，不禁納罕地暗忖道：「怪了，我醉了麼？這麼晚了，我怎麼還沒有入睡？我剛才坐在地上是在幹什麼？還有，侯良玉呢，他那兒呢，他那兒去了？他也醉了麼？不然的話，他去安息怎不招呼我一聲？噢，他房裏燈還亮着，讓我進去看看！」

司馬玉龍進了房，又是一怔。

「咦，侯良玉呢？」他更爲納罕了：「我記得，我們喝酒喝得好好的，他好像沒有醉，我似乎也祇有三分到四分，最後，他又敬了我一杯，他好像說他要到他的房裏去一下，我一人坐着，坐着……之後，之後記不起來了。……唔，好像是，我昏昏

欲睡，不錯，是的，一定是這樣的，跟着我就醉了，我走出院心，坐在地上一直睡到現在。……那麼，現在，他的人呢？……咦，那張條子寫的什麼，難道是他有事外出，爲我留下的字？」

司馬玉龍走近書桌，桌上一張留柬，字跡尚未全乾，待他看清之後，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神智完全清醒了過來。

條子上寫的是：

玉龍：

如你惜命，卽應全神防範你的朋友。她現在走了，但她可能再來。我無法繼續照顧你，因爲我要立卽開始追尋那個被你們兩個氣跑的傻丫頭。

——天山慕容卿——

「天山慕容卿，天山慕容卿。」司馬玉龍失驚地想道：「不就是那毒婦，她老人家麼？如此說來，傻丫頭一定是指鳳妹了？奇怪，毒老前輩說鳳妹是給我們兩個氣跑的？我們兩個，……我們是指我和侯良玉麼？」

司馬玉龍愈發迷惑了。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不論在他酒醉之後發生了些什麼事，毒老前輩留柬既然如此吩咐，必然有所依據，他可不能太過大意。於是，他匆匆將紙條又看了一遍，引火燒去，然後滅燭上床。他經過這番示警，不敢脫衣而臥，僅在床上盤坐調息。可是，今夜情形異常特別，任怎樣他也無法入定，於是，他又將毒婦的留柬從頭回味起來。

「她現在走」、但她可能再來。」司馬玉龍不安地想：「這個她，當然是指侯良玉，她，她，她難道是個女子麼，不然，毒老前輩怎會說出鳳妹是給『氣跑的？』？」司馬玉龍逐漸有點明白過來，像一個人在努力地追索一段零落的夢片一樣：「唔，是的。」他想起來了，「問題可能都出在最後那一杯酒上，喝了那最後一杯酒，我就失去理性，做了無數的荒唐的夢，我夢見了一個美若天仙的宮裝佳麗，我，我：我摟她，吻她，幾乎……而最後，在最緊要關頭給一聲暴喝趕散……我一直以爲是個夢，而現在，事實證明它不是。」司馬玉龍有點慌亂起來：「假如我遭遇的不是夢，那麼，它可能就是鳳妹氣跑，毒老前輩留柬，侯良玉不辭而別的原因了！」

假如說侯良玉眞是女扮男裝，那麼，她摹擬男人家的談吐舉止，以致於男人家的氣派，眞是維妙維肖。

假如說侯良玉是個「流女人，她之所以和他司馬玉龍走在一起，完全不懷好意，這一點，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本來，他對侯良玉雖然有點懷疑，但那只限於兩點。

第一，此人城府深沉，深邃得令人難以捉摸。

第二，此人精明狠毒，他親口說過，他的心腸「並不怎樣慈悲。」

至於此人的文才和武功，當今之世，幾乎找不出第二個來。就算她是個女人，憑她這一身先天的，以及後天的奇異的稟賦，她何苦如此犯賤？

難以理解。

就算她對他司馬玉龍傾心吧，她爲什麼不循正當途徑？老實說，這兩三天來的表現，她已處處令他司馬玉龍心折，只要開誠佈公，她並不難像閩人鳳和梅男她倆一樣，在他司馬玉龍心底深處佔一席地，成爲他司馬玉龍永久的朋友，甚至比朋友更進一步……。

對於侯玉良這個人的身世和來歷，司馬玉龍愈想愈糊塗！

假如她在最後一杯酒中做了手脚，那麼，事實證明她不是一個高貴的人，不問他是男人或女人，他都不是高貴的。

武功絕世，才華驚人，人品不愧人中龍鳳，對處世做人，以及武林中是非恩怨解剖得那樣精闢動人的侯良玉竟然會和楊花仙子黃素英那等女人有着同一劣性，眞是令人浩嘆，……想到此處，司馬玉龍心頭，感到一陣無比的難受滋味。

侯良玉，侯良玉！

司馬玉龍在心底喃喃唸着，突然在字面上似有所觸。

侯——良——玉？

她取這個化名，難道她在事先就已經知道了他叫司馬玉龍，而有意如此一名雙關？

那麼，她到底是一個什麼身份的女人啊？

天，快亮了。

司馬玉龍長嘆一聲，然後依着五行心訣中的定字訣，强收心神，做了一番調元功夫，好容易，挨到東方白。他將侯良玉的行李畧爲收拾，放在床上，招來店家吩咐道：「伙計，我那朋友有事去了別的地方，他的東西，他自己會來拿，請你暫時保管着，他來時，另外有賞……假如他問起了我，你就說我傳言給他：『我順正路走下去了』！」

店伙唯唯。

司馬玉龍從自己身邊掏出銀子付了賬，雖然他知道侯玉良的行囊內有的是黃白之物，但他想不出應由侯良玉付賬的理由。侯玉良的馬車，是事先付的錢，他也將它回掉了。然後，他提起他那隻輕便書箱，步行上路。

幾天來的經過，恍若春夢一場。

司馬玉龍爲了節省盤川，又因時日尙早，便在走至樊城附近搭上了一條民船，四月底，到達雲夢心臟，百水交匯的潛江。潛江至岳陽，只有三天路程，以他那種脚程，稍爲趕一趕，兩天也就可以到了。

於是，他便在潛江口上了岸，想順便遊覽一下雲夢之盛。

雲夢二澤，幅員遼闊，因爲境內湖水縱橫，魚產特別豐富。

司馬玉龍登岸之後，提着那隻輕便書箱，在城內大街上，信步所之，任意眺望，並無一定去處。申牌時分，他走到一座關帝廟前，看見空地上圍了很多人，好奇心一起，便也湊身過去。

原來是個江湖術士。

司馬玉龍僅約畧看了一眼，立卽退了下來，他回頭走沒幾步，心中突然一動，暗想道，不對，這個術士似乎有些與衆不同的地方。他重新從人羣中擠了進去。

普通賣卜算命和打拳賣膏藥的江湖人物，完全是兩回事，而面前這人，怪就怪在這裏，他像所有的跑江湖的人物一樣，面前放了一張長方形的舊木桌，但一張木桌却兼有並存地顯示了兩種很少有人將它們混在一起的行業。

木桌的一邊，堆了很多藥草，以及三五隻黑黝黝的長頸藥瓶，前面掛着一塊髒得發黃的白布，上面寫着：「賣藥！」兩旁各有一行小字：「無病不治」「藥到病除」。

木桌的另一邊，放着一些算命測字的道具，桌前也掛着一塊顏色相同的白布條，上面寫着：「算命」！兩旁的小字則是：「料事如神」，「知無不言」。

這些，還不算什麼。

而最怪的，却是那位坐在木桌後面，兼有草藥郎中和算命先生兩重身份的主人，只見他面黃如蠟，骨瘦如柴，身穿一襲舊灰僧衣，頭頂上，赫然熨着兩行戒疤，嘿，他竟是一位不折不扣，貨眞價實的大和尙。

這位臉帶病容的和尙，他的年齡實在難說得很，他像有六十歲，也像已有七十歲，若是說他八十，九十，也未嘗不可。

老和尙的眼皮極長，他雖然不時抬起頭來，但他究竟在看誰，誰也不能斷定。

這時候，一個面帶愁容，雙手撫胸，不住打噎的，四旬左右的婦人走上去，先朝和尙福了一福，然後畏縮地低聲問道：「大和尙，小婦人這個病有希望治得好麼？」

病和尙微微抬臉，似乎是有氣無力地啞聲問道：「什麼病，說來聽聽看。」

「茶飯不思，渾身無力，氣喘，心氣痛，不住的打噎，還有……」

病和尙點點頭，止住婦人再說下去，他啞聲道：「好，好，你的病我都知道了。」

病和尙說着，伸手摸向那排排長頸藥瓶，隨意取了一隻。彷彿那排排藥瓶裏裝的藥，每隻都是一樣，也好似他用藥全憑天意，伸手碰到那隻藥瓶就是那一隻，因爲，這是衆目所覩的事實，在他取藥時，他的確沒有朝藥瓶望過一眼。

這時，病和尙拔開瓶塞，倒出一顆黑色藥丸，托在掌心裏，伸在婦人面前，命令似地說道：「馬上吞下去。」

婦人猶疑了一下，接了過來，又猶疑了半刻，這才慢吞吞地將那顆黑色藥丸送進口中。

婦人眉頭微微一皺，藥丸卽已下肚。

這時，病和尙仰臉又說道：「你說你那裏最難過？」

「這裏！」

「是這裏麼？」

病和尙伸直右手兩指，順着婦人指的胸口附近，隨便指了幾下，信口問着。

「啊哎哎，」婦人叫道：「又痛了，好幾個地方……」

病和尙垂下手，有氣無力地道：「我的藥，靈得很，包治包好，……現在怎麼樣？」

「不痛了。」

「直起腰來，手拿開，好好的吹口氣試試看，是不是好得多了？」

婦人猶疑着依言試了一遍。

婦人試畢，偏着頭，想了一下，突然驚叫了起來。

所有的人，齊都嚇了一跳。

「好了，好了。」婦人快活地喊着，笑着，喘息着，一面擦着喜極迸流的眼淚：「活菩薩，菩薩保佑你活到一百二十歲。」

病和尙蠟黃的臉上露出一個淡漠的笑容，喃喃地道：「一死萬事了，和尙罪孽深重，怕不至已到那種程度。」

病和尙音低聲啞，這幾句話，出諸自言自語，而且內含禪機，一般人當然無法領會。

這時候，爲了這位中年病婦所顯示的奇蹟，所有圍觀的閒人，全都驚訝十分。——司馬玉龍當然也不例外。

衆人驚訝的，是這位病和尙草藥的神效。

而司馬玉龍所驚訝的，却是這位和尚的絕世武功。

病和尚在婦人服下藥丸，藉指向婦人病痛之處，伸出右手兩個指頭在婦人胸前隨便幾指，時間雖然短暫，却早將婦人的「氣門」「玄機」「將台」「期門」「七坎」等五處要穴的氣血憑本身眞力遙空輸通，這種手法，要瞞一般江湖人物還可以，司馬玉龍的目光是何等銳利，在他這位大行家之前，這一手，無論如何也逃不過。

本來，氣喘心跳，茶飯不思這幾種情形，是老年人的通病，其原因都出在，年老體衰，氣血不順，若一旦由一位內家高手爲他們以本身數十年聚集的功力加以畧爲調理，那還不手到病除？

「活菩薩，」這時，婦人漲紅着臉，低聲道：「這，要多少錢？」

「你給得起多少就多少。」病和尚漠然地垂着眼皮道：「不給也行。」

婦人在懷裏掏摸了好一會，然後在木桌上放了十來個制錢，福了又福走了。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玉龍發覺有人狠狠地踩了他一脚，他以爲是身旁的閒人，不經意地回頭一瞥，這一瞥，可將司馬玉龍怔住了。

身旁，一人正朝他扮着鬼臉微笑。

此公久違了。

此公生就怎麼樣一副相貌呢？

只見他，五短身材，圓圓臉，疏眉細眼，荔子鼻，蒲包嘴，人長得白白胖胖的，頗有一種團團富家翁的氣派……朋友，還記得他麼？……是的，一點不錯，正是他！他正是北邙雙絕之一的「笑臉彌陀」韋吾！

笑臉彌陀的身材本來就不高，這時不知他是有意抑或無意，偏又站在一個漁人裝束的大個子身後，他固然看不到前面的那個病和尚，而那個病和尚却也一樣看他不到。

司馬玉龍過去在黃安，曾聽玄淸道長說過，笑臉彌陀的武功源出以前九大名派之一的邛崍派，且因他父親於無意中得一本邛崍派絕學秘笈，是以笑臉彌陀的武功，並不在北邙掌門天龍老人之下，從雙絕初入北邙，天龍老人曾以掌門一席相讓的事實，便可窺見一斑了。

因爲此公遊戲三昧，平易近人，詼諧可喜，司馬玉龍對他，有着極爲良好的印象，此時此地，一旦相見，司馬玉龍如何不高興？

當下，司馬玉龍劍眉倏軒，含笑便欲招呼。笑臉彌陀右眼驟閉，搖搖頭，以傳音功夫細語道：「我在廟內，回頭見。」說完，又扮了一個鬼臉，打人叢中一擠，倏忽不見。

司馬玉龍爲笑臉彌陀這種孩子般的舉動暗感好笑。他重新回過身來，向前望去。

這時，無巧不巧地病和尚也正好向他望來。

病和尚的雙目，雖僅睜開一道細如針鼻的狹縫，但看在司馬玉龍眼裏，他已明白病和尚不肯將雙目完全睜開的原因。

病和尚眼中那種細如針芒的精光，令司馬玉龍暗暗心驚，他知道自己目中的神光如果落入對方眼中，對方也將一定會有相同的感覺，笑臉彌陀既然對此人迴避，此人之身份，便得存疑。——經過侯良玉的事故，他得到教訓，一些表面上的小善之舉，並不能代表一個人的眞正品流。

司馬玉龍想令自己的目光迴避。可是，已經遲了。

「只要是病人，不一定是你們找老衲，如果病得嚴重，一旦給老衲發覺了，老衲有時也會提醒你們的！」

病和尚啞聲先向所有的人環顧着交代了一番，然後，他正對着司馬玉龍招呼道：「年青人，你過來，看你的氣色，你的命運相當壞，而且，你的病也太重了。過來，給老衲看看吧！」

司馬玉龍雖知這位病和尚大有來歷，但自仗數十日來的苦修，對梅叟傳給他的「先天太極式」已有相當火候，又在光天化日之下，也無甚畏忌，當下微微一笑，推開身前的閒人，大踏步，昂然越衆而出。

起初，衆人尙以爲病和尚在招呼一個眞正的病人，及至司馬玉龍應聲而出，衆人見他英姿勃發，華氣內蘊，康健遠逾常人，衆人都不禁相顧稱奇不置。

司馬玉龍走至木桌之前立定，躬身一揖，含笑道：「大和尚有何見教？」

病和尚抬臉啞聲道：「年青人，你想知道你未來的命運麼？」

司馬玉龍既知病和尚爲武林異人，他此話說來，當非無因，乃謹愼地答道：「但願大和尚指點迷津。」

病和尚提起筆，在一張素箋上揮了數行，他用衣袖遮住司馬玉龍的目光，不令司馬玉龍看到他寫的內容，然後用另一張皮紙封妥，遞給司馬玉龍道：「五月五，端陽開拆，自能逢凶化吉，事事吉祥，否則，……恕和尚天機不便預洩。」

司馬玉龍小心接過。

病和尚又道：「年青人，你可知道，你現下患了什麼病？」

「不知道。」

「可想和尚告訴你？」

「唯望大師見教。」

「心病！」

司馬玉龍暗吃一驚。

「這種病，老衲業已治好二人，年青人，你是第三個！」和尚繼續說道：「我們算是有緣，我才會碰到你，你也才會碰到我……因爲，三天之後，又逢老衲第三度五年關期，而每次開關，這種良醫束手的絕症，老衲許願只治三個，現在，算你趕上了時候。」

司馬玉龍道：「以前兩位病人的情形，大師可否見告？」

「當然可以！」病和尚垂下眼皮，緩聲說道：「治第一個病人，約在半年之前，治第二個病人，却是三天前的事。」

「二位是什麼樣的人？」

「一個老頭子，一個少女。」

「吭？」

司馬玉龍心頭微微一震。

病和尚若無其事地說下去道：「治老頭子，是在關外天山，治少女，是在從這兒往西北百廿里的當陽。」

「什麼樣的一位老頭子？」

「橘皮臉，胡桃眼，蓬頭散髮，滿身油污，腰間常年不離一隻酒葫蘆……年青人，請你沉着點，否則老衲可要畧而不談了。……唔，這樣才對。那人複姓公孫，單號一個民字，說清楚一點，他叫公孫民，從小生長在五行山中。

「在別人跟前，他也許有資格自稱一聲大哥，但碰到我和尚，老衲却得喊他一聲公孫老弟……半年前，老衲在關外北天山碰到他，據他說，他已將半個北天山踏遍，仍未找到他想找的某種藥草，言下大有心灰意懶，厭倦之意。

「當時，老衲看出他有病，心病，便指點他幾條找藥的道路，並給了他一帖藥，那帖藥的藥方祗有一個字：忍。忍字是心上一把刄，遇到這種情形，總難免要有絞心之痛。……最後，他知道老衲要入關，便托老衲帶信給關內一個人。……老衲什麼本事都有，就是找人的本領差一點。

「天地如此遼濶，老衲又是隨遇而安慣了，雖然他將那人的相貌說得很淸楚，可是，天蒼蒼，地茫茫，除了不期而遇，老衲到哪兒找去？……年青人，你可要再聽下去？」

閒人們已因病和尚的語不可解而散去大半。

而司馬玉龍，業已熱淚盈眶，他顫聲道：「他老人家怎麼吩咐？」

「那位公孫老弟要受信的人時時記住他在雪山分手時所作的叮嚀，那麼，他就是困死北天山，也可心安了！」

司馬玉龍含淚低聲道：「玉龍拜領師命。」

病和尚點點頭又道：「年青人，還想知道第二個病人的遇救詳情麼？」

「隨大師主意。」

「那位少女，老衲見到她時，是在一座荒涼的苦樹林中，那時候，一柄鋒利無比的名劍，正向她的頸間橫抹疾掠……年青人，像剛才一樣吧，鎮定點。……老衲還沒有告訴你她的名字呢，她也是覆姓單字，叫做闕人鳳……年青人，你不想聽下去了麼？……好，那就替老衲安靜點立着。……有緣之人，往往如此，若是老衲遲到一步，那位少女必然香消玉殞無疑，總算老衲眼明手快，替人世間多留了一條活命。

「經過老衲畧加盤問，知道她也是害的心病，她這種病因出在心浮氣躁上，假如她能和她的祖母共進退，也許她就能清楚她有沒有自怨自艾的必要……不過，以她那種年齡來說，她那樣做，也是人之常情，她並沒有做錯什麼。……老衲當時，無法替她解決問題，祗好給她也開了一張藥方，那張藥方還是祗有一個字：忍！可是，少年人和老年人不同，就像同一帖藥因各人脾胃不同吃下去的效果也會有所差別一樣，那位小妹妹的一條命雖然經老衲留下，但她的病能否斷根，那就得寄望於今後的發展了。」

司馬玉龍淚落滿襟。

「至於你的病，」病和尚又道：「尙在潛伏期中，雖然，目前你自己仍是一無所知，但這也是最嚴重的現象，將來，如果一旦迸發出來，不但你自己無藥可救，恐怕被你感染傷命的，還有很多的人呢！」

司馬玉龍心頭一凛，忙上一步，低聲苦求道：「玉龍愚昧，願大師明教！」

「你也得服藥！」

「是的，大師。」

「現在對老衲爲你唸藥方。」

「玉龍恭聆教益。」

「這張藥方，仍然祗有一個字：忍！」

「忍？」

「是的，忍。」病和尚垂眉啞聲道：「這個忍字，寫法雖然和前面兩個忍字一樣，但意義可却完全相反。

「前面兩個忍字，可作逆來順受解釋而這個忍字，却要解釋爲殘忍的忍，就是說，它是慈悲的反

面。

「將來到了某一種緊要關頭，你應從大義着想，起忍人之心，下忍人之手，完成忍人之舉！」

「玉龍不能明白。」

「現在你當然不能明白。」

「玉龍願意受教。」

「現在不是受教的時候。」

「爲什麼呢？大師！」

「說得太早了，未免太無意義。不過，你祇要牢牢記住：它是一種藥，將來，到你猶疑不決之際，你就得服用它，服用了，利己利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司馬玉龍唯唯受教。

「老衲言盡於此，你可以走了。」

病和尚最後說道：「剛才，在人叢中，似乎有人跟你打過手式，假如老衲眼不花，那人應該是北邙雙絕中的笑臉彌陀韋吾，你可回去傳語給他，他剛才那番舉動對老衲是一種大不敬，老衲將來坐關期滿，定必代他已去世的老子邛崍寒心老兒教訓於他。好了，再見。」

司馬玉龍一躬而退，暗中爲之咋舌不已。

這時，天已微黑。

他繞過人羣，緩步踱向關帝廟內。

關帝廟內，冷淸淸的。

正殿上，燃着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燈，一個禿頭的老年香火工，正倚着庭心一堆方磚打盹。

司馬玉龍漫步走上正殿，四下張望，並未見到笑臉彌陀的人影，正在納悶之際，關帝神像背後，有人輕聲笑道：「老弟，我在這裏呢！」

司馬玉龍循聲望去，神像背後正探出半張人臉，那不是笑臉彌陀還會有誰？

司馬玉龍不禁皺眉道：「老前輩，這怎麼個走法？」

「這點高你也跳不上來麼？」

「不嫌褻瀆了神像？」

「敬神，敬的一顆心，借條路走走，又有什麼關係？」

司馬玉龍搖搖頭。

笑臉彌陀無可奈何，祇好伸手一按身後牆壁暗鈕，霎眼間，神殿左側的一塊木板無故向後退去，露出一個午人大小的洞孔，司馬玉龍脚尖一點，便向洞中穿去。洞中一條甬道，司馬玉龍進去之後，身後木板立即闔上。

走了不上十步，便已來到一間密室。

室中陳設極爲簡單，僅有一桌數椅和幾塊木板及一大束乾稻草，很像是一處秘密議事之所。

這時，室中坐着兩個人，一個便是笑臉彌陀，另一個則是一位中年乞丐。

司馬玉龍進入之後，笑臉彌陀連忙起身，朝着司馬玉龍必恭必敬地深深一躬，肅容正聲道：「北邙韋吾參見五行本代掌門人！」

那個中年乞丐見狀，大驚失色，也忙自座中站起，隨着笑臉彌陀，行禮不迭。

司馬玉龍一面還禮，一面連稱不敢當。

見禮已畢，笑臉彌陀又恢復了他那副嬉笑無常的神態，指着那位中年乞丐向司馬玉龍介紹道：「這位是丐帮潛江分舵舵主，外號雲夢一太歲錢守遠的便是。」

司馬玉龍忙道了久仰。

笑臉彌陀又指着司馬玉龍向丐幫潛江舵主雲夢一太歲錢守遠介紹道：「這位是五行本代掌門人，司馬少俠。」

雲夢一太歲重新向司馬玉龍見過禮，然後向笑臉彌陀道：「韋老前輩，你們談談，小的去準備一點酒飯。」

丐幫舵主錢守遠走後，司馬玉龍笑說道：「老前輩的耳目怎會這般靈通？」

笑臉彌陀笑道：「祇要見過了玄清那個午鼻子，還有什麼事會不知道？」

「玄清道長而今何在？」

「現在我也不知道，不過，三天之後，大家總見得着面也就是了。——剛才廟外那個老和尚有沒有找你的麻煩？」

「找我麻煩？」

笑臉彌陀哈哈笑道：「可不是嗎？當今武林之中，不管是誰，除非那些不入流的脚色，祇要一落入他的眼中，便如新鬼見判官，不等他用紅筆爲你勾定生死，便休想擅離一步。」

司馬玉龍聽了，心中大奇，不禁問道：「這樣說來，韋老前輩是早就認識他老人家的了？」

「還用說？」

「這樣說來，他老人家是位相當了不起的前輩異人了？」

「還用說？」

「爲什麼玉龍以前就沒有聽人說起過武林中有這樣一位異人？」

「誰會想到他還活在人世？」

「就像人們不知道黑水黃衣藍面叟還活在人世一樣是不是？」

「一點不錯。」

「此老是否嫉惡如仇？」

「一半如此。」

「一半？怎麼說？」

「這是出家人的通病，而此老尤甚。」

「玉龍不懂。」

「這有什麼難懂的？出家人什麼都講蘭因絮果，因緣前定，此老亦復如是。

「他以爲，碰着他的，和他便是有緣，好好歹歹，他便有關問之責，如要他自動去找事做，在他老人家說來，便算做『因事强求』，屬於『自尋孽障』之一種。」

司馬玉龍笑道：「所以您老乾脆和他老人家來個無緣對面相逢不相識？」

笑臉彌陀哈哈大笑，得意地道：「公孫老兒時常笑我生得矮，一肚怪，老弟，你今天總見到人生得矮的好處了吧？」

司馬玉龍暗暗好笑。

他暫時不想將病和尚早已識破他行藏的一段抖出來，有意拿他開開玩笑，當下故意笑道：「他老人家既然不分好歹，以您老在江湖上的所行所爲，又何必忌諱着見他老人家？」

笑臉彌陀搖頭笑道：「話不是這樣說，我笑臉彌陀今年六十多，已經廿多年沒有見過一位長輩，當今武林之中，縱或有人的武功在我韋吾之上，但論輩份，任誰，我笑臉彌陀也能在他肩頭上拍拍，喊一聲老兄或者小弟，這種平輩論交的日子過了幾十年，如果再要我對別人行參拜大禮，可是件麻煩事。」

司馬玉龍故意讚道：「您老眞够機警！」

笑臉彌陀洋洋自得地道：「憑我韋吾這點菲薄成就，如說躲過當今武林中任何一位高人的耳目，並不算稀奇，但能躲過這位老和尚，却是相當值得自豪！」

司馬玉龍幾乎笑出聲來。他忍笑問道：「此位老和尚是何許人，韋老前輩可否見告？」

笑臉彌陀搖搖頭笑道：「知是知道，但要說出來，可沒有如此容易。」

「爲什麼？」

「我姓韋的受你們五行掌門人的氣，受多了，公孫老兒過去一見到我，就拿我這副長相開胃，……雖然他的長相並不比我姓韋的强多少……他不管人前人後，總趕着我喊我韋員外，說我是天生一副多福多壽多男的福相，我拿你們的五行神功無法可想，現在，機會來了，除非你老弟不想知道那個老和尚的一切，否則的話，如不規規矩矩敬我笑臉彌陀三杯酒，嘿，休想我姓韋開半句口！」

司馬玉龍心想：這位多福多壽多男的韋員外眞眞可惡，難怪我師父要逗他，看樣子我可得要承繼師父他老人家的既往作風，來拿這位韋員外開開玩笑了。

於是，司馬玉龍笑道：「敬你老人家的酒，理所當然，這個問題，等會兒再說也好。……韋老前輩，撇開此事不談，玉龍另問一位武林前輩，您老可知道？」

「誰？」

司龍玉龍道：「邛崍過去可曾出過一位外號寒心的老前輩？」

笑臉彌陀笑容立歛，大詫道：「你怎會突然想起來問這個？」

司馬玉龍微笑道：「韋老前輩，請您記住，這是我向你請教，你應該先回答我的問題。」

笑臉彌陀皺眉咂嘴，好不爲難地應了一個字：「有。」

「那位寒心老前輩是韋前輩的尊長麼？」

「是的。」

笑臉彌陀無可奈何地又應了一聲，司馬玉龍暗暗好笑。

「假如寒心老前輩仍在人世，他老人家有資格訓誨於韋前輩您老麼？」

「唔……當然。」

「那麼，」司馬玉龍有力而嚴肅地道：「有人將爲寒心老前輩代行職權。」

「誰？」

「就是那位病和尚！」

「爲什麼？」

「責備您老對他老人家的大不敬。」

「什麼？」笑臉彌陀跳了起來，大聲訝道：「他已看到我了？」

司馬玉龍微微笑道：「差不多。」

笑臉彌陀像一隻洩了氣的圓球，一交跌入座椅，搖頭喟然嘆道：「果然不愧當年三絕之一！」

「服了吧？」

「服了，服了，韋吾這一次可眞是死心塌地的服了一個人了！」

「他老人家究竟是誰？——居然能令韋老前輩如此心折？」

「服了他老人家那種身份的人，我韋吾難道丟了臉不成？」

停了一停，笑臉彌陀瞪圓那雙精光四射的如豆細眼，大聲吼道：「他是誰？說出來，可要嚇破你小子的胆，嘿！」

「我不信。」

「當年武林三絕是誰？」

司馬玉龍祇知道三絕的合稱是：「東北出兇煞，中原降羅漢，最難惹，南海一枝花」！三絕究竟是何等樣人，因爲那已是幾十年前的陳年往事，玄

清道長當年沒有跟司馬玉龍說清楚，而他也沒有追問。

「他就是中原的『病羅漢』！」

「哪一派的？」

「衡山一瓢大師的師叔，了了上人！」

「哦！」司馬玉龍緊逼着又道：「誰是東北的兇煞？」

「還不就是那個三色老妖！」

「啊啊，南海一枝花呢？」

司馬玉龍問至此處，笑臉彌陀猛然省悟，二度跳身起來，大嚷道：「上當了，上當了！」

司馬玉龍心內好笑，表面上仍然故作不解地問道：「上的什麼當？」

「你小子眞是鬼靈精，公孫老兒把掌門之位傳給你小子這樣的人，五行山的歪風，又將吹遍武林幾十年了。」

這時，丐幫分舵舵主雲夢一太歲錢守遠已將酒菜整理舒齊，端了進來。

笑臉彌陀懊惱了一陣，旋又自慰地點頭自語道：「還好我姓韋的腦筋動得快，保留了『南海一枝花』。」

司馬玉龍抓起酒壺笑道：「玉龍敬酒如何？」

笑臉彌陀搖了搖頭，道：「現在，單敬酒也不行了。」

「依您又怎樣？」

「敬酒三杯，外加五行副符一面。」

「可以，可以！就是沒有五行副符，韋老前輩如果有吩咐，玉龍還不是一樣要遵命照辦麼？」

「中聽，中聽！」

笑臉彌陀樂得哈哈大笑。

三人依次入座。

先由司馬玉龍將病羅漢了了上人一些隱藏玄機的吩咐，揀可以說的約畧說了一遍，然後，笑臉彌陀笑道：「現金交易，來。」

司馬玉龍敬了三杯酒，又交出一面五行副符。

笑臉彌陀這才肅容開始說道：「提起『南海一枝花』，眞是令人感慨萬分，不知從何說起是好……

……唉唉！」

什麼叫做南海一枝花？

「提起南海一枝花，眞正令人感慨萬千，不知從何說起才好！」笑臉彌陀肅容長嘆了一聲道：「關於南海一枝花的身世，一般人祇知道兩件事：第一、她是個女人。第二、她是個貌美如仙，武功絕世的女人。至於南海一枝花究竟是姓什麼？叫什麼？什麼地方人？武功源出何派？誰也不知道。因爲她當年經常出沒於南海中的一羣孤島之上，加之人又生得美，故所以大家在背地裏喊她做『南海一枝花』！

「漸漸地，南海一枝花這五個字，便成了她唯一的符號，就像人們無法知道其他兩絕的姓名，而知道『病羅漢了了上人』和『黑水黃衣藍面叟』一樣。之後，日子一久，很可笑的，有些人竟以爲南海一枝花就姓『花』，而逕直叫她爲『花大俠』或者『花娘子』，眞是胡鬧。」

「那麼，」司馬玉龍道：「她到底是姓什麼的呢？」

「我不是說過誰也不知道麼？」

「不知道的，」司馬玉龍微微笑道：「應該祇限於『一般人』！」

「你小子還眞會咬文嚼字。」

「玉龍有玉龍認眞的權利。」

「憑什麼？」

「美酒三杯，五行副符一面！」

「五行山硬是出不了好人。」

「韋員外好說！」

針鋒相對，不讓毫厘，連丐帮分舵舵主，雲夢一太歲錢守遠，也給逗得哈哈大笑起來。

「是的，我知道！」笑了好一陣，笑臉彌陀這才斂笑莊容道：「到目前爲止，據我韋吾所知道的，清楚南海一枝花詳細身世的人，恐怕祇有我姓韋的一個！」

司馬玉龍不禁訝哦了一聲。

「不然的話，」笑臉彌陀又嘆了一聲，這才接着說道：「我怎會說她的身世令人感慨萬千，不知從何說起才好呢？」

「關於這一點，韋老前輩以前一直沒跟任何人提起過？」

「沒有！」笑彌臉陀搖搖頭，嚴肅地道：「如非韋某人確信她已離開人世，說什麼，今天我也不願來談這個。」

「韋老前輩憑什麼確信她已離開人世？」司馬玉龍反問道：「三色老妖和病羅漢，以前也有人說他們早已離開人世，而結果，事實證明那祇是一些因訛傳訛的謠言，這一次，何嘗不可能又是依樣畫葫蘆？」

「這次不同。」

「爲什麼？」

「我信任我三十五歲時的眼睛。」

「那時候……韋老前輩看到過些什麼？」

「屍——身！」

「吭？……屍……誰的？」

「你想會是誰？」

「南海一枝花？」

「南海一枝花？」笑臉彌陀乾了一杯，大聲道：「一點也不錯，正是她！」然後，他咬咬下唇，扶着空杯，一面追憶着，一面緩聲繼續說道：「那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我還記得，事情發生在一個初秋的黃昏。那一年，我爲了本門絕學『穿碑手』最後一段功夫需要收集一種特別的石卵，找遍中原各大名山，一無所獲，正在悶悶不樂之際，恰好在黃山碰到令師祖五行異叟，蒙他老人家指點，說我要找的那種石卵，可能祇有南海中的一些荒島上才會產有。

「我聽了之後，頗感猶疑。

「令師祖見了，已然明白我的心意。他當時哈哈一笑道：『問心無愧，天下去得！傻孩子，南海一枝花儘管以狠毒聞名，令黑白兩道爲之落魂喪胆，但她究竟是個人啊！是人，就有理性！有理性，就該辨別是非。祇要你自己認爲沒有去不得的理由，孩子，去吧！假如她吃了你，你可以回去找我老頭子！』」

司馬玉龍，微微一笑。

笑臉彌陀搖搖頭，苦笑道：「這就是貴派的獨特格調，任何場合之下，總要來上這麼一段，令人啼笑皆非。」

「韋老前輩結果去了沒有？」

「假如我沒有去，現在還有什麼好說的？」笑臉彌陀狠狠地瞪了司馬玉龍一眼，這一瞪，他以往所受的，五行上兩代的悶氣和調笑，似已一下出盡，這才又乾了一杯，接下去說道：「回來之後，我仔細推敲了一番，令祖師的話，的確有理。於是，我僱了一條海船，直放南海。直到現在，我還無法說出那座孤島的名稱，總之，在一個初秋黃昏，我在海心一座孤島上登了陸！

「我吩咐船伕們下錨，叫他們最少要等我三天，如果我仍不回船，他們便可以啓錨離去！」笑臉彌陀畧爲頓了一下，又道：「我開始在那座闃無一人的荒島上四下搜索起來。當下，我發覺，島上的石質，頗和我的要求符合，均硬而紋路細密作指紋狀！可是，那些石頭盡是一些不規則的石塊，石卵却是一個沒有。

「我只得向島上深處走去。

「這時，太陽已有半邊下海。

「我仗着一身武功，並無所懼，依然照走不誤。片刻之後，我忽覺眼前一暗，倏然抬頭，一瞥之下，不禁大吃一驚。

「想想看，我看到的是什麼？

「人？

「嘿，差遠了……它祇是一座石碑而已。

「是的，一座石碑的確不值得大驚小怪。可是，你應該聽我說下去，你知道那是什麼樣的一塊石碑麼？它，高約三尺，寬一尺，厚五寸，和普通石工鑿製的石碑沒有什麼兩樣。但你應該聯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既有人工製造的石碑出現，它便代表了一項事實，島上有人，至少有人來過。

「也許你又要問了！這就是你吃驚的原因麼？

「不！

「令我吃驚的，並不是石碑本身，而是石碑上的字和畫！是的，字和畫。以我當時在穿碑手上的成就，我一眼便看出字碑上字和畫係以內家登峯造極的眞勁貫注指尖而信手揮成，這也許不算太過稀奇，以我那時候的功力，要做到憑指力在石面上寫字作畫，確是可以勉爲其難，但若一定要做到像我當時所見到的那樣深淺隨意，勾劃了了，如刀就木着紙，那可是望塵莫及，相去甚遠。

「而這，仍然不是我吃驚的原因。

「那幅畫，我很熟悉，雖然它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但我聽人談論，已經不止一次了。

「它是一朶牡丹，正是『南海一枝花』的行道表記。

「至於字……我該怎樣說才好呢？……它，就是令我吃驚……也可以說是發怒或者大感不悅的原因。……你道爲何？嘿，字，祇有一個！……一個，是的，僅僅一個字！

「這個字要是單獨放在一個地方，它則是絕對性的命令式。

「那無疑代表南海一枝花用手指着你寒臉而喝：『跪下來，磕頭！』老弟，假如換了你，在那種情形之下，你倒說說看，你將怎辦？」

「簡單之至！」

「簡單之至？」

「是的，如果是我，在那種情形之下，我將在兩條路中選擇一條！」

「那兩條？」

「拜，或者不拜。」

「如何個選擇法？」

「首先，」司馬玉龍微微一笑道：「我得衡量一下彼此的輩份，忖度對方有沒有資格受我一拜，其次，我將要迅速檢討一下對方的品德，就算她是我的長輩，依她平日的素行，看她是否值得受我一拜。」

笑臉彌陀猛然一拍桌面，大聲讚道：「對，小子，對極了！我姓韋的，當時也是這種想法，跟你，跟您……您少俠此刻所說的完全一樣。」

「結果呢？」

「當時，我是這樣想的！」笑臉彌陀沉思地道

：「若論輩份，因爲對方的出身不明，實在無從論起。但對方當時已經武林尊稱爲三絕之一，與衡山派的了了上人和三色老妖齊名。三絕之間的地位自然平等。撇開三色老妖那種邪魔外道不計，衡山派的了了上人，與家父寒心老人爲同代摯友，輩份應算高我一等，依此類推，說南海一枝花是我姓韋的長輩，也還勉强說得過去。」

「現在，祗賸下第二個問題了。」

「是的，祗賸下第二個問題了。」笑臉彌陀長嘆一聲，搖搖頭，苦笑着道：「就這一個簡單的問題，却害我姓韋的苦思了整整一夜！」

「爲何要想那樣久？」

「因爲死在南海一枝花手上的武林人物，實在太多太多了。」

「好人壞人？」

「都有。」

「這怎麼說？」

「這可難說極了！」笑臉彌陀又嘆了一聲，說道：「問題不在那些死在南海一枝花手裏的人物是好是壞，而是那些人是淸一色的男人，英俊少壯的男人！」

「哦？」

「那些人物，都是當時六大名派中的精英，而每個人的死法也都相同，雙睛被挖。」

「沒有其他傷痕？」

「說起來，玄奇極了！」笑臉彌陀連乾三杯之後，這才繼續說道：「那些被挖去雙睛的屍身，不但衣履端整，甚至面部神情，也極其從容平靜，好像在死前沒有受到過一絲痛苦。老弟，你是個會家，你當然知道，這種現象，祗有兩個可能：假如不是南海一枝花的手法快得出奇，便是南海一枝花用了卑下的偷襲手法！」

「唔。」

「於是，武林中，傳說紛紜。有人說，那是那些人貪南海一枝花的美色，可能在言詞或行動上惹惱了南海一枝花，以至因色喪命。但也有人說，南海一枝花天性奇淫，且有喜新厭舊之癖，所以，誰也不能得到她的永久垂靑。」

「事實上，那一種說法對呢？」

「祗有南海一枝花，和那些死去的人自己才知道。」

「怪不得老前輩要苦思一夜了。」

「我開始盤坐於石碑之前，從第一天的黃昏，想到第二天的天亮，拜？不拜？拜？不拜？……那幾乎是我韋吾有生以來，所遇的最痛苦，也是最漫長的一夜……直到第二天天亮之後，我，終於決定了！」

司馬玉龍上身微微一挺，促聲問道：「如何決定？」

「拜！」

笑臉彌陀堅而有力地說了一個字，但在拜字出口之後，一種迷惘的色，立卽充滿了他的雙眼。他朝司馬玉龍不稍一瞬地望着，臉上似乎流露着一種祈求的光彩。

正像一個人做了一件是非不明的事，在聽他信任的長者給他批判對與不對一樣。

司馬玉龍靜靜地問道：「拜的理由何在？」

笑彌陀似乎因爲有了一個自己爲自己辯白的機會，顯得異常興奮地道：「我決定的理由是很簡單：關於南海一枝花的品德方面，可以說是毀譽參半，莫衷一是，無論我姓韋的相信了那一種說法，都不免失之於偏激。於是，我索與兩者都不相信，祗將她當爲叔伯輩的長者，依常禮拜她一拜！」

「有理！」司馬玉龍撫掌道：「事貴求證，無證可求的話，寧可存疑！在那種情形之下，換了我，我司馬玉龍也極可能在三思之後採行韋老前輩這種有個性的決定！」

「韋吾眞是高興極了！」

笑臉彌陀快活地大笑着，一氣又乾了三杯。

「以後呢？」

「以後我不但知道了南海一枝花的眞姓名，而且同時知道了她的詳細身世！」

「她姓什麼？」

「花！」

「花？——天哪！」

她不但姓「花」，而她的本名，就是叫做『花娘子』！」

「人們的傳說沒有錯呀！」

「那祗是一種巧合罷了。」

「咦！」司馬玉龍突然詫異地道：「韋老前輩剛才不是說過，那一次在孤島上，你見到的是南海一枝花的屍身麼？」

「是的，我知道她的身世，是在見過她的屍身之後。」

「眞……費解。」

「祗要聽我再說下去，你就不會感覺到費解了。」笑臉彌陀微微一笑，旋卽斂笑肅容繼續道：「坐到天亮，心意旣決，我乃毅然立起身來，畧整衣冠，朝着那塊石碑，端端正正地，拜了下去！

「詎知，一拜之下，奇事出現了。

「就在我的前額快要觸及地面之際，我從拂額的荒草中，隱約地瞥見石碑藏於荒草中的根部上，刻着一條細微紅漆長線。長線一端刻着一隻指路的

箭頭，它，畢直地指向正東方！

「錯非心誠意正地垂頭低拜，那根紅線，決不可能發現。

「於是，我當下恍然悟及了石碑上那個拜字的另一意義。

「那時候，我心中突然昇起一種莫明的喜悅之感。老弟，我應該說得明顯一點，貪得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我笑臉彌陀韋吾也不能例外。祗是我輩敎養較深，在一般情形之下，較常人能受禮義之約束罷了。我是說，那時候，我已然猜忖到箭尖指示的方向，多少定然藏有一些武人珍視的秘寶，在一個邁向武功高等境界的武人來說，此一發現，實在含有令人衝動欲狂的誘惑力量！

「當下，我更不猶疑，長身而起，測準箭尖指向，謹愼地，快步向正東方跑過去！

「僅僅跑了不到一里光景，你知道我見到了什麼？

「嘿，又是一座石碑！

「一座和前一座完全相同的石碑，高三尺，寬一尺，厚五寸，上書一個拜字，字下刻着一朵栩栩欲活的牡丹花。

「我，怎麼辦？

「無可奈何，祗有再拜。

「一點不錯，石碑根部，仍有紅線一條，仍指正東。

「就這樣，從卯時到巳時，兩個時辰中我拜了十三座石碑。……老弟，你可以想像得到的，在一連磕了十三個莫明其妙的頭之後，我的感想如何？我一方面抱怨自己，早知如此，第一個頭不磕多好！老實說，以後的十二次，實在是受了一不做，二不休的慫恿，決沒有接着的十二拜！不過，另一方面，我的一顆心，也情不由己地跳快了，就像我們跟到一封信函，從它黏封的密合程度而猜測到它的機密性一樣，我開始對箭尖指示的最終目的地，起了更大憧憬。

「老弟，在那種情況之下，如果沒有人告訴你，祗是一具死屍，你肯相信麼？」

「當然不。」

「我順着第十三座石碑上的箭尖繼續跑下去，這一次，路程最長，跑了足有頓飯之久，我來到一片懸崖之前。仰臉一看，我幾乎給氣昏了……一點也不錯，岩壁上又是一個拜字。所不同的，這個拜字比以前的十三個拜字更大，而且拜字下面除了那朵牡丹之外，也沒有了那種帶着箭尖的紅線，很顯然的，這是最後一拜。

「拜就拜吧，有什麼好說的！

「一拜起身，我朝着那片光滑的石壁看了又看，覺得毫無可異之處，不知怎的，心中突然生出一股莫明的怒火，深爲自己浪費了一天一夜可貴的光陰而感到忿忿不平。那個拜字，以及那朵牡丹，在我心目中，愈看愈扎眼。我終於忍不住一聲怒哼，揚掌朝岩壁劈去。灰石飛迸處，竟有一塊尺許見方的石壁應手崩塌，而露出一座佛龕般的空洞。

「在我驚奇一瞥之下，我幾乎失聲驚叫出來。

「屍……那具死屍，倚壁盤坐，面目如生。祗見她，身穿雪白宮裝，頂紗垂帔，年紀三十左右，鳳目緊閉，蛾眉低垂，粉黛無色，氣息早絕。

「毫無異問的，她便是南海一枝花。

「我雖然不知道南海一枝花的致死之因，但深切了解，一個在內功修爲上已達爐火純靑之境的武林高手，如欲在死前爲自己身後有所安排，却不爲難。

「雙膝一軟，我又跪下去了。

「這一次，我是懺悔。我爲自己於無意間毀壞了他人的墓室而感到難受。拜畢之後，我費了很大氣力，方始找到四塊大靑石，將石洞勉强遮住，除此而外，我已無能爲力。」

「韋老前輩別的可曾見到什麼？」

「有，那是一把劍。」笑臉彌陀道：「就在我堆上最後一塊靑石時，我見到南海一枝花的屍身左側，端端正正地放着一柄形式奇古的長劍，我雖祗是匆匆一瞥，便已約畧看出那是一枝罕見的上古奇兵，但在那種氣氛之下，尤其對方是一位女性的武林前輩，說什麼我姓韋的也不會生出覬覦之心。」

「結果你讓那支寶劍同埋靑塚？」

「不，我帶走了那支寶劍。」

「嗯？」

「因爲我接着發現了一行寫在屍後石壁上的小字，破壁有緣，贈予此劍！旣然是劍主生前吩咐，我當然祗有照辦。不過，老實說，那支寶劍雖是無價之寶，但給我笑臉彌陀得着，却是毫無用處，因爲，劍術非我所長。」

「那是一支什麼劍？」

「盤龍劍。」

「什麼？」司馬玉龍大訝道：「就是百十年前武聖潛龍子所用的那一把？」

「一點不錯，就是它！」

「盤龍劍比天山的鎭魔劍以及華山的碧虹劍，紫霞劍和金龍七劍如何？」

「盤龍、鎭魔、碧虹、紫霞，在二百年前，被武林合稱武林四劍，其珍貴之處，皆在伯仲之間。但其中盤龍劍劍身較長，又係緬鐵合金所鑄，劍長彈性極大，去鞘之後，可以盤圍腰際，較爲適合男

人使用。不過，有一點極須注意的是，使用盤龍劍之人，在內功修爲上，需要極厚根底，並配以名劍法，方能相得益彰，否則的話，尙有爲其所累的可能。」

「現在那柄劍呢？」

「將要送給一個人。」

「誰？」

「司馬玉龍。」

司馬玉龍不由一怔，旋即搖頭笑道：「名劍固我所愛，但想及老前輩當年因取此劍所付出的代價，實在不敢輕易接受。」

笑臉彌陀從懷中摸出那面五行副符，在手中揚了揚，笑道：「有這個在我姓韋的身上，你小子還怕我笑臉彌陀將來無法折磨你？」

「好的，」司馬玉龍道了謝，然後笑道：「請老前輩說下去吧！」

「我取了劍，離開那片突岩，天色已黑。這時我才想起我已整整一天一夜沒有點水沾唇。憑我姓韋的那時候的成就，這一點，並算不了什麼。和船伕約定的三天期限，已去了一大半，我必須在剩下的有限時間裏，尋找那種特別的石卵。我開始毫無目的地滿島走着，走着走着，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突然之間，我茫然的視線忽被一線燈光所吸引。

「啊，島上有人！

「這時，我不禁體味到一個人在無人區發現同類時的喜悅，當下精神陡振，快步循着發出燈光的方向飛奔過去。片刻之後，我停身在三間茅屋之前。應聲開門的，是一雞皮鶴髮的龍鍾老婆子，她朝我週身上下打量了好一會，直到發現了我背後的那柄盤龍劍，這才啊了兩聲，放我進入。屋內，陳設雖然簡單，但却收拾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兩個十四五歲的婢女，見有陌生人到，緩緩起身而去！

「『是她叫你來的麼？』

「『你帶了些什麼來？』

「上面這兩句話，是我坐定之後，老婆子問的。老弟，假如是你，你將如何回法？不過，從這兩句話裏，我已約畧猜忖到：這兒的『她』，可能就是指的『南海一枝花』。這兒的『你』，可能便是一些時常『帶了些什麼來』的『人』。我更加以設想，南海一枝花生前一定就住在這裏，但她可能很少在家，爲了這個老婆婆和兩個婢女的生活，她可能時常差人送點日用品來，送東西來的人，每次一定帶着南海一枝花的信物。

「可是，我怎麼個回答法呢？說眞的，我有點後悔來此。

「屋子裏，一老兩少，三個都是女人。不管她們三個人跟南海一枝花的關係如何，但有一點很可以確定，那便是她們三人均依賴着南海一枝花而生活！而現在的事實是，南海一枝花已經死了。假如我將這種消息說給她們知道，豈不太過殘忍了麼？

「『喔，我知道了！』就在我不得主意的時候，老婆子一面替我倒了一杯茶，一面喃喃低語着，彷彿說給自己聽似地道：『這一次，一定是她叫你來看看我們生活得可好……是的，一定是的，……前些日子，她自己運來那一船東西，已够我們幾個三年吃用不完，而這一次，你又是空着手來，唉我也眞是。』

「『婆婆！』我說：『我餓了。』

「不錯，我餓了。但我此刻想着很多事，思緒如潮，眞的有飯要我吃，我也不一定吃得下去。可是，我怎能一走了之呢？是的，她們的食用尙够維持三年，但在三年過去後，又怎辦？我不來到這裏，眼不見，心不煩，也倒罷了。現在，既已給我知道，我又怎能袖手不管？

「所以，我要找個藉口，讓自己有足够的盤算時間。

「『婆婆，』我一面吃飯時，一面試着說道：『您老人家的眼力不錯，我是她——叫我來的，來……看看你們。……她最近要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去，這一點，從她上次送回那麼多的東西，想婆婆不用我說也可以猜想到了。……所以，我的意思，想接婆婆到中土去，找個地方安置下來，食用各方面，都比較方便，不曉得婆婆的意思如何？』

「『她常出遠門，但她終究會回來的！』老婆子很有信心地搖搖頭，謝絕了我，『她離不開我們，就像我們離不開她一樣。出門一去一二年，在她，是常有的事。但是，不論多久，她仍然會有一天回到這裏來，……我們將像過去一樣，在這座小島上等她。』

「我情不自禁深深嘆息了一聲。

「『你很善良，老身看得出來！』老婆子點點頭，也跟着嘆息了一聲，然後望了我一眼，感慨地垂下眼皮，喃喃地道：『她是個可憐的孩子，唉，在這世上，再沒人比老身更爲清楚這孩子的了。』

「我幾乎爲凄涼的氣氛所窒息。

「『是的，婆婆，你說得不錯！』我逐步試探着說下去：『她，她是一位可敬而又可憐的女俠，但外面一般人對她的誤解太深，那也不能怪人家，我們……我是說一般人對她的身世，實在知道得太少太少了。』

「『你也不知道麼？』

「『婆婆！』我道：『像我與她之間的身份，我有權過問這些嗎？』

「『我知道你們都很尊敬她！』老婆子點點頭道：『不然的話，你們那還能够活着到這座島上來？……孩子，你對她的尊敬感動了我，孩子，你想對那孩子的身世稍爲知道得多一點麼？』

「『是的，婆婆。』

「『她姓花，奶名叫做花娘子，關外人。她不是我婆子生的，但她却係我婆子一手撫養成人。我是她家的一名奶媽，但這孩子在三歲上就因父母均遭仇人殺害而成了一個孤兒，我帶着她，流浪關內，在巴嶺附近定居下來，我靠着自己一雙手，爲人幫傭，養活着我們兩個。

「『直到她十八歲那年，老身才漸漸知道她有一身驚人的武藝，至於她是跟什麼人學的，什麼時候學的，老身居然一無所知，問她，她也不肯說。

「『之後，我們的生活便逐漸寬裕起來。而她，也常常單身出門，一去就是很久很久，少則十天八天，多則一年半載。有時女裝出門，而回來時却變成了一個翩翩少年。就這樣，有時女，有時男，有時老，有時少，變幻不一，日子長了，老身祇求她平安無事，也管不了那許多，祇好聽她去。

「『有一年，她從外面回來，臉色很難看，回來之後，一言不發，關上房門就哭，一哭就哭了三天三夜，任老身如何勸解，她也不聽。

「『好不容易，三天過去了。

「『老身這才知道了一點眉目，原來，她這些年來在外邊走動，已經愛上一個男人，她愛那人，那人也愛她，本來，這是一件可喜的事，可是，老天眞會捉弄人，最後她發覺那人竟是仇人之子，因爲他們之間已有夫婦之實，所以，她徬徨了，她想嫁給他，她也想殺死他！』

「唉唉！我不禁失聲連嘆。

「老婆子搖搖頭，掠了一下滿頭白髮，臉上呈現出無限的痛苦神情，追憶着繼續說下去道：『本來，親仇大於一切，她大可以摒棄兒女私情，權衡輕重，決定取捨。可是，最不幸的是：她同時發覺，她的父母，在當年，也有不是之處，她的母親本是那個仇人的情人，那個仇人因事出門太久，她母親懷疑他業已去世，便和她父親結了婚。五年之後，仇人回來了，那人並不怨她母親，且希望覆水重收，這，當然辦不到。結果，口角成仇，雙方動了武，她的父母，不幸雙亡，那仇人，也是一身重傷，於婚後一年，生下那仇人之子後亦就撒手西去。

「『她知道了詳細實情之後，於悲慟父母横死之餘，竟不禁對仇人那一方生出了三分同情。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孩子的處境眞是爲難極了。不論父母對與不對，但叫她明知故犯地去跟仇人之子結合，總是說不過去！

「『此時，老身自不應再守緘默。

「『老身以爲：那本是上一代的恩怨，雙方都有不合之處，而且雙方都在事後死去，祇差時間上的先後不同而已。現在，大錯既鑄，唯一的妥善辦法，便是從權。

「『她默然不語。

「『她沉思了七天七夜，然後悄然出門去了。

「『三個月之後，她又回來了。

「『走吧，媽媽。』

「『哪兒去？』

「『南海！』

「『爲什麼？』

「『找不到他了。』

「『再找呀！』

「『嘿！』

「『孩子，原諒他吧，他又何嘗不是因爲上一代的恩怨而抱恨呢？』

「『走吧，媽媽。』

「於是，我們來到了南海，晃眼將近三十年之久。——我一定要在比武時殺死他，就像我的父母死在他的父親手上一樣——三十年來，她一直抱着這種怨毒之心，老身自知無能爲力去勸阻，祇好由她。之後，聽說那人仍然活着，而且武功相當高，但他一味廻避着她，令她永遠得不着遂願機會。於是，她展露自己的色相，令整個武林爲之瘋狂，可是，祇要誰對她生出絲毫非份之念，無不立遭毒手，……唉唉，說來說去，這一切遭人非議的行爲，歸根結底，還不是爲了激怒她那個由愛生恨的人兒出頭！』

「『婆婆，那人叫什麼？』

「『說了你也不會知道。』

「『爲什麼？』

「『那個名字他祇在花娘子一人面前提過。』

「『婆婆能告訴我麼？』

「『仇志！』

「……唉唉，老弟！」

這時天已三更有零。

三人全都持杯無語。

良久良久之後，司馬玉龍啞聲問道：「老前輩，仇志到底是誰？」

笑臉彌陀苦笑道：「仇志是誰，老夫差不多訪了近三十年了，南海一枝花已經去世，就是知道了，又有何用？」

司馬玉龍道：「世上之事，很多很多……在吾人意料之外。」

「小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司馬玉龍淡然一笑道：「我一樣不知道呢！」

× × ×

五月五。

這一天，晌午時分，位於岳陽西城的岳陽樓上，酒客如雲。

這時候，在一間臨湖的雅室門口，雕屏高豎，室內坐着兩席身份異常特殊的人物。

兩席均是圓桌，各坐七人。

右邊一席，坐的是兩位清瘦的道士，跟五位穿着一色黑綢長衫的瘦小老人。他們正是武當的玄清道長，玉清道長，以及華山五劍。

左邊一席，順序數下去，第一位是個年約七旬，白鬚垂胸的老人，劍眉虎目，不怒而威。第二位，是個僧人，身材枯瘦，慈眉善目，神態異常嚴肅，第三位，也是一位僧人，身材魁梧，長眉紅臉，法相至爲莊嚴。第四位，是個道長，頭戴天師冠，身披鶴氅，腰繫綬帶，同字臉，古月眉，柳髯拂胸，像貌奇古。第五位和第六位，是兩個生相粗邁豪獷，邊幅不修的老人。兩個老人，一個背部高高隆起，一個雙肩畧顯不平，懷中抱着一根高過人頭的龍頭鐵杖，兩老都是一般的髮蓬鬚結。第七位，也是最後一位，却是一位年約廿四五，面賽冠玉，眉目如畫的俊秀文士，祇見他，嘴含淺笑，温文儒雅，頭戴秀士巾，巾前正中嵌着一塊姆指大小的青玉，玉色潤澤晶瑩，越發襯出此人的氣派高雅，雍容華貴。

他們是誰？

北邙天龍老人，少林正果禪師，衡山一瓢大師，武當上清道長，崑崙跛駝二仙翁，華山一朶梅……當今武林六大名派的掌門人是也。

兩席十四位人物，談笑甚洽。

就在這個時候，樓外的洞庭湖面上，在如蟻的舟叢中，一舟穿行如梭，自君山方面，衝風破浪而來。

坐在樓窗口的武當玄清道長，偶而朝湖面上投去一瞥，一瞥之下，眼神立即被那條穿行迅速的小舟所吸引，他朝小舟諦視了好半晌，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噫。

幾乎是同時，室中其他十三人，一齊回首。十四對如電目光，一致引頸，注視着湖面。

玄清道長道：「船上是位中年婦人。」

玉清道長道：「她穿的是青布衣褲。」

此刻，那位儒雅俊美的文士向五位黑衫老人舉手微微一揮，五位黑衫老人倏然離座，朝文士恭敬地俯身一躬，魚貫着，出室而去。

其餘諸人，收目歸座，談笑如前。

盞茶光景，華山五劍，連袂飄入。

二劍三劍，立於室門之左，四劍五劍，立於室門之右，四人分做兩排，垂手而立。

一劍楊雄，跨上兩步，走至那位俊美文士，華山本代掌門人梅男的面前，一躬之後，朗聲稟報道：「報告掌門人，天山慕容老前輩駕到！」

衆人輕啊一聲，紛紛肅然起立。

就在這個時候，一位看上去才不過四旬出頭，身穿一套青布衣褲，頭戴青包頭，面目清麗慈和的中年婦人，含笑緩步入室。

婦人微笑着，朝室內諸人，分別點頭示意，五劍歸座，婦人也就毫不客氣地走向左首一席，在北邙天龍老人和華山梅男之間的空位坐下。

衆人落座之後，一齊舉杯朝着中年婦人道：「慕容老前輩好！」

中年婦人連忙端起自己的杯子點頭答禮道：「各位好，各位好。」

是的，後來的這位中年婦人，便是闖人鳳的祖母，以魚龍十八變的絕學爲中原各派武林人物所景仰的，天山毒婦慕容卿。

天山毒婦將酒杯在唇邊微微一沾，朝室內環顧一眼，然後藹然笑問道：「五行掌門人司馬少俠怎的不見？」

上清道長傾身恭敬地笑答道：「那孩子頗重信約，除非發生重大變故，決不會失約違信，現在還不過午時剛過，看樣子，也快到了。」

天山毒婦，含笑點頭。

她朝室內諸人，隨便地又望了一眼，最後，她將眼光落在梅男身上。

看光景，室內諸人，大概祇有一個梅男，她不認識。

北邙天龍老人，手捋白鬚，才待開言介紹時，梅男已自端起酒杯，含笑道：「慕容老前輩，華山梅男，敬您老人家一杯。」

「噢噢，梅男，梅掌門人，是的，鳳兒早提過了。」

「以後尚望老前輩多多教誨才好。」

「梅叟跟梅掌門人怎麼個稱呼法。」

「家師。」

「唔——」毒婦諦視着梅男之面，看了好一會，然後以一種由衷的讚許點點頭道：「華山今後在梅掌門人的領導之下，金龍絕學領袖劍林，已是指日可待的了。」

梅男的臉頰微微一紅，跟着，又是微微一笑。

很顯然的，毒婦眞誠的讚美，帶給她莫大的欣悅。

（未完待續）